

目 次

序姆·約夫丘克 3

馬克思主义与科学

馬克思主义的一百年 23

馬克思与科学 69

列寧——最偉大的科学家118

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任务

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125

科学反对战争140

科学为人类服务192

科学的前途201

科学的退位209

和平是能維持的

在莫斯科全苏保衛和平大会上的演說221

在華沙世界和平大会上的發言225

論裁軍233

和平是能維持的258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常会上的發言261

在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的發言272

1464743

1

817011

序

杰出的英國科学家和進步的社会活动家約翰·德斯孟德·貝尔納是苏联人所熟知的。他和約里奧·居里、郭沫若、杜波亞等人齐名，都是勇敢而崇高的和平战士。

貝尔納是倫敦皇家协会的會員，劍橋大学物理学教授和生物分子研究实验所主任。貝尔納是生物化学和晶体学方面的著名專家。他关于金屬的結構，荷尔蒙，維他命，蛋白質，病毒膿，等等都有科学的論著。

貝尔納又是積極的社会活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國的先進科学家力求利用科学与技術于击潰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事業，以此促進了爱好和平的各國人民对希特勒德國的勝利，貝尔納便是这些科学家中之一人。在战后的年代里貝尔納教授成为英國和全世界和平运动的組織者和積極参加者之一。他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員會的委員，英國保衛和平委員會委員，也是“加强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委員會的委員。

貝尔納在自己所著的“科学的社会功用”[⊖]（一九三九年）和“必然之自由”（一九四九年）兩書中，以及在許多論文和演說中都力求說明科学在社会發展中的地位与任务問題。他始終不倦地保衛先進的科学，通俗地宣傳苏联科学界的巨大成就，指出資本主义國家科学的退化，并号召科学家積極为社会的变革、为使科学服务

⊖ 此書有中文節譯本，題名“科学与社会主义”，張子美節譯，商务印書館一九五〇年版。——譯者

于人类而斗争。

资本主义國家的科学界情形和科学家工作的社会使命問題不是偶然地引起貝尔納注意的。現代反动的資產階級把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引進了死路。帝國主义反民主主义陣营的國家的科学是在为保証壟断資本的最高利潤而服务，是在为准备新战争、擴充軍备、使社会生活各方面軍國主义化和法西斯化的罪惡的反人民政策而服务。如果說在“自由競爭”时期，資產階級还关心技術的進步，关心科学的發展，那末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科学和技術的發展便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而且常常受到它的压制。現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是在为壟断資本服务，壟断資本为了自私，为了暴利阻撓在生產中采用科学的成就，而且迫使科学服务于罪惡的战争目的。

斯大林寫道：“在资本主义的歷史和實踐中，有过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術蓬勃發展的事实，那时資本家表現为先進技術的旗手、生產技術發展方面的革命家。但是大家同样知道，也有过另一种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術終止發展的事实，那时資本家是表現为新技術發展方面的反动者，并常常轉而使用手工劳动。

“怎样來說明这种驚人的矛盾呢？只有用現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經濟法則，即用取得最大限度利潤的必要性才能加以說明。当新技術向资本主义預示着最大利潤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拥护新技術。当新技術不再預示着最大利潤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反对新技術，主張轉而采用手工劳动。”[⊖]

帝國主义者把二十世紀的最巨大的科学成就，即原子能的發現，用在为战争服务。帝國主义國家在制造飛機和噴气式發动机方面、在雷达和細菌学方面的最新發明，都不是为了進步的需要和

⊖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頁。

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而是为了强占外國領土和奴役他國人民,以便獲得超額利潤和实行殖民地的掠夺。这不能不引起每个誠实的人,每个先進的科学家的憤慨。進步的科学家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資本主义制度已不能保証社会的繼續進步,已不能保証科学与文化的全面發展。

現代社会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具有社会性質,要求各工業部門的相互配合,而在資本主义的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現代科学要求科学研究工作大規模的進行,要求相近的知識部門的科学家密切合作,首先是科学与生產密切联系。全世界進步的科学家認識到,科学的这样的發展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在那里沒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經濟危机,在那里科学与技術的發展沒有任何障碍,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会主义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办法,來保証最大限度地滿足整个社会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的規律。

現代反动資產階級不僅阻碍科学的發展、限制利用科学的成就,而且它在思想上对科学也產生有害的影响,極力給科学家們灌輸各种唯心主义的和不可知論的理論來使他們精神上墮落,这些理論把科学工作者弄得糊里糊塗,使他們得出不正确的概括和反动的結論。資本主义國家的先進科学家們越來越明白科学的發展和資本主义制度和反动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是不能相容的。所以他們开始摒弃唯心主义而轉变到唯一科学的哲学——辯証唯物主义——的立場。貝尔納教授也是屬於这些先進科学家中之一人,苏維埃讀者从本論文集所搜集的著作就可以了解他的思想。

貝尔納的論文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著作,第二部分包括有关在資本主义

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界状况的論文，第三部分是关于社会和政治問題，主要是关于爭取和平、反对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問題的言論。

貝尔納和其他現代先進科学家一样，得出如下的結論，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發展的全部过程使馬克思主义成了唯一可以为科学家接受的世界觀。

貝尔納对于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理論和辯証方法的作用評價很高，他指出馬克思主义沒有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而是它的一切成就的唯一繼承人。貝尔納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馬克思主义是和优秀的科学傳統、和牛頓及伏尔泰的、亞当·斯密和李嘉圖的傳統联系起來的，他同时強調馬克思主义和以前的一切哲学体系之差异。

貝尔納在保衛馬克思主义哲学时，揭破了馬克思主义敌人的誹謗言論，仿佛說唯物主义只以滿足人的飲食、衣服、住宅、金錢等“簡單的”欲望为限，仿佛忽視了一些更高尚的精神价值。他使人信服地揭露資產階級之輕視馬克思主义、把它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等同起來的企圖的完全虛偽性。貝尔納表明馬克思主义一方面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証法、另一方面和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即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义和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不同。貝尔納在“馬克思主义的一百年”，“馬克思与科学”的著作中強調，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場，它和从前的唯物主义的不同就在它不是抽象地、直觀地看待自然与社会，而是具体地、实践地看待它們，把它們看作是在变化和發展的过程中。他为了証实这些思想，特从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中引用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句子，闡明馬克思主义形成的歷史。

貝尔納不僅捍衛馬克思主义以反对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对它

的進攻，同時也揭破資產階級哲學各種流派的偽科學“理論”。首先貝爾納揭穿“學院哲學”，即資本主義世界的學院、大學和機關中官方承認的唯心主義哲學。他表明這種哲學是陷在抽象和神秘主義的迷宮中，已完全地衰落了。貝爾納也批判了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其他反動的唯心主義體系，如羅素所創立的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學派，實證主義的新的變種——卡爾納普的“體系”，新馬爾薩斯主義和其他的反動資產階級哲學和社會學的妄言。

貝爾納由於批判地分析一切這些資產階級哲學派別，就得出正確的結論：“他們都表示一種信仰，認為人的境遇是不能靠自覺的理性的合作來改善的。他們要求知識要少一些，信仰要多一些，他們一致地攻擊人們正通過自己的努力，力圖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文明的那些國家。他們企圖貶低引導人們達到這樣目的的學說的意義，即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體系的意義”（見本書第三〇頁）。如貝爾納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的哲學越來越墮落到直接替資本主義的奴役，替法西斯主義和戰爭辯解。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大吹特吹各種最反動的、反人民的、與科學不相容的、敵視任何理性認識的理論。

貝爾納在批判現代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時，令人信服地表明現代唯一科學的哲學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如貝爾納所正確指出的，是科學研究工作的指南；它使人預見社會及自然界現象的進程，使人能看到社會發展的道路和認識其規律。辯證法不僅表現在人文科學中，而且也表現在自然科學中，在物理學、數學、化學、生物學中。在科學的所有部門的最新成就都証實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活力，它的正確性。但是這不是說，馬克思主義會把自然和社會的各種科學都併入自己裡面，或頂替它們。馬克思主義是一切科學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它揭示各科學之間的相互

联系，确立它們和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發展的需要有机統一。由于馬克思主义，科学方能擺脫那在它整个歷史中一直就束縛着科学思想發展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馬克思主义在揭示出科学發展的真正泉源，即社会生存的需要，首先是物質生產的需要时，因此就給科学以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貝尔納是先進的科学家和反对反动势力的战士，他看出馬克思主义不僅是最可貴的指導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且也是先進的科学世界观，向人类指出为資本主义引入死路了的社会应当怎样走出这一条死路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馬克思主义証明了自己远远勝过各种資產階級思想，自己的最大优越性。貝尔納在一九四八年，在“馬克思主义的一百年”的論文中就寫道：辯証唯物主义“甚至在我們現在所正經歷的困难时代更加为我們所需要，需要它來和反动势力所企圖强加于世界的人为的分裂進行斗争。只有馬克思主义才能指出現在为進行一个新的毀滅性战争而举起的西方‘文明’的旗帜，还是那一个老的、有卍字的資本主义旗帜，希特勒和戈貝尔在其下曾企圖團結被欺騙的各國人民來進行討伐布尔什維主义的十字軍战争。”（見本書第六七頁）

貝尔納在“馬克思主义的一百年”，“馬克思与科学”的著作中，在反对修正主义者时，着重指出，只有那些直接参加工人階級政治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时代里就是这样的人，在我們的时代里列寧、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在紀念列寧的一篇論文中，貝尔納表明俄國和國際工人階級的偉大領袖是天才的科学家，具有預見的才能，对一切科学——不僅社会科学，而且自然科学——的發展都作了不可估价的貢獻，关于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关于人类的將來的英明指示是我們今天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導方針。貝尔納寫道：“……列寧

直到今天还活着。他不僅屬於苏联，而且屬於全人类。列寧是鼓舞我們的榜样，我們是在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之下生活着和战斗着的。”（見本書第一一八頁）

貝尔納的著作表明这一杰出的英國科学家和科学中的傳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决裂了，并勇敢地走向辯証唯物主义。由于他是先進的科学家，他自然地感到需要应用最有效的和真正的科学的認識方法——如像唯物主义辯証法——來解决科学的各種特殊問題。由于他是進步的社会活动家，他了解只有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理解和解决現代社会所面臨的歷史任务。

在貝尔納著作中，苏联讀者也遇到个别陈旧的原理，有时也遇到一些不妥的說法。例如，貝尔納有些地方引証了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沒有注意到在列寧、斯大林著作中关于它們有更明确的說法和更進一步的發揮。特別是有关于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基本特点的闡述及分类。

有时作者用不很妥当的例子來說明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例如在証明由量变到質变的原理时，貝尔納举城市的發达为例，仿佛这一事实本身就可引起新質——國家政权的產生，階級的区分等等（見本書第四二至四三頁）。作者关于馬克思主义的發生与發展史方面（如在本書第七一頁），和在評价孟德尔主义和摩尔根主义方面（見本書第五九至六〇頁）都有些不确切的說法。但是这些个别的不确切地方絕不貶低發表在本文集中的貝尔納著作的价值。

本文集第二部分所載貝尔納关于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論文，也有重要的意义。

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科学是“一般歷史發展之抽象的总结”，是人們在社会全部歷史时期实践的和認識的活动的結果。社会的需要，首先是物質生產的需要是科学發展的不断的新源泉，是它進步

的动力。社会的技術基礎的不断改善創造了新的可能來揭示自然界的秘密，來進一步發展科学。

貝尔納在所有自己的著作中，特別是在“科学的社会功用”，“必然之自由”兩書中，在“科学反对战争”，“科学为人类服务”，“科学的前途”及其他論文中，發揮了科学与社会的需要、首先与技術發展的需要的联系的思想。按照貝尔納的意見，科学首先必須發明一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的資料，其次，給予人們以世界觀的基礎，再其次，使人們具有能認識还未被認識的事物的信念。与实践的密切联系是科学順利發展的必备条件；甚至秉賦优秀的人，如果脫离了实践，也可能失敗，而且經常遭到失敗。科学沒有技術会回到純粹的經院哲学，技術沒有科学就变成了手工業。

貝尔納看出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科学之正常的和富有成效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所以貝尔納的著作中关于科学在現代社会的狀況問題基本的和主要的主题是揭露現代資本主义是和科学的進步不相容的制度。如貝尔納所表明的，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的發展是矛盾的。一方面，資本主义制度下物質生產的發展產生新的技術需要和引起新的科学發現、發明和改善；另一方面，資本主义社会不僅不因这些科学的成就而有所改善，而且走向自己的滅亡，限制和歪曲科学，阻碍它的進步。資本主义的矛盾發展也反映在資本主义社会之科学的矛盾發展中。

貝尔納在“馬克思与科学”这本小冊子中寫道：“在这一百年來，科学有了長足的進步。一九五〇年，我們認識世界以及对生物界和無生物界控制的能力比一八五〇年無比的增長了。但是如果因为所有这一切，便断言說每个人現在都不是那么強烈地渴望自由，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便是荒唐的。在为了人类的幸福所做的事情和通过科学所能做的事情之間的距离还是很大的。無論

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出，現在科学并不是一种有希望的和造福的力量，只是一种被任意用在無意义的和破坏的目的上的东西。”（見本書第一〇六至一〇七頁）

貝尔納証明，在資本主义世界現有的經濟条件之下，是很难，而且有时是不可能达到实际应用社会所感到需要的那些發明的。資本主义競爭是技術發展的、因而也是科学發展的大障礙。至于壟断資本則比自由競爭更阻碍技術的進步。資本主义的壟断事業之間的競爭妨碍着那种在应用科学成就的各部門間足以產生最大成果的交互作用。

貝尔納証明，資本主义使科学陷于片面的和畸形的發展，科学家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是在为壟断事業服务，服从它們的私利。統治階級力求把科学研究只限制在那些能立即獲得最大利潤的技術改良上面。壟断資本家之不發展某些科学部門，是因为采用科学所研究出的新型机器和技術程序對他們是沒有利的。

貝尔納憤怒的說到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科学發明的应用引起失業与危机，說到科学不但不能消滅貧窮，而且使貧窮更加甚，說到借助于科学所造的武器，有如大規模毀滅人类的武器，加强了战争的威脅。同时貝尔納証明，連那种在資本主义發展初期当資產階級还敢于維護自由时所有过的有限的“科学研究的自由”，在現代資本主义的条件下几乎完全消失了。

貝尔納在揭穿資產階級科学家关于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想有“科学研究的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幻想时，指出在美、英及其他資產階級國家，凡抱有与統治集团的見解不同信念的人，不僅不能自由進行科学研究，而且也得不到任何工作。他举了如下的实例來說明，在美國，杜波依斯教授因發表反对种族主义的演說而被控告，麻薩諸塞州理工学院的斯特魯依克被控为好像在“陰謀推翻政府”，

其实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讲义中讲述了马克思主义。斯匹徹博士之被解聘只因为他在一个科学刊物中主张研究李森科院士的学说。在法国，约里奥·居里教授因参加和平运动而被免原子能生产高级专员之职等等。还可补充一个事实，就是贝尔纳教授自己也因为拥护和平的演说和讲关于苏联的真实话而受到统治集团的迫害。

在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和科学家的艰难而惨淡的情景时，贝尔纳是一点也不悲观和灰心的。他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人士中盛行的“科学过剩”、不宜展开科学研究和扩大科学干部的培养、科学思想的“衰微”等理论。贝尔纳证明“科学之所以失败并非由于人们缺乏才能，而是由于利用这些才能的社会组织的不能令人满意”[⊖]。他特别猛烈地攻击世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无前途的理论。他在“科学为人类服务”，“科学的命运”的论文中，在“科学的退位”的书评中，都揭穿马尔萨斯主义者，尤其揭穿主张限制科学和停止技术进步的罗素、希尔和查·盖·达尔文(伟大科学家达尔文之孙)，并指出在科学中潜伏的无限可能，不过先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

贝尔纳也批判了某些旧派科学家的观点，他们虽然也表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状况的不满，却由此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想回到过去，回到科学发展中已走过的阶段，就是科学部门的各不相谋，每个科学家都单独地进行自己的研究，好坏都由自己负责。贝尔纳正确地认为，某些科学家之想离开现实的迫切问题，因此卸除自己对于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客之利用科学于反动的侵略目的所应负的责任是不应该的。

贝尔纳号召一切脑力劳动者，首先是科学家进行反对那种反人民的罪恶的利用科学的斗争。他认为，只有当科学人士把自己

⊖ “科学与社会”，第十三卷，第三期，一九四九年夏季号。

所有的力量和知識都為人民服務，不把自己看得在人民之上，不脫離人民，他們的活動才能指望獲得真正的成功。貝爾納說，科學家是人民的公僕而不是人民的老爺。

貝爾納指出，科學在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情形相反，已成了自覺改造自然界及社會生活的積極參加者，它對科學本身的進步也起了極大的刺激作用。因此貝爾納批判了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狀況認識錯誤的科學家，他們上了資產階級政客們的“當”，相信這些政客們的謊言，彷彿社會主義制度剝奪了科學家們科學研究的自由，壓抑他們的創造的個性等等。他以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為例指出科學家之積極參加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完全不是剝奪他們的創造的個性，而是相反地，改變和鼓勵他們的科學活動。假如說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科學家不能發展自己的興趣和才能，那末在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科學家們由於能把自己的發明付之實行而受到鼓舞，要最大限度地應用自己的才能。貝爾納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不再是按該詞舊意的“勞動”，即是說，不再是辛苦的，繁重的，沒有思想的，淒涼的為剝削者的勞動。

他同樣尖銳地批判了反動的資產階級關於社會主義的捏造和某些作家所虛構的烏托邦，例如福斯特的“機器停下來了”，摩里斯的“虛無鄉消息”和威爾斯的“睡人醒了的時侯”等等，他們描畫未來社會為一種“超組織”，彷彿在裡面的人都沒有了煩惱、困難和辛苦，並將生活在由出生到死亡一切都被規定好的條件中。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經驗駁斥了某些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和小說家的這些空想。

貝爾納在揭穿新馬爾薩斯主義者關於必須減少人口以避免以百萬計的人的貧窮和餓死的荒謬而反動的理論時，以蘇聯為例表

明，如果社会制度及生產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有計劃的發展都保障人民的丰足而光明的未來，嬰兒的誕生，和全体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相結合的人口大量增加，正是社会和國家所应祝賀的事情。

貝尔納駁斥了一些資產階級理論家認為社会主义仿佛就是人类所創造的年代悠久的文化珍品的破坏、是对于文化遺產的拒絕的謊言；他以苏联生活中的事实揭破了那些認為在文化經濟發展中很早就落后的人民不能創造独立而高度發展的文明的反动“理論”。

苏联与人民民主國家的榜样鮮明地指出，人們所創造的新世界不僅保證了人們的生活資料，而且也帶來快乐而積極的生活，这是人民对新的真正人民的文化建設和普及表示热誠和普遍兴趣的不竭泉源。

苏联的令人鼓舞的榜样也證明科学發展及其实际应用的巨大的和無限的可能。貝尔納还在“科学的社会功用”一書中就表明过，科学在苏联的利用是它的自觉的应用的范例。科学家們为自己規定的任务——認識自然与控制自然——是人类社会根本任务的表現，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其实现才是可能的。

貝尔納以为，批評的自由和不同意見的爭論乃是科学發展的規律。他在“科学的地位和任务”一文中寫道：“如科学史所表明的，科学中的爭論是其健康發展的重大表征。对待理論命題——即使是有十足根据的命題——的批判态度是唯一正确的避免停頓的道路，这种停頓乃是过去無形地限制思想所產生的”[⊖]。

如貝尔納所指出的，苏联的科学發展是建立在科学批評的自由和科学問題討論的自由、建立在对墨守成規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基礎上的。貝尔納認為在苏联所進行的有关生理学、生物学、語

⊖ “科学与社会”，第十三卷，第三期，一九四九年夏季号。

言学及其他科学的討論就是通过自由審議可爭論的命題來促成科学的創造發展的鮮明范例。这些討論駁斥了資產階級誹謗者所說的，仿佛在社会主义之下有所謂“标准思想”的一类誑言。

貝尔納对于苏联科学的成就評價很高，尤其关于物理学、米丘林生物学、生物化学及其他知識部門的成就。貝尔納关于苏联的科学家說道：“这是我所遇到的一切人中最有活力的一些人……他們对于自己的將來，对于他們所服务的人民的將來都充滿信心。苏联的科学家們在實踐中表明，科学是怎样被应用來解决具体問題的”（引自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在倫敦一次会上的演說）。

貝尔納热烈号召資本主义世界的科学工作者放弃他們在反动势力与進步势力的現代斗争中守“中立”和直觀的立場，这是他从关于資本主义國家和社会主义國家的科学現代狀況所做的分析中得出的邏輯地論証了的結論。貝尔納号召一切都加入反对帝國主义反动的斗争，号召他們拥护科学來反对資本主义世界統治集团的蒙昧主义的反动思想，号召他們成为和平运动的積極参加者。

文集的最后部分是貝尔納保衛和平反对战争危机的一些演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强化了了的資產階級的反动性，繼續的軍备競賽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喚起一切進步的人們起而保衛和平，不讓战争發生。站在拥护和平的战士最前列的貝尔納發表了許多論文和演說，呼吁和平，揭穿美英帝國主义的侵略政策。

貝尔納想像到，在战后时期的条件中一定会形成以美國为首的反动的帝國主义陣营。他在和平大会的演說中，在“科学反对战争”、“論裁軍”及其他論文中，表明了以美國为首的侵略集团正醞釀建立美國帝國主义在世界霸权的罪惡計劃，正准备旨在反对苏

联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朝鮮、越南和其他國家的人民正干着駭人听闻的种种暴行。

貝尔納進而表明，和这一反人民政策对立的雄壯的保衛和平的运动產生了，而且正在生長和擴大着。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已加强和达到了非凡的規模。有了为自由和民族独立而進行英勇斗争的經驗，从法西斯暴政解放出來的國家的人民是不願再受美帝國主義者的压迫的。

这些事件都是表明和平与民主的力量在增長，由此可以明白，在美國保护之下建立“世界國家”的可憐的世界主义“理論”破產的必然性，这一世界國家仿佛負有合并各民族國家，使他們的民族文化及語言同化，剝夺各民族的國家独立与民族独立的一种“使命”。誠然，美帝國主義在利用許多馬歇爾化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的賣國的反民族政策时，是把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都隸屬於自己了。然而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和世界主义思想在各國人民中是得不到任何支持的，而且，不用說法國和意大利，就是在美國本國也遇到日益增長着的抵抗。各國人民在克服軍國主义宣傳时，学会了理解美國的大富豪的侵略陰謀，这就使劳动人民对于准备新世界的帝國主义勢力的軍國主义政策能予以更有效力的抵抗。

貝尔納是保衛和平运动的積極活动家，这个运动“并未抱有消滅資本主义的目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运动，而是一个有億万人民参加的民主运动。和平拥护者提出的要求和建議，对于保持和平与防止新战争一定有所帮助。在現今歷史条件下，达到这个目的会是民主与和平事業的巨大勝利”[⊖]。

⊖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三頁。

貝爾納在其論文及發言中舉出了許多例子說明帝國主義者正大規模地利用科學來瘋狂地從事擴軍，迫使科學人士放棄為和平目的而進行的科學研究，創設秘密的機關和試驗室來創造更厲害的大規模屠殺人類的毀滅性武器。他表明，現代資本主義不肯利用科學於和平的目的，現正借助科學準備新軍備，以使用以反對愛好和平的人民。原子彈和氫彈、放射性毒物、細菌武器、化學軍備——所有這些大規模毀滅和屠殺人民的武器，都是資本主義通過科學家的手來創造和竭力改良的。

貝爾納在其“一個科學家的警告”的信中指出，在資本主義世界“科學家們都是特別痛苦地感到，他們為增加人類知識、為利用這些知識而謀人類福利所做的工作是停止了。同時利用這些知識來創造新的可怕的毀滅武器的工作正迅速地發展着”[⊖]。所以，貝爾納指出，英國的科學家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家一樣，必須了解，在有大西洋公約存在的條件下，在幫助準備戰爭和反抗準備戰爭之間就沒有中間的道路。科學家們不能消極。他們應當和全體人民在一起要求和平並迫使戰爭挑撥者拋棄發動戰爭的念頭。

為和平而鬥爭已成為我們今日科學家與一切誠實人們的首要任務，因為，正如貝爾納在“到和平之路”的論文中所正確指出的，“假如我們在這主要問題上失敗，那麼，我們為人類的教育、保健和生活改良所進行的鬥爭也就失敗了”[⊖]。

貝爾納稱科學之使用於破壞的目的為“科學的自殺性的退化”，于是他正確地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對人類不是徒然無益的，世界的樸實的人們以及和他們在一起的先進科學家必須

⊖ “工人日報”，倫敦，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 “勞動月刊”，倫敦，第三三卷，第一期。

阻撓新戰爭的挑撥者的無耻陰謀。貝爾納在“科學反對戰爭”一文中寫道：“現在已不是二十世紀的初期，帝國主義者在剝削時，從被剝削者方面受到很小的抵抗，或者完全不受抵抗的時代是完全過去了。”（見本書第一四九頁）

貝爾納說，為了防止新戰爭的恐怖，為了不許使用原子武器，必須不停地揭穿欺騙的種族主義的思想體系，這是帝國主義的反動分子用以毒化美國和西歐國家人民的意識的思想體系。

全世界勞動人民看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和平、民主的偉大陣營正阻止帝國主義侵略計劃的實現。貝爾納在自己的發言中向英國人民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人民說出有關蘇聯和平政策的實話。貝爾納在發表於“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的公開信中，在回答反蘇的誹謗者時聲稱，蘇聯之所以需要和平是因為它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展開真正文明的大廈的建設，它在興建房屋、發展農業及發展生產消費資料的工業部門。貝爾納繼續寫道：“蘇聯成了工業發展的獨立的創造的中心，英國由於對美國的依賴，早已不是這種中心了。”[⊖] 蘇聯已成了偉大的文化中心，這種文化是全體人民的，而非故步自封的知識分子的；蘇聯把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朝着根本改善人民生活的方向進行；貝爾納認為蘇聯和任何侵略計劃都是格格不入的。

貝爾納在自己的著作中以感激的心情說到蘇聯人民在擊潰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事業中的有決定性意義的貢獻。

貝爾納在自己的演說中所提出的先進科學家以及一切誠實的人所應視為極重要的任務，亦即貝爾納自己所熱烈為其實現而奮鬥的任務，就是揭穿資產階級的和右派社會黨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宿命的必然的“各種理論”，並消除為美國的欺騙宣傳所引起

⊖ “新政治家與民族”，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的对原子武器的恐懼。

貝爾納在自己的發言中喚起擁護和平的人們注意罪惡的軍國主義的宣傳之增長，強調指出老早就與反動政治及反動思想聯繫起來的軍國主義精神，當資本主義存在的時候，它也還要繼續存在的。所以先進的科學家和一切樸實的人們的神聖任務就是揭穿那浸潤着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精神生活（其中也包括科學）的軍國主義思想體系。特別重要的是向各國人民表明，各國政府雖然在那裡極力擴軍備戰，它們沒有本國人民的支持是不能進行戰爭的，只要事變的進行使人民了解到這些政府的真實目的，他們就要對於自己的政府的侵略政策給予越來越有效的抵抗。

不管帝國主義者所準備的新的世界大戰多么恐怖地威脅着人類，不管帝國主義怎樣以有毒的呼吸傳染科學，強迫它為破壞的目的服務，貝爾納強調指出，資本家和他們的右派走狗是沒有未來的。貝爾納在全蘇擁護和平會議上（一九四九年）的演說中宣稱：“他們硬說，文明要滅亡了，而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要滅亡。”（見本書第二二三頁）

貝爾納在“科學反對戰爭”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要滅亡是有許多事實證明的，有如，由於靠擴軍發財的美帝國主義者的掠奪性的經營，使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天然富源在迅速的耗竭。又如，廣大人民群眾的購買力和工業生產發展間越來越大的不平衡表現為日益生長的帶破壞性的經濟危機。又如，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體系是在瓦解和社會主義國家及人民民主國家的新世界市場建立了起來，這一市場把美國的壟斷資本家排除出去。又如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對帝國主義的抵抗也在增長。

由此，先進的人們就產生了充滿樂觀的信念，認為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冒險計劃是一定要破產的，社會的先進力量必能保證人類

的真正進步。貝爾納所表達的正是他們的思想。

貝爾納在他的“科學為人類服務”一文中寫道：“……現在有許多人對於人類的將來抱着宿命主義的看法，他們認為人類的命運只是戰爭、破壞和貧窮。所以實在應該喚起他們對科學的和平使命的注意，只要全世界人民表現堅決的意志，為這一使命而奮鬥，他們就可以把和平的目標變成事實。”（見本書第一九二頁）

像持久和平、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是愛好自由的人民的堅定目標，以及億萬的人民正為其實現而鬥爭，這使得如像貝爾納一樣的一切真正勞苦人類的朋友和保衛者們心中充滿了純正的喜悅和充滿了進步力量將戰勝反動力量的信心。

本文集中發表的貝爾納的論文和演說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各國朴實的人民擁護和平與民主的運動的力量和生氣勃勃，而且現代文化的優秀代表也加入了這一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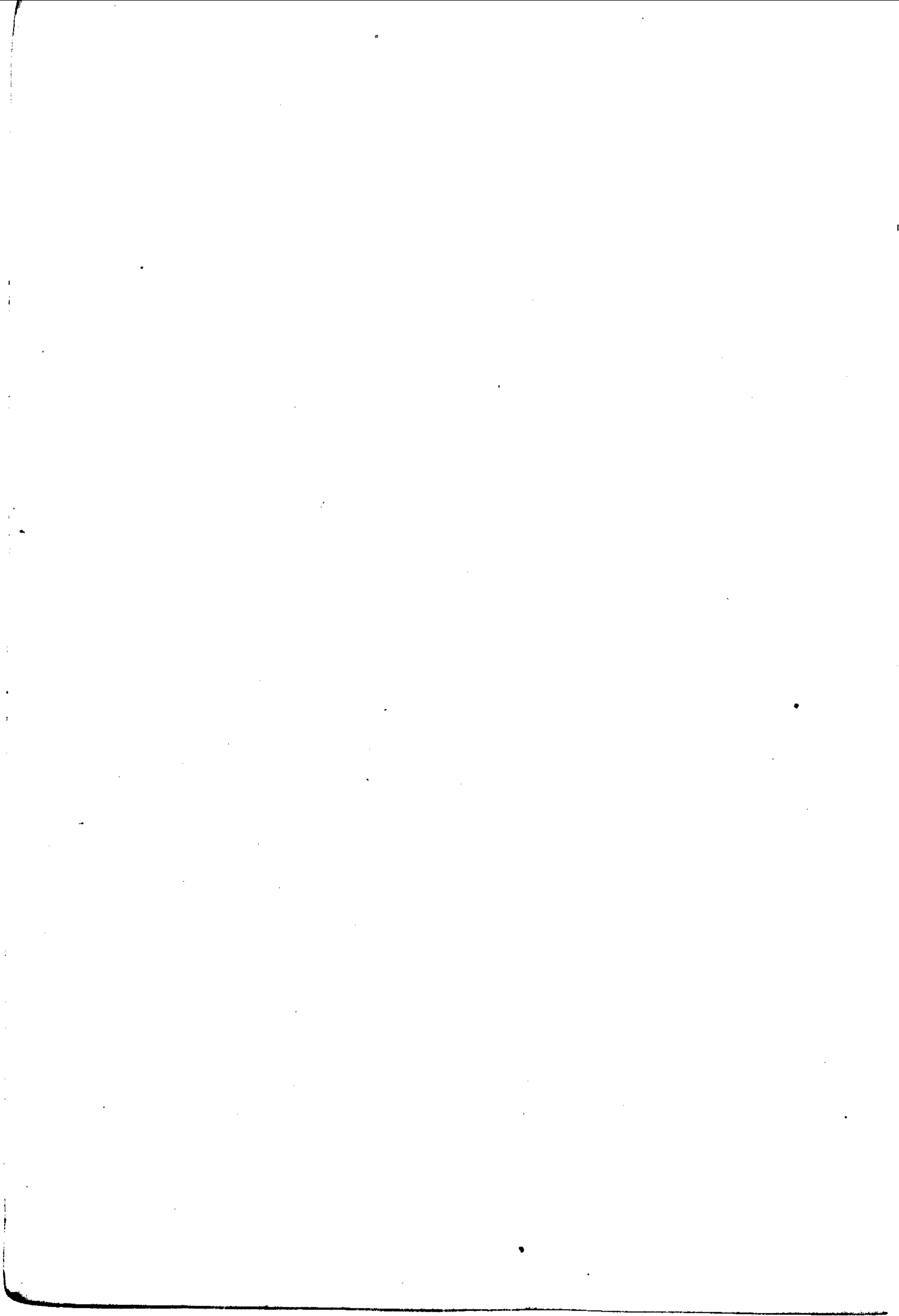
貝爾納的著作表明蘇聯的巨大吸引力，它是全體進步人類，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科學家的文化的燈塔，是各民族的和平與自由的堡壘，是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的旗手。

貝爾納的著作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表明世界科學的許多新的先進的代表都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及其不可戰勝性，越來越堅決地和舊觀點決裂，而站到唯一的科學世界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來了。

蘇聯科學院通信院士

姆·約夫丘克

馬克思主义与科学



馬克思主義的一百年[⊖]

用今天的眼光看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

聖經是充滿了預言的。其中有些是作為預言而寫出的，有些只是在後來被當作預言。我們現在知道，有些明顯的“預言”實際是在其所預言的事情發生以後才寫的。真正預言是人類最罕見的現象，但是這現象是存在的。我們的時代，正在體現一百年以前所做的預言，這就是人們今天對馬克思越來越尊重的原因之一。他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在當時完全沒有聽說過的社会分析，並預言了資本主義的沒落，其實這一社會在當時甚至還未達到充分的發展。

馬克思是屬於我們時代的，因為他預見到了它。他之能預言，是因為他不僅觀察了他當時的世界，而且分析了它，並為改變它而奮鬥。他的預言實現了，不僅因為這些預言是深思熟慮得來，有健全的理論做基礎，而且因為他的一生和他的工作是怎樣把理論變成實踐的最好榜樣。他是第一個能說又能行的偉大哲學家。

我們現在試回顧一下過去，就能看見辯證唯物主義，即馬克思的哲學，是人認識和征服世界的偉大歷史發展中的一特定的和最高的階段。然而，不管馬克思的學問是多麼淵博，由於他是在可敬

⊖ 本文系譯自貝爾納：“必然之自由”論文集，倫敦，一九四九年版，第三八八至四二八頁。

的院士們的研究圈子之外工作，他的貢獻，雖然在歷史上到處都印下標記，却不為他當時的學術界所重視，甚至沒有為它所發覺。只是在現在，我們才看出十九世紀后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哲學家們才是知識界的一潭死水，而人類思想的主流是遵照着馬克思所第一個指出的方向行進的。在過去幾年，學院哲學曾受到它所不能預見或不能解釋的危機和戰爭的襲擊，也不能對束手無策的人類給予任何指導，它和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一樣慘重地破產了。在此期間，不僅哲學而且自然科學、人文科學中內部發展的主要趨勢，人類本身的歷史發展都表明馬克思主義是唯一可被接受的世界觀。

雖然如此，我們必須承認，真正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而不止是對它模糊認識的人是很稀少的，而能深刻理解它的原理，即是能應用它於具體環境和面對着變化的世界能闡發它的人則更其稀少。一般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他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知道的人並不多。這部分地是由于有勢力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那種私心自用的敵視，把它排斥在世界的一些大的學術中心之外，完全阻止了當代大部分有頭腦的人去研究它，例如，凱恩斯爵士就批評它是一種“枯燥的學說”，就是從不肯去研究它的人之一。

然而這並不是辯證唯物主義傳播失敗的唯一因素。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不贊成（而且常常很有理由）把他們的哲學學校中哲學的語句來解釋的。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存在在一個表面看來是穩定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在這世界里，知識分子的切身利益看來就在擁護資本主義制度。所以，當人們的宣傳一脫離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的時候，就總有一種想修正和解釋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他們借口使馬克思主義更容易為人接受而對某些“教條”和“已定的詞句”重作解釋，其結果總是使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更容易為資產階

級所接受，丟掉了它的階級鬥爭和革命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总是很疑心地看待任何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思想之重新表述的，擔心這些表述可能成為修正和軟化它的原理的起點。

只有在理論的理解和成功的政治行動相結合的地方，如像在準備和完成俄國革命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才能成功地發展為列寧和斯大林的偉大的和新的經典著作。現在，不僅蘇聯而且全世界都為戰爭和社會的變革所震撼，這正是需要最廣泛地研究馬克思的學說和最充分地應用馬克思的方法的時候。從現在的政治形勢及其在今天思想界的反映出發，研究馬克思的著作在目前對人思想的影响是使馬克思原則更廣泛的傳播，並為更多的人所接受這些原則的第一步驟。

哲學的破產

我們今日的“哲學之光”是燃燒得很微弱的。在蘇聯的境外，任何地方都沒有有一種有名的、能得到普遍擁護而且可以鼓舞人行動的思想體系。我們沒有這樣的體系，我們有的只是在大學中教的一些精緻的和完全無用的哲學，一種宗教的死教條的復活，而在大學之外就是大量的非理智或甚至反理智的信仰，由完全無害的占星術和唯靈論到最敵視人類的納粹的種族理論，不幸，我們還是聽到了這種理論。這一理性的破產的理由甚至非馬克思主義者也是能看出的。十九世紀哲學的發展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并肩行進的。但是主張社會的進步和自由發展的哲學家們，由於自己所預言的和平的憲政的進步和人類日漸幸福的思想已遭到過去幾年可悲的殘酷的事變公然地反對，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觀點。學院的

哲学現在，如在羅馬帝國的時候一樣，不得不傾向于抽象的空虛觀念或神秘主義。

但是如果這些哲學的學派不能鼓舞人去解決或甚至解釋當前的困難問題，別的力量就起來活動代替了。教會現在公開做反動勢力的支柱，正在認真努力復活中世紀的死哲學來取得精神的支配。當時這些學說是被喚起的理性與已存在若干世紀之久的教條相調和的手段。現在，它們甚至沒有力量做到這一點，而只是使人思想遲鈍，和感覺精神軟弱無力，於是就只有服從他們的精神的尊長的命令。這一倒退也在教會之外，特別是在文人圈子中發生，悲觀主義的哲學在那裡很流行，有如生存論的哲學，或純粹的犬儒主義的哲學，這一哲學在任何事情中都看不出好的方面，對任何事情也不存希望。

官方哲學在過去二十年之逐漸衰落是值得適當和詳細的研究的。它之已經衰落，則沒有任何疑問。考察一下當代的思想就可以暴露出一些過去有個時候的強大信仰體系的殘余。由於戰爭，大學中的人文主義諸系都停辦了——在未被占領的國家是出於不得已，在占領的國家則由於強迫——這使得人們對官方哲學所剩餘的不大的興趣也喪失了。被占領的國家的人民，在抵抗或“協作”的諸種現實密切接觸時，不得不更嚴肅地看待哲學，但是這並沒有導向官方哲學的復活，而是使人們有的對馬克思主義、有的對神秘主義及生存主義發生新的興趣。只是在英國和美國得以免于這一過程，但是甚至在那裡，為戰爭所折磨的人們對哲學之需要是沒有得到滿足的。這主要是因為官方哲學（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兩個基本的學派，邏輯學派和實證學派）已早不關心人們真感興趣的問題，甚至把這種不關心引為自己的驕傲。

邏 輯

由罗素所开始的邏輯学——甚至現在在劍桥和某些比較保守的美國学院还相当流行——已使它的信徒們信服地証明，哲学只是求表达的确切——“明白所要明白的已經明白”（“In being clear about being clear about being clear”），如像摩尔教授所說的。罗素自己在他的“哲学大綱”（Outline of Philosophy）中抱怨普通人的世界觀是武断的，模糊的和自相矛盾的，他認為哲学的功用就在使这世界觀是暫定的，确切的和邏輯的。人們如果像这样做就是把哲学变成了一本高級文法，它是这样純粹和精确，使得它的信徒們遺憾地認為，凡是比三个字一句的話为复雜的东西，就是超乎人的理解能力的。他們在从哲学中摒弃了除純粹形式的成分以外的一切，自然从一开始就阻止了哲学对人类的事务和信仰產生某种影响；但是他們甚至也达不到一个更有限的目标，就是帮助澄清科学知識的基礎，能使現时的理論被証实和有助于將來發現新理論。就我所知，哲学中的邏輯学派的所有工作都沒有導致到一个哪怕是小的科学的發現。它自己的自我否定的律令注定了它的完全沒有生气。正如威特根斯坦因在他的有名的書的最后的提綱中所說的，“一个人既不能說話，他就必須沉默”[⊖]。

实 証 主 义

另一个哲学学派起源在維也納，似乎在美國最穩固，这就是新实証主义。比起傳統的哲学來，新实証主义者在一开始和科学的联系是密切一些，他們嘗試着区分能真实証明的話和只是空談的話。人們有个时候認為这只是一个选择正确語言的問題，而尋找

⊖ 威特根斯坦因：“邏輯哲学論文集”，开根保罗出版公司，一九三三年版。

一种能正确表达思想的語言，就成了实証主义者所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种寻找的結果，只是產生了無窮的怪論。如果邏輯學家們在他們的語言中聰明地避免使用任何辭語，而在晦塞的和空洞的象征主义中尋求庇护，那末实証主义者就想組成一种可靠而现实的事物的辞彙，以之开始作出更完全的句語。但是关于这一“紀錄的”語言是永远不能一致的，而且这一辞彙所指的是物还是感覺的綜合的这一重要問題，不是实証主义的語言所能解决的。說所指是物的回答是導向唯物主义，那末，在現代情形下，就是導向辯証唯物主义。說所指是感覺的回答必然導向唯我論与神秘主义，如像列寧在批評馬赫的实証主义时所断定的。

实証主义的立場的主要弱点——这也是与邏輯学派所共同的——就是有意避免与社会及經濟的现实有任何接触。他們既把自然科学的語言所不能表达的一切，标明为“形而上学”，并認其只受感情的判断，他們就使自己完全脫離了現代最有决定意义的各种行动。

“常識”哲学

然而在英國，顯然也在美國，学院哲学从沒有受人的重視，如果問大多数有思想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他們多半會說，他們没有什么哲学观点，而且也不感覺需要它們。正如恩格斯在許多年以前所指出的，这并不是意味着他們沒有哲学观点，只是意味着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有了哲学观点，不知道自己已接受几种旧的和普通是坏的哲学派別的混合物，并依靠着它們行动，称之为“常識”。通俗哲学是以二元主义为基础。人民相信，虽然他們不会說出，世界是分成兩部分：物質的世界嚴格地服从自然的規律，或至少可以信賴它能依照工程师和化学家們的意思來安排；非物質的世界，就是

由傳統、精神的價值所組成，而且假如你要的話，里面還可以有上帝、精靈或宗教經驗。這兩種世界的界限不是能劃分得很清楚的。例如，誰也不能肯定經濟學是屬於物質的世界，服從嚴格的自然規律呢，還是成功的生意人的應用心理學。

反哲學的哲學（或者我們稱之為對抽象知識之厭惡）的重要優點就是它使你能現實地對待你所處的世界，使你能適應它以便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世界的合理的那部分會給你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關於政治或宗教的問題沒有爭論的必要；不可知論或宗教，只要不妨礙你的事情都一樣可以接受。這種觀點的主要弱點就在於它不能應付變化的局面。它使得它的信徒們，無論在學術界、商界或政界多麼內行，卻完全盲然地不知世界上引起現時戰爭的那些巨大的經濟和政治的變化，而且當戰爭發生時就感覺應付無策。這樣的哲學，就其本性說，就不能產生新的東西。如果一個科學家信仰它，可以得到某些具體的結果，但不能使科學服務於社會。如果企業家們信仰它，可能使他們公司的營業發達，直到他們不了解原因的經濟危機把它逼得垮台的時候。在政治中這一哲學在戰前的自然表現是對法西斯主義的綏靖，現在的表現就是“一切都行，就只不要共產主義”的學說。

反唯理論

學院哲學在資本主義後期的破產已經為哲學反面的一切——魔術、神秘主義和迷信——大開方便之門。公開的反唯理論的觀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出現，在兩次戰爭之間的年代傳播最速，到處都成為不論是相信基督教的或不相信基督教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體系的基礎。人們最初關於社會問題一點也不去想，再進一步就是用神秘的觀點，用靈魂、血統、種族一類的神秘語言觀

察它們，他們說，与其在苦思和直接了當的試驗中，就不如在神秘的鍛煉和对天賜領袖的狂言的傾听中找解決的辦法。理智的衰落從沒有像希特勒反动勢力統治的時代那樣厲害。一切像這一類的比較早些的胡說還有一個托辭，就是說，那時還不知有更好的東西，而古代的神秘都是古時社會和經濟要求的天然的傳統的產物。然而新神秘主義是人工的，是幾個人有意培育出來以分散多數人的注意，使他們不了解社會的缺點和甘願作反动勢力的工具，其可憎和可悲的結果是我們已看到了的。

要反對這些傾向官方的教育和官方哲學是沒有什麼有效辦法的。官方的文化保衛者因為自己在理智上沒有活力和不誠實，對於那種顯明虛假的煽動就感覺不能應付。正如希特勒第一次指出的，只有大誑話人民才會相信。法西斯主義已失敗了，但是在它背後的那些思想和感情還是活着的和有力量的。有些人在法西斯主義還沒有發展到威脅他們的利益的時候就認為它是無害的，現在如果希望他們在自己又坐穩了以後，急于想鏟除法西斯主義，這便是一種空想。現在的危險就是，反唯理論已不止是集中在德國，而是在所謂西方文明的整個區域傳播。它能採取許多形式，由侵略的教權主義和原子彈軍國主義到溫和而危險的基爾克加爾德和薩特爾的悲觀主義。一切這些方式都有某種共同之點。他們都表示一種信仰，認為人的境遇是不能靠自覺的理性的合作來改善的。他們要求知識要少一些，信仰要多一些，他們一致地攻擊人們正通過自己的努力，力圖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文明的那些國家。他們企圖貶低引導人們達到這樣目的的學說的意義，即辯證唯物主義哲學體系的意義。

辯証唯物主义的性質

在理智衰落的今日，馬克思的哲学屹立不拔和欣欣向荣。由于它的起源和性質，它得以免于破坏了人类其他各种思想的力量对它的分裂。因为它是合理的和科学的，并且是無所不包的；它是在变化的时代反映变化的哲学，它是行动的而不是直觀的哲学，是希望的而不是絕望的哲学；而且最后，最重要的，它是工人階級的哲学。

合 理 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对一切社会的問題都是繼續着理性的，而非神秘的看法之傳統的；这是最优秀的希臘哲学家和現代科学的創造者的傳統。小心的分析，确信每种現象都有其原因，信賴实验的結果——这一切都被吸收到馬克思主义中，成为它的坚固的科学的核⾳。任何地方都看不出它傾向于特殊的直覺和精神的經驗。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中对唯灵論的卓越的分析，和列寧对宗教的冷靜而嚴肅的态度，都在不同的方面表明，馬克思主义过去和現在都是免除感情的、盲目的傳統思維之危險的。

無所不包性

这并不是說把哲学只局限在自然的事实方面——这是旧唯物主义者的錯誤。相反的，馬克思主义的精華在于它虽然以物質的世界为基础，它却包含了过去以及現在的全部人类的經驗。它考察了社会的生產关系；它考察了从这些关系中生長出來的經濟的和法律的形式，它也考察了構成社会的生產的和經濟的生活之上層

結構的科学、藝術和宗教的全部思想体系[⊖]。它能把这一切联系起来而且不断研究它們之間在社会發生变化时（这些变化从來沒有像現在这样的快）的相互影响；它的無所不包性是什么哲学所沒有躋及的。

反映变化的哲学

偉大的哲学体系或宗教体系產生的时代，都是剧烈的社会变化的时代，釋迦时代的印度，孔子时代的中國，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臘城市，第一世紀的叙利亞，都是处在不同社会制度的轉換期。偉大的十七世紀，資本主义凱旋开始的笛卡尔和牛頓的时代，也是这样的时期。然而在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哲学的和宗教的創造者，都是为求適合一个理想的靜态的文明，而想出一个理想的哲学体系。他們看見当时人类的苦难并企圖逃避它們，就号召回到純朴的古代社会。甚至在十七世紀，盛行的論調还是主張改造旧的而不是創造新的，是主張回到思辯而不是創作發明。

馬克思的哲学第一次科学地說明人类关系的变异性，而且这

⊖ 关于这一点，第一次在“共產党宣言”中是这样說的：“你們既是根据你們自己对于自由、教育、法权等等的資產階級見解來估計我們廢除資產階級財產所有权的主張，那末就請你們別和我們爭論吧。你們的觀念根本就是資產階級生產关系和資產階級所有制关系的產物，正好像你們的法权不过是被推崇为法律了的你們这个階級的意志，而这一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这个階級的物質生活条件來决定的。

你們的偏頗觀念，驅使你們把你們的生產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生產發展过程中暫时的歷史性的关系誇大成为永久的自然法則和理性法則，而你們的这种偏頗觀念原是先前所有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也都有过的。当一談到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权的时候，你們就不敢于了解你們講到古代財產所有权和封建財產所有权时能于了解的那种道理了。”（“共產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八至三九頁）

些改变也表现为剧烈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不主张回到任何理想的古代，乃是要求人类应当多多的理解，来为自己在将来创造新的社会形式。它和十九世纪的模糊的进步的自由主义不同，因为它的分析比较深刻，指出进步不是任其自然地就能实现的，他指出进步是经济和社会的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力量是通过人类自觉的各种意志发生作用的。

行动的哲学

在这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新的。用马克思的經典的話說：“哲学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过世界，但問題是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表明思想和行动是不可分的，以前的哲学家們都是梦想世界有哲学家—國王的統治，但他們自己总不想去行动。宗教的狂信者是行动的，但思想却非其所長。主張实验和創立了現代科学的哲学家們，第一次靜悄悄地統一了思想和行动，但是他們的行动只是嚴格地局限于自然界，或者如英國的皇家学会章程草案中所說，“不干預神学、倫理学、政治学、文法学、修辞学或邏輯学。”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現代心理学相一致，指出純粹的思想只是一种流產的行动。哲学家們、經濟学家們、社会学家們，在过去認為是应当忘記这一点的，因为他們的思想所可能指出的某些行动不会为他們的上司和雇主所喜欢。马克思以他的一生以及他的著作表明，任何有力量的社会理論都是暗示着它的拥护者積極而自觉的行动，辩证的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自私而神秘的行动，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深思考慮的適时的行动。

⊖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版，第七五頁。

有預見性的哲学

正是这种知識与行动的結合，使得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有預見性的哲学。这个預見并不是神秘性的，也不是說凡是我們所要求的，通过一連串的原因的动作就能自动达到，如像人們所錯誤断定的这就是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預見是以經驗为基础，即是一百年以上的坚苦的、有时失败的，但总是越來越成功的斗争的經驗。馬克思給人們一种对社会力量关系的新的認識。根据这个認識人們就知道如何利用并熟悉这些力量，而不能違抗它們。这就使人們相信，他們如果团結起來行动，就能通过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困难的和过渡的階段。

工人階級的哲学

馬克思主义，首先和首要的，就是社会上那一部分能在現时發动并完成唯一有希望的和創造性的变革的人的哲学。它是工人階級的哲学。它一开始就是工人階級的学說，而且是在工人运动中培育的[⊖]。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重要性的增長是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重要性的增長一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这一增長过程是在大規模的机械的和終于是科学的工業之發展中开始的。他們看到了，资本主义經濟的本身就產生危机。

“——試問資產階級是用什么方法来克服这种危机的呢？一方面是不得不毀滅大批生產力，另一方面則是夺取新市場和加緊榨取旧市場。究竟是怎样一种手段呢？原來就是准备着更普遍更厉害的危机并减少着防止危机的办法。

先前資產階級用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种武器，現在却对准

⊖ 这并不是說这种哲学是工人階級所創造的。（見列寧：“做什么？”）

着資產階級自身了。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煉好了致自身于死命的武器。它同时还產生了运用这一武器來反对它自身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資產階級即資本愈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愈益發展起來；現代的工人只有当他們能找到工作时才能够生存，但他們又只有当他們的劳动还能增殖資本时才能够找到工作。”[⊖]

無產階級完全的勝利，是从苏联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建設开始的，而在拯救了欧洲和世界免于法西斯主义奴役的英勇的苏联衛國戰爭中得到巩固。馬克思主义是工人階級的哲学，但是，并不是說只有工人才能作馬克思主义者。凡是接受它和根据它而行动——兩者是同义語——的人，就会自觉地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另一个更廣泛的意义上說，馬克思主义并不局限在工人階級之內；它的最終目的是創造一个無階級的社会。而且它在苏联已經表明，辯証唯物主义——不是某一部分人的，而是全民的哲学。它鼓舞着并团結着人民，給他們智慧和力量，而且它不論在战争或和平的时期，都是比自然科学所能發明的东西更为有力的武器。馬克思主义是工人階級的哲学，因此也是未來世界的人民的哲学。

辯証唯物主义的内容和方法

以上所叙述的馬克思主义的特点，它的合理性和無所不包性，它的強調变化和行动，和它与当代斗争的联系，都是辯証唯物主义哲学之一般的表現。但是辯証唯物主义有自己的内容和方法，兩者都是值得研究的，虽然方法不能和内容脫离，而且它們必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列寧所說的：“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沒

[⊖] “共產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九頁。

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它的基本信念，都是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中产生出来的，这是科学研究和反抗宗教的及哲学的独断主义，并且和牛顿及福祿特尔的名字联系起来的传统；这也是法国、苏格兰和英国学派早年的经济学者坎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传统。单是有这样的背景，马克思或者就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之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比自由主义者伟大得多，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他受了黑格尔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学派的影响，使他不接受那种把世界看成是静止的，一切事物的自然的秩序只是被一些坏神父和国王弄得乱七八糟的自由主义理论，第二是马克思受了直接参加的四十年代革命斗争的影响，这使得他看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掩藏了多少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和有害的意图。另一方面，他也不能接受黑格尔的观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也都是现实的。”因为他已经看出，在正统的黑格尔派之人工的和局限的观点背后的他们对于容克—资产阶级普鲁士国家的崇拜。

客观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客观世界总体之正确的和能动的知识；正确的知识是因为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学说的精密研究和复杂性比这一学说的范围大小更为重要。虽然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自然科学，他认为它们都是构成复杂性日益增加的有机生命和人类社会之基础的简单得多的学科。物理学和社会学都是叙述一个真实的、自我运动的和自我变化的世界的手段。宇宙的统一表现为客观与主观、生命与非生命、人类本性和社会之间的密切

[⊖]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三页。

和必然的联系。在这些問題上其他哲学家們，特別是科学的哲学家們，陷于二元論和割裂了思想和物質、現象和本質；馬克思主义認為这种割裂正是逃避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世界的統一本身并不是如一元論的哲学家們所想的另一个独断，不是把經驗搜集得去迁就現成的公式。相反地，它是極端复雜的，它是把在空間和時間上联系整个宇宙的关系之总和。宇宙的每一部分是以前所發生的一切的結果，同时是以后所發生的一切的源泉。馬克思主义的統一，并不否認構成宇宙的許多事物和过程之間的分別，这些分別本身就是統一的分化过程之一部分。存在中是含有变化的。然而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样也是免于多元論的。宇宙不只是一种变化無常的混乱；它表明現象的輪替有嚴格的秩序，每一个現象是前一个現象所產生而且把它包括在自己的里面。

宇宙的辯証的变化逐步導向宇宙的各部分——如星、动物、人类社会的成就——之間的复雜次序的本質区別的形成。馬克思在达尔文以前好久就已坚持進化論的观点，在他看來，世界是一个过程，不只是一些事物的堆積。但是他不滿足于確認進化的事实，他到处要找出新的变化和現象的最基本的原因。他正是在变化最顯著的地方，即在当时社会的和經濟的情况中，找到了这些原因。

变化的規律

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学說时，有效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辯証法，但是他以分析資本主义發展中獲得的新的內容充实了它。因此正是馬克思而不是黑格尔成为哲学中的真正的革新者。现实的改变的原因是在现实世界的任何过程，不可能始終不改变地走一个方向，它必然產生与其有联系的反过程，反过程在和原來的过程統一起來以后，才產生某种新东西，即轉到發展的下一階段。这是辯証

唯物主义理論的實質。雖然它是在社會生活中首先被發現的，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一事實減弱它应用于比較低的，如生物的和物理的進化階段的效力；不過在這些領域中要觀察必然的辯證發展的過程就更困難了。只有關於有機的和宇宙的發展之現代的理論才証實這個辯證的原理。（見后）

從這個基本的原理中產生了其他的原理；但是假使說它們在黑格爾的學說中是空洞的抽象的話，那麼馬克思使它們具有豐富而具體的內容。這就是：對立物的統一和互相滲透，否定之否定，從量變到質變。這些原理之有價值，是因為它們能幫助我們理解個別現象的多样性，以及在其他許多具體情節上都互不相同的各種現實過程之共同點。這些原理是自然界所具有的規律，但是它們是特殊的，是與物理學中所遇到的那些規律不同，因為它們是與有關變化而不是與有關保存，它們是屬於可能的領域而不屬於確定發生的事件之領域[⊖]。辯證的規律是與遵循過去對自然現象的解釋的所有自然科學是不相容的。所有自然科學把自然界的勻稱和秩序看成是公理，而不注意該秩序內部的變化。同時，物理學和化學所涉及的區域中的這些變化，直到最近還不是靠人類的一般經驗所能觀察到的。根據同一的推理，如果在社會現象中看不到在自然科學中所觀察到的規律性，那末，社會現象就在科學範圍之外，

⊖ 最近物理學的發展，表明了它所關聯的許多永恆的定律，如像波以耳定律，實際上都是由許多粒子的偶然的交互作用所決定：它們是統計的定律；但是這些統計的定律，和辯證的變化的規律不同之點在於，由交互作用的粒子的數量，總可以預言大致的表面的交互作用的結果：各種可能性幾乎總是等於一個現象。只有當粒子的數量很少或者體系處於特別不穩定的狀態時，如像在所謂臨界現象的場合，才能發生不可預言的變化。所以只有當這樣的體系受到一種偶然的變化的影響，以致不能恢復它以前的狀態時，一種新的均衡的狀態才產生。

只成为歷史、哲学和倫理学的模糊議論或感情的学說的題材。

由于馬克思集中自己的注意于变化及变化的程序，所以他建設了，而且也破坏了。建設的方面是在政治的領域，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对于变化是怎样發生和新事物如何在上世界上出現的認識，工人階級才能学会了解自己的歷史任务和明白地認識应当怎样做。破坏的方面是在宗教和哲学的領域，馬克思破坏了独断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基礎。馬克思主义使人感觉得自由，因为它向他們指出他們的方向和怎样努力。一个世界的秩序如果是上帝的安排，或者它的变化是上帝的意旨的表现或甚至是一个更模糊的总目的的表现时，这一个世界的知識一定是固定的，其中的权威也是人們所必須服从的。如果这一世界是上帝所創造而且是由他来保存和改变，那么，人就必須服从上帝和服从上帝在地球上的代理人：神父、統治者和富人。

我們現在知道对于世界的这一認識是人所創造，是在生長，而且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它反映着社会因为有剝削者与被剝削者而發生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就是馬克思所第一个指出并予以解釋的。永恒价值之存在，就是为了支持反动的势力，之所以說是“永恒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正如“共產党宣言”所說：

“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对立中演進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何种形态，而社会上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却是过去一切时代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的，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識，不管它表現得怎样紛繁和怎样歧异，总是在某些共同形态下，即在那些只有当階級对立彻底消逝时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識形态下演進的。”[⊖]

⊖ “共產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一至四二頁。

对于傳統的世界觀，只因为它们不正確，或因其替暴政和压迫辯护，而加以攻击，如像十八世紀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是不够的。人們总需要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某种合理的或至少自以为是的眼光，他們不会放弃这种虽然是不合理的眼光，除非能合理地回答在新体系中旧的独断主义已經有了現成回答的那些問題，或指出它們的荒謬性。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世界觀。这并不是說馬克思能够詳細的回答生活中所有情况下所發生的問題，也不是說，他能指出每一个進化的階段或每一个社会变革会在何时何地怎样地發生；但是他指出了引起变化的矛盾和斗争，而且指出了这些矛盾和斗争又是怎样从更早一时期的矛盾和斗争中生長出來的。馬克思指出我們应当在哪里找尋答案，和在找尋时我們如何能获得对过去之較深刻的認識和对將來之更有效的控制。

辯証法与“常識”

馬克思主义之辯証法正是科学界在掌握它时感到最大困难的，特别是在有英國經驗主义的傳統的那些國家。在这些國家里人們把它看成是既不必要而且又是討厭的东西。自培根以來英國思想就是遵循所謂实际的和反哲学的傳統。这表現为重視“常識”和“注意細節”，不作臆測和哲学的泛論。实际上英國思想是最二元論的：对自然界是灵活而实际，在社会的与形而上学的思維上是松弛的，并且是和感情用事的。对立物之統一或否定之否定，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定式在他們看來是完全不必要的思想包袱。甚至社会主义者們也表示拥护馬克思主义而不要他的辯証法的願望。然而这些辯証法的范疇是內容丰富和使人在行动上有力量的。它們如像是指針或考察具体形势的方法，能帮助人在具体形势中找出

用別的方法所找不到或看不清的問題。十九世紀的歷史家們能把他們時代的各種生活作生動的描畫，但是因為他們缺乏正確的方法，他們永不能從他們的描畫中得出連貫的認識。

馬克思不僅闡述整個宇宙所具有的辯證的規律——而且他比其他人闡述得并不差——他的主要功績就在於他對它們的解釋。他對自然界和社會的發展規律的解釋不僅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而且還給了我們分析今日問題之鑰。馬克思從來不像黑格爾的門徒一樣把辯證的對立物看做只是譬喻或甚至只是抽象的觀念。他認為這些對立物都是反映實際情形，互相真正的鬥爭：資本家和雇傭工人，封建主和商人之間的鬥爭。恩格斯在“家庭之起源”和“論瑪克”中應用了這同一的觀念到敘述土地所有者的貴族和氏族之間的鬥爭，而且還應用到人類起源時期貪婪的個人和互相合作的人群之間所進行的鬥爭。

人們可以在這一發展中看到每一個正在取得支配的形式和誕生它的形式作鬥爭，看到個人讓位於團體和團體讓位於個人輪替的規律。然而在不同階段的個人——猿人，野蠻人，貴族或者資本家——并不是一樣的。個人在每一個發展階段中以新的形式出現，包含着新集體對他的形成的影響。這就是在某一較高的水平之上的東西，即是否定之否定。運動之向更高階段發展，并不是偶然的。那是因為在每一個變化中，保存了以前變化的結果，而且還加進了新的東西。我們的社會風俗把我們以前的社會的風俗之一切基本的因素都保存下來，正如我們的身體繼承了發生在社會變化之前的有機的進化的變化一樣。

自然界的辯證法

鬥爭與變化的其他形式是較社會範圍為低級的有機界與無機

界的斗争与变化。馬克思在他的已發表的著作中不大涉及这些領域，但是他的通信表現他对于这些問題是有濃厚兴趣的。而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辯証法”中，指出了一些最顯著的事实，如行星体系的起源及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¹¹我們現在能明白宇宙之全部的無窮尽的歷史是一系列的由一个發展階段到另一个發展階段的变化。这些階段構成一个复雜性日漸增加的階梯，每一階段包含在其前發生的階段的一切复雜事物，而且还加上自己更高組織水平的特点。例如，化学的定律对于一切較高的階段，如像在一切生物体内所進行的化学变化都是適用的。人类社会中的个人是一切生物学的定律都能適用的动物。

馬克思不是看到比較簡單的階段总是在時間上先于比較复雜的階段的第一人，即是說，复雜性的階梯总是代表進化过程之連續性。但是他比他的前輩，甚至他的許多后繼者看得远些。他認為在由一个階段向下一个階段运动时，总会有多一些的东西。在化学中比在物理学中多些东西，在生物学中又比化学中多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一問題的提出就產生一种不真实的回答。原始的人所認為滿意的回答，就是說人和泥土之不同，乃在于人有精神或“有生命的呼吸”。这实际上也是現代学院哲学家的見解，他把新的形式归之于圓滿实现或起因。依照馬克思，这一差別不是“物”，不是新的物質，甚至也不是突然發生的。这一差別是內在的，它起于較早的状态的多样性和复雜性，甚至如果你把一个物質繼續不断地加上去，迟早它就会变成一个別的东西。沙粒如果够多就变成一个沙岡[⊖]；細胞的積累够多就形成一个动物；一定的数量就轉变为質量。同样的，原始鄉村之間，多次地進行交換，就形成了貿易，然后又產生城市。城市是一个大的鄉村，但是它又不僅是一个大的鄉村，而且已經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由于城市的規

模很大，就有一部分生活資料能被提出來，供給不產生直接經濟利益的專門化的工人們，如像金匠、藝人、詩人或哲學家們；但是城市為了進行自己的業務，也產生在鄉村從來不能產生的新的和更高級的組織——市場、銀行和市政機關；簡單的說，就是我們一切稱之為文明的東西[⊖]。

這種把人類歷史看成一系列的變化的見解，自然是很久以來就存在的。關於金器、銀器、青銅器和鐵器的時代的神話，一定是在那些社會變化中的最大的一些變化發生的時候才開始的。馬克思所加進去的，只是概括的異常廣泛性，以及對於區別不同的社會階段的那些臨界的變化之更精密的分析。此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使人不能再把這些階段混淆起來。它指出每一個階段中的特

⊖ 有人會反對說，一定數量的沙粒就變成一種不同的東西，如像沙岡，這樣的說法只是一句空話，因為我們稱一定數量的沙為沙岡，不過是等於我們稱一定數量的單位為一千或一百万一樣。但是這樣的反對天然地是受過抽象思維教育的人才發生的。如果我們抽象地把一粒一粒加起來，我們所得到的是愈來愈多的沙粒。但是如果我們在現實的世界中，把沙粒加起來，在最初的幾粒以後，它們就開始堆積起來；它們的關係不再只是概念的，而是有形體的，沙堆受了地面和地心吸力的影響，就取得了一定的形態及其本身的規律。在現實世界中把沙粒再加多時，我們就得到它和風的交互作用；簡單沙堆的形態改變了，它變成一個沙岡，並有其本身的新規律，它再生長，發展為一個尖削的沙嶺，分為向風和背風的兩面，它移動，它和其他的沙岡結合，組成沙岡體系和沙漠。現在有人又可以反對說，我們不是談的沙粒，我們所說的是受到地心吸力和風的壓力所影響的地面上的沙粒。但是所有這些因素始終存在；所不同的只是沙的數量。一切由量到質的轉變，都包含着內部和外部環境互相影響的複雜變化。例如，假定有一定數量的任何種類的物體堆在一起，有一些一定在堆的內部，有一些一定在堆的外邊；如果這是在一個真實的環境中，外面的物體一定較之里面的物體處在不同的條件中，它們就要發生變化，這樣就形成帶特殊屬性的皮和殼。

⊖ 應當指出，這裡所說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离，國家的出現和其他的現象，首先應當由私有制的出現，社會之分為對抗的階級來解釋。——俄文版編輯部

殊的和新的东西。所以馬克思主义絕對不能同意以下兩種观点：一种就是我們称为的拟人主义，它还在我們的宗教中存在着，它是旧的素朴的自然观，把只能应用到人类社会的一些概念移用到自然界；另一种就是比較現代的理論，它用生物学的或物理的过程來解釋人类社会的活动。有人把这一“生物主义”的邪說說成是达尔文的創造，它在納粹的死亡营中已經有过可怖的表現。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認識到，進化过程的每一階段的特点是什么，而且哪种術語用來描寫它最適宜。

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概念——对立物之統一，否定之否定，由量变到質变——都是互相关联的和互相依賴的。它們都是，如像上面的例子所表明的，互相补充的，一齐構成变化之复雜的，但是現在是完全可了解的圖式。掌握这样的圖式，而且更有甚者，在自已的經驗中利用和檢驗它，本身就是人类發展的又一新步驟。辯証唯物主义之發明主要就是走向自覺的計劃化的、無階級的人类社会的道路上的一个步驟。

革命的变化

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直接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出來的，那就是新事物所賴以出現到世界上的那种冲突和变革之尖銳性。馬克思并不否認漸進的变化，但是他認為漸進的变化終于導向那些臨界的形势，于是变化不再是漸進的，必然發生一种爆發。他認為在社会范圍中發生的这些爆發就是經濟的和政治的革命。

例如，在英國，在整个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初期，新兴的資產階級到处都派遣了自己的“冒險家”，并且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但是这一过程和產生它的旧社会制度的冲突不能逐漸地發生，它采

取了內战和革命的形式。

發展之必然中斷的原因是，世界的任何狀態或秩序必須是一個自我一致的整体；它必須把經濟、社會的組織，觀念和情感都統一起來。社會制度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不牽涉到其他方面而改變。但是不能彎曲整個制度，只能打破它。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發展不是靠漸進的過渡而是通過新制度之在舊的以內的必然的出現。這些新制度最初是作為舊的一部分而存在，通過新思想體系的創造而建立起它們自己的內部結構。新東西和舊東西的界限從來不是鮮明的；當它們在互相反對時就互相影響，但是舊東西並不轉變為新東西——很快地，新東西破壞並排除舊東西。

劇烈的轉變不限於社會的關係；整個有機界的進化，新的支配階級的出現，如像哺乳動物的出現，以及在其以前的固體、液體、氣體三態的區分，都是突變、或在時間上和複雜程度上分隔宇宙的不同部分的結節點的例證。辯證唯物主義一面堅持交互作用的整個性，另一方面也堅持區別和突變。

唯 物 主 義

矛盾和變革的哲學是黑格爾的哲學。馬克思的貢獻不僅在於用社會和自然界的例證來充實黑格爾哲學的抽象概念的內涵，而且根本改變了黑格爾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而這並不是玩弄有關自然、有關實在的物質的一些名詞。馬克思主義是哲學中承認我們周圍的世界，即我們所知道和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第一性的那種觀點。我們自己的思想和感覺必須從這一世界得來。這一觀點棄絕唯心主義，唯心主義認為世界是一個夢和一個幻想，其結果必然走到唯我主義者的純粹主觀的世界，甚至別的人都是他自己的幻想的產物。馬克思不像黑格

尔那样地想从一个观念逻辑地演绎出世界来。相反地，他承认世界的客观存在，于是就去探讨这世界是怎样活动和我們应怎样使它为我們活动。在探讨世界怎样活动时，我們通过科学發現在人出現以前有动物，在动物出現之前有無生物的世界。但是在馬克思以前和甚至在他以后，有些非馬克思主义者还是不肯承认人的思想和感觉都是生物过程的，和終于是物質过程的結果，不肯承认“最初是”事实，而不是“道理”。

唯物主义的辯証法和旧唯物主义，以及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証法都是不相同的。旧唯物主义受自然科学的早期成就的影响很厉害，那时的自然科学重視确立不可动摇的和永恒的定律。这在拉普莱斯的文章中表現得最清楚，而且甚至表現到了荒謬的程度，他說，如果我們一定时候知道宇宙中每一粒子的速度和方向，我們就不僅能决定它們过去的运动而且也能决定它們將來的运动，一直到無限。現代的量子力学已表明，不僅在思想中，而且在物質世界都是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时候确定一切粒子的运动的；但是在此以前好久，馬克思已經批評过这一观点，理由是，在宇宙中不止有粒子的运动，較高級的复雜的現象有它們自己的量和規律，而且新的复雜現象及其应遵守的定律是在不断發生的。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是一种机械的决定論。馬克思主义就是对于無限的，而且，在細節上是不能預言的可能之不断的重新决定。

現代思想中的辯証唯物主义

二十多年以前，辯証唯物主义第一次在苏联以外的各國學術界前面提出來了。但是甚至最著名的馬克思主义的經濟學說，大部分都是为学院經濟學家們和合法的工人运动所忽視和反对的。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和理論的部分只為極少數的人所研究，其達到顯著的地位，乃是馬克思主義在蘇聯有了實際成就的結果。直到現在，在英國任何大學的哲學任何一種課程中還沒有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討論[⊖]。在學府中對馬克思理論的研究，不僅過去，就是現在還是非正式的，是出於個人的愛好，如像十六世紀初有人讀希臘文聖經或十七世紀的研究科學一樣。

然而官方的學術界終於不能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存在。它現在是哲學戰綫上的一大爭端，已經引起了贊成的和反對的兩面。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鬥爭大部分是起於對它的錯誤認識，然而這些錯誤認識並不是偶然的。這是由一種想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見解的願望——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而決定的。

攻擊辯證唯物主義的兩種基本理由是，無足怪地互相矛盾的。一種理由說，馬克思主義完全不是真正的哲學，它不過是一套模糊的因襲的警語，它的是或非都是證明不出的；另一種理由是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硬性的和教條的體系，自認為一次而永久地能決定宇宙的定律，能解釋過去並預言將來的。不管在這些意見的形成中，成見占什麼地位，但是這些意見是值得很仔細的考慮的，因為它們所表示的不僅是非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們自己在闡述時的錯誤，而且在有些場合也反映了他們的理解的錯誤。

辯證法與科學

第一個反對的意見實質上是說，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的。這

⊖ 固然，許多年以前在倫敦的經濟學校作過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講課，但是這些都是被慎重挑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人物所講，而對於那些想宣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真正見解的人，是禁止他們利用大學教室的。

一反对是出于对科学的意义和范围的误解。如果所下的科学的定义是狭隘的，把科学的范围只限于多少是能被精确测定的物质的数量和限于周期的及服从永恒规律的那些变化，那末我们不仅能把马克思主义而且能把整个社会科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全部研究，实际是全部人类社会的研究都排斥在科学之外。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受科学的这一狭隘的定义的限制。马克思自己主张，而且列宁和斯大林也证明，成功的预言和成功的实验是不限于物理科学或甚至生物科学的领域的。然而如果期待着在物理学的，和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生物学的领域中应用的那种论证的精确方法能应用于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便是荒谬的想法。辩证唯物主义是最适合于研究社会生活中现象的思想方法。它是从在这一范围内的许多观察发展出来的，而且是这一范围内成功的行动的基础。

这并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单纯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哲学基础，和站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因为人类社会包含着组成它的个人的生物性质，而且在每一人身上的生理过程是服从物理学和化学的定律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站在自然科学之外，而是包括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有两方面：对于物质的和有机的世界说，它是研究它们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之总和；但是它本身也是各个个人的活动所建立起来的，并受社会之政治的和经济的变化的影响的人类社会的产物。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科学不是人的智力活动的抽象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的不可分离的部分，是它的产物又是它的生产者。资本主义使科学成为可能；科学使资本主义成为多余的。

正是自然科学之这一社会的一面是辩证唯物主义之比较广的综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是在理解之领域进入自然

科学，針對着它的起源來分析它的結論，如像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中对十九世紀的科学所作的結論。但是它也在行动的領域進入科学，指出应如何組織科学和如何使之与經濟的和社會的力量發生关系。这一过程首先在苏联实现，这一榜样，后来由于环境的压力也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切國家——包括極端个人主义的美國人在內——所效法。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这是資本主义沒落的时期——發展的自然科学的重大弱点是它不能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結合。正因为知識分子感觉有变成資本主义的單純的奴隸和食客的危險，他們就想着逃避，或至少是裝作逃避这一世界；他在从事抽象的思維和过于專門化中尋找避难所：他以自己的公正和純潔自豪，而且也以自己的不能处理实际事务自豪。这是知識分子的一个很便利的态度，他們就这样無怨言地为工業界的首腦們服务，甚至在对他們的帮助中獲得利益。而工業界的首腦們也感觉便利。

辯証唯物主义所主張的完全和这一态度相反。虽然它不侵入科学观察和实验的領域，它在对于知識界努力的一般方針的指示上絕不是模糊与不精确的。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去做，至于那些十足的知識分子，一当保护他們免于环境动蕩的外殼破裂时，就完全不辨方向，就容易受到最不科学的和神秘的邪說所誘惑。

馬克思主义的預見的性質

对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批評就是說，馬克思主义認為它知道一切的事情和能預言一切的事情，它实际上是回到目的論的諸体系，按照这些体系，現象是被它們所朝着進行的目标所决定，而不

是被以前所發生的事情所決定。這種批評本身就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破產的一個反動。現在，當自然科學願意預言特殊的現象和直接卷入基於實驗的工業實踐中時，社會科學越來越退到抽象研究的領域中。今天的歷史家認為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論，他的任務就是限于尽可能精確地描述事變。經濟學家也不關心實際的經濟事情（如像繁榮與恐慌），而討論理想經濟的理論，即是說，如果不是因為不公平的托拉斯和工會存在，這種理想經濟就會建立起來。哲學家永遠地拋棄對真理的尋求，專去研究如何使語言準確的問題。他們都被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現實性，它對世界歷史的分析，它對現實的經濟事情，對戰爭與危機的討論，它對思想形態為經濟所決定的斷定所嚇倒了。這些“純潔的”知識分子寧可不要知識而不願意有這樣的知識，因為這樣的知識是對行動的號召。

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說它是武斷的現成公式，正是從這一背景發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中關於人類社會的未來已有下述的預言：“資產階級不由地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却使工人們經過互相聯合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因自相競爭引起的分散狀態。於是，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所借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腳底下抽去了。它所生產的首先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又如在更概括的形式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與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之點。這種外殼會被破裂。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響起來了。

⊖ “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四頁。

剝奪者被剝奪。”[⊖]

固然，馬克思在他流亡在倫敦的痛苦時期不止一次地希望革命的成功，即希望他親眼看到的一八四八年失敗了的和一八七一年又光榮地失敗了的革命會成功。但是我們必須區別，如像他那樣地區別對於某些一定的具體事件的結局的預見和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總方向的預見。像一九一七年發生的革命的勝利是一件不能抹殺的事實。這一勝利給了第一個可能來建設馬克思已預言過的人類社會的新階段。另一方面，一個革命如果失敗，就使得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一切矛盾仍舊不能解決或甚至尖銳化，這樣的失敗永不會是不變的，而只是以後的鬥爭的前奏。列寧對這點理解得很清楚，無論他對一九〇五年的未成功的革命的領導以及他對一九一七年成功的革命的領導都表明了他的這一理解。不是任何一個具體的事件，都能夠成功，但是只有在成功似乎是完全不可能或時機不成熟的事件中，才應當避免行動。在適當的時候進行打擊，或避免在錯誤的時候進行打擊，這就是理解了一個具體的形勢的辯證發展。

這裡我們又遇到一種對馬克思主義實質的普遍的誤解。這種對一個情勢和在其中應該怎樣行動的理解能力並不是被歷史一般地和無誤地決定了的事情；它們是取決於當時的現實的人的能力，取決於他們的個性、品質、判斷和缺點。一切重要的問題都是取決於具體的人。凡是對於馬克思主義有真知識——而這樣的知識在書中是不及在實際政治活動中找到的多的——的人是極清楚地了解到這一點的。但是人們也了解，個人是受他在其中生長的環境影響的，而最偉大的個人，革命的領袖們是最完全地和最自覺地代表推動他們的追隨他們的廣大群眾的社會力量。革命的領袖不

[⊖]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四頁。

是和人民分开或在他們之上的；他們的力量是从人民那里來的。而这不只是适用于一个或兩個偉大的領袖。革命的形势对于成百、成千和成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兒童，都課以不同程度的个人的責任。过去这几年的事变完全駁斥了那种以为馬克思主义只重視必然的群众运动的想法。無論在苏联的衛國战争以及在別國的抵抗运动中，个人都达到了充分的發展，能發揮自己的主动性來应付过去关于人的能力的估計所認為不能应付的情勢，并且和总計劃又能完全協調。

辯証唯物主义确实能預言未來，而且它的預言有一种超过它的分析之單純抽象性精确的力量。辯証唯物主义所考察的是人在其中同时是主体和客体的那种社会情勢。对馬克思主义的認識，对于社会运动的意識性，这些本身都是为实现所預言的目标而工作的最强大的力量。它們的强大是因为它們是自覺的和被自覺地領導的。馬克思主义在行动中的統一是一种有組織的統一，而这种組織性本身就是表示接受甚至在未完全实现以前的自覺的和有計劃的合作。

自从馬克思第一次提出他的方法的輪廓以來，已有一百年，自从他逝世以后也有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內，他所寫的那些偉大的事件已开始發生。我們現在就是面臨着他所預言的变革的緊急关头。現在的世界形势和他在世时表面穩定和擴張的資本主义的形势已大大不同。然而馬克思对于社会發展过程的了解如此的清楚，以致他自己的思想和方法在这期間的改变比在同一时期在知識分子中流行的其他思想的改变要小得多。实在說，上一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其他作家現在都進了古物陈列所，而馬克思的話不僅适用于現在，而且还更适用于將來[⊖]。一百年以前在馬克思認為極清楚的，他同时代的人看起來就很莫明其妙；但是，事变的進

展使人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看來似乎完全不現實的許多原理。當時，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以外，誰都認為和平、經濟安定和政治自由會隨着日子的過去給人類帶來越多的幸福——

一直到戰鼓不再響，戰旗卷起來，
人類實現世界聯邦、世界國會的時候。

(英國詩人丁尼遜的詩)

馬克思主義與科學革命

凡在經濟和政治中是正確的，同樣也適用於哲學和科學。現

⊖ 我們可以引馬克思恩格斯為一八八二年出版的俄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中的幾段作為在我們今日已實現的預言之一例。他們寫道：在“宣言”最後一章中，“恰巧沒有說到俄美兩國。當時，俄國是歐洲全部反動勢力的最後一支龐大後備軍，而向美國境內移民又疏散着歐洲無產階級的過剩力量。這兩個國家都曾向歐洲供給原料，同時又充當着銷售歐洲工業品的市場。所以這兩個國家不管怎樣都是當時歐洲現存秩序的支柱。

“這種情形現在該是多麼厲害地改變了呵！正是歐洲移民促進了美國農業大規模的發展，目前美國農業正以其競爭力量根本震撼着歐洲各國的大小土地占有制。除此而外，這種移民又使美國有了可能來大規模地強烈地開發其豐富的工業發展資源，以至很快就會打倒西歐各國特別是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同時，這兩種情況對於美國本身也起着一種革命作用。作為美國全部政治制度基礎的中小農民地產，都已漸漸被巨大農場競爭力量征服下去；同時，各工業區域內又已開始發展着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和厲害驚人的資本集中過程。

“現在來看俄國那里的情形罷！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期間，不僅歐洲各國的君主，而且歐洲各國的資產者，都曾把俄國干涉看作唯一救星，以為這種干涉能拯救他們擺脫當時剛剛開始覺醒的無產階級。沙皇曾被宣布為歐洲反動勢力的首領。現在，沙皇已是被革命勢力禁錮在加琴納的一個俘虜，而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至四頁）

代科学，就它的思想，它的結構，它对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的关系說，是越來越接近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接近通常是自發的，或者，更确切些說是由于我們对自然力的知識和控制之發展，以及由于这一發展和經濟的政治的形式之發展間的交互作用，就發生了这样的接近。如果馬克思主义能更快地深入到科学界，这些結果是会更清楚和更省事地得到；但是即使現在这样得到的結果，也是可驚地和独立地証實了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說科学必須反映当时的社会的和經濟的精神，無論是在其選擇宇宙的各部分作为研究的对象方面或者是在表达其發現的方式方面，这是一个現在已被普遍接受的見解。例如，我們很容易看出达尔文的“物种由來”的主導思想是清楚的反映十九世紀自由競爭的原則。实在說，达尔文自己也承認他在提出適者生存的原則時，是受了馬尔薩斯的影响的。然而这一相似当时又被人从相反的方向加以利用，根据假設的自然界生存競爭所得出的道德观念被用來为早期資本主义的反社会的特点辯护；斯宾塞就是这一傾向之永久的嘲諷，它后來又成为納粹的种族理論的基礎。

科学在过去的六十年，特别是自一八九五年以后，已經經過了一个至少是和十七世紀中叶和十八世紀末的革命——即是和伽里略及牛頓的名字联系起來或者和拉瓦西和道尔頓的名字联系起來的革命——一样偉大的革命。自一八九五年以來，人們已詳細地証明了物質的原子構造；研究出來量子論和相对論；化学已变成物理学的一部分，而生物化学和漸進遺傳学的進步已把生物学的大部分歸結为化学和数学。过去半世紀的發現，在大部分的場合，已經比科学的一切从前的發現加在一起，还使我們更接近于对無机界和有机界諸体系的实际的和可用的知識。

原子世紀

这一知識界的偉大革命已在原子彈的制造和使用上达到了最高的表現。原子彈在廣島的爆炸一方面表現了科学已給予人类以控制自然的巨大的新力量，同时暴露了旧世界之極端的無能和罪惡的行为，旧世界除了把原子能用在恐怖和破坏上面外，为它找不到其他的用途。原子能的应用連同現代科学的一切其他成就，代表人类对自然之控制前進了一步，这一步远較地球的过去歷史中的任何一步为偉大，为更突然，为更革命；它比火的發明为偉大，比農業的發明为偉大。它表明限制人的能力的發展的只是社会的制度而不是自然。

然而，奇怪的是，在科学内部这种增長的知識，这些已确立的新的和可証明的关系，远沒有顯示出对世界更正确的和一貫的看法，而相反地，打破和破坏了为牛頓所設計，而且为十九世紀科学家自以为加上了最后筆触的科学体系。科学的各种新進展引起了对于科学基礎之最銳利的批評和修正，这一批評現在还很流行。

如果我們探討已發生的觀念之修正的性質，我們將看出那些觀念的多数都屬於基本的哲学性的。它們不影响科学之实际的預言，但是它們确影响其最初的基礎。它們似乎是全趋于同一的方向，就是离开在十九世紀所称为科学的常識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現在这种批評很自然的使許多人——其中也有許多杰出的科学家——放弃了一切，不加思索地陷于神秘主义和迷信[⊖]。他們的哲学——虽然他們不承認自己有哲学——是建立在二元論的基礎上的。整个世界被他們分成兩部分，一个是真实的世界，其中千千万万的原子被服从牛頓定律的力量所牢固地联結着；另一个是幻想、

⊖ 英國天文学家秦斯：“神秘的宇宙”。

宗教和道德的世界，它要就是不服從任何規律，要就是在聖經中找規律。

科學的統一

科學中的現代的發展使科學家們的這種立場維持不住了。借助於我們的直接感官經驗不可能認識整個真實的世界。我們知道一個桌子或一個枱球的用途是因為它恰恰是合於我們感覺認識的那樣的大小。我們想使原子或星云同樣對我們有用，而如果它們不這樣，我們就說宇宙是不能認識的。科學在擴大我們的經驗的範圍時，表明了數量不同的或複雜性不同的事物各有自己的規律。我們的常識所能理解的規律只是宇宙中的一小部分的規律，雖然這對於我們最關重要的一部分。

同時，關於人的研究，如人類學、歷史、經濟學，但最重要的或者是心理學，已向我們指出，人類的或精神的世界不是由不可變的人性或神的指示所任意地管理着的，而是有其自己的遠較複雜的發展與行為之規律。這兩個世界，即人的世界和自然界不是真正的分開而是相互融合的。例如，我們可以拿動物的行為來一方面極好地說明神經的物理—化學的反應，另一方面與人的感情的智力的活動比較。在科學的統一的這一意義上說，現代知識的整個趨勢是朝着馬克思所第一個強調的方向走的。今天的科學工作者發覺二元論的世界觀越來越難以維持。他們看出他們自己領域之內的成就有賴於對一切其他領域的科學工作之理解及密切的合作。他們開始意識到歷史和社會的研究使他們免于在自己工作中發生一些成見並指出更富成果的科學研究道路。

物理学中的辯証法

辯証唯物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更加在自然科学的内部發展中反映出來。常識观点之最大的和最嚴重的裂口是在現代物理学中發現的。現代物理世界的圖景是充滿了矛盾和对立物，而且是旧邏輯破產的鮮明实例。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放射的性質的問題。許多年來進行着一些关于光是粒子（微分子）还是波所組成的爭論；現在我們知道不僅光，而且电子和原子都是同时有波和粒子，或者說，它們是某种同时是波或粒子的东西。这些概念的差別在于，粒子是在某一定的時間在某一地方的东西，而波是在某一時間內在某一定空間發生的东西。兩者的分別，从常識的觀點看，似乎簡單，但是我們現在知道，我們永不能十分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而相反地，我們也能找出波的精確位置。对立物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互相滲透的。

物理学中辯証發展的另一顯明的例子就是我們現在所称为物理学中的協同的現象，即是，一种如像固体的溶解的过程已不再是某个原子的屬性，而是一組原子由于它們的相互作用而生的屬性。最初，一个原子开始运动，它的运动打攪了它鄰近的原子，于是它鄰近的原子也运动起來了；支持最初一个原子运动的力量开始減少了，最后，当这一运动变得相当大时，原子的整个組織就破裂，或如我們平常所說的，“熔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从哪一个原子开始是十分任意的。熔解过程的特点是决定于原子位置的一般公式，而不是它的任何一部分。这一过程是共同的屬性，是这一組織之为一組織的屬性。協同的現象說明：粒子之数量的結合產生一定的質量，和不断的数量变化的結果發生質量的臨界的变化。正是这些物理現象使我們能比五十年前容易得多地理解和接受辯証

的观点。

物理学之歷史的性質

大概最使人驚异的要算現代物理学具有歷史的性質之出現了。人們向來把物理学的定律看成和生物学的定律及社会的規律不同，是不变的，而它們的物質基礎，物理要素是永久性的；它們是柏拉圖的理想的体现。但是从五十年前發現放射能以來，我們已看見物理学本身逐漸变成相对的和進化的科学，如像在此以前四十年，达尔文使生物学变成相对的和進化的科学一样。在过去几年，关于原子核、宇宙綫、宇宙体的研究已統一为一偉大的綜合，其中人們認為物理世界的性質包含有宇宙之偉大的和真正歷史性的轉变（固然这是在億万年以前，然而仍是在过去某一定的時間所發生）的結果。这些元素本身在地球上之相对的丰足或缺乏就表明在还没有出現星和星系以前，这些原子在其中形成的异常集結、稠密和火热的宇宙的特点。星与星系又是在爆炸时形成的，这一爆炸在散开它們以后，在原子中就阻止了以后的除不顯著的变化以外的一切其他的变化，或如我們所說的，凍結了它們的平衡状态，同时給我們以今日生活在其中的擴張的宇宙[⊖]。現代的天体演化論在这些大不相同的状态之間的突然变化中多提供了兩個或三个

⊖ 作者在此敘述的是与西方某些唯心主义的天文学家（勒蔑特，德西特尔，爱丁頓）所持的理論相接近的宇宙形成論。这些天文学家利用所观察的附近星系由我們远移的事实得出宇宙仿佛是被創造的和有限的这种唯心主义的結論。

虽然其他的星系由銀河系远移的原因还没有确定，然而迄今最可信的假定是說，銀河系和附近的星系都是位置在总星系中，現時正在擴大的那一部分。从唯物主义天文学家的观点看，总星系中圍繞我們的部分的擴大，虽有顯著的科学兴趣，却只是無窮的宇宙的諸現象之無窮的發展中的一个枝節。

——俄文版編輯部

連續性的辯證变化的階段，來充實馬克思恩格斯所擬定的系列的開始。當科學進展時，我們可以在其開始還發現更多的階段，而且，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在其結尾可以加上更多的階段。現代物理學的成就指出，規律不是絕對的和永恆的真理，除非它們是一些表明我們不能對同一事物同時發現兩個不同說法的自明之語。物理學的規律不僅就我們發現它們的這一意義說，而且就物質宇宙之真正的歷史進化意義說，都是相對的和發展的。

生物學中的辯證法

類似的傾向在現代生物學中也起作用。有機體行為中化學的和神經的因素的平衡，靠舊式唯物論來表述是很困難的，但是提出活力和“整體”來解釋它們的行為也似乎太萬物有靈魂論和魔術的，不能使科學工作者滿意，雖然這種假定，在這些科學家的較有宗教信念的先輩們看來或很合式。在此，辯證法仍然散布有機體的行為與可確定的諸因素的效果之間的表面的衝突，就提供了一個更有希望的看法和指出了適當的試驗方法。

辯證法在遺傳學的領域中特別有用。自從摩爾根發現了染色體的理論證實孟德爾定律以後，就有一種傾向，想把有機體的每一個特性解釋為有機體的遺傳因子的直接結果，而且誇大遺傳的作用高於環境的影響。這是素朴的唯物主義應用到生物學上的最高成就[⊖]。但是近年來的研究表明了現實是要複雜得多。現已確定，遺傳因子只是一組的因素，它們和有機體發展中的其他物理的和化學的效果相結合，引導有機體的發展沿着許多不同道路中的一

⊖ 本文寫於一九四八年末在蘇聯舉行的生物學討論之前，這一討論完全顯示出孟德爾和摩爾根的理論之唯心主義的性質。後來，作者在遺傳學的問題中改變了自己的立場。——俄文版編輯部

条前進。在有机体發展的每一階段，染色体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之間的交互作用就引起了其他遺傳因子和其他的环境因素在下一階段的交互作用；由此，每一个別有机体之正常發展完完全全都是辯証的过程。

有机体發展中所發生的过程决定其行为的性質，及其对外界刺激之反应。巴甫洛夫及其学生們的著作已指出成为正常的禽鳥和獸类行为基礎的复雜的抑止和兴奋状态的机构。它后來又和我們关于人的教育的知識、关于个人对于陶鑄他的和他帮助着改造的社会的反应相联结起來。

現在越來越清楚地看出我們在生物学中是处在如物理学中已發生的那种偉大的新發現与新綜合的前夕，而这一綜合的性質也將是深刻地辯証性和歷史性的。最近在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中的研究已對我們指出在生命的一切形式——由最簡單的細胞到一个橡樹或一个人的細胞——中進行的諸基本过程之間的一个异常复雜的和細節的同一性：同样的氨基酸，同样的酵素，和較簡單的蛋白質構成有关的細胞核蛋白質的同样的結構。現代的科学研究是越來越証实恩格斯的假設，生命是“蛋白質存在的方式”。現在我們能進一步；生命所共有的化学的特性，正如元素的特性一样是指向一个歷史的共同的起源。我們已不再能怀疑，在今日世界大多数生命中的器官与細胞組織形成以前的一个化学進化階段的存在。于此，在对于諸种構造的研究及其起源的研究之間是有一种完全的和辯証的統一的。生命的歷史是反映在其現在的化学構成中。生命中的这些絕大部分是億万年來不变地被再生產出來的分子，是活的化石，而关于生命現象的研究和生命起源的研究現在已經合并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社会科学中的辯証法

馬克思主義的根源是在社會科學中，在那里，不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見解，而且甚至他們所預言的社會進化的實際後果，都影響和改變了我們的知識。事實是越來越明顯，在馬克思主義之外，沒有社會科學。人們把自由競爭認為是事物之自然的秩序，而馬克思却指出它只是一個已經到來和行將消逝的階段，舊經濟學也隨着自由競爭制度的消滅而崩潰了。人類學，考古學和歷史現在趨向於融為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一門學問，在其中經濟決定論越來越被承認為主導的綫索。心理學正趨向於喪失其高度的個人主義性質，這一性質是由于要研究懶惰的富人們的心病態的實際需要強加在它上面的。在社會陶鑄個人的總過程中社會因素的影響成為理解人類心理的鑰匙。在此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發展對現有的形式的重要性的基本概念又是明顯的。我們的智力的和感情的反應，自身都是依附於過去的一定歷史事變的心理的化石，不是靠某種神秘的“集團的靈魂”，而是靠普通的家庭、學校和工作場所中的文化影響傳給我們的，而我們是能理解和終於能控制這些影響的。

馬克思主義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的價值

一切這些例子僅只指出今日的科學家在其工作中幾乎必然地要運用辯証法，雖然他本人或者不覺得他是在這樣做，或甚至否認他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然而一個堅定的反馬克思主義者會指出，這樣的說法沒有什麼大用處，因為現代大部分的發明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人所做的。這是不可爭辯的，但是這也表明在相似的社会的影响之下，人的思想一致的必然

趋势。一个非馬克思主义者之完全能得到馬克思主义的結論的这一事实正可以作为馬克思主义观点之有益性的一个独立的証明，但是它絕不能証明：如果自觉地应用馬克思主义原則就不会容易得多地和快得多地达到那一結論。

今日的科学家已不能再忽視馬克思主义，或拒絕利用它的思想方法，人們如果在理解和實踐中完全掌握这一方法就能在我們認識世界的、因而在解决我們的物理問題和社会問題的集体能力中引起一个新的躍進。直到現在，在苏联之外，只有極小的一群科学工作者对于馬克思主义有較深的知識，而甚至这几个学者中也只是在战前几年才体会到馬克思主义的見解。虽然如此，許多馬克思主义者，如約里奧·居里，哈尔德恩或戈登·柴尔德都是在自己的一門學術範圍內达到了卓越的成就的。

然而只是在苏联，我們才能看見辯証唯物主义在科学中应用的初步結果。在苏联進行的科学工作也是使用的別的地方和別的時候科学工作所使用的同样的工具和同样的分析和歸納的方法。辯証唯物主义并不是嚴格的科学方法的代替物；它在科学中的应用是指出应当發現什么，而且提供使这些發現得以成功的手段。換言之，辯証唯物主义是科学進步的战略而不是它的戰術。这并不是說辯証唯物主义和科学的細節工作毫不相干，但是它在这里的影响是間接的。好的馬克思主义者應該能看得更清楚些，應該能避免妨碍人看見事物(甚至这些事物在他們的鼻子的下面)的那些成見和世俗見解。

科学的計劃化

馬克思主义不是，而且不企求是一个在任何問題上都能做出發現的万能的方法。个人的品質，如像細心、誠实和想像力現在还

是同任何时候一样的需要。辯証唯物主义最有用的地方就在于選擇學術範圍，決定該範圍內的工作方針，並建立與自己或其他近似的知識部門的科學工作者的聯繫。它實際上是科學的有計劃的進展的哲學，以代替許多個人各走自己的道路的那種進展，它也幫助其他人，自覺地——增加科學知識，不自覺地——隨着社會潮流所指出的方向。這並不是說，偉大的科學家從來不計劃他們的工作。有些，如像巴斯德，甚至能在自己的周圍團結一群工作者，在他們中間實行分工。不過這些個人的努力是個別的和不長久的。

整個科學有自己的興衰時期。個別學術部門經歷了甚至更劇烈的動蕩。這一或那一部門的進展的決定因素就是已發明的和已使用的之間的关系。某些部門的科學研究是社會的和經濟的需要所推動的，雖然常常是只在過了一個很長的一個時間以後，而這些研究本身又產生經濟的和社會的後果。在第一個科學的衝動和最後的完全實現的實際結果之間有時候要經過一百到一百五十年。例如，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之初的大規模化學工業的萌芽引起了對化學的熱烈興趣。這一興趣繼續地增長到十九世紀，但是只是在十九世紀之末，由於科學的有組織的化學工業，特別是染料工業之發展，才開始給該工業以巨大收入。蘇聯的經驗指出，這樣長的間隔並不是必需的，但是在此以前，這一偶然的过程還認為它像適者生存或自由競爭一樣，是自然界不可變更的規律，是不應當加以妨礙的，因為怕擾亂了它的軟弱的運行。我們現在從我們的戰時經驗知道，這些巨大的時間距離是能十分簡單地通過科學之適當的組織和計劃，或通過科學研究、工作與生產結合來加以縮短的，由於這種結合，生產的問題能交給科學工作者去研究解決，又通過發展的階段交回給工業。但是只有適應於一定的需求制度，科學研究工作才能計劃化，而只有通過社會的分析，才能確立這種適

应。我們只有从社会分析出發，才能确定科学应当担任哪一部分工作和怎样去担任。正是在这种較廣的意义上，辯証唯物主义給科学指出前進的道路。

苏联的科学

辯証唯物主义的真正价值不僅、而且也不是主要地表現在对于过去的和现在的科学之分析上，表現在未來科学的預言上。对于未來的科学，社会指導的計劃化將是絕對必需的；我們現在已能在苏联看到这种計劃化的类型。只有通过自觉的应用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才能在沙皇时代狹隘的科学基礎上建立現代苏联科学之巨大的、互相結合的和有活力的机体。在一个世代之內一个無知識民族的國家变成一个有學問的民族的国家，这在和平时期和在战争时期都表現了这点。問題不在于只要有一小群高才的科学家有时擴大一下知識的範圍，而在于确立一种对待生產、農業、保健和方法論，以及对待一切在有監督的試驗和統計的結果之基礎上所解决的科学問題的統一的实际經驗。

在一九四六年偉大的战后五年計劃中达到了頂点的苏联科学院的各种計劃，指出科学是如何与國家的需要联系起來的。这个計劃是由科学家們自己所起草，他們研究各种科学的要求，把它們織成一个与工業、農業和医藥[⊖]有密切联系的整体，而且它是完全符合辯証法規律的。苏联科学的果实已在苏联的实际成就中看得很明顯，但是这还只是它的最初的果实。在苏联現在已达到这样的情形：全体人民都在經常學習新的辯証法來解决物質的和社会的問題，不管納粹在苏联引起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們不僅有獲得新知識和取得新成就的意志，而且也有一切实际的可能性。

⊖ “苏联季刊”，对苏文化协会出版，一九四七年秋季号。

苏联的科学組織不是約束人而是使人得到解放的組織；它用很多的人做很多的事情；它發現而且利用天然資源；而主要的是，它能利用我們現在才开始了解的一切天然資源中最大的和最有力量的資源，就是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任何民族文化水平不同的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能够或多或少地促進人类文化的進步。

我們在苏联的斗爭和勝利的三十年中所看到的，現在我們正开始在其余的世界也看到了。自从欧洲从納粹压迫下的解放和殖民地國家的局部的，还没有确定的解放以后，到处都可看出一种新的意圖，想利用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科学作为最快，而且最有效和持久的手段，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现一个免于自私和貪婪的資本主义之不穩定性的文明。到处，甚至在資本主义的國家，以有組織的方式來引導科学滿足人类需要的这一思想正在增長。当然，反动的势力是反对这一思想的，它們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場合一样，都是假借“自由”的名义把自己伪装起來。但是無政府状态的資本主义之下的自由是幻想的和自我破坏的；它是剝削的自由而不是創造的自由。由于不了解这一点，十八世紀的偉大的自由运动就失敗了。

馬克思主义与自由

適合于我們的發展階段的自由是合作的、而非競爭的自由。人們要靠知道自己的缺陷而不是靠忽視它們，才能得到解放，即是說，要承認共同工作的必要性而不是不符合我們时代所要求的“粗野的个人主义”。有助于指導这一合作努力的学說是馬克思主义的学說。这并不是一个硬性的外殼，像成文憲法一样的永久規定人的智力的和实际的成就之未來進步的範圍；它近似一个建筑架，

在完成了任务以后就会被拆掉。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来，而且在它到来以前，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现在，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发展着的哲学；它是唯一有生命力的哲学，而且它还是年轻的。无论是在科学方面，或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重大的任务还在前面。现在如果只掌握关于物质或生物的宇宙的一些片段知识，或甚至只掌握有像古典的科学方法那样的直捷的方法来解决某些类型的问题，都是不够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需要联系起来，从人类社会的观点来理解，它是从人类社会中发展，而且是为了变革人类社会而服务的。在目前的和将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前面，有着详细的和巨大的研究和解释的工作纲领。

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科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的二元论的概念是应当打破的，在两个意义上打破。首先，需要详细指出进入到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主观的和社会的要素，同时，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科学的分析来重新评价我们从遥远的过去借用而且不自觉地予以改变的许多社会名词和态度。在知识的社会化以后，必须继续以价值的重新评价。人们靠健全的本能感觉到如像真理、勇敢、爱国的这类道德是有某种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为内容的。但是因为这些道德在传统上是和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神话相联系，于是人们宁愿信仰这些神话而不愿丢掉这些神话所想解释、而实际上只是用其他的和更庄严的话所重述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以更充实的内容给予现实的社会价值，而且给予它们以在这一人类发展的自觉的和合理的阶段所能接受的论证。理论和实践在这一问题中

⊖ 为精确起见，应当补充说，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是方法又是世界观，贯穿在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而且为这些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资料所丰富，它将存在和发展，一直到科学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时候。——俄文版编辑部

必須攜手并進。只有在創造了一個新世界，使其擺脫把傳統的价值變為最粗野的偽善的那些剝削與不平等的關係以後，我們才能希望把這些价值變為人的新的和真誠的意圖。

但是不應該把它推到遙遠的將來才做，應該在此時此地就行動起來。為戰爭本身要求在各種活動的領域中的進取和理解——在工廠和農場不亞於在前綫。舊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因其不可忍地無能和遲緩而被拋棄；這幾年發生的變化比半世紀的和平資本主義時期所發生的還大。正是在為戰爭和抵抗運動所提出的迫切任務上，辯證唯物主義表現了自己的最偉大的優點。它甚至在我們現在所正經歷的困難時代更加為我們所需要，需要它來和反動勢力所企圖強加於世界的人為的分裂進行鬥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指出現在為進行一個新的毀滅性戰爭而舉起的西方“文明”的旗幟，還是那一個老的、有卍字的資本主義旗幟，希特勒和戈貝爾在其下曾企圖團結被欺騙的各國人民來進行討伐布爾什維主義的十字軍戰爭。世界上只有一個我們都是其繼承人的文明；這種文明現在正經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年以前所預言的那種變化。現在正在衰落的是那一社會的舊的資產階級統治，反動勢力在想保存這種統治的時候，又在威脅利用戰爭作為拯救它們的無希望的事業的最後手段。現代科學所提供的巨大力量，本可以比從前任何一個時候都能夠保證每個人能過好的生活，但是這樣的發展卻受到反動派的有意的阻撓，他們秘密地利用這些力量來準備戰爭。但是他們只有在世界的人民不了解形勢的真正性質時才有成功的希望。

正是通過馬克思主義我們才能了解歷史較大的運動的每一個形勢，從而使其解決成為整個運動中的不可分離的部分。因為馬克思主義的价值不在於解決個別的問題，而在於指出有哪些問題

要解决，其中有哪些是应当尽先解决的。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可以把未來塞進里面去的抽象体系，而是一个我們依靠它能自己决定未來的灵活的方法。

馬克思与科学[⊖]

一 導 言

不久以前，我有机会陪着非洲西岸來的一个著名詩人到海盖特的墓地去参謁馬克思陵墓。当我们孤單地立在簡單的墓碑之旁时，我就想到安葬在墓碑下的人在今日世界的各个角落是何等馳名，和何等受人崇敬。我想到他的世界观怎样影响人类思想的各方面和各个領域，在自然科学和在經濟政治科学中都一样，不过后者是他的研究的主要对象。

說到馬克思对科学有無貢獻，似乎是完全多余的，因为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从研究和探討最困难的一門科学——人类社会歷史發展的科學——开始的，后來就理解了各种科学。然而，如果他的分析和思考只限于人类知識的这些領域，他最多只是一个新聞記者，一个歷史学家或一个經濟学家而已。但是他的成就超出了这些，他的思想始終是表现为政治行动的。正由于理論和实践的这一結合，他就能运用智慧的全部力量來改变我們所称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思想与行动之方法。

本文所要講的就是馬克思对于他当时科学的貢獻和他努力的結果对于后來科学的影响。他的重要貢獻就是他第一次闡明了科

⊖ 貝尔納：“馬克思与科学”，勞倫斯和維夏特出版公司，倫敦，一九五二年版。

学基礎的社会性,以及因此,科学之为社会所必需。一个人能作这样的闡明,就必須通曉各种科学,尤其需要在歷史和哲学方面有淵博的知識。

这一功業是多么偉大,我們現在是难以評价的,因为在今天,甚至最激烈的反馬克思主义者也把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視为自己的財產。馬克思的偉大發現就在于他認為,我們不应在抽象观念或神秘直覺中尋求歷史(亦即人类社会發展)的基本动力,而应当在人取得生存資料的过程中,即在他們如何解决衣食住問題的生產过程中尋求这一动力。生產从一开始即是社会性的,它使人处于一定的社会生產关系中,引起敌对階級的出現。階級間的斗争在歷史上占重要的地位,这一斗争,在过去、在現在和在將來,都不断地在進行,而且也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些智力作品的源泉。这些思想,即馬克思后来竭畢生之力來証明和發揮的思想、在他的早年著作中已被牢固地掌握。例如,在“經濟—哲学的初稿”(1844年)中他寫道:“物質的、可直接感到的私有財產是人的外化的[⊖]生命之物質的感性的表現。它(私有財產——譯者)的运动——生產与消費——是所有以前的生產的运动的物質表現,換言之,是人的實現或人的現實。宗教、家庭、國家、法律、道德、科学、藝術等等不过是一些特殊种类的生產而且受生產的总規律所支配。”[⊙]

一年以后,他在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态”中寫道:

“歷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連續,每个世代所使用的是一切前代

⊖ 馬克思在此是把“外化”(entfremdet)一詞当作一种隱喻。商品是人类劳动的產物;工人們在生產商品时,就是献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精力的。在把那一部分体现为財產时,就等于把那一部分拿出来外化(亦可譯为轉讓——譯者),正如人以出賣自己的財產來轉讓它一样。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柏林,一九三二年,德文版,第三卷,第二部,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

所遺留下來的資料、資本、生產力，所以一方面是在完全改變了的情況中繼續傳統的活動，另一方面，又是拿一種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情況……比如，英國有一種機器發明使印度與中國無數工人失去麵包，而且顛覆了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方式，這一發明便成為一件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

我們應當把對歷史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的理解歸功於馬克思，而這種理解以這一或那一形式已侵入所有的現代思想中，甚至也侵入最正統的蒙昧主義者的或惡毒的反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但我們不能因為現在人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就忘記了馬克思是在當時的科學思想的情況下發現它的，這實為一個巨大的智力上的成就。

馬克思的思想也是受他自己所定的規律支配的。這樣的思想出於一個像他那有教養和有經驗的人，絕不是偶然的。雖然它已潛伏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思想和政治的生活中，但是從模糊地認識到文化的各部分間的相互關聯，到馬克思借助於他所發現的新辯證方法來精確地說明這種關聯，這中間是有天淵之別的。

不研究馬克思的著作，是不能了解這一方法的實質的。我個人感到很高興，因為本文的寫作使我有機會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有名的經典著作，而且我還讀了馬克思早年的不大知名的一些著作。奇怪的是，由於戰後世界的變化，現在使我对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所寫的東西比我在戰前初讀時是清楚得多了。最近幾年經濟和政治的事變使人們越來越理解馬克思所追求的目標。令人驚異不止的是，馬克思在二十世紀的經濟的政治的事變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就產生了我們非經過它們就不能了解的那些思想。

⊖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參看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七五至七六頁。

虽然馬克思早在一八四三年[⊖]他只二十五歲的时候就已达到了他的主要結論，可是并不是說，这只是由于他的光輝才能的結果，而是由于他对生活和社会的深刻研究和敏銳观察的結果。馬克思之成为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們可以这样說的話）的现实过程，是人类思想發展的一个最有兴趣的例証。它值得最細心的研究的。而我在这里关于这点所談的，应当看作是屬於外行尝试的性質，但是这一尝试仍是值得做的，因为像这类的思想上的大轉变，远勝于事实的逐步積累，标志着人的智慧之征服人的环境。

二 馬克思怎样达到馬克思主义的。 哲学与宗教

卡尔·馬克思是特累夫斯的一个富裕的律师之子，生于一八一八年，所受的是当时的典型自由主义知識分子的教育。他專攻法律，然而他的兴趣并不限于法律，他即使在学校讀書时，已經研究各种科学和藝術。虽然他寫过一个剧本和一些諷刺詩，他对哲学却第一次發生嚴肅而專注的兴趣。当他一八三七年到柏林时，就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黑格尔的拥护者，因为当时，虽然黑格尔的学說是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但是它却体现了革命的思想，它在德國的重要性相当于在法國和英國發生的政治革命和工業革命。

年青的馬克思从黑格尔的哲学中不是接受事物实質的学說，而是接受事物自己發展过程的理論的“过程”。然而絕对唯心主义沒有使黑格尔充实这个“自己發展过程”的具体內容。自然界的進

⊖ 更精确些，应当說馬克思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才轉变到唯物主义的立場。只是在稍后，馬克思、恩格斯才把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革命的一八四八年初發表的“共產党宣言”中表述出來。——俄文版編輯部

化論的思想是他所不能設想的，他認為宇宙和人類是同時一齊出現的，如像最簡單的創世神話中所說的一樣。但是黑格爾確實主張人的歷史是進化的，而且階段相續的進化[⊖]。他說：“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然而這不是意味着黑格爾理解這個原理為保持不變狀態的。相反地，他理解這點是改變和發展的。恩格斯對這點解釋道：“但是，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並不是某種社會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固有的一種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固然是現實的，但是排斥了這個共和國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政體，在一七八九年成為如此不現實的東西，即成為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的東西，成為如此不合理的東西，以致大革命（黑格爾總是興高彩烈地談到這次大革命的）應當把它消滅掉。因而，在這裡，君主政體便是不現實的，而革命就是現實的了。同樣，在發展的進程中，凡從前是現實的一切，都會成為不現實的東西，而失掉自己的必然性，失掉自己存在的權利，失掉自己的合理性。於是一種新的、有生活能力的現實就代替衰亡着的現實——如果舊的東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便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便暴力地代替。這樣一來，黑格爾的這個命題，由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相反方面：凡人類歷史領域內的一切現實的東西，隨着時間的推移，終久要變成不合理的東西，因而，它按其本性就已是合理的，老早就

⊖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寫道：“自然界發生的變化，不管是多麼無窮的多样，只表現一個永恆重復的循環圈；在自然界是‘太陽之下無新事物’。……只有在精神領域發生的變化中才有新事物出現。精神世界的這一特點表明人的命運和純粹自然物體的命運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在自然界物體上始終只看到同一而且穩定的性質，一切變化都復歸於它、而人才真有變化的能力，而且是向較好的一方面改變，即是說，人有一種求盡善盡美的衝動。”（“黑格爾全集”，第八卷，蘇聯社會經濟出版社一九三五年版，第五一至五二頁）

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認為合理的一切，却一定要變成現實的東西，不管它跟現存的、好像是現實的事物如何相抵觸。按照黑格爾思想方法的各種條規，凡是現實的東西都合乎理性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存在的都是應當滅亡的。

但是，黑格爾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在於此……”[⊖]

這就是黑格爾辯證哲學中直接為馬克思所繼承的一部分思想。恩格斯又寫道：

“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業、競爭及全世界市場，在實踐上破壞了一切固定的、歷來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樣。在辯證法哲學看來，並沒有什麼永久確定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辯證法哲學在一切事物上和一切事物中都看到了不可避免的滅亡的印迹；除了不斷的發生和消滅的過程，除了無窮的由低級進到高級的上升過程以外，沒有任何東西是永存的。辯證法哲學本身就不過是這一過程在思維着的頭腦中的反映而已。誠然，辯證法哲學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關係的特定發展階段對於這階段的時間和條件來說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不過如此而已。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法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

黑格爾本人的確得不出這一結論，因為他太關心於制定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想以此來表明，為他所最初啓示的絕對觀念是體現在菲列得力·威廉第三的普魯士國家中的。但是讓我們再引一次恩格斯的話罷：

“……黑格爾的學說，就整個而言，像我們所看到的，對於各種

⊖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六至七頁。

⊖ 同上書，第八至九頁。

不同的實踐的党派見解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而在当时德國的理論生活中有實踐意義的，首先是這兩件東西，即宗教和政治。凡特別重視黑格爾哲學體系的人，都能成為這兩個領域當中每一領域內的十足保守的人。凡認為辯證方法是主要東西的人，都可以在政治上和在宗教上屬於極端的反對派。”[⊖]

馬克思从一开始即屬於第二派，即左派黑格爾派，但是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和唯心主義哲學決裂的。

他的最初著作，即一八四一年的博士論文表明了黑格爾自己的方法正把他引得離開他的老師的唯心主義結論。論文的題目是“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異”。這些哲學家是原子唯物主義的創始人，是和初期愛爾尼亞人的非原子唯物主義或畢達哥拉斯的唯心原子主義相對立的[⊖]，而馬克思在討論這些哲學時，雖然還用黑格爾的術語，但是已在開始探討唯物主義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含義。馬克思寧取伊壁鳩魯而不取德謨克里特，因為他認為德謨克里特只是一個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的哲學家，把一切都約成原子和空虛，至於伊壁鳩魯則想使這一原子哲學在稍加改變之後，成為一個道德和政治哲學的基礎。

馬克思在自己論文中的結論說：“伊壁鳩魯把原子論及其所有的矛盾，作為自我意識——這是在抽象的特殊性形式中的絕對原則——的自然科學而徹底地發揮和使之完成，一直達到它的最高效果，即它的解体及自覺地與一般性相對立。相反的，德謨克里特却認為原子只是經驗主義的自然探究的一般客觀的表現。所以在

⊖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十三至十四頁。

⊖ 畢達哥拉斯把他的“數”，想像為真實的、由點的積累而成的小固體，所以他的哲學可以稱為唯物主義的。然而他的門徒們，尤其是柏拉圖，把數看成是某種抽象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東西，把它變成了徹底唯心主義的柱石。

他看來，原子是一個純粹的和抽象的範疇，一個經驗的結果的假設而不是激發經驗的原則，所以就不能實現，正如它決定不了真實的自然探究一樣。”[⊖]

馬克思的論點，雖然是用似乎今天讀者看不懂的話來說的，它却含有許多很深刻的思想。在這里面首先承認了純粹自然科學的局限性及其發展的不够的水平，也承認了伊壁鳩魯所發現的原子脫離直綫運動法則的重要性，這一法則使得伊壁鳩魯把偶然介入到德謨克里特的硬性原子論中。然而論文的旨趣完全不是學術性的。它的旨趣是在表明伊壁鳩魯思想的解放作用，特別在反對國家所支持的宗教的鬥爭中。現代的研究工作已指出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伊壁鳩魯思想如何被認為是顛復性的哲學，如何是大半靠為官家服務的柏拉圖哲學、斯多葛哲學的努力，才被消滅的。

如果馬克思想做一個普通的哲學家，他會從這一極有希望的開端繼續下去，將來就是任何德國大學里的一個卓越教授。但是他不能對當時的時事漠不關心。他寫完他的論文——他從未發表過它——不久，就和其他的黑格爾左派分子一起去從事新聞事業，最初是一個新的自由主義報紙的“萊茵新聞”的撰稿人，在一八四二年就成了它的主編。他對宗教——它自身是一政治問題——的批判，成為聯繫哲學和政治的環節，因為宗教就是控制着普魯士國家的大地主的忠實助手。正如馬克思所說：“天國的批判轉變為地上的批判，宗教的批判轉變為法律的批判，神學的批判轉變為政治的批判。”[⊖]

當時對他起影響的一個最有勢力的學者就是費爾巴哈。費爾

⊖ 馬克思：“德謨克里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之間的差異”，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六六至六七頁。

⊖ 馬克思：“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導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五頁。

巴哈本人是一个沉靜而隱居的哲学家，但却有甚至于黑格尔还没有的勇气，在自己的“基督教的本質”（一八四一年出版）一書中公开反对全部基督教教条。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研究了費尔巴哈，受了他的思想的鼓舞，决心要超过他的学說。馬克思在他最早的和最尖刻的論文之一——即一八四四年發表的“黑格尔的法律哲学批判”——里面总结道：“就德國來說，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經結束了，而宗教的批判，乃是一切批判的前提……”

“反宗教的批判的基礎是：人創造了宗教，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宗教固然是那些不是还没有獲得自己、便是已經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情。但是人并不是抽象的、蟄居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類世界，就是國家，就是社会。这國家、这社会產生了宗教，產生了一个顛倒了的世界意識，因为这國家、这社会便是一个顛倒了的世界。宗教便是这个世界的一般原理，便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綱領，它的通俗形式的邏輯，它的唯灵主义的攸关榮譽的極限(Point d'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的制裁，它的庄嚴的补充，它借以自慰和自尊的一般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質沒有具备真正的现实性。所以，对宗教的斗争，間接地也就是对那个以宗教为其精神香味的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一方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对于现实苦难的抗議。宗教是被压迫众生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同样也是精神喪失状态中的精神。它是人民的鴉片。”

“揚弃作为人民虛幻幸福的宗教的，就是要求人民的真实的幸福。人民要求抛弃对他的处境所具有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个使他必須具有此种幻觉的处境。所以，宗教的批判，胚子里就是这苦难世界的批判，宗教就是这苦难世界的灵光圈。”^①

这含有“人民的鴉片”的名言的一段話，对于当时拥护教权的

反动政权可以說是一种尖銳的批評。

三 新聞事業、政治和放逐

然而馬克思能够作出这个結論，并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馬克思在“萊茵新聞”的工作使得他獲得了一些初步的政治經驗。他担任了五个月的主編，和当局不断地战斗，一直到他为普魯士的新聞檢查吏被迫辞职时为止。他感到从前从沒有感到过的各种政治、法律、文化方面的封建限制的摧殘作用，开始認識在这些限制背后决定政治和法律的經濟关系。当时他还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場上的[⊖]，頗適合于出錢办报的反貴族反教权的新兴制造商的需要。在他的主編之下該报大受讀者欢迎。該报一八四一年十月的訂戶数是八八五人，在一八四二年三月时就增加到三四〇〇人。

馬克思很快成了萊茵省自由主义青年們的思想上的領導者。以下一段話是摩西、赫斯在寫給奥尔巴赫的信中所說的，这在当时看來，似乎說得太过分，但是現在看來，却成了最确切的預言。

“你將喜悅在这里能見到屬於我們朋友圈子中的一人，虽然他住在波恩，不久要在那里講学。这是給我以强烈印象的人物，虽然我和他專攻的是同一門學問；簡單地說，你准备着会见一个最偉大的，或者是現在的唯一的真正哲学家罢；不論他以文字或講演出現在德國公众之前，他都能使全德國的視綫集中于他一身。不論就他的总傾向，就他的思想的結構說，他不僅超出斯特勞斯，而且也

⊖ 馬克思：“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導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至四頁。

⊖ 說确切些应当說是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場，而不是自由主义的立場。——俄文版編輯部

他們的信徒。他所受的德國哲學的健全訓練，他的較多的學識以及他的充足的常識使他成了銳敏的和建設性的批評家。他已看出社會主義不是自上面下來的東西。在我們前引的他在巴黎出版的第一篇論文“黑格爾的法律哲學批判”中，他承認社會變革的動力是機械工業的興起所創造出來的無產階級。馬克思確定哲學是以關於無產階級自己的本質與它的一些可能的知識來武裝它。“正像哲學在無產階級那里找到它的物質的武器，無產階級也在哲學那里找到它的精神的武器。……

哲學不能夠實現自己，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揚棄，無產階級不能夠揚棄自己，如果沒有哲學的實現。”[⊖]

四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馬克思在巴黎的居留對他還有一個重大意義，就是一八四四年他在那里認識了恩格斯。從那時起他們很快就成了朋友，開始思想上的合作，一直繼續到馬克思逝世的時候。恩格斯的經驗和知識——他在英國的經驗和對經濟學及自然科學的知識——對於馬克思學說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此以前馬克思所知道的只是萊茵省的相當幼稚和落后的工業。恩格斯却看見過，而且作為曼徹斯特一個棉紡公司的股東，也直接參加過當時的最高峰的工業生產。恩格斯來到英國以後，並不把英國工業看成是當然的。相反的，他看出它是變革人的物質條件的巨大力量同時又是使得參加它的僱主和工人都墮落的社会秩序。恩格斯漸認識了英國的工人階級、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有組織的鬥爭，這些都寫在一

⊖ 馬克思：“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導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一至二二頁。

八四五年出版的他的不朽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中。他把這一直接經驗介紹給了馬克思，而且向馬克思介紹了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里嘉圖、馬爾薩斯的學說，這些學說都是在工業革命的氛圍中發展出來的。他對自然科學也有一種日益增長的知識和興趣，這是因為他生活在曼徹斯特，在那里科學和工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結合得更密切。

正是這些影響結合起來，使得馬克思大約在一八四四年得出他的哲學的和政治的思想，使得他把黑格爾的方法顛倒過來，以真實的物質基礎來代替了黑格爾的理想的和精神的基礎。正如馬克思在多年以後自己所解釋的：

“我的辯證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而且與它絕對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他在‘觀念’的名詞下，把它轉化為一個獨立的主体——是現實世界的創造主；而現實世界只是‘觀念’的外部現象。在我看來，恰巧相反，觀念不過是在人類頭腦中變位了變形了的物質。”[⊖]

這樣看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三個基本要素——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辯證法——主要是從法國、英國、德國的三個來源得來，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這一偉大的體系。

馬克思第一次宣布的唯物主義，從一開始就與在十八世紀法國傳統中生長出來的霍爾巴赫的和拉美特里的唯物主義是極不同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更帶普遍性、更邏輯的而且第一次是歷史的唯物主義。這一學說的進一步發展把馬克思自己以及恩格斯都引到自然科學的領域。然而馬克思對自然科學之有興趣不止是為了自然科學能精確敘述真實世界的這一哲學上的理由，而且也為了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科學和工業有密切聯系的這一經

⊖ 馬克思：“資本論”，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一七頁。

济上的理由。

当时，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那震撼了全世界的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时，他們已經研究出新的辯証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了。誠然，这些原理在“資本論”中由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經濟發展的詳細分析而更加充实，但是就自然科学方面說來，“德意志意識形态”（一八四六年）寫成的时候，辯証唯物主义的这些原則已經得到充分的發揮了。

五 革命与進化

馬克思的学說以人类思想的优秀的成就——黑格尔的歷史的辯証方法、自然科学家的自發的唯物主义、古典經濟学家亞当·斯密和里嘉圖代表的著作——为坚实的基础。但是馬克思并不是簡單地概括这些成就，虽然这种概括本身也是有很大意义的。馬克思真正偉大的貢獻是把分析、知識和批評由直观的对象变为行动的对象。这一根本的結論，他不是从任何体系的哲学或科学，而是从人民革命斗争（他既是参加者又是观察者）的經驗中得出來的。

这在一八四六年出版的馬克思的論战性著作“哲学的貧困”（这是对蒲魯东的貧困的哲学的回答）的一段話中得到清楚的表現。在这本著作中馬克思在一种是意思很好的“慈善的”資產階級教条主义者的哲学和另一种从無產階級斗争中生長出來的真实的实际的社会主义之間，划了一道鮮明的界綫：

“像經濟学家們是資產階級的科学的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們和共產主义者們是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当無產階級还没有充分發展到構成一个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進行的斗争还不帶任何政治的性質，而生產力在資產階級內部还没有充分發展到使

人能看見那些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並為一個新社會的建設所必需的物質條件時，這些理論家就只是空想家，他們為了應付被壓迫諸階級的種種需要而臨時想出一些體系，並去尋求一個復興的科學。但當歷史向前進步並隨着歷史的前進而無產階級的鬥爭越加顯明時，他們再不需要在自己的頭腦裏面尋求科學；他們只要注意那些在他們眼睛面前發生的事情並且變成其代言人就行了。當他們尋求科學並且僅僅建立體系時，當他們還在鬥爭的初期時，他們在貧困裏面只看到貧困，看不到它裏面的將要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顛覆性的一面。從看到了這一方面的瞬間起，為歷史的運動所產生而且充分承認其事業而與其聯合的科學就不再是教條而變成了革命的科學了。”[⊖]

馬克思從黑格爾接受了把人類歷史看作是一系列發展階段的觀念，但是因為他現在已成了一個唯物主義者，他已不再把這些發展看成是觀念的發展，而看成是現實世界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發展。其次，他從法國兩次革命的經驗看出歷史中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變化都不是緩慢的進化，而是飛躍式的變化，標志着更能利用生產力的各階級之相繼取得政權。

在研究人類歷史時，不能忽視社會發展中的根本改變，而困難就在於確定歷史發展所遵循的一些法則。人類歷史的這些“運動法則”是馬克思所首先發現的。後來他又把它們推廣到自然界，從而建立了現代意義的自然史。他感到在他當時的官方科學界流行的認為自然界及其規律與秩序都是靜止的那些概念，是思想上的懶惰和宗教的怯懦的化合物。他比較傾向於進化論的思想，這些思想，當時雖然有人猜想到，由於達爾文才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占

⊖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优势。馬克思立即認識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重要，但也不是沒有批判的；他特別批判了达尔文的生存競爭論这一馬尔塞斯主义的一面。他在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即在“物种起源”出版約一年以后，寫信給恩格斯說：“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在最近的四个星期[⊖]我讀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就中有达尔文講‘自然淘汰’的書。虽然这本书是以粗糙的英國文体寫的，却在自然史方面論証了我們的見解。”[⊗]

一八六一年他寫信給拉薩尔道：“达尔文的書是很重要的，它替我在自然科学中找着材料來印証歷史中的階級斗争。人們自然必須容忍那种粗糙的英國的叙述方法。虽然它有各种缺点，这里不僅是第一次致命地打击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論，而且也經驗地解釋了自然科学的合理意义。”[⊘]

从那时候起，進化的观念，以及后來發生的为达尔文所不知道的突变說，已經从生物界推廣到說明地球和整个宇宙。由于最近的發現，科学家現在更願承認自然界的現象是过程，而不是早先假設好和創造好了的东西。馬克思能在一百多年以前就看到了这点，無疑是最偉大的思想家。然而如果他只限于創立歷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觀，人类所感到的將是比缺少一种知識体系为大得多的損失。

六 哲学家必須改变世界

馬克思的重大貢獻就是他能把思想和行动結合起來。由于馬

⊖ 那时他在看护他的患重病的妻子。——貝尔納

⊗ “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二卷，第五五一頁。

⊘ “馬克思給拉薩尔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五卷，第三七七頁。

克思把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直接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所以他能够在哲学上作出这一贡献。马克思是极自由极熟练地使用黑格尔的思想方法的。他熟习黑格尔的思想方法和表达方法，因此现在的读者读他的许多早年的著作，不免要比他同时代的人感觉得艰深。然而在反复研读马克思著作的时候，他所写的那些被一般人认为是晦涩的部分，往往是最重要的部分。许多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著作的自然科学家们很难接受，因为哲学术语对他们来说是格格不入行，而且他们除了自己专门的科学领域之外的知识是相当幼稚的。本书所引证的许多引文是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达到的很好的简洁说法的例子。然而他在他的主要著作，例如“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中是很注意发挥自己的思想甚至在他使用辩证法来达到他的结论的地方也不提及黑格尔。

辩证法主要是变化和行动的哲学。马克思用它来表明在现实的和物质的世界所实在发生了一些具体的和迅速的变化是怎样来的。他认为这些变化并不是由于偶然或由于外界神秘力量的干预而发生。它们的必然要发生正由于某些在从前的发展阶段所发生的变化因素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马克思一生都注意研究变化的本质。这甚至在他关于数学的著作[⊖]中也表现出来，他在那里力求深入地了解微分学，即研究函数怎样由一个值变到另一个值以及研究函数在变化时的特性是甚么的数学部门。

马克思在一八四六年以前就已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几个重要规律。它们已见于他早年的论费尔巴哈的论文中（在马克思生

⊖ 他的九百页的数学文稿现已出版，但只是印成俄文。关于这些草稿中的一部分，斯特鲁以克教授在“马克思与数学”一文（“科学与社会”，第十二卷，第一期，第一八一至一九六页，一九四八年冬季号）中曾加以讨论。

时未發表，但是后来發表在“德意志意識形态”里)，在它里面就含有他关于歷史唯物主义理論的第一次陈述：“……我們必須确定一切人存在的第一前提，因此也是所有歷史的第一前提，就是人为了能够‘創造歷史’，必須先能够生活。然而生活中的事物最重要的是飲食，居住，衣服及許多其他东西。第一件歷史的行为不消說是生產滿足这些欲望的資料，即是物質生活本身之生產。而这实是一件歷史的行为，是所有歷史的基礎条件，它在今日如在几千年前一样，必須每日每时地履行以便人的生活得以維持。”[⊖]

馬克思看出費尔巴哈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缺点，在于他把追求知識限制在“对真理的直觀”上。

正是在这点上馬克思第一次清楚地陈述出思維与行动、理論与实践相統一的原則，这一原則把他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抽象思想引導到辯証唯物主义的具体而动态的真实世界。这些思想曾寫在“費尔巴哈論綱”箴言的形式中而为千百万人所熟知。这些思想不僅是他对于費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而且也是对于費尔巴哈稍后的著作即一八四三年出版的“走向哲学改良的臨時論綱”的回答。馬克思最初把“費尔巴哈論綱”只当作自己参考用的筆記，但是后来恩格斯把它稍加改动，就作为一八八八年出版的“費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里的一个附錄發表了。这些論綱是值得仔細研究的。論綱的头兩条是講理論与实践的关系問題：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連費尔巴哈的也包括在內，其主要的缺点就在于：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在客觀的形式上或是在直觀的形式上去理解，而不是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主觀地去理解。因此，便發生这样一种情形：那能动的方

⊖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參看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六一頁。

面，却与唯物主义相反地由唯心主义所發展了——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的，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費尔巴哈想要把握住跟思想对象确实不同的感觉对象，但是他不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僅僅把理論的举动看做真正的人的举动，而对于实践則只是在它的‘污穢的犹太人的’[⊖]表現形式上加以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人的思維能否达到客观的真理，这个問題并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实践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关于离开了实践的思維之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乃是一个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在此，我們看見馬克思是把握住了思想过程的主要的能动的性質，它应用在我們所称为科学（無論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有組織的思想中也是最有力量的。馬克思說，科学始終是和为造福人类而改造自然的工作相关連的，研究自然界始終只是要达到能用科学來改造自然界的程度。这当然絕不減低科学的思辨的价

⊖ 馬克思想用“骯髒的犹太人”的這一說法來強調：費尔巴哈沒有了解到生產活动在創造人类生活的物質条件中的作用。費尔巴哈只是直觀地考察事物，把它們看作是已經存在的，而不是能动地考察事物，把它們看作是被創造的。这类外表的看事物，馬克思比之为出售商品的人对他們商品所具有的淺薄知識，它和制作那些商品的人对它們的深刻知識是不同的。他用这一流行的俗語來表达他对这种和深刻而活动的知識对立的淺薄而單純直觀的知識之輕視。馬克思当然不輕視犹太人，不过他輕視市場，輕視資產階級文明中的这一最神聖的东西。

⊖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七一頁。

⊖ 同上書，第七二頁。

值，而只是对科学加上受实践的考验和效用的限制以便随时确立科学的地位。我们知道，过去已经有过，而且现在还有许多伪科学，从马克思时候的自然哲学和骨相学到我们今天的活力论和伪心理学。这些思想体系作为人的作品，自有他们的价值，但是它们经受不住实践的考验。马克思把它们列入必然与产生它们的那一社会制度同时消滅的思想上层建筑中。

马克思充分認識到，一切观念，包括科学的各种理論，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產物，而且世界上沒有任何“绝对的”或“永久的”真理，而只是一連串的相对真理，其中每一个比前一个对世界的認識更高明些，而这种認識更高明的証明，就是更大程度的对自然的控制。

同时他已超越了那种把人看成只是他所不能控制的环境的產物的幼稚的社会决定論。这在第三条論綱中明顯地表明出來：“認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变了的人乃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之產物，——这个唯物論的学說忘記了：环境正是由人來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必須受教育。因此，这种学說不可免地要走到把社会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的地步（比如罗伯特·欧文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改变之一致，这能看做是、而且只能合理地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一論綱的着重指出教育教育者的过程，是很接近于后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光輝地闡釋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解的實質的。

在第四条論綱里，马克思解釋費尔巴哈把宗教世界表明为現

⊖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七二頁。

中，馬克思把自己的議論推論到底，得出了它的邏輯的結論：

“社会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使理論神秘化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找到其合理的解決。

直觀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义，它所能達到的，至多不過是對‘公民社會’內個別個人的直觀。”

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乃是‘公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的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過世界，但問題是在於改變世界。”[⊖]

最後這兩條所含有的經典概念“社會化了的人類”和要求哲學家改變世界的號召，乃是馬克思畢生事業的骨髓。現在它們正如馬克思所預見和追求的那樣在被實現。

七 自然科學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在他的思想發展的這同一時期關於自然科學的意義和地位也達到了成為他以後一切工作特點的無所不包的理解。這一理解在他的一八四四年所寫而未發表的“經濟—哲學的初稿”中已明白地陳述出來。馬克思說：

“自然科學界的活動已經展開得極廣泛並為自己不斷地佔有了新的地盤。然而哲學對自然科學家是陌生的、正如自然科學對哲學家是陌生的一樣。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短時的聯合只是一種妄誕的幻想。要求聯合的意志是有的，但是所缺乏的就是手段。甚至寫歷史的人對於自然科學作為啓蒙的因素，作為由個別偉大發

⊖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七四至七五頁。

現而生的效用，也只給以附帶的注意。但是科學越在實踐中通過工業滲入人類生活和改變人類生活，由此而準備人類解放的道路，它（科學——譯者）就不得不更加完成人類關係的非人化過程。工業是自然對人的，因之也就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真實歷史關係。所以，如果把自然科學理解為人的能力之公開的顯示，那就會理解自然之人的實質或人之自然的實質，所以自然科學也將失去其抽象的物質的傾向，或更正確些說，其唯心主義的傾向，而成為人的科學之基礎，正如它現在已經——雖然是在外化的形式中——成為真實的人的生存之基礎。一個基礎為生活，另一個基礎為科學，這一說法从一开始就是謊言。通過人的歷史——人類社會的產生過程而發展的自然乃是人的真實的自然[⊖]。因之，人的生產而發展的自然，縱然是在外化的形式，也是真正的人類學的自然。

“感性（見費爾巴哈）必須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但是科學只有根據感性的兩重形式即感性的意識和感性的需要，換言之，只有以自然界為出發點，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全部歷史都是‘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而‘人作為人’的需要將成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的形成史。歷史本身就是自然史、自然界成為人的歷史的現實部分。以後，自然科學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同樣，關於人的科學也將包括自然科學，這也就是同一門科學。”[⊗]

在這一極簡明的形式中陳述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本原理，這些原理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及“自然辯證法”，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以及許多其他著作得到了發揮與充實。從以上的引文，我們明顯看出馬克思之重視自然科學，是基

⊖ 即本性的意思，本性与自然在欧洲文字中是同一个字。——譯者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三卷，第一部，第一二二至一二三頁。

于它对生产、或对社会生产力之直接作用的关系。因为，如我們已知道的，他已理解到正是某些社会生产关系——一定形式的所有制，市場，竞争的或壟断的工业——和生产力的状况联系着的。但是生产力一面为科学的状况所决定，一面又成为决定自然科学进步或停滞的主要动力（見本書第七〇頁）。

馬克思再三着重指出社会生活中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作用在于：过渡到一个新型的社会机构，尤其是到社会主义，只有当生产力达到充分发展水平，即社会主义所达到的生产高度发展的水平，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很久以后，在“哥达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年）中馬克思尖銳地批評了那些認為社会主义國家剛从資本主义中出生就能實現理想的公平分配状态的人。馬克思寫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產育苦痛以后剛剛从資本主义社会里產生出來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發展程度。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級阶段上，当那奴役人們、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后；当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經不單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源都尽量涌現出來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权的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寫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这一段引証比任何其他引証都明了無比地表明馬克思何等清楚地懂得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复雜性。我們也可以指出，社

⊖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苏联外國文書局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二卷，第二二至二三頁。

会主义的实际建設者，列寧和斯大林，把他那时所制訂的綱領实行得多么好，而一切那些自己什么也做不出來促進他們本國从資本主义之下解放出來的外國“社会主义的”誹謗者們，却叫囂說，苏联的領導者們“放弃”了真正的馬克思主义。

馬克思認為現代科学的存在是大規模机械化工業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該工業的許多特性，尤其像蒸汽机那样的原动力，無論就其發明和改進來說，都需要科学。另一方面，馬克思同样相信科学不是人的头腦的自發的產物，完全不像雅典是从宙斯的头腦中跳出來那样。他認為，科学是在它所服务的社会和生產不断增長的需要的作用下發展起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寫道：

“……那十分著名的‘人与自然的統一’从來是在產業中存在着，而且是在每个时代依照產業發达的或大或小的程度而在不同的形式中存在着，正像人和自然的‘斗争’，一直到他的生產力在相应的基礎上發展时，是存在着一样。工業与商業，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与交換都决定分配，决定不同的社会各階級的划分，而又为这些所决定。因此會發生这样的情形，比方說，費尔巴哈在曼徹斯特只看見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那里只有紡車和手織机，或者，在羅馬的坎判納，只看到草地和沼澤，而在奧古斯都大帝时代在那里到处只会看見羅馬資本家的葡萄園和別墅。費尔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学的覺察力，他談到那些只能为物理学家化学家的眼睛所能發現的秘密；但是沒有工業和商業，自然科学又在什么地方呢？甚至这种‘純粹的’自然科学的目的以及它的材料，都只是靠商業和產業，靠人的感官活动提供的。这种活动、这种不停的感官的工作和創造、这种生產，正是現在存在着的这整个感性世界的基礎，如果它們只中断一年的話，費尔巴哈不僅在自然界看出一个莫

大的变化,而且很快会看出一整个世界的人和他自己的觉察能力,唉,甚至他自己的存在都会消失。”^①

这种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交流的关系后来为恩格斯在给斯他尔根堡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倘若如你所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的状况,那末,科学就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从属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倘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技术上的需要,那就比十个大学还更能推动科学前进。全部静水力学(托里色利等人),都是由于十六、十七世纪意大利调整山洪的需要而发达起来的。在电学方面,是自从它在技术上的有用性被发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合理的东西。然而可惜,在德国,人们给科学写历史的时候,总是惯于把它形容成天上掉下来的一般。”^②

其次,马克思认为直到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里,科学的理论远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观念。它们是统治阶级初起时的思想体系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而且是被维持和发展得适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统治的思想,即是说,一个阶级既是统治社会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这一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有物质生产资料供其支配的阶级,同时控制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一般地说,凡是缺乏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都是服从该阶级的。统治的思想不过是统治的物质诸关系的观念上的表现,即以思想来表达的统治的物质诸关系;所以也就是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者的那些关系的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参看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五八至五九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〇四页。

念上的表現，亦即那一階級的支配的思想。組成統治階級的个人除其他东西外，还具有意識，因而也会思維。所以在他們作为一个階級而統治着并決定一个时代的范圍和方針时，不消說他們是在所有部門都这样做的，其中也作为思想者，作为思想的生產者而統治着，調節他們的时代的思想之生產及分配；因此他們的思想也就是那时代的統治的思想。”[⊖]

例如，在中世紀时代，但丁的“神曲”向我們介紹的那种靜止的世界秩序，加上“神曲”中为天使們永久轉动着的天体和地獄界，是反映封建秩序的思想，在这一秩序里面，教皇、皇帝、國王和貴族都寄生在農民的和奴隸的劳动上。后來，当社会制度改变，貨幣成为一切东西的尺度时，当火藥与航海开辟了商業和經營的时代时，那时就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物理学和哲学。这就給科学的發展以新的推动力和新的方向，其最初的结果就是哥白尼、伽里略和牛頓的天文学和万有引力論。

八 革命的一年与“共產党宣言”

上面我們已研究了青年的馬克思的成就，即是在开始他的終身事業——政治斗争和經濟研究——以前所寫的一些著作。即使从上面不多的引文，我們也可以認識他的思想的丰富和学說的完整。然而，如果馬克思沒有暫時抛弃自己的理論研究，而投入到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話，这些思想决不会產生它們后來所產生的那种巨大影响的。

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以及后來因資產階級背叛而引起的資產

⊖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參看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九〇至九一頁。

階級革命的迅速失敗，表明了資產階級怎樣由以前在攻擊封建制度殘余時所起的進步與解放的歷史作用過渡到和反動勢力聯合、鎮壓新出現的產業工人階級的作用。馬克思把全部精力貢獻給這一階級，即其歷史作用首先為他所清楚理解的無產階級。¹¹正是在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革命浪潮高漲的時候，他同恩格斯在一起創作了“共產黨宣言”。他們把他們的全部理論和經驗的精華都放進這一不朽的文件中，所用的是連他們的敵人也能懂的語言。一直到今天，“宣言”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和綱領的最簡明扼要的陳述。

在那些日子，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回到了他們的故鄉萊茵省去參加革命鬥爭，馬克思成了激烈的和暫時不受檢查的“新萊茵新聞”的主編，恩格斯成了共和主義義勇軍里面的軍官。他們的這種工作沒有繼續好久，但這是他們兩人生活的轉折點。革命的失敗迫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永久亡命在英國，那時資本主義制度開始了其從沒有過的勝利的和蓬勃的發展，而他們就用筆和舌開始了一個反對它的艱難的和表面看來是無希望的鬥爭。

然而最後說來，這一在亡命時期的和資本主義的鬥爭却是他們的收穫最大的時期。他們由於亡命而無法活動，就能集中注意於詳細分析資本主義的最特征的一面，即其經濟結構，他們從前是從來沒有過時間把這工作做得這樣透徹的。

九 “資本論”中的科學與工業

馬克思在他當時的世界經濟生活中心的英國研究了經濟學，特別是在倫敦和曼徹斯特。獲得了這門科學的知識以後，也更能把握文化上的一切其他問題了。馬克思的一生對於科學以及對於

科学和經濟及社会变革的关系的知識，是在繼續深入的，而且为他在英國獲得的实用科学与技術中的新經驗所丰富。他們这兩人中，恩格斯是更注意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和一般的自然科学。恩格斯寫道：“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从德意志唯心哲学中挽救了自覺的辯証法并且把它轉为对于自然与歷史的唯物理解的唯一的人。可是对于辯証法的同时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觀，須要有数学的与自然科学的知識。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們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續的、片断的研究。因之，当我攢弃商業移居倫敦时，我獲得了進行此种研究所必需的时间，并且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經歷一个‘脫毛’——像李比格（Liebig）所說的——的过程，在八年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这上面。”[⊖]

然而馬克思自己也用功地去獲得必需的基本的和甚至实用的知識。例如他寫信給恩格斯說：“我現在正对論机器的一節[⊖]有所补充，在那里有些細密的問題是我在第一次寫該節时所忽視了的。为弄明了起見，我重讀了我在筆記簿上关于技術所記的一切，而且去上了威里斯教授为工人办的純試驗性的实用科学補習班的課（地址在杰勒米街的地質学院，赫胥黎也在那里講演过）。我学机械和学語言一样。我懂得数学的定律，但是一种需要觀察力的最簡單的技術的现实对我比对一个最笨的人还要难。”[⊗]

馬克思从沒有在任何地方当过職員，在他經濟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經得到过铁路公司办事員的工作，但是因为他的字寫得不好，所以这工作他只干了几天。

只是由于和恩格斯的比較密切的关系，馬克思才能認識和分

⊖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頁。

⊗ 見“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五章。

⊘ 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俄文版，第一三六頁。

析工業的實在過程，詳細地說明這些過程所產生的經濟後果。這在他的巨著“資本論”中就說得很清楚，特別是第一卷“論機器和現代工業”的第十三章和第三卷論“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經濟”的第五章。即在現在，當我們讀到前一章時就感到他分析的清楚和深入。馬克思表現他對機械生產實質的了解超出了他同時代的任何人。試讀一下英國一個聰明而觀察深刻的科學家查理·巴貝吉的著作[⊖]，就可看出馬克思由於自己的更為綜合的哲學的和經濟的觀點，他比他同時代的人是要高明得多的。巴貝吉只看到一些個別的使用機器的例子，馬克思卻能在這些地方看出一個單一的不斷的變革過程。這一過程從使用自己工具的手工工人開始，進步到他稱為工場手工業時期，把許多種手工工人聯合在一起，產生了使成本降低的新的分工，最後，就達到使用機器的現代工業。

馬克思首先一般地分析製造工業的機器：“一切完備的機器都由三個在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發動機，傳遞機與工具機（即工作機）——構成。發動機是全機構的動力。它或是像蒸汽機，熱力機，電磁機等等一樣，生出它自己的原動力，或是像水車（利用水流的力）風磨（利用風力）等等一樣，為現存的外部的自然力所推動。傳遞機以飛輪，動軸，齒輪，滑車，帶索，繩，小齒輪以及各種各樣的聯動機，調節運動，並在必要時改變運動的形式（例如由直綫運動變為圓形運動），並以運動分配和傳達到工具機上。機器的這兩部分專是推動工具機的，勞動的對象是靠了工具機的轉動才產生合於目的的變更。第三部分，即工具機或工作機，是十八世紀產業革命的出發點。而在手工業經營或手工製造業經營轉化為機器經營的地方，它也還是不斷地成為出發點。”[⊖]

這使馬克思得出關於機器基本性質的結論：它是不靠人力而

[⊖] 巴貝吉：“論機器和製造業的經濟”，倫敦，一八三二年版。

是靠一种机械來开动的工具。馬克思寫道：“所以，工具机是一个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之后，使用它的工具，和从前用类似工具的工人，作同样的工作……”

“机器是產業革命的出發点，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劳动者。这种机构，有許多一样的或同类的工具同时操作的，而为一个任何形态下的原动力所推动。在此我們有了机器，但还只是机器生產的一个簡單要素。

“工作机范围的擴大，与同时在工作机上發生作用的工具数量的增加，就需要有一个更大的發动机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的抵抗力，就需要有一个比人力为更强的原动力，且不說人当作一个生產工具，是極不適宜于做均匀的和不停歇的运动。假設他还只当作簡單的原动力。他的工具已为工作机所代替；那末他的动力作用也能为自然力所代替，便是很明顯的。”^①

他看出机器工業的第一階段，不是起于什么了不得的新發明，而是一些为多軸紡紗机，或克朗普頓机一类的机械裝置所連結起來的簡單的手工操作的复雜化。他对工業發展的以后各階段的分析还更为深入。他指出了工業是怎样地在变化，第一是把不同的机器互相結合在一起來組成比較复雜的机器，使得整个生產成为我們所認為二十世紀特征的不斷進行的半自动或完全自动的过程；第二是擴大机械裝置，使之作有限的个人力量所不能做的事情，尤其是在机械重工業的企業中。

“所以，大工業必須掌握着它的最具特征的生產資料，即机器本身；必須用机器來生產机器。要这样，它才有它的適當的技術基

① 馬克思：“資本論”，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四四八至四四九頁。

② 同上書，參看第四五〇至四五二頁。

礎，有它自身的立足點。十九世紀最初的幾十年機器經營發展的結果，機器已經在事實上漸次支配工具機的製造了。但到最近十年間，由於大規模鐵路的敷設和海洋輪船的建造，才有龐大的機器用於製造動力機。”^①

他預見到這一發展正把科學和工業聯繫起來，將產生極為重要的社會後果。他又寫道：“以機器形式出現的勞動工具，必須用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覺的應用自然科學代替墨守經驗的成規。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社會勞動過程的組織純粹是主觀的、是各種局部勞動者的結合；大工業在其機器體系中，卻是一個純然客觀的生產有機體。在它裡面，工人只是已存在的物質生產條件的一個附屬品。在簡單的協作上，甚至在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上，社會化勞動者排擠孤立勞動者，還多少是偶然的事實。但機器，除以後提到的少數例外，卻只有靠社會化的勞動或共同的勞動來操作。所以，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是由勞動工具本身的性質所決定，而成為技術上的必要了。”^②

馬克思之能理解機器的這一功用，是因為他在每一階段都是把機器和它在經濟上的實際使用聯繫起來的。他指出，約翰·穆勒的抱怨機器沒有“減輕人的日常勞動”是無道理的，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的發明過去不是，現在仍然不是要達到這樣的目的；而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追求利潤。技術改進的作用主要是為了使同一數量勞動力的出品的價值增多，其次是使一定期間內機器和設備的使用能加工更多的原料，以此來增加利潤率（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章中的討論）。他又指出一個表面上不可解的情形，就是機器越是節省勞動力，就越能容納多的工人在它上面進行贏利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四六三頁。

^② 同上書，參看第四六五頁。

生產。他的著作的這一部分已很清楚地預見到工業之向大量生產的方向發展。

馬克思也知道得清楚，科學在現代工業發展中的貢獻。現代工業要求更大的速度和操作的合理化，這不是單靠在生產經驗中求改進所能滿足的。馬克思寫道：“……當作直接社會的社會化的勞動的條件，或在生產過程內當作直接協作的條件來應用。一方面這是使力學及化學上各種發明的應用不致於提高商品價格的條件，而這常常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另一方面，由共同的生產的消費引起的節約，又只有在大規模的生產中，才是可能的。最後，只有結合在一起的勞動者才能從經驗中發現，並指示出何處並且怎樣節約，怎樣最簡單地去應用既有的各種發現，要克服理論應用（即生產過程上的應用）上一些實際的阻礙等等。

“順便指出，要把一般勞動與共同勞動區別開來。二者在生產過程上都有作用，並且是相互交錯的，但它們是有區別的。一般勞動包括一切科學的勞動，一切的發現，一切的發明。這種勞動是以活着的人們的協作，而且以利用前人的勞動為條件；另一方面，共同勞動卻假定個人的直接協作。

以上所述，由如下這種常見的觀察，得到了新的證明：

（1）新機器的初次建造費與其再生產費，有很大差別。關於這點，可以參看烏爾和巴伯基的議論。

（2）以新發明為基礎的工廠，與後來在舊工廠遺骸上出現的工廠比較，必須有較大得多的費用。這種差別是如此大，以致最初企業者大都弄到破產；只有後來用低價買進這些建築物，機器等等的人才發達起來。所以從人類智慧結晶的一般勞動的一切新發展，以及它們由結合的勞動得到的社會應用而產生的最大利潤往往是被那些最無價值最可憐的貨幣資本家得去了。”^①

由此可見，馬克思已看出這一普遍性的勞動，科學之為生產力的一組成部分，是與舊式的合作勞動有別，而且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它對立的。這在“資本論”中指出得很清楚：“工場手工業分工的一個產物，是物質生產過程的精神能力，當作別人的所有物，當作支配勞動者的權力，和勞動者分離而對立起來。這個分離過程，開始於簡單的協作，在那裡對於每一個勞動者，資本家代表社會勞動整體的統一和意志。這個分離又在工場手工業中發展，在那裡勞動者變成了局部的勞動者。它在大工業中完成，大工業則把科學當作一種與勞動分離並為資本服務的獨立的生產能力來利用。”^①

十 工人階級是科學的繼承人

但是假如資本主義已把科學作為生產力而創造出來，那麼新生產方式的性質又促使資本主義成為不必要的。馬克思甚至在資本主義全盛期著作時，就能看出資本主義衰落的徵兆，和壟斷化過程的開始，而從那時起這種壟斷過程是更畸形地發展了。但是馬克思知道得很清楚，不管資本主義變成多麼多餘和甚至帶來災難，它是不會自動消滅的。它也不會不知不覺地就變成一個較好的制度，如像某些善良的或怯懦的自由主義者或“社會黨人”所喜歡想的那樣。他知道只有當無產階級，——工業本身所產生的階級——控制着現正靠它自己的合作勞動來維持的生產制度的時候，科學才可能是對人民有益的。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人民日報”的周年

① 馬克思：“資本論”，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第一〇五至一〇六頁。

② 同上書，參看第四三六頁。

紀念日晚餐席上所發表的演說就清楚地說到這一點：

“有一件偉大的事實，是我們這十九世紀的特征，也是任何黨都不敢否認的。一方面，世界上已經誕生了一些人類過去歷史的任何一個時代所夢想不到的工業的和科學的力量。另一方面我們却看見一些衰落的征兆，遠遠超過記載中的羅馬帝國后期的那些慘象。

在我們今天，每一個東西似乎都孕育着與自己相對立的東西；我們看見在具有使人的勞動在時間上縮短並使其結果豐碩的奇異能力的機器之旁的就是飢餓和勞累。由於某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新的財富源泉變成了苦難的源泉。工藝的勝利，似乎是以喪失道德品質的代價換來。人類一面控制自然，一面成為別人的奴隸，或成為自己卑污品性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之光除在黑暗無知的背景之上，似乎就不能在別的地方照耀。一切我們的發明和進步的結果，似乎是賦予物質力量以精神生命，而使人的生命呆板得成了物質力量。這種一方面是現代工業和科學，另一方面是貧窮和墮落之間的對抗，這種我們時代里生產力與社會關係之間的對抗，是一個明顯的、壓倒一切的和不可爭辯的事實。有些黨派可能為它而嘆息，另一些黨派可能想擺脫現代的技術進步以求擺脫現代的衝突。或者他們可能想着，工業上這樣顯著的進步應當以政治上同等顯著的倒退來成全。而在我們一方面呢，我們不會認錯在所有這些矛盾中不斷出現的詭詐精怪的痕迹的。我們知道，為了好好使用社會的這些新生力量，必須讓一些新人——即工人——來掌握它們。他們和機器一樣，都是現代的發明。在那些使中等階級，貴族，和預言退化的可憐先知們惶惑的征兆里面，我們認識到我們的勇敢的朋友，羅賓·古德費羅^①，認識到了一個能夠掘土掘得多麼快的老田鼠，認識到了那位可敬的先驅——革命。英國的

工人是現代工業的初生兒。他們對於因為有了工業而發生的社會革命，當然不會是最末的一名助手，這個革命意味着要解放全世界的他們的本階級，這一革命是世界性的，正如資本的統治和工資雇傭勞動是世界性的一樣。”[⊙] 這裡馬克思指出了科學的重要性，並指出了只有通過工人階級，才能有效地應用科學。他認為現代工業的基礎是價值生產的社會性，但是，假使所生產的這些價值不是為社會的利益，它是不能順利發展的，唯一能保證這些價值為全社會利用的人就是身受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痛苦而又自身是這一制度的主要動力的人——無產階級。

在此，馬克思明白地預示出一種我們能夠自覺地管理，而為資本主義下所絕不能產生的生產制度。他認為這樣的管理經濟不可能在不斷追求利潤而使技術完善起來的情況下，和由市場而產生的生產上無政府的情況下產生的。所以共同管理生產本身，是人類自由的一個條件。馬克思號召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由自己來做國家的主人，也正是為了這個目的。只有在這時候，把自然和人類都包括在內的“一門科學”（參看第九一頁）才能在理論和在實踐中形成。在這裡正如在一切別的事情中，在哲學和政治中一樣，馬克思一生都是把現在和將來結合起來考察的。他能預見而又能指出實現他的預見的道路。

十一 馬克思的遺產

回顧馬克思死後的那些年月，我們應能体会到他關於科學、生產和政治之間的關係的見解的重要性。可是，為什麼我們時代

⊙ 這是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中的一個愉快而淘氣的幽靈，依照當時的傳說，扮演着一個人的家務中的好朋友的角色。——俄文版編輯部

經受過一切巨大的和可怕事變的知識分子的代表甚至開始有這種體會的還這樣少呢？馬克思在世時多数的知識分子確實沒有這種體會。大多數“有高等教養”的科學家——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都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組成部分，依靠替資本主義進行理論辯護而得報酬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不能駁倒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不能正視它，更說不上理解它。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是在工人階級中間傳播的，這是唯一的階級能從自己生活經驗中体会到這一哲學的主要特點，尤其是關於在每一階段以他們的行動和他們的理解相結合的需要。

馬克思是第一個制定人類社會變革規律的人。從他這樣做了的時候起，他就成了一個積極活動的工人階級領袖。正是他的活動的這一方面，通過一個階級覺悟日漸增加的無產階級，就證明是實現他所給予哲學家的“改變世界”的任務的有效手段。拉法格寫道：

“卡爾·馬克思是那些對科學和對社會改造的貢獻都應該位於前列的罕見的天才之一。他把這二者結合得如此密切，除非我們同時把他當作科學家又當作社會主義的戰士，那我們就永遠不能了解他。一方面，他主張應該為科學的本身而去研究各種科學，主張在我們從事研究的時候，不應為其可能的後果而使自己煩惱；然而他又認為，有學問的人如果不願意自己墮落，就決不應該不參加社會事業——決不應該以把自己關在書齋或實驗室里為滿足，像一條蛆蟲埋藏在一塊乳酪里一樣，逃避同時代人的生活、社會的和政治的鬥爭。‘科學絕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享樂。有幸運能夠致力於科學研究的人，應該首先拿他們的學識為人類服務。’他最

① 馬克思：“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與無產階級”，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部，第五至六頁。

喜欢說的名言之一是‘为全世界工作’。”[⊖]

馬克思关于他的学說沒有任何秘密，它对任何人，甚至对資本家都是公开的。然而他的預言是被忽視的，甚至在一一实现了的时候也如此。統治階級不能理解这些預言，因为他們不敢正視这些預言所啓示的邏輯發展。然而他們不得不履行这些預言，甚至使自己走向滅亡。

在馬克思对資本主义作了第一次分析以后的一百年期間，主要由于对科学的利用，生產方法的效能已有極大的進步。然而生產力的这种巨大增加，一点也沒有减少資本主义的困难和矛盾。事实上，如我們从自己的痛苦經驗中知道的，这些困难和矛盾是大大增加了。由一八五〇年到一九五〇年，我們已看到危机是越来越深刻和延長，結果引起战争和暴政，其坏的程度不是十九世紀中叶任何一个經濟学家和歷史学家所能夢想到的。但是我們也看到了馬克思的建設性的預言实现，即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苏联——的成立，它在成立以后不管敌人对它怎样反对和進攻，仍能繼續强大和欣欣向荣。而現在，在它的周圍，在西方和东方，又有一些为这同一的創造性的哲学所鼓舞的新國家欣欣向荣。

十二 在帝國主义統治下科学的無望和軍事化

在这一百年來，科学有了長足的進步。一九五〇年，我們認識世界以及对生物界和無生物界控制的能力比一八五〇年無比的增長了。但是如果因为所有这一切，便断言說每个人現在都不是那么强烈地渴望自由，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便是荒唐的。在

⊖ 拉法格：“回憶馬克思”，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至二頁。

为了人类的幸福所做的事情和通过科学所能做的事情之间的距离还是很大的。無論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出，現在科学并不是一种有希望的和造福的力量，只是一种被任意用在無意义的和破坏的目的上的东西。人們越來越难以設想能离开社会存在的科学。通过私人和国家捐助，以“純潔的科学”学說为掩飾來实行的对科学的間接統制已不再能產生所要的那些結果。在資本主义國家，科学家現在是直接为政府或壟断公司所直接統制，而且这种統制往往是用那种特別令人不快的形式。这一过程在战后是这样地加速進行，使得大多数科学家現在都糊塗起來。

随着科学的复雜性增加，維持它的經費也增加到使它几乎完全要依賴政府或壟断公司的維持。現在，用在与軍事目的直接或間接有关的科学研究上的撥款日益增多。英美政府对科学的支出，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用在准备战争上的。这一百分数現在是增加得这样快，以致为改良落后國家的，或甚至先進國家的人民生活所進行的研究工作也都停頓下來或实际在削減。

科学家感到懊惱的是科学一用于軍事目的，就必须保守秘密。从前有关科学的一切老生常談，如自由研究、自由出版的思想，現在漸漸被遺忘了[⊖]，起而代之的是檢查和警察監督的制度，解聘或

⊖ 阿奇巴尔德·罗蘭生先生，供应部大臣在对國會預算委員會的报告中关于这一点說道：“……我們在利用各大学使之為我們工作时所感到的困难，就是大学的教授和科学家們要求，凡他們所研究出來的东西，他們都有权發表。我們要求他們担任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極机密的，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們發表，而这就相当影响我們的合作。这一問題我現在正和我們的科学顧問會議主席約翰·倫那德—瓊士爵士研究，我問他，他是否能劝說各大学多担任一点‘有目的’的研究。他希望他能朝着那方面作出一点成績。各大学能為我們多做点工作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它們却不准备接受我們就几个特殊計劃方面可能加于它們的一些限制。”

監禁的威脅，因而現代的科學家不覺得自己比羅馬帝國時期當奴隸的希臘學者們更自由些。

這種打着“安全”的旗幟而進行的統制並不停止在有關科學研究的事情上面。它甚至深入到有關政治見解和甚至有關科學思想本身的一類事情中[⊖]。在美國和在為美國所支配的一切國家，沒有相當的信仰的人如果想進行一種科學的研究，是越來越難了。凡是想作科學研究工作和擔任教職的人越來越要履行忠誠宣誓和通過政治測驗[⊗]。對於接受科學基金者的主要要求就是他們對於怎樣利用他們的研究結果，不得有任何的批評，並須絕對信仰他們的政府的行動是正確的。如果英國人民和科學家們對它不堅決地

蘭多爾子爵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皇家學會的周年紀念會晚餐上的演說中對於這一點說得更明白。他說：“凡是抱有一點點理想的人，很少是不尊重和贊美科學自由這一崇高的理想的。但是請許我以同等的誠懇來說，凡是有一點政治常識的人，很少是看不出來，至少是在現在，還不能讓這個理想完全實現……”

“保守秘密的思想在許多為工業工作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方面已經漸漸習慣了。這些人並不覺得忠於科學的理想和忠於雇用他們的公​​司是不相容的。怎能說得上這理想和忠於自己的祖國是不相容的呢？”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有些科學家因為道德上的理由是痛恨對科學的一些限制的，他們若宣傳自己的比較片面的見解，就可能減弱那些我們所必須依靠的人，特別是青年，對國家的忠誠。”

⊖ 美國最著名的社會學家之一，杜波依斯博士，還因為主張和平而在八十二歲的高齡時受審，他被控的罪名是：一個未登記的外國代理人。多虧這一案子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議，他才被宣告無罪。麻薩諸塞州理工學院的教授斯特魯依克教授，因為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被控為“陰謀以武力和暴力傾復美國政府”。斯匹徹博士在一本科學的刊物上寫文章說，在攻擊李森科的理論以前，最好是先研究一下這理論，於是他被解聘了。在我們近鄰的法國，有約里奧·居里的事件，他因為宣布決不參加使用原子能於破壞目的的工作而被免去原子能生產高級委員之職。

⊗ 見斯條亞特：“宣誓的一年”；“加里佛尼亞大學為學術自由的鬥爭”（與加里佛尼亞大學其他教授合著），都布爾德公司，一九五〇年版。

反对的话，这类事情也可能在英國發生。

当然，有些人是不难屈从这些条件的，但是这一屈从是付了很重的代价的[⊖]。它加强那从资本主义社会一开始时就存在着的对于任何一种想批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及社会结构本身的学术研究的很有力的制裁。这就导向一种被反复教誨的和習慣的愚昧。

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甚至在法國大革命之后的反动高潮时期，像今天这样，在科学中盛行的是含有神秘主义和宗教成見的傳統思想。現在“有身分的”科学家几乎必須要具备这样的思想，而能自然表露这种思想的人就是適合于提升到最高职位的人。

当科学内部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指出一切科学的統一性，指出科学与經濟、歷史过程之間的密切关系的时候，認為科学应当完全自由和脱离这些过程的思想竟成了一种信仰。当由物理学到生物学的各种科学現在都深受歷史的和辯証的变化这一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凡相信这样变化的人却成了危险的异端分子。

实际上，科学界成功的标准就是完全的和茫然的無知之承認，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在战争时期主持美國軍事科学研究的凡尼發尔·布施博士所著的一本书。布施在該書中寫道：“而这整个事情是一可怕的錯誤。科学是被人錯誤地認識了。科学并不排斥信仰。只有信仰才能对抗現在懸在我們头上的威脅。

“科学并不教導一种殘酷的唯物主义。科学在自己的疆界之外并不教導任何东西。而那些疆界是由科学自身所嚴格地确定了。

“科学制造了大望远镜來擴大人的視力，……但是它并不去探

⊖ 見盖尔亨：“安全、忠誠与科学”，阿納尔大学出版部，一九五〇年版，本書指出了思想統制在科学界所產生的坏影响。

求宇宙最初是怎样出現的，不准备研究这个道理。关于宇宙在創造时是否具有一偉大的目标，这是超出于人的微弱智慧理解能力之外的問題，科学是更加保持緘默。这些事情是科学所永不知道的。科学制造了顯微鏡來探求物質內部的玄秘，它揣測是否一切都是因和果，是否在物理的物体的相互关系中也有或然和偶然的因素。但是当論到这些力量为什么存在，其終極的性質是什么，它們是怎样出現的这类問題时，科学就停住了。这些事情是科学所不知道的。

“科学注視着生命。

“它探溯由太陽下面的一个原始細胞到最后發展成为人的有机生命体系的進化，它教導人怎样最好地对付他的环境，但是它并不去懸揣这些是偶然的还是經过了明白的設計來創造一个人的有关的材料和过程。这些事情是它所不知道的。

“科学探究人的心灵。……但是它并不确定它的范围，或告訴我們为什么在地球上含有能够說明自己存在的那种生物。它关于是否有自由意志这一东西，是否在純机械活动所指使的行为以外还能有所选择，不作权威的断定。它不討論宗教信仰。这些事情是它所不知道的。”[⊖]

事情之可笑的方面就在于，一切这些蒙昧主义和反动思想都作为“科学的自由”，“西方文明”而被炫耀出來。甚至歷史也可以被歪曲到把天主教会說成是为基督教文明中科学進步的保护人和發起人的田地。这是不顧事实的說法，因为天主教会在其几乎全部的歷史中都在尽力阻止科学在一个已定的教条的范围之外还有存在的余地。

跟着这些反动思想的就是不相信有使用科学來改善人生活可

⊖ “現代武器与自由人”，倫敦，一九五〇年版。

能的，極端的，悲觀主義。這是回到人口過剩和世界資源不足的馬爾薩斯思想。這樣的鼓吹大部分是想掩蓋資產階級的基本的恐懼心理，即恐懼人民——“下等的群眾”，黑人，東方的人民——會剝奪資本家的特權地位。這一恐懼心理不知不覺地就可以轉變為法西斯主義的種族理論，又會（假使不受到阻止的話）導向戰爭和大規模的毀滅。現在科學中的那些破壞性的成分是受到頌揚，而創造性的成分是受到鄙視[⊖]。

十三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科學是人民的財富

幸運的是，感謝馬克思的學說，這情景中還有另一面被發現，最初只在理論中存在，現在已在實踐。還在一八四三年，恩格斯就已駁斥過土地報酬遞減率的理論，他說：“土地的面積是有限的。這說得很對。花費在這一面積上的勞動力是隨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我們甚至可以假定收益的增加並不總是和勞動量的增加成正比；然而還存在着第三個因素（固然經濟學家還從來沒有重視它），這就是科學，而科學的進步是無限的，至少和人口的增加一樣的迅速。本世紀的農業進步是多麼只得力於化學，而且僅僅得力於亨弗萊台維爵士和佑斯都斯黎皮希兩個人呢？但是科學至少和人口是增殖得一樣快的，人口是根據上一代的人口數比例地增加，科學則根據它由前一代所繼承下來的知識總量向前進展，所以在最平常的情形下也是依幾何級數增加的，而有什么事情科學不能實現

⊖ 這在以下兩個數字的對比中就實際地表現出來。第一個數字是美國政府的預算以十億元的撥款來援助住有十一億人口的落後國家（按照杜魯門總統的著名的“第四點”計劃），第二個數字是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度的五百億的軍事預算。

呢？但是‘当密西西比流域有很多的荒地足以容納全欧洲的人口移殖时’，当一般說來只有三分之一的地球面可被認為是已耕地，而且这三分之一部分的生產，靠应用已知的改良方法能增加六倍及六倍以上时，在这样的时候还說人口过剩，是很可笑的。”[⊖]

今天这段話不止是乐观的看法，而且也是既成事实。一个新世界已經誕生了。有八億人口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列寧斯大林思想和事業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列寧斯大林由于有辯証法之鑰和革命斗争的經驗，得以在世界資本主义体系中打破了第一个缺口。他們所以能成功就是由于他們从馬克思的著作里理解了社会發展的規律，首先是，作为革命領導者的無產階級的作用。

今天，由于腐朽的資本主义的瘋狂貪欲和殘暴所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是更加壯大了。在欧洲的人民民主國家，長期的地主統治已告結束，人民的才能有一切可能得以自由地發展。在中國發生的变化也同样顯著。在毛澤东的領導之下，这一偉大的民族已擺脫了外國帝國主义和本國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过渡到人类社会組織的最高階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些國家里，估計到它們的地方条件和民族特点，實現着馬克思关于科学与生產力發展的联系的卓越思想。这一綱領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使科学担負帮助滿足人在飲食、居住、生產和运输工具方面可确知的需要的任务；第二，使科学不再与其余的社会活动脫离，不再为中坚的知識分子所壟断，而漸成为絕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一部分。

⊖ 恩格斯：“國民經济学批判大綱”，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四四至四五頁。

⊖ 現在知道是有九億人口了。——譯者

这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大不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在学者圈子里是限于对了解自然作一些稀薄的和彼此不相联系的贡献。在实践中它是应用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或在能制造杀人武器的地方。人们粗暴地拒绝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使其各部分联结在一个改善人类生活的全面计划里。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计划实际上是完全荒谬的，因为当生产本身还在为私人利润和除军事目的以外的生产所限制的垄断资本二者的幻想所支配时，连科学计划化的思想也是可笑的。但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限制取消了，而科学就自然地成为继续不断提高生产率的正常手段，社会按着进步的道路发展。

科学的社会主义计划化，常被人歪曲和嘲笑为企图预先计划思想和发明。这样的企图是从没有过的。如果苏联对科学的最好的利用就是这样的，它就不可能在面临着初期极度贫困和屡次外国武装干涉的局面下，在平时和战时达到如今日所已达到的成果。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科学是被应用来解决经济总计划中所发生的问题的。例如，为那伟大的改变自然面貌和供应一亿人粮食的苏联东南部联合开发计划而工作的，就有几千个各种各样的专门科学家，由数学家到古生物学家，他们在现场和在试验室中研究实际工作者在实现计划时所遇到的许多问题[⊖]。

根据对本国各种需要的了解和在建设工作中合作的经验，科学家们就能个别地和集体地决定那一些研究方法最富成果，于是就能遵照这些方法进行工作。

这就是更广泛的和更深刻的利用科学。这些科学家们之能更

⊖ 见贝尔纳：“苏维埃科学的发展”，载英苏季刊，第十二卷，第三期，一九五一年冬季号；“斯大林时代的伟大建设工程”，新时代，第三十九期，附刊，一九五〇年九月；“人战胜自然”（小册子），一九五二年出版。

深刻的理解科学是由于他們克服了在十七世紀的歐洲就建立了的，而且後來一直就为官方科学所坚决維持着的因襲的障碍。这在过去阻碍了科学家，使他們不考慮自己工作的哲学的或社会的基礎。馬克思主义理論对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使我們看到現有各种理論的結果之外的东西，看到形成那些科学理論的力量。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們才能根据科学和生產力二者的發展，以及根据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一般的理論認識來重新審查这些理論。

自然这不是一个簡單的或容易的过程。它需要与很多的困难和矛盾作斗争，因为科学本身的整个世界观，即一切科学理論中所含的世界观，都是从資產階級的世界观中派生出來的。

实在說來，对于科学史之任何認真的研究表明，自从文明的初期科学脫离了实用的手工業以來，就獲得了階級社会中上層階級的思想的性質和方法。这样的思想性質是不关心对物質环境的控制的，它所更关心的是替致力于沉思默想的大科学家的超然辯护，借他的存在來宣告階級社会的永恒性。

今日在苏联的許多科学領域中進行的爭論和斗争（不僅在关于遺傳学問題的著名討論中）表明了知識界在作很大的努力來和过去决裂，并把科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社会的和理性的水平。早在一八四四年，馬克思就看出了这个必要（參看第一一七頁）。那些今天在談論，而且在大多數場合是在希望，在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的苏联的科学將滅亡的人是會像羅素一樣大失所望的，羅素說，一个根据馬克思主义原則制造的原子彈是決不會爆炸的，但是一星期以後，据杜魯門的聲明，一个原子彈是已經爆炸了。

苏联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科学的另一特点就是它的集体性和群众性。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有光輝的一節（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五節）講資本主义初期“工人与机器間的斗争”。实在說來，資本主

义國家的工人們今天仍然感覺到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之損害他們，是有相當道理的，這種損害表現為工作加快和失業。只有在工人們自己當權和失業是不可能的國家，這種對科學的天然而合理的恐懼才消失。同時，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科學成為人民的公有物，這在資本主義國家是永久不可能的，因為研究科學和實行科學在那裡多多少少只是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的，以及那些容易為它們所同化的稀少的工人階級分子所專有的特權。在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這種壟斷也完全被打破。科學成為全民的財產，第一是靠了使大多數科學家都來自勞動人民，其次是直接吸引勞動人民來參加有關他們自己的問題的科學研究[⊖]；因此科學所喚起的興趣，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對體育或犯罪的興趣與之相等。

由於這一經驗，我們就能看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發展的許多可能是如何在被糟蹋，因為所有的科學活動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他們彷彿是靠了繼承的關係得到的這一權利。這必然地延緩科學的發展，姑不說由於階級的局限性所加的限制。因為任何事業進展的速度不僅與從事它的人的多寡成比例，而且還在大的程度上取決於發現有特長人才的各种可能，和取決於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激勵。這些可能和這種激勵是被資本家的壟斷科學所妨礙的。但是在社會主義之下，它們卻是科學向人民中間發展的直接結果。

科學之在社會主義國家應用於建設的目的，以及如馬克思所預見的（參看第一二〇頁）在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基礎上進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工作，已經是辯證的變化的下一階段的開始。但是這種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是和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大不相同的。後一轉變由於舊社會中的階級矛盾，不能不以

⊖ 參看格·費雪：“人民的學院”，“真理”出版社，莫斯科，一九四九年版。

暴力來實現。在階級消滅之后，人与人之間的斗争就在思想的領域中進行和涉及处理实际問題的各种方法。斗争的方法是批評与自我批評。如日丹諾夫所說的：“在我們苏維埃社会里，敌对階級是被消滅了，在新与旧之間的斗争，以及因此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不是像在資本主义制度之下那样以敌对階級之間的斗争和激变的方式來進行，而是以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形式進行的，这是我國發展的真正动力，是我們的党手中的强有力武器。这完全是新的运动形式，是新型的發展，新的辯証規律。”[⊖]

我們今天在苏联、在人民民主國家和在中國所看到的不僅是物質上的重大成就，而且是人类智慧發展的令人兴奋的一个新階段，即馬克思的思想推动人們去獲得物質方面和知識方面的新成就的階段，在那里面，他所夢想的一个世界在体现为现实。哲学家事实上是已开始改变世界了，我們現在所見的只是未來的事件的前奏。偉大的斗争还在前面，但是我們能对將來乐观，因为人依靠知識的帮助，终于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如馬克思已給我們指出的，到那时候才开始人类的真正的歷史。

我認为引用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的一段話來結束我的这本小册子是最適當不过的，恩格斯在那里特別強調馬克思在使科学深入和使科学的范围擴大的这一工作中的貢獻。恩格斯說：

“正像达尔文發現生物界的發展規律一样，馬克思發現了人类歷史的發展規律；他發現了直到当时被思想体系的过度發展所隱蔽的这个簡單事实，就是，人类在能够从事于政治、科学、藝術、宗教等活动之前，首先必須吃、喝、穿、住；因此，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之生產，也就是說某一民族或某一时代所達到的經濟發展程度，形

⊖ 日丹諾夫：“論文学、藝術与哲学諸問題”，參看时代書報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一〇一至一〇二頁。

成了一种該民族的國家組織，法律概念，文学藝術和甚至宗教思想得以在上面發展的基礎；这些东西都必須由这一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从前所做的那樣，由这些东西來解釋基礎。

“但不僅此也。馬克思更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此種生產方式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社会的运动的特殊規律。剩余价值的發現，使过去一切学者，無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学者或是社会主义批評家在黑暗中摸索以求解決的問題豁然明朗起來。

“这样的兩種發現，已够使一个人努力一生的了，假如一个人甚至能做一种这样的發現，已經是快乐的了。可是馬克思却在他所研究的每一部門——甚至在数学这一部門——都作了独立的發現，他研究了很多部門，而沒有一部門他是膚淺地研究了的。

“这是科学家的馬克思。但馬克思主要的还不在于此。在馬克思看來，科学是一种歷史地运动着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他是很欣悅的欢迎某一理論科学中的新發現，其实际应用或者还不可能設想，可是当这一發現是会引起工業中的和一般歷史進程中的直接革命变化时，他所感到的又完全是另一种的欣悅了。”[⊖]

⊖ 恩格斯：“卡尔·馬克思”，參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七至一八頁。

列寧——最偉大的科學家[⊖]

蘇聯的人民在紀念列寧的節日時，就回想列寧的為人，回想他是一個為人民事業奮鬥的戰士，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創造者，是開辟到共產主義之路的偉大活動家。列寧，他的思想，他的事業，在蘇聯人看來是活着的，而且將永久地活着。

而且，生活在別的國家的我們看來，列寧直到今天還活着。他不僅屬於蘇聯，而且屬於全人類。列寧是鼓舞我們的榜樣，我們是在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之下生活着和戰鬥着的。

列寧著作中所含的經濟分析，政治指示和策略上的意見，對於我們今天所進行的鬥爭有重大的意義。列寧的學說對於將來也具有同樣的意義。

就思維的理智力量和視野的廣闊說，列寧是當代大科學家中最偉大的科學家。在別的偉大人物只看見現實的這一或那一方面的地方，他看見的是全面。他把現實不是看成靜止的東西而是看成運動；他理解了決定這一運動的諸力量，而且學會了駕馭這些力量。

這一點極清楚地表現在他如何領悟、掌握、利用和向前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上面。當青年的列寧初學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時，那時候的許多哲學家一方面想把这些著作變成僵硬的，“不可侵犯的”學說，重視它的文字而不重視它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想修正這

⊖ “真理報”，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学說，閹割其中的真实內容，并利用这些著作來替馬克思畢生攻击的資本主义制度辯护。列寧把馬克思主义作为活生生的、战斗的、为進步人类服务的哲学來捍衛。

早在列寧一八九四年所寫的“甚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書中，我們看到列寧如何深刻地掌握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明的辯証方法。列寧指出，辯証方法不是从外面强加于自然与社会的表面公式，而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經常發展中的活的机体……”[⊖]。

假使科学家通常是以自己的著作表明他对于自己所領会的理論能理解并能应用之于生活中，那末偉大的科学家在創造性地發揮这些理論并給它以更丰富和廣泛的內容时，就表现出自己的深刻的理智。列寧在許多科学的領域就是这样做的。他对于革命斗争的理論与实践的貢獻就是斯大林称之为“帝國主义与無產階級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的列寧主义的实質。

然而列寧的理論天才并不限于社会科学。列寧在發揮馬克思主义理論时，丰富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論基礎，他深刻地理解了自然科学之在实践的以及在理論的方面的全部意义。他比他的同时代的科学家們看得更清楚，基本的科学理論不是哲学的抽象，而是与当前的政治的及宗教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他寫的“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是一本其意义不可估价的偉大的經典的馬克思主义著作。我們正是应当根据这本著作來考察有关决定論和非决定論的問題，考察大物理学和小物理学的差別，量子論和相对論的原理。

列寧把机械唯物主义者所强加于唯物主义的那些粗野的觀念

⊖ “列寧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五頁。

⊖ 斯大林：“列寧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頁。

摒諸唯物主义之外。他看出了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对它由于科学进步而获得的连续的認識之間的差別。列寧看到了科学認識的相对性質，但是他坚决反对把这一性質变为替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辯护的一切企圖，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即在現在也被利用來替绝对觀念和压迫的社会制度辯护。他寫道：

“一个人在黑暗的屋子里只能極其模糊地辨識出东西來，但是如果他沒有被家具所絆倒，沒有把穿衣鏡当作房門而向之走去，那末，他还是正确地看見某些东西的。因此，我們不必放弃除了洞察自然表面之外还要更加深入的自負，也不要自負我們已經完全揭露了我們四周的世界的玄秘。”[⊖]

列寧特別高瞻远矚地估价了在他当时的物理学領域內所作的种种偉大的發現的全部意义，这些發現給一向以为不可分裂的原子之構造与能的發現奠定了基礎。

美國前总统杜魯門企圖把列寧的学說說成仿佛只是屬於“前原子时代”的，这只能引起通曉列寧著作的那些人的耻笑和輕視。远在美國的資本家們还不明白利用原子能于取得利潤和破坏的用途以前，列寧就已懂得了原子能对于进步事業的潜伏的可能。列寧寫道：

“原子的可破坏性、原子的不可窮尽性、物質及其运动的一切形态的可变性，一向总是辯証唯物主义的支撑点。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表現着我們的心之接近于認識物質……”[⊖]

列寧也不認為，这一認識就是抽象的和只是为了認識而認識的。他指出：“……自然界是無限的，正如它的最小的質点（电子

⊖ 列寧：“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八二頁。

⊖ 同上書，第二八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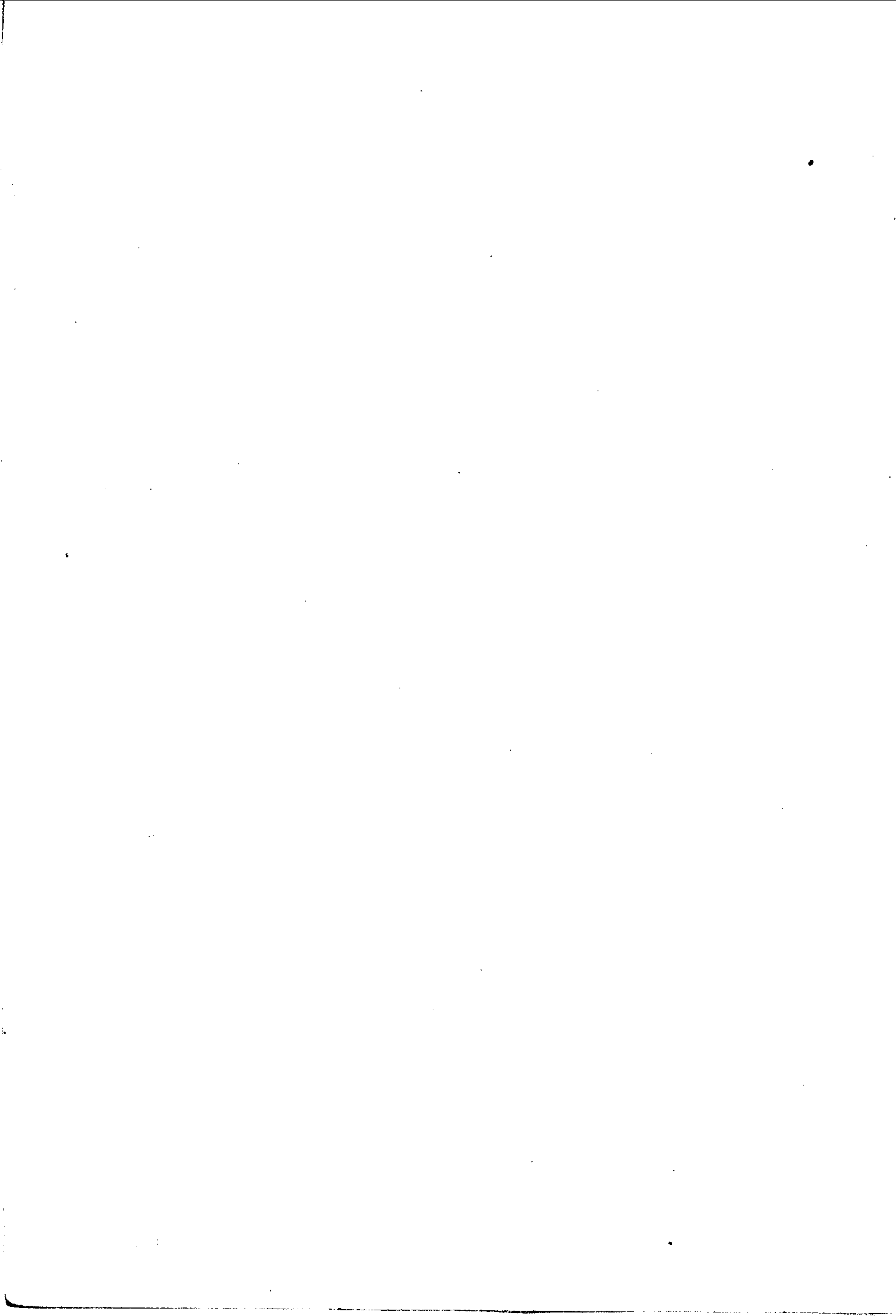
也在內)是無限的,可是理性之把‘自在之物’轉化為‘我們之物’也同樣是無限的”[⊖]。

列寧所永遠不能容忍的就是這一“為我之物”必須變為“破壞的手段”的思想。列寧不能忽視腐朽的資本主義時代所蘊藏的諸危險。他在自己對未來的戰爭的預見,總是說,社會主義的國家必須為維護自己的生存而鬥爭,而他的預言為反希特勒侵略戰爭和冷戰的經驗所完全証實。列寧知道,社會主義的敵人是千方百計地妄想用暴力或陰謀來毀滅那種制度,即他們感覺其存在本身就是威脅他們的利潤和權力的制度。但是列寧知道,歷史是人創造的,而創造了社會主義的人的力量,是比那些枉費心機地妄想利用科學來阻擋這些人的力量的人強大得不可計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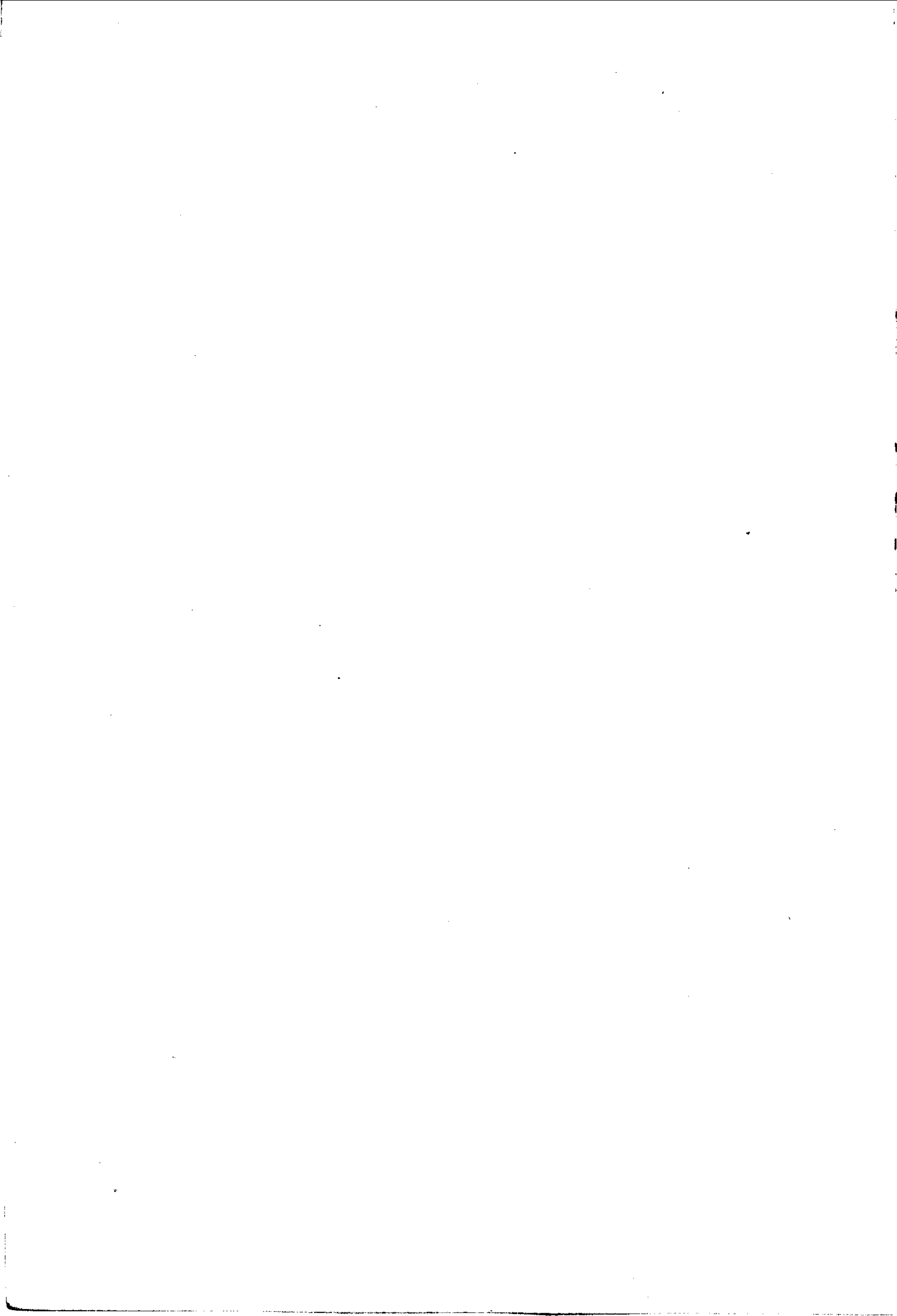
列寧理解科學進步的偉大意義,這表現在:甚至當蘇聯的存在受到國外干涉威脅的困難時候,他還鼓勵和關懷科學研究。這也表現在,正是在那一艱難的時候,列寧提出了電氣化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關鍵的口號。

列寧的預見實現了。蘇聯正在建設共產主義,在實踐中實現利用科學於改造大自然的理論,這是新世紀的象徵,其意義比製造原子彈更是大得不可限量。

⊖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一九至三二〇頁。



科学在社会中的
地位与任务



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

过去几年的事变使人们要重新估计科学在社会中的功用问题。一般人总以为科学研究的結果是促进人们生活的不进歩的；但是最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表明了科学一样可以用在破坏的和浪费的事情上；已经有人发出停止科学研究为保存现有文明的唯一手段的呼声。科学家们面对着这些批评，不得不考虑（这是第一次有效地考虑）他们所做的工作如何与发生在他们周围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本书是分析这一联系的尝试；它试图研究，科学家们，个人地和集体地，对于这种状况应负责到何种程度，而且指出应采取哪一些步骤，方能有成果地而非破坏地利用科学。

首先，我们不应把科学的社会功用当作独立的东西来看待，它是随着科学的成长而无形地成长的。科学已不再是好奇的绅士们或受有钱人帮助的好学之士们的职务，而已变成大垄断企业和国家所维持的事业了。这就无形地把科学的性质由个人的改变为集体的，增加了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重要性。但是当这些发展是在互不协调地和盲目地进行的时候，今天的結果，无论就科学研究的内部组织和就科学之应用于生产问题或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说，都是极无效能的。如果科学要对社会完全有用，它必须先整顿自己的

⊖ 本文为贝尔纳所著“科学的社会功用”（伦敦，一九四六年版，第一版出版于一九三九年）一书的序言和第一章的摘译。

內部。這是一個異常困難的任務，因為任何科學的組織都有破壞創造性和自發性的危險，而兩者又是科學的進步所必需的。人們永不能把科學機關作為文官機構的一部分那樣來管理，但是無論在國內或在國外，特別是在蘇聯，最近的發展，都指出有將自由與效能結合在科學組織中的可能。

科學之應用提出了另一些問題。過去的傾向幾乎是把科學完全用在通過降低成本來改良生產，和發展戰爭工具上面。這不僅引起技術的失業，而且也幾乎是完全忽視了科學之在衛生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應用，而這些應用是對人類的福利更有直接價值的。其結果就是各種科學發展中的異常不平衡，直接有利可圖的物理科學和化學科學得到了發展，生物科學，尤其社會科學就停滯了。

任何關於科學應用的討論必然涉及經濟的問題，我們必須探討現有的或所建議的各種經濟制度對於最大限度的利用科學謀人類的福利一點能促進到什麼程度。其次，經濟是不能和政治分開的。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現在在世界各地進行的戰爭，以及全世界對於更普遍的和更可怖的戰爭的準備，不僅影響到作為公民的科學家，而且也影響到他們的工作。科學自身似乎是从文藝復興以來第一次地在危險中。科學家已開始認識到他的社會責任，但是為了使科學實現它的傳統對它所要求的功用，避免威脅着它的那些危險，科學家們和廣泛的社會人士需要更深刻地体会到科學與當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

要把現代的科學作一分析已經不是一個科學家的力量所能勝任的；而且現在也還沒有一本像這樣做的集體著作。把在幾世紀以來成長的科學、工業、政府和一般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加以分析，甚至还更困難。這樣的任務不僅需要一般地通曉整個的科學，而且也需要有一個經濟學家、史學家和一個社會學家的技巧和知

識。作为埋头于一个特殊領域的科学家，而且还有許多其他的义务和事情，我甚至不能完成这一主题所要求的材料的搜集，而且每一次也只能拿几天的時間集中在这一工作上。

在一个普通的研究著作中，無論在統計上和細節上的精确都是極必要的，但是这样的精确，由于有些材料的缺乏，是不可能达到，或者由于其他材料的太多和混乱，要費極大的力量才能达到。例如，沒有人知道在某一國(除了在苏联以外)有多少科学家，有多少錢花在他們身上而且是誰花的。他們做的是些什么工作，可以从三万多种科学刊物的各期來断定，但是我們在任何地方找不到他們是怎样和为什么做这一工作的。

在叙述和批評科学工作之進行时，我不可避免地主要是依靠个人的經驗。但是这有兩個缺点：經驗可能不是代表性的，或者結論是帶偏見的。关于第一点，在和許多領域的各种科学家作了許多談話以后，我坚信我所經驗的許多东西相当代表科学各部門中的情形。关于第二点，我必須坦白承認我是有偏見的。科学努力之無結果，科学所受的挫折和科学之用在卑賤的目的上面，都是使我憤慨的，正因为这原故，我才开始考察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想着寫这本著作。如果偏見在詳細發揮时，似乎也產生尖銳的判断，那末，不可否認的是，在科学家中間有着憤慨的存在，而且这一憤慨很普遍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証明在科学界不是百事大吉。

科学所受的挫折是使人痛苦的。这一挫折表現为疾病，为不由己的愚蠢，貧窮，徒劳無益的辛苦工作，大多数人的早死，和其余的人的緊張、操劳和無益的生命。科学能改变这一切，但是这只有当它和那些了解它的功用并向着同一目标前進的社会力量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才能实现。面对着这一暗淡的、但不是沒有希望的现实，对于純粹的、与現世事物無关的科学之照例的景仰，說得好些

是沉浸在幻想中，說得坏些，只是可恥的伪善而已。

* * *

科学的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一百年或甚至五十年以前，甚至科学家本人就認為，这是一个奇特的、几乎無意义的問題，对于政府官吏或普通公民就更不用說了。如果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有什么功用（想到这个問題的人并不多），那就是普利众生。科学既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貴的花朵，又是物質福利的最可靠的源泉。虽然可以怀疑，研究它是否会同研究古典文学一样地是高等教育中的一部分，但不可疑的是，它的实际活动是進步的主要憑借。

現在，情景就極不同了。我們时代的苦难似乎就是那一進步所產生的后果。为科学所創造的新的生產方法引起失業和生產过剩，却一点沒有減輕貧窮和缺乏，貧窮和缺乏在現在的世界和从前一样的普遍。同时，由运用科学而制成的武器，已使战争的威脅更直接和更可怖，而且也把那構成文明的偉業之一的个人安全漸減到無影無踪。当然我們不能把这些罪惡和失調專归咎科学，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科学，这些决不会照現在的方式發生，因为这个理由，科学对于文明有沒有价值就成了疑問。当科学的成果只是对于富裕階級的人才有着純粹的福利时，科学的社会功用被認為是当然的，沒有研討的必要。現在科学既起破坏的，又起建設的作用，对它的社会功用就必须加以研討，因为有人对它本身存在的权利也予以否認了。科学家們，以及和他們在一起的進步人士，可能感觉对于这种否認不值得回答，因为世界的現在狀況只是科学被濫用的結果。但是这种辯护还不是不証自明的；科学在能卸除这些对它的責难之前，必須受到考察。

事件的冲击 近二十年的事件大大促成一般人对科学采取一

种不同的态度；这些事件已深刻地改变了科学家們本人对科学的态度，而且甚至進入科学思想的構成之內。好像是奇怪的偶合一样，世界大战，俄國革命，經濟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新的和更可怖的战争之准备，这一些令人震驚的事变在科学的領域內也同时發生了过去三百年來所沒有过的理論中和一般世界觀中的最大的变化。数学的基礎已为关于公理論和数理邏輯的爭論所动摇。牛頓和麥司威尔的物理世界也被相对論和量子力学所完全推翻，后二者至今还是半可解半不可解的奇怪学說。生物学因生物化学和遺傳学的發展而革命化。所有这些發展，在一个科学家的一生中迅速地相繼發生，已迫使他們去考慮，而且是比以往諸世紀更深刻地考慮他們的信仰的基本基礎。而且他們也免不掉外力的冲击。战争，对各國科学家說來，意味着他們要把知識直接用在軍事上面。經濟危机直接影响他們，在許多國家正妨害科学的進步，在別些國家則有这种威脅。最后，法西斯主义表明了，甚至現代科学的中心，也能受到被人認為已同中世紀的末期一起完結了的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影响。

应当禁止科学嗎？ 一切这些震动的結果是，并非不自然地，在科学家們的意識中以及在关于科学的評價中都產生了很大的混乱。于是有种种呼声——甚至出乎意外地也在英國科学家协会中——發出，主張禁止科学，或至少禁止应用其發現。里朋主教在一九二七年对該协会講道时說：“……我甚至要冒一种受我的某些听众私刑处罰的危險來提議說，如果把每一个物理的和化学的實驗室都封閉十年，而以在它們里面所用的耐心而多智的能力轉移到恢复已喪失的共同生活的藝術和尋求使人类生活得以穩定的公式，那末在科学界之外的人类幸福的总和不一定因此而减少……”^①

对理性的反叛。 不僅科学之物質的結果受人反对，而且科学思想本身的价值也被怀疑。由于十九世紀之末社会制度面臨着的一些困难，反理智主义已开始出现，在梭勒尔的和柏格森的哲学中得到表现。本能和直觉被估計得比理性还更重要。在某种程度內，正是这些哲学家們和形而上学的科学家們鋪平了道路，使人得以贊許在被神秘地鼓舞的領導之下的野蛮暴力的法西斯思想体系。用吳尔夫的話說：“我們正生活在斗争和文明破坏的一个时期，在我們周圍到处都可以看到种种熟悉的征兆，表明冒充的知識侵入形而上学的思想。征兆永久是一样的，虽然表面上可以不同。理性被視為陈腐而遭廢黜，一个人如果先要求証明才肯相信一个事实时，他就被專橫地降到最低級，而且命他連寫‘我切不可要求証明’五百次。迈立多西人控訴苏格拉底和阿拉克薩哥拉斯信仰褻瀆神灵的無神論。羅馬的学者抛开了他們的琉克里細阿和希臘哲学來學習对东方魔術家所啓示的关于宇宙的真理。書籍，和有时連它們的作者，都被焚燒，因為它們要求証明，或者怀疑某个人关于宇宙性質的直觉之真实性。戴洪尼塞斯的神秘，爱塞斯或奧西里斯的咒語，对太陽或一个神牛的崇拜，从注視着你自己的肚臍或者从使你自己在早餐以前得病而得到的智慧，从桌子脚或原形質外層得到的啓示，这就是在这些时期被証明为理解宇宙和上帝的性質或理解‘絕對真理’的一些有效方法。一个人的信仰的强度既被采用为真理的尺度，那末，出身卑賤的人，倘使运用他的理性，很軟弱地自承不知他死后的情形，不知億万星球何以在空間發光，不知他的小犬是否有不朽的灵魂，或在世界上为什么有罪惡，或全能的上帝在創造宇宙以前在做什么，在宇宙末日以后又將做什么，——像不知这一切的愚人，是很难为聪明人和体面的哲学家的

⊖ “泰晤士报”，一九二七年九月五日，第一五頁。

社会所容纳的。”^①

这种神秘論和这种理性思想的抛弃，不僅是人民或政治不安的征兆，它还深入到科学的結構之中。科学工作者現在可能像以前一样的坚决駁斥它，但是科学的学說，特别是那些涉及一般宇宙或生命性質、而且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已被譏为不合时宜的形而上学的和神秘的理論，現在正試圖爭回科学界对它們的承認。

* * *

我們不能閉眼不看科学在影响我們时代的社会变化、同时受这些社会变化的影响的这一事实，但是为使这种認識能生一点效力，就需要对這兩者的交互影响分析得比以前更精密。在开始这一分析之前，先研討現在流行的对科学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這兩個問題所持的各种态度，將是有益的。这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可以称为对科学的理想主义的看法和现实主义的看法。照前一个看法，科学好像只关心真理的發現和思考，它的功用，与神秘論的宇宙論的功用有别，是要建立一个合于經驗的事实的世界圖画。如果在它的真正宗旨不丧失的限度內而有实际的效用，自然更好。照第二个看法，所着重的是实际的效用，真理是有效行动的手段，只能靠这种行动來檢查它是否真理。

科学是健全的思想 這兩個观点是两个極端，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些不同的說法，但是，兩者之間也具有若干共同点。持第一个观点的人不会承認科学有任何实际的社会功用，或至多承認科学的社会功用是不重要的或附屬的。他們为科学所作的最通常的辯解就是說，科学本身是一个目的，是为純粹知識而追求純粹知識。这种态度在科学史中起过很大的，但是絕不是很肯定的作用。它是古典时代盛行的观点，为柏拉圖的話精确地表达出來：“問題是，

^① “騙子的騙子”，第一六六頁，又參看荷格頓：“对理性的叛变”。

这一研究(指算術的和几何的計算——俄文版編輯部)的比較大的和比較高深的一部分研究有無幫助我們最妥善的处理事情。現在，依我們的意見，这正是每一能迫使灵魂轉向幸福存在的境域(亦即灵魂所最要看到的境域)。”[⊖]

这种对科学的观点，在其現代的形式中并不被人作为科学的唯一理由，而是作为主要理由。科学被認為是尋求解答人們可能問的关于宇宙或生命的起源、关于死亡及灵魂不朽之类的最深刻的問題的手段。科学对这些問題的回答是奇怪的；科学所“不能”知道的东西，而不是科学所已确立的东西，成了关于宇宙的一些說法的基礎。科学不能說出宇宙是怎样創造的；所以它一定是由一个聰明的造物主所創造。科学不能人工地創造生命；所以生命的起源是一个奇迹。量子力学的無定性被用作贊成人的自由意志的論据。这样現代科学就变成古代宗教的同盟者，而且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了它的替身。

無疑地，这样把科学用來替宗教辯护，是科学在現社会的社会功用之一，但是这并不是科学必須存在的理由，因为靠簡單的直覺也能找到同等圓滿和同等不能証明的对于宇宙問題的答案。实际上，科学之在現代化的宗教中的应用只是对于它在一般文化中的重要性的默認。任何宗教的見解，如果不是至少用科学的術語表述，而且和当代科学理論之实証的結果一致，是不能期待在文化界

⊖ 見柏拉圖：“共和國”，第七卷。有意思的是这一段引語是直接地在討論兵法(亦即柏拉圖認為科学的有用方面中最高貴的方面)的一段之后。他繼續寫道：“很明顯地，它(指几何学——俄文版編輯部)的和兵法有关的那一部分确实是对我們有用的。因为在扎营、占領陣地、集合和散开隊伍时，在实行一个軍隊在戰場或在進軍时的一切其他演習时，一个軍人是一个好几何学家或者不是，确实大有分別。然而我回答道，为了这些目的，关于几何和算術只要有少許的知識就够了”。

中立足的。

依最淡薄的唯心論观点，科学只是精神文化中的一个構成部分，有文化的社会必須具备当代科学的知識，和必須具备当代文学的知識一样。当然，事实是，至少在英國，还远非如此，但是教育家們常常單是根据这些理由來贊成科学，因此想把科学融化到一般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之內。例如，偉大的科学史家薩頓为科学的人文化提出如下的論据：“使科学的工作人文化的唯一方法就是对它注入一点歷史的精神，尊古的精神——尊敬自古以來的每一个善意的見証的精神。不管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生長都是屬于人的。每一科学的成就都是人的活动的成果，及其才能的証明。靠了他自己的努力所顯示的宇宙的几乎难想像的無限，除在純物理方面外，并不使人对之有所減色，而是給予他的生活和思想以較深刻的意义。当我们每次理解世界更清楚一些时，我們对于本身与世界的关系也能体会得更深刻。沒有与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每一門科学或知識是自然的和人文的到什么程度，是取决于你怎样做。你如果对科学表示深刻的人的兴趣，科学的研究就是人所能想出的最良好的傳導人道主义的工具；如果沒有那种兴趣，而只是为了知識和職業的傳授來教科学知識，那么無論从純技術的观点看，科学的研究是多么有价值，却丧失一切的教育价值。离开歷史，科学知識可能在文化上变得很危險；和歷史結合起來，輔以尊敬之念，它將培育最高尚的文化。”[⊖]

这些关于科学的功用的見解，和古典哲学家相同的地方，就在于承認科学是一种純智力的职务，所注意的固然是客觀的宇宙，而不是像数学、邏輯和倫理学一类的更为純粹些的观念，但是还是以嚴格的直觀的方法來注意它(宇宙)的。虽然許多科学家都抱这一

⊖ 薩頓：“科学史与新的人道主义”，第六八頁。

見解，但基本上它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为直观而直观宇宙是科学的功用，那末，如像我們所見的这种科学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讀一下最粗淺的科学史就可知道，無論是引起科学發現的那种动力，以及那些發現所賴以實現的手段都是物質的需要和物質的工具。人們之在如此長的时期內持这一見解，是由于科学家們和科学史家們忽視人的技術活动的整个領域，而这种活动，至少和大哲学家和数学家所研究的抽象理論一样，是科学中的一部分。

科学是权力 关于科学的另一种相反的見解是承認科学为理解自然并取得对自然之实际支配的手段。这一見解在古典时代也是存在的，不过不为人們所贊成。罗哲·培根和文藝复兴时代諸人明白表示他們的希望就是这样，但是在現代佛朗斯·培根第一次把这一見解說得最透徹：

“到达人的权力和到达人的知識的道路是很相近而且几乎是一样的；然而，由于人們之有害的和長久的重視抽象觀念的習慣，比較安全的办法就是从与实际有关的那些基礎來开始科学和建立科学，讓实际的那部分决定与之相符的思考的那部分，像圖章一样地印在它上面。”[⊖]

至少这是在科学界中兩百年來盛行的見解。“那末，培根所自定的目标是什么呢？用他自己着重的說法，那就是‘果实’。是增多人类的享受和减少人类的痛苦。是救济人类的处境。……它不断地給予人类以新方法、新工具和新途徑。这就是他在科学的各个部門、自然科学、法律、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全部理論的目标。兩個名詞——即效用和進步——成为培根学說的关键。古代哲学輕視实用，滿足于靜止的状态。它大部分是有关完善的道德的理論，

⊖ 弗·培根：“新工具”，列寧格勒社会經濟出版局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一九九頁。

这些理論是如此崇高，以致永久是理論；它企圖解答不可解答之謎；它劝人达到無法达到的心境。它不能屈尊到为人的享乐而服务。所有的学派都輕視这样的服务，認其为墮落；有些学派則斥其为不道德。”这是麥高萊在維多利亞元年时所寫的。他以及他当时的大多数有眼光的人士都認為科学的功用是普利众生。他又寫道：“試問一个培根信徒，新哲学（这是查理第二时候人們对培根哲学的称呼）为人类做了些什么，他馬上回答說：它延長了生命；减少了苦痛；扑滅了疾病；增加了土壤的肥沃；使航海者更安全；对战士們供給了新的武器；以我們的父老們所未見过的桥梁架設在大河和海口之上；把雷电从空中安全地引到地上；以白晝的光輝照亮黑夜；擴大了人的視野；增加了人类肌肉的力量；加速了运动；縮短了距离；促進了交通，通信，一切友誼的服务，商業的經營；使人能潛入海底，飛翔天空，安全地探求地球深处的可怕的神秘，不用馬而能乘車馳騁大陸和乘在虽遇逆風而能以每小时十海里的速度的船中行駛海洋。这只是它的果实的一部分，而且是其最初果实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个永不休息，永無止境，精益求精的哲学。它的規律是進步。一个昨天还看不見的点就是它今天的目标，和將成为它明天的出發点。”

幻夢的醒覺 一个現代的麥高萊对于科学的果实会有一个不同的和更为警惕的見解。他能指出一百年以前所远沒有意想不到的舒適和权力，指出在征服疾病方面的真正偉大的成就，指出在永远使人类脫离飢饉和瘟疫的危險一方面的可能；但是他也必須承認，現代人的物質科学之沒有解决了普遍富足和快乐的問題，正如古代人的學術沒有解决得了普遍的道德問題一样。战争、金融的紊乱、对于千万人所需要的物品之自願的毀坏、一般人的营养不足以及对于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战争还更可怖的战争之畏懼，这些都是

必須列入今日科学的果实之中的东西。科学家們本人越來越抛弃科学的發展会自动走向較好的世界的見解，这是不足奇怪的。

例如，伊文爵士在其一九三二年对英國科学协会的会长致辞中就說：“目前，思想家們对所謂机械進步所持的态度中，我們看到一种新的精神。贊美中含有批評；怀疑已經替代了滿意；怀疑又轉为驚惶。……工程师的羊角(代表丰饒之意——譯者)已震动了整个地球，在各地散布了前所未有的和不可想像的能力和权力。無疑問的是，这些礼物之中有許多是对人有益的，使得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廣闊，更加健康，更多舒適和兴趣，更多物質的东西所能促進的快乐。但我們尖銳地感覺到工程师們的礼物已被可悲地濫用，而且將來可能还是这样。……”[⊖]

逃避 有些人由于对改造人性之絕望而丢掉科学。另一些人就比以前更一心一意地埋头在他們的实际科学工作中，根本不考慮这一工作的社会后果，因为他們預先就知道这些后果多半是有害的。只有几个幸运的人能同意哈代关于純粹数学的有名說法：“这种学科沒有实际的用处；即是說，它不能被用來直接促進人类生命的毀滅或加重財富分配的現在的不平等。”

許多人接受了主觀的，而且有点玩世不恭的观点，認為科学的研究是和玩桥牌和填字游戲一样，不过对于在这方面感觉兴味的人說，是更令人兴奋和觉得好玩而已。就一种意义說，这一見解总是部分地正确的。任何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定对于他所实际進行的作業有內在的体会和享受，而这种領略實質上和一個藝術家或運動員的領略沒有什麼不同。路茨福曾將科学分为物理学和集郵兩大类，但是如果要把这比喻說徹底，也可以說成“裝配零件”和集郵。

⊖ “自然”，一九三二年，第一三〇、三四九頁。

科学的社会重要性 然而这些主观的见解不能告诉我们，整个科学的社会功用是什么。我们不能希望单靠考虑科学家对自己的工作怎样认识，或者他愿意别人怎样认识他的工作，来求得这一答案。他可能觉得这工作是享受，可能认它是高贵的职业，或有趣的消遣，但是这不能解释现代世界中的科学之伟大的生长，或科学何以成为今日世界许多最能干和聪明的人的主要职业的原因。

科学显然获得了远比像这类的智力活动所得到的普通评价为更大的社会重要性。然而它确实没有直接用于谋人类的福利。我们需要找出它实际上是用于什么上面，而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哲学上的，不如说是社会的和经济的。

科学家是工作者 科学之能照现代这样的规模存在，必然是由于它对资助它的活动的人有直接的利益。科学家必须生存，但是他的工作只是在最稀有的场合才是直接生利的。科学家不靠别人而能生活或者靠某种副业维持生活的时候是早已过去了。用上一代的一位剑桥教授的话说，科学研究工作不再是“英国绅士消闲的正当职业”。几年前在美国所做的调查统计表明在国内两百个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只有两个是私人有财产的，其余的人都是依靠科学职位的薪金。今日的科学家已几乎和普通的公务员或公司的职员一样的是薪水阶级。即使他在大学中工作，他也是被那些控制着整个生产过程的势力有效地控制着，虽然不在细节上，也是在研究工作的一般方向上。科学研究和教学实际上是工业生产中的一个小的，但是关键重要的部门。而我们正是要在科学对工业的服务中去找它现时的社会功用。

为利润的科学 工业发展的历史，包括属于政府的特殊的战争工业，和年代最久的农业，表明改变工业的过程，使其产生更大的效能，因此产生更多的利润的主要工作现在几乎完全是靠应用

科学來進行的。应用科学以后發生的三大主要的技術变化是：生產的越來越自动化，原料的更大限度的利用和浪費的消除，以及因周轉的加速而生的資本費用的節省。不过最后一項的效果可能为由采用自动的机器而增加的資本費用所抵銷而有余。一般的結果是同一生產的成本被降低，或更普通的是以同一的成本能作更大的生產。所以科学是其減低成本的方法（如改進工厂組織，加快工人的工作或降低工資）的一种輔助。科学被用到什么程度將取决于它与其他的那些方法相比較的相对利益。这些利益是现实的，但也是有限制的，由于生產者的保守，这些利益絕沒有被完全体现出來。所以虽然科学在其發展中受到很多阻滯，它的达到現在这样的重要性是由于它对于賺得利潤有貢獻。如果工業和政府的直接的和間接的津貼一停止，科学將立即陷落到和它在中世紀时那样低的水准。这一实际的考慮，就排除了唯心主义哲学家，如罗素之流所想望的繼續發展科学而不同时發展工業的那种可能。工業对于科学在供給設備和提出待决問題方面作了巨大的貢獻，而且，除了从工業，科学也別無可以取得充足經費的來源。在社会主义的經濟中这种联系也是存在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經濟中，为利潤而歪曲科学的現象既經消除，为人类幸福而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將成为首要。所以科学比以前还更需要与工業，農業和衛生發生密切的关系。

科学的机关 工業与科学的这一联系的結果，在过去一世紀已無形地把科学也机关化，成立了足以与教会和立法机关相比，甚至比它們还更为重要的机关。这种机关也和它們一样，依靠現存的社会制度，其人員主要是从統治階級中挑选出來。然而科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獲得自己的組織、生命和世界观。这种科学机关的繼續存在，一般地太容易被視為当然；因为科学在过去与工業联

系起來時已造成巨大的進步，人們就以為這一進步將自動地繼續下去。然而，科學本身內部的繼續進步和工業本身內部的進步同樣是不能證明的。近幾年的事變已經向我們指出，如果膚淺的考察過去不久的趨勢，而以這種考察為根據來推斷未來的經濟發展是如何的不可靠。需要有一個更深的和更長遠的觀點。

科学反对战争[⊖]

導 言

本文的綱要是：第一部分討論世界的最一般的經濟及政治形勢的問題，着重在它对科学的影响，并把美國之为世界資本主义中心和苏联之为世界社会主义中心的特殊作用顯示出來。第二部分討論与資本主义危机有关的諸問題，其中包括馬歇爾計劃、德日工業的重建、战争的危險、原子战争的政策及战略，以及这些对英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影响。这两部分構成本文的总背景。第三部分討論这些因素对英國和全世界的科学的特殊影响，科学之服务于私人利益及軍事研究，以及这些对个别科学工作者和整个科学活动的影响。第四部分討論科学家的責任：他們面对着这些情况的發展应当如何行动，应当如何与其他進步力量合作以使科学能为社会福利及和平服务。

科学的問題，如果不顧及当前的政治經濟形勢，任何时候都永远得不到解决。甚至当科学只在人类活动的極小領域內应用时，这已經是真理。而現在，每一个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大問題都牽涉到科学的时候，科学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估計世界形勢，并承認这一形勢跟他們自己的工作之間的相互作用。

⊖ 摘自貝爾納和康福斯一九四九年所著小冊子：“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柏赤書店。

我們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变化得很快，常常比我們的思想所能適應它的那種程度快得多。同時，當前的政治变化只是那些更一般的趨勢的徵兆，必須先了解這些趨勢，才能正確地展望這些变化。主要的、基本的因素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在二十世紀之初，當帝國主義已表明其不能應付生產過剩的結果之後，資本主義總危機開始表露出來，它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最大的經濟危機。同時，我們看到了唯一能穩定地代替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怎樣首先在蘇聯，而後在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第一次出現並不斷成長。

我們目前所遭遇的困難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定階段的特徵；在這一階段，反動勢力在它們的法西斯衝鋒隊失敗以後正企圖重整旗鼓、再啓衅端。同時，戰爭本身及其社會的和經濟的後果不僅擴大了從資本主義下解放出來的地域，而且也大大削弱了資本主義，增加了它內部的矛盾。

主要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主要特點，就是生產力（主要在美國）的長足發展和全世界（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的貧困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戰爭的主要經濟原因，就在於找不到一個既能發揮生產能力又能獲利的銷售市場。

由於英國經濟的腐朽的寄生的帝國主義性質而產生的英國工業技術的落后，使得英國特別容易受到經濟危機的襲擊。由於同一原因，英國極端仰賴海外的原料和糧食供應，而現在，在它已喪失了它的幾乎全部的海外投資（這個過程即使不是為戰爭所引起，也是為戰爭所加速的）以後，它在爭取有限的世界市場的競爭中處於極不利的地位（特別是在對美關係上）。

⊖ 作者在此指出了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和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的特點之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資本主義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俄文版編輯部

工党政府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把这些危險減到最低的限度。相反地，它为了獲得暫時的緩和，正在奉行着一種必然使得這些危險更加嚴重化的政策。這一政策原是英國資本家的傳統政策，是限制工人階級的消費的政策；這個政策不是要建立起國家未來繁榮所系的基本工業，而只是最大限度地生產可供直接輸出的貨物。同時，這個政策旨在加緊剝削殖民地國家，在可能的時候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在不能阻遏民族獨立運動的地方（如在印度，緬甸和近東）支持反動分子。

英國本身遠沒有力量繼續奉行大英帝國的這種傳統政策。繼續奉行這種政策，使英國勢必依賴美國不斷的和日益增加的援助。其結果是英國實際上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獨立，並在經濟上、政治上服從美國大企業的政策，即敵視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政策。同時，這還使英國將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充當前進基地，這就要求英國進行擴軍，而擴軍又使得國家經濟的恢復成為不可能。

科學工作者特別容易受到這些發展的影響。和工人一樣，他們也必然要受到現在正在進行的對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總進攻的痛苦；他們面臨着災難性的大批解雇和失業的不可避免的威脅，因為工黨政府的政策必然引導到經濟崩潰。而且，作為科學家，他們更容易受到影響，因為現在的趨勢使科學被歪曲和限制，使它用於軍事目標，用於辯護一個略加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無可救藥的缺陷上面。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工作者不斷地脫離為人類福利服務的那些工作，而被轉移去製造最可怕的、但在軍事上是無用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如原子彈、放射性武器和細菌武器。因此，科學工作者要就是在和平的時候幫着剝削人，要就是在戰爭的時候幫着毀滅人。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就要受到越來越厲害的政治壓力，這種壓力在美國而現在也在英國正在採取着越來越公開的

迫害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是沒有一点前途的。只有在制止而不是帮助資本主义势力的条件下坚决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經濟政策；只有靠一个和殖民地人民团結、并且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國家实行國際合作而不是对它們進行“冷战”的政策，才有建立起一个能为人类福利工作的有效的國際科学的希望。

一 战争危险的背景

美國帝国主义的兴起

上述論点只提供一般性的观念，因此要進一步加以闡明并使之具体化方能成为充分有效的行动指針。在本論文中还作不到这一点，不过至少可以联系着科学的作用，指出一些基本因素及其当前表現形式的比較重大的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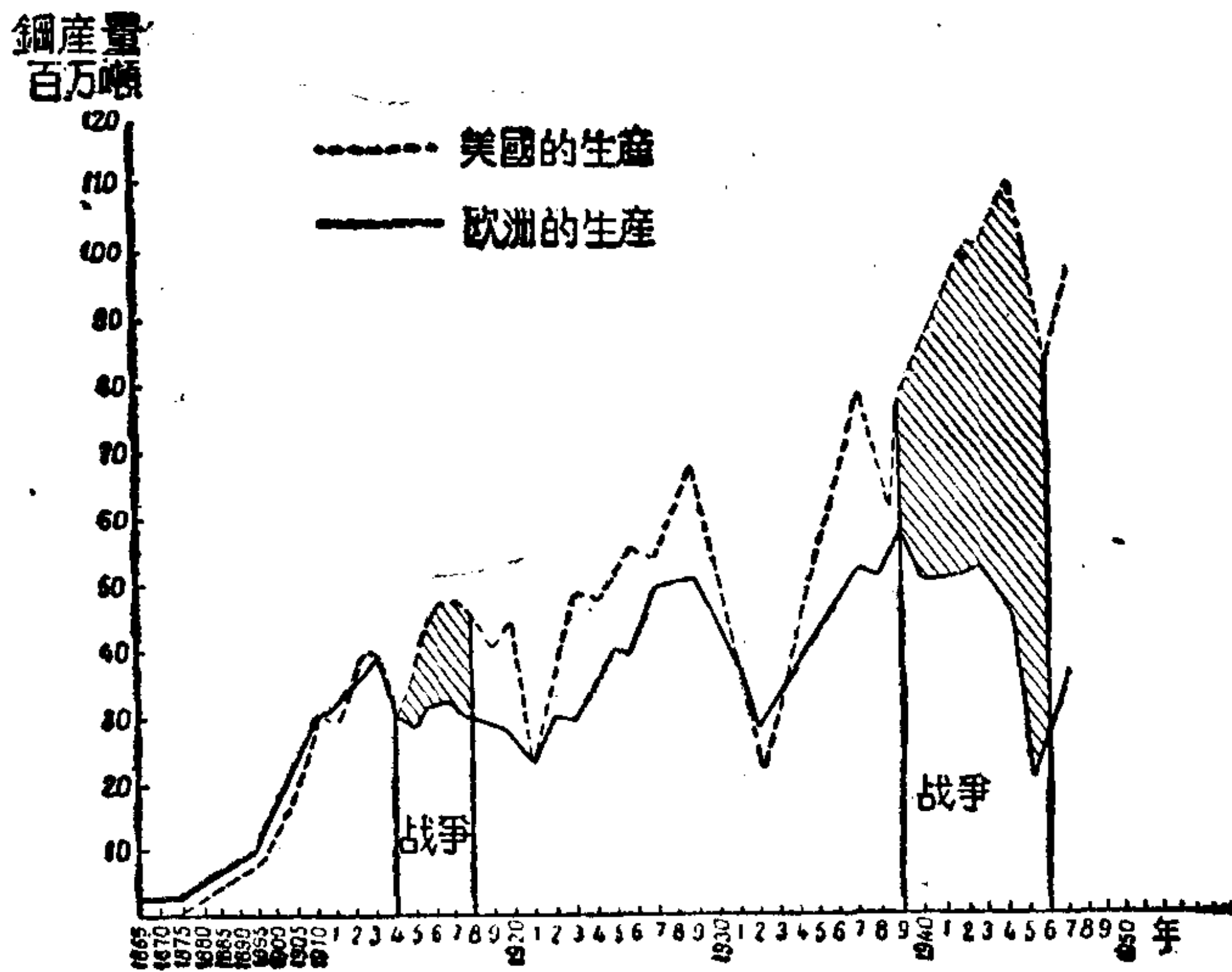
資本主义日趋沒落的現階段的主要特点，就是一方面美國的生產力極端迅速地增長，而另一方面資本主义經濟沒有能力把日益增長的財富作公平的分配。一九四八年，美國的工業產量大約占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六十，而美國的人口一億四千萬，約为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这一大量生產品的价值在美國人民中間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約百分之三十三屬於百分之十的人口。美國四分之一人口的所得還不及平均收入的一半。可見，主要受益者只是一小群的美國資本家，而整個龐大的生產機構則操在八个財政壟斷集团手中。

像現在美國这样的資本集中和控制集中的原因，一部分是地理的，一部分是政治的。美國資本主义一直躲过了，或者更确切些說，沒有受到資本主义矛盾的那些最帶破坏性的影响，而正是这些矛盾現在已把大半个欧洲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并且促成了亞洲半

殖民地國家的覺醒和解放。當我們把過去一百年來美國和歐洲的生產加以比較的時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我們可以拿一個基本生產部門即煉鋼業來作為指標。這一時期鋼產量的動態可以在圖表中看出。這個圖表有力地指出了經濟危機和戰爭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利用所起的影响。

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發展上的這些純經濟的和政治的後果，以及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發展不平衡規律在如何有力地阻礙着生產能力的利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二十世紀之初歐洲的生產略微超過美國，美國却在那毀滅了歐洲的一大部分生產力而在自己國內創造了新生產力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取得了領導地位。

一九三一年的大危機使美國的鋼產量又降低到歐洲數字之下，這表明了資本主義之抹殺自己的成就是何等容易。但是美國遇救了，首先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救了它，後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戰爭本身，戰爭使美國的工業生產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同时使欧洲的工業生產遭到很大的破坏。

第二次的工業革命

对資本主义世界其余部分說來，美國現在所处的地位正和英國在十九世紀对全世界所处的地位差不多。英國所以能从工業革命得到利益是得力于它的不受外力入侵威脅的那种安全地位和擺脫了封建桎梏的進步的經濟結構。和英國一样，美國也能利用我們今天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这次工業革命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基礎不是把力学应用于手工工業，而是把科学廣泛地应用于机械、电力和化学工業。原子彈、雷达和盤尼西林是这次革命的最卓越的成果，但是实际上它比这些东西更要偉大得多。它的意义就在于科学之被应用去提出和解决生產上及工業組織上的問題。

然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甚至在最發达的資本主义經濟中也不能充分地發展，正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未能在封建条件下充分發展一样。它需要有一先决的条件，就是一个科学的、自覺的、完全配合的和有計劃的經濟，而这是和資本主义的實質不相容的。自然，甚至第一次工業革命，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最后說來虽和資本主义不相容，但是它还能繁荣一个时候。第二次工業革命現在只能在一个歪曲的形式中充分地表現出來，这个形式就是致力于衰朽的資本主义所唯一能做的投資——战争。

然而，甚至科学的局部的和零碎的应用，以及有充分财政支持的新工業技術的采用，也使美國的劳动生產率比資本主义世界其余部分的劳动生產率高出很多^①。这和大量廉价原料之可供利用結合起來，再加上軍事生產的刺激和战争損害的免除等条件，就使得美國的商品总產量达到空前的規模。

表一 美國及歐洲國家每人每年石油消費量(單位:公斤)

國 別	1938 年	1946 年	國 別	1938 年	1946 年
美 國	1,263.8	1,658.9	芬 蘭	73.8	38.7
聯 合 王 國	254.8	284.6	意 大 利	60.9	36.9
丹 麥	236.6	153.1	奧 地 利	58.8	不詳
挪 威	234.0	不詳	希 臘	48.4	不詳
瑞 典	216.9	272.8	捷克斯洛伐克	33.2	26.1
法 國	199.6	134.4	匈 牙 利	27.6	不詳
荷 蘭	198.6	178.5	波 蘭	15.2	不詳
瑞 士	104.0	92.9	保 加 利 亞	15.1	不詳
比 利 時	94.0	80.9	南 斯 拉 夫	11.8	不詳
德 國	92.9	不詳			

表中數字系根據“Moniteur du Petrole Roumain”上面的生產和進口統計及“聯合國統計公報”(一九四八年六月)中的人口數字計算出來的。

追求原料——石油

以美國生產規模之大，加上美國經濟之極端浪費，所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美國國內現有的以及儲藏的資源正在加速耗竭。這不僅使美國的糧食與原料的出口比以前減少，而且使美國帝國主義伸手到國外去找尋原料來源。

美國經濟的浪費性主要是決定於它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營。

- 羅斯塔斯在“國際勞動評論”的一九四八年九月號上把戰前諸年的美國和英國作了一個有意思的比較。他指出，雖然在美國的製造工業中每個工時的出產量為英國工人每個工時的出產量的百分之二百八十四，每一從業者的出產量為百分之二百二十四(在計算時已注意到美國的工作日較短)，而每個工人的總產量則只是百分之一百七十，若再注意到美國工人人口的比例較小和失業者的存在，那末每一人口的实际生產量就只是英國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即大約相當於兩國每一人口的國民收入的比例。這順帶地表明了無限制的資本主義之技術上的優點和經濟上的弱點。

这种浪费性不是对工业实行科学的改造过程中不可分离的特点，而是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科学的经济在使用原料方面要节约得多，因为它可以减少使用在任何目的上的材料数量，并且会实行一套修复和重新利用器材的计划制度。

美国经济的这一方面的结果，可以用石油为例最清楚地表明出来，因为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典型消费品，正如钢之为它的典型产品一样。美国的石油产品的消费总量与欧洲各国石油消费量的比较如表一所示。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美国每个人的消费量和其余各国的每个人消费量完全不同，它相当于英国每人消费量的大约六倍，相当于欧洲多数国家的十至五十倍，相当于其余比较落后国家的一百倍。其次，这一不平衡近年来越来越增长，实际上成为阻碍工业不发达国家发展的主要技术因素之一。美国各石油公司贪婪地购买现成的油田，是不让其余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石油供应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例如，“新泽西美孚油公司”每年就从外国产地开采石油产品二千五百万吨，就是说比几个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消费量还多。此外，美国石油垄断组织还人为地提高石油产品的价格，特别是燃料油的价格，这个价格自一九四〇年以来增加了两倍。正是这，再加上生产石油以及购买其他原料如橡胶所费的成本都很低（由于使用低廉的殖民地劳动），使得美国的垄断资本家能够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攫取利润[⊖]。

对外投资——输出危机

这一切加起来就增加了美国和其余的世界之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加强了美国的统治阶级的支配地位。然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美国的巨大生产力是既不能保证经济稳定也不

⊖ 较老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和荷兰，则不得不满足于美国的食余。

能保證安全的。恰恰相反，它是今天世界動蕩的主要原因。物價騰貴是最近十年來美國國內經濟發展的特征，物價的增高從大戰以來大大超過了工資的增加。

這是資本主義繁榮的典型特征，就是說，它或遲或早要使基本人民群眾的購買力降低，以致不能吸收工業產品，那時市場就要陷入危機。然而，在現在的世界狀況之下，還可能靠輸出危機的辦法使自己暫時避免它。利潤的積累（在一九四八年達到了新紀錄——兩百億美元[⊖]）在不能由美國人民分享的時候，就成為美國進行海外投資，奪取國外貿易和擴大勢力範圍這些典型的帝國主義擴張行為的基礎。事實上，資本是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被輸出。在一九四七年，美國的海外投資為七億四千四百萬美元，而且絕大多數是大公司的直接投資。在一九四八年這一數字一定更要大得多。由於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所占的支配的經濟地位，美國投資所具有的便利是無限的。美國最大的投資是在西德和日本，但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雖然吸收的投資少些，也是歡迎美國投資的地區。此外，對英國投資的種種可能也不是不重要的。事實上，這一類型的剝削，顯然受到保守黨和工黨同樣的歡迎，例如英國政府的四年計劃就實際上規定着吸收這樣的投資來作為消滅預料在一九五三年將要達到的三億美元赤字的手段。“據估計，這一赤字可以為金鎊區的其餘部分的黃金生產和美元收入，以及美國在聯合王國和金鎊區其餘地方的投資來彌補。”（“歐洲的合作”，皇家出版局，英王詔書，第七五七二號）

此外，美國還必須銷售廣大的消費品和工業用品；所以美國要根據馬歇爾計劃用幾乎不加掩飾的傾銷策略來為保證出口施加壓

⊖ 後來幾年美國壟斷組織的利潤又大大超過了這一數字，例如，一九五一年的利潤是四百二十九億。——俄文版編輯部

力[⊖]。美國的壟斷公司現在几乎公开地要求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經濟統治，想迫使一切其他國家購買貴的美國貨和供給美國以廉价的原料。這是一個把危機向外輸出的政策，一個靠了在國外以傾銷來擴張市場和在國內以高物價來限制市場來求得平衡的政策。

美國世紀的世界的圖景，在統治美國的人們的心目中，就是一幅為“慘白色的”歐洲地帶所保護着的經濟繁榮的美國的圖景。歐洲的工業的低工資對於美國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將起有價值的糾正作用。不論歐洲或美國都要越來越依靠為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侵占而直到現在依然受其統治的奴隸所有主的黑色帝國的出產。但是甚至資本輸出和傾銷的政策也不能使資本主義免于行將到來的危機的威脅。如最近的選舉所表明的，美國資本主義的國內地位無論在經濟上或者在政治上都是不太穩固的。

而且，美國帝國主義不能希望單靠經濟的手段來解決它的政治的或經濟的困難。現在已不是二十世紀的初期，帝國主義者在剝削時，從被剝削者方面受到很小的抵抗，或者完全不受抵抗的時代是完全過去了。世界的整片的區域，如像東歐，都對這樣的剝削關起門來，而在較遠的地區，如像中國和東南亞，已經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得很好的和更成功的抵抗運動。再者，雖然美國現在沒有必須以武力對付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資本家却把一個強大的和經濟上安定的蘇聯的進步看作是自己的死對頭。

⊖ 見約瑟夫：“歐洲的復興與美援”，載“科學與社會”，紐約，第十二卷，第三期。
“經濟合作總署的傾銷政策是非常明顯的。它和美國奪取市場及歧視可能的競爭者的意願有密切的關係。例如，英國被派定主要地須從在古巴的美國人的大公司那里買五千萬美元的白糖，雖然英國可以從自治領得到它。經濟合作總署還準備發送幾乎同樣金額的魚到不列顛島。

社会主义的世界

当我們的世紀在前進的時候，人們所集中注意的已不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最后階段，而是与之相對立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生長的最初階段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一個時代的徵兆。一九四八年的蘇聯是一個在解決現代每一經濟和政治問題時所必須越來越重視的大國，而現在的蘇聯則更不是孤立的。在它的周圍集合着越來越多的國家，它們從前是資本主義世界被壓迫和被忽視的邊緣，而現在，主要由於戰爭的結果，它們都在借助蘇聯幫助來重建自己的經濟，來保護自己免受資本主義侵略和奴役的經常威脅。從戰爭結束至今只有三年，我們已看見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政府在經濟重建方面達到了在其余世界所沒有見過的那些成就，但是比任何物質成就更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新的民族的形成，它們想靠自己的努力來不斷提高自己的物質幸福和社會文化水準。

解放運動

在人民所制定和實行，並且是為自己造福的計劃，和西方國家名為改善落后國家（不管是直接在帝國主義控制之下的殖民地，或者是間接在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生活的家長式的偽善計劃之間，是有根本的差異的。在世界的許多地區，特別是在中國、越南和希臘，民族解放運動正在對於得到了帝國主義國家充分的和公開的支持的當地反動勢力，進行着無情的和日益成功的軍事鬥爭。在資本主義壓迫下的每一個國家今天都在要求解放。新舊帝國主義者主要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認識到解放成功的國家將起模範作用，於是越來越傾向於反動。然而觸發解放運動的基本動因必然產生自內部，產生自帝國主義在滿足落后國家

人民的真正需要和意願方面之內在的無能。解放運動是對於從美國方面來的經濟掠奪的新浪潮衝擊的直接回答，這一掠奪的目的是在於從落后國家榨取大量的礦物的和植物的原料，以便使大壟斷公司發財，滿足美國經濟的無厭的要求，並提供準備戰爭所需要的所謂戰略物資。

解放運動並不限於落后國家或殖民地國家。它在帝國主義國家內部也在同樣進行着，雖然是按照它們各自的經濟結構和最近的政治歷史而採取着不同的形式。在所有為德國占領過的國家，抵抗運動並未因戰事終了而失掉其存在的意義。須知，人們的捐軀和受刑，並不是為了復活那種把他們出賣給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制度，而在這一制度下過去和現在都是通敵分子們當權的。在法國和意大利，雖然在外國的威逼利誘下為馴順的社會民主黨所支持的反動派政府能夠依然執掌政權，可是人民的抵抗還是積極的，並且足以阻止任何妄想把這些國家拖入反蘇軍事干涉的企圖。歐洲的較小國家比較難以抵抗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吞併，特別是像比利時和荷蘭，因為它們本身也是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它們之得以保有殖民地也是完全依靠美國的“善意”的。但是甚至在這裡，反抗也是存在的，而且這種反抗將隨着危機的加深而日益增長。

然而英國的地位則是完全特殊的。在資本主義世界，英國是美國以外的最大的工業國家，而且它還有由於自己過去的帝國主義大國的地位而保有的經驗和威望。雖然由於戰爭的結果，加上英國的災難性的政策，使得這一地位已經喪失，而且已經在經濟上依賴美國，可是，為了利害上和“感情上”的理由，美國覺得盡力把這種依賴情況掩飾起來是合算的，因為一旦英國人民明白了自己在被引導到哪裡去之後，一定會發動有力而堅決的反抗。

二 走向战争的路綫

这一切都在导向战争，因为资本家的野心的规模和幅度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危险的根源。资本家们日益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免受那为他们自己的掠夺行为所激起的世界各地被剥削人民的反抗。有个时候这一保护是靠国际资本的走狗来实现的，其中最卓著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德国的纳粹分子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国际资本那时还希望这些走狗能镇压住他们本国的人民，能牵制并最终摧毁那抵抗资本主义的堡垒——苏联。结果证明，这些走狗是并不可靠的。首先，他们认为进攻比较弱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便利，而以后，当他们进攻苏联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又迫使自己的统治者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去帮助苏联摧毁法西斯主义。

美国是反动势力的中心

现在，当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已被扫除，美国资本主义日益公开地扮演着世界反动军事和政治中心的角色。这种情况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行动。迄今美国一直是一个比较和平的国家，但是它的统治者正在利用资本家们对于真正社会主义进步的真实恐惧，利用其余人口为他们所巧妙地煽动起来的对于现代战争各种惨象的恐惧，把它拖上疯狂的军国主义道路。

当然，美国军国主义的发展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第二次大战产生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军官等级，他们大都出身于大实业家而且和重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极愿美国处于战争准备的状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报酬和为扩张军备辩护。例如，美国

的航空工業，如果不是它的國會內的代表要求建立龐大空軍的主張獲得了成功，那末在許多年前就已破產了[⊙]。然而，即使这样大規模的軍事生產本身，也并不足以防止生產过剩的危机。只有战争自身才能保證有足够的出路和适当的利潤來使資本主義的工業機構充分發揮其生產能力（这为第一圖的生產曲綫極明白地表明出來）。

因此，战争准备是在進行着，战争之沒有在目前爆發是由于軍國主義者对于这一战争的能否勝利發生了極有根据的怀疑，但归根究底則是由于美國及其盟國人民的反对。然而，只要美國依然为壟斷資本所控制，那末尽管它有时在人民的抗議下作一些姿态和表面的讓步，經濟崩潰和战争的危險还是不会消除的。（这可以从表明各國工業中的就業人口的第二表看出。从这表可以看出英國的約一千五百万產業工人數是在美國的三千万和法國的五百万產業工人數之間。）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後还不到三年，就在举行參謀部會談，締結同盟條約，進行擴軍和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已卷入或正在瀕臨深刻經濟危机的时候進行的。这些迫切的問題籠罩着其他一切并妨碍着任何長期建設的可能。目前國際形勢的最顯著的特点是世界在走向領土上的和思想上的分裂。这种情况引起那些必須在資本主義和社会主义之間有所抉擇的人民的日益兩極化，并迫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公开承認它們对于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的依賴。

各盟國在战争期間所制定而在波茨坦取得最后形式的政策，現在已公开为英美所抛弃。这个政策規定了要在永久和平建設方

⊙ 一个大公司，“洛克希德飛機公司”，在一九四八年的報告中說，它的生產的百分之九十五是供軍用的。

表二 工業、礦山業、建築業和運輸業中的在業工人數
(商業、金融、個人雇傭和農業除外)

國 別	工人數(單位: 千人)
美國(1946).....	20,763
英國(1946).....	10,184
法國(1946).....	4,075
加拿大(1941).....	1,574
德國(不包括薩爾和奧地利)(1939)...	16,289
日本(1930).....	7,057
蘇聯(1936).....	22,000(這個數字不能跟上 列數字精確比較)
職工總數(1941).....	31,600
1950年計劃數.....	33,500

面實行協力和合作(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遭受戰禍的國家); 這個政策須在聯合國的幫助下, 由各國能夠代表曾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戰的各階層人民的政府來領導施行。在那時看來, 世界至少能在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共處的條件下和平地發展幾十年。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蘇聯政策的目標, 但是它卻日益在英美兩國, 為貝文先生和杜魯門先生在行動上, 為丘吉爾先生和戴高樂將軍在言論上所堅決拋棄。

“冷 戰”

於是, 美英兩國的政策變成了締結越來越帶有軍事性的公約和聯盟的政策, 變成了建立這些公約和聯盟的物質基礎以及一致加緊殖民地剝削的政策。這個政策的最重要的和最可注意的結果, 就是在德日兩國最反動的分子的控制之下重建這兩國的經濟的做法, 這種做法把曾經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種危險又復活起來了。此外, 這一政策在各地都支持反動政府, 在希臘和中國就表現

为支持武装干涉，在西班牙、葡萄牙、南美和中东就表现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们的法西斯政府。

这一政策现在已有了自己的名称，就是对苏联的“冷战”，而这种冷战政策是越来越接近从前法西斯国家反共产国际轴心的政策了。“冷战”这一名词现在被歪曲地应用于谈论苏联对它的旧日盟国进行的“战争”的时候。实际上它主要是起于英国的挑拨，这就是一九四六年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中所表明的、以原子弹为后台的“对俄强硬”政策。

现在有一个清楚地看得出的倾向，那就是尽可能恢复战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只有比较狂妄的帝国主义者，如像丘吉尔先生，才愿见这一状况的全盘恢复，其中包括把印度和缅甸重新并入英帝国，而使那些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盟国在东欧国家所扶植的无能而横暴的政府复辟。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再用那些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所利用过的无耻论调来推行反动政策了。人民已有足够的经验不会再相信这些论调了。于是伪善就成了时髦。现在是在新的名称下尝试着同样的事情：用马歇尔计划来恢复经济；用西欧联盟和大西洋公约来保卫民主主义。这些名词的好处就在于它们能取得大多数老实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他们以为这些计划的发起人是想使他们达到，并且能真正达到经济繁荣和和平的。但在这些计划的高级支持者（特别是在美国）看来，这些计划的欺骗性是十分显明的。他们看得很清楚，真正的目标是使美国在全世界（包括苏联）取得有效的支配，并最后在世界各地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

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表面上是為了恢復某些西歐國家的經濟，使它們

不出五年便“完全不再需要任何特殊的外援”（克里浦斯爵士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在下院的演說）。即使歐洲復興的計劃發生效力（而鑒于最近的經驗，它們要能發生效力才是最奇怪的），在計劃時期完結時也不過是使歐洲的經濟在事實上完全依賴美國，并使它有一個組織得足以保證反動的資本主義成分統治的政治結構而已。在工黨的“腳踏實地”這個小冊子中就已明白地指出，每一個國家如果接受了美援，在它內部就是右派政黨受到多數支持[⊖]，而且西歐愈統一，特別是在容納了還遠沒有肅清納粹勢力的西德以後，反動勢力的壓力也就愈沉重。這些發展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統治的復辟，就是歐洲再一次地陷入那曾經導致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經濟和政治的緊張。

馬歇爾計劃的經濟基礎本身是極端不健全的。如像歐洲經濟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的報告中所指出的，西歐國家戰後的趨勢就是增加自己從西半球的輸入和減少從東歐的輸入，这样就使得西歐，由于自己的生產力較美國為低，而永久在貿易上是逆差。擴大跟東歐間的貿易，特別是在重建時期，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西歐國家的工業品來換取東歐的糧食和原料，這在雙方都是無限地有利，而且這是唯一能建立起歐洲真正穩定和進步的經濟的道路。

歐洲是美國的殖民地

判斷馬歇爾計劃的倡導者的真實意願的標準之一就是看他們對於提高歐洲生產力的態度。這一計劃以盡量限制東歐的工業化為目的。例如，它已經阻撓了波蘭和法國之間貿易關係的發展，讓法國政府用美元來買昂貴的德國煤而不買便宜的波蘭煤。同樣，它

[⊖] 工黨領袖用選舉數字來表明工黨本身在英國是少數，同時用這一點來寬恕他們自己的卑屈。

也限制捷克斯洛伐克从奥地利輸入鋼材。其次，美國对于可能有軍事价值的貨物的特定的禁止，已擴大到包括机器，特别是电气机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禁运不僅具有經濟的目的，而且具有軍事的目的[⊖]。苏联主張在欧洲經濟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來加速遭受战禍的國家的工業化的提案，由于英美兩國政府的指使而被否決了。其次，它們还同样激烈反对除德國以外的西欧的認真工業化。例如，新为法國改訂的計劃就規定了高得多的粮食產量和低得多的鋼產量。一般說來，似乎欧洲在馬歇尔計劃之下，將沒有可能和美國的主要工業競爭，欧洲只被許可为自己生產粮食

⊖ “現時，美國拒絕發給波蘭大約七十种貨物的出口執照，这些都是它从美國進口的普通貨物，价值不超过一千万美元……”

你們或者會說，美國拒絕發給波蘭執照是根据軍事性的理由，是由于美國政府不願为波蘭的軍事建設服务罢。我想請你們自己加以判断：这些貨物是棉花、合成橡膠、冷凝器、無線电真空管、量具、留声机紀錄片、紡織工業用針和滾珠軸承等等。你們能相信这些貨物是軍事物資，而其出口足以危害美國的利益嗎？

你們都知道那構成今日普通人所称为馬歇尔計劃之基礎的一九四八年的經濟合作法案……的規定。这个法案給予馬歇尔計劃的执行人以权利來阻止把一切原料和半制品輸出到参加馬歇尔計劃的任何國家，如果这些貨物会被这些國家用來生產制成品，并再輸出到任何一个不参加馬歇尔計劃的欧洲國家的話。……美國政府保留着它指導这些國家的整个出口政策的权利，顯然是为了能阻撓对东欧國家的出口。

霍甫曼先生，馬歇尔計劃的执行人，一面声明受战争灾害的國家經濟重建的必要，以及加强东西欧經濟联系的必要，一面又說西欧不应‘私运軍事物資’到东欧，这兩者怎样能調和呢？难道这是說霍甫曼先生想禁止西欧國家对波蘭輸出量具或拖拉机零件，正如美國政府現在所做的一样嗎？如果是这样，霍甫曼先生怎样能够在拒絕供給东欧以必需的農具同时想靠东欧的輸出來改進西欧的粮食供应呢？”（波蘭外交部長和波蘭代表团团长莫則列夫斯基在第三届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会上的發言摘要，巴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

和靠了賤价的劳动生產某些輕工業品和奢侈品，这样就对于美國的高工資起一种有价值的糾正的作用。

人們常說，馬歇爾計劃对西欧所加的限制是由于东欧國家拒絕参加这个計劃所引起的。然而这一拒絕是和这一計劃本身的性質有关的，这一性質就是，不論这一計劃在什么地方生效，它就要在自由的經濟交往的外觀下，推廣那些資本主义剝削原則。还在十九世紀人們便已承認，在一个工業高度發达的國家和一个貧弱的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只能使后者的經濟为前者所支配。这就是自由貿易何以大受維多利亞女王时代的英國的欢迎、而同时又为落后國家以樹立关税壁壘來抵制的原因。在馬歇爾計劃之下，弱小國家的利益不唯得不到保护，而且它們还要答应促進这一單程的自由貿易。关于馬歇爾計劃的条件的慷慨，以及它的贈子和貸款，宣傳得很多。这又是那老的一套。大家知道，在旧时候欧洲帝國主义國家的銀行家們曾給予土耳其的总督和中國的官僚以貸款和援助，而这些銀行家之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慷慨好义的。西欧也开始嚐到殖民地化的滋味，我們等不了多久就会看到它的后果。有着能够保衛自己免受这样剝削的政府的那些國家，自然地决不会在这些条件的基礎上接受这一計劃。但是西欧的反动的或軟弱的社会党政府却寧願受資本主义美國的支配而不願他們自己的國家独立和獲得健全的經濟發展。

馬歇爾計劃还有一个便利，就是对这一計劃的任何部分的反对都可以被看作是受了“共產党情报局”的影响，并立即被視為叛國行为。于是在法國和意大利就可以槍殺罢工工人和通过反工人的法律，同时又阻止他們的英美的階級弟兄們對他們表示天然的同情。在事情还没有到这样嚴重地步的國家，就以馬歇爾計劃的名义在物价上漲的时候凍結工資，压制工会的照例的抗議，說它是幫

馬歇爾計劃的軍事方面

必須記住，馬歇爾計劃只是以所謂“杜魯門主義”為出發點的美國行動計劃的第二階段，杜魯門主義表明美國政府願以金錢和武器來支持那些在國內鎮壓共產主義或執行敵視蘇聯政策的國家。至於這些政府的“民主”性，或者它們里面有多少通敵分子或法西斯分子，那是無須喋喋的。杜魯門主義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只要看一看首先接受援助的是希臘、土耳其、伊朗和蔣介石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了。這些國家之被重視，並不是因為它們有經濟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們提供對蘇聯武裝進攻的軍事基地。馬歇爾計劃是這一政策向西歐的延長，不過是加了適當的偽裝，因為這些國家還不像中東或遠東那些國家處於獨裁制度之下。

馬歇爾計劃作為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美國生活方式”）反共堡壘的這一方面是在美國公開加以強調的。實在說來，這是使它得以為美國國會接受的主要因素。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國會的咨文中說：“我們對歐洲復興的最深切關懷是由於認為歐洲復興是維持美國生活方式在其中植根的那一文明所必需。”經濟合作總署署長霍甫曼先生說得更老實：“通過歐洲復興計劃所達到的繁榮是對共產主義的強有力的解毒劑”（一九四八年一月參議院議事錄）。從那時起，事情是更向前發展了。

馬歇爾計劃分兩個階段進行：最初是政治的階段，然後是戰爭的戰略準備階段。這一計劃的政治目標是使接受這個“計劃”的國家都有一個服從美國戰略政策的政府；而這就首先要破壞那有共產黨員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在法國和意大利，正是那破壞本國經濟的不穩定的和反動的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掌握了政權，而不

是共產黨。當共產黨員還在政府里面的時候，他們忠實地與人合作，並且還認真地領導着恢復他們國家的工業生產的工作。他們的“罪惡”就在於他們堅持這種恢復工作不應該損害工人階級的利益。他們的被逐出政府成了進攻工人階級生活水準和出現一個腐化、黑市和通貨膨脹的政府的信號。

馬歇爾計劃的政治目標，即在西歐建立穩定的、肯聽話的資本家政府的目標，是沒有達到而且也不能達到的。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太深刻了。這些矛盾的唯一合乎邏輯的、然而仍是無用的發展就是走向法西斯主義。但是軍事階段是不能拖延了。第一，西歐、特別是英國必須為美國的轟炸機提供基地；第二，重新武裝西歐國家，使它們建立起在美國援軍到來之前足以守住這些基地的地面部隊；第三，在德國發展這樣一種工業基礎，它能夠供應為進攻蘇聯所需的裝備、勞動力和兵員。

不僅在美國雜誌中，而且也在像“觀察家報”這樣的英國官方定期刊物中，都公開地討論這樣的計劃。沒有人談論這些計劃在軍事上如何荒唐，但是美國却有一個官方軍事評論家率直地聲言，西歐的人民不能而且也不願作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原子戰爭的犧牲品。而美國人認為大部分歐洲大陸“可以作為緩衝”這一意見也打動不了當地的人民。丘吉爾從富爾頓到蘭杜諾[⊖]的戰爭計劃實際上是和誘使希特勒進攻蘇聯的那些計劃一樣的愚蠢，然而有人還在極力促其實現。

如果西歐國家不進行軍備擴張，那末，它們的經濟困難的一大部分是會發生的。尤其是英國，如果它沒有八十萬的武裝部隊和每年直接間接的共約十億英鎊的軍事支出，那末它不要美國的

⊖ 丘吉爾在富爾頓（一九四六年三月）和蘭杜諾（在一九四八年十月的保守黨會議上）都發表了他的有名的關於外交政策的演說。——俄文版編輯部

特殊援助也能应付它的对外支付了。馬歇尔计划的援助实际上可看作是一种对西欧國家反苏軍事准备的隱蔽的津貼，但使人痛心之点，是在英國我們要把它說成是有远見的慷慨和对世界和平的崇高貢獻。

然而，这一切还不够。現在不論西欧或西德都沒有適應美國的“冷战”速度武裝起來。不僅“西欧联盟”的軍事公約必須締結起來，不僅參謀長联席會議必須繼續存在或权限更加擴大，而且甚至还需要進一步的擴軍。人們在預言，在最近將來，会有一个包括租借办法和美國供应武器的大西洋公約。如果这竟發生，就很难抱一种幻想，說西欧不是一群緩冲的僕从國家，其人民只是为了他們的美國“施主”工作、作战和牺牲。

原 子 彈

人們現在是在假借保衛“西方文明”的名义忙着准备战争。他們在尽力改進西方文明的最近成果——原子彈、放射性毒物和細菌武器，使它們随时可以应用。战争也变成了“科学的”。美國和英國政府花費在关于生產这些殺人武器的研究上面的錢，要比花費在它們本國人民的福利和衛生上面的錢多許多倍。

布拉克特教授的適时的書[⊖]向我們指出，原子彈作为一个心理的和政治的武器，如何比作为一个軍事的武器更为重要。其他类型的“科学”战争，如無区别地打击比軍人难以保护得多的和平居民，也只能着重地說明上述論点。大規模地轟炸城市，已証明对于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勝利沒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它在鼓吹独立的战略空軍的重要性的和只有靠制造軍用飛機才能存在的工業的重要性上却証明是極端有用的。

⊖ 布拉克特：“原子能的軍事的和政治的后果”，滕斯梯尔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

然而新的恐怖武器的政治价值是巨大的。投擲原子彈的新聞，特別在美國人中間，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在英國人中間，造成很大的恐懼感覺。這種很自然的恐懼又為那些用心很好的想把世界恐嚇得放棄原子彈的天真的科學家所誇大了。這一恐懼實際上是被巧妙地利用來造成一種相反的結果，就是贊成浪費大量的公款來生產更可怕的武器，作為通過報復來進行防禦的唯一手段。還須指出的是，在一個勝利已經定局的戰爭的結尾，以濫殺幾十萬和平居民來試驗新武器這一事實，使很多人，特別在美國，感到深刻的負罪。當人們了解，原子彈的投擲實際上是反對蘇聯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而日本人只是無辜的犧牲者（這是在布拉克特的書中有充分文件證明的論點）的時候，這種犯罪感更加深刻了。為了擺脫這種犯罪感，有人不惜製造蘇聯威力如何強大的神話，妄圖借此證明用以摧毀蘇聯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

為美國的軍事集團及其支持者所熱心宣傳的原子彈的巨大軍事優點就在於，只要美國是擁有它的唯一國家，就可以進行一種實際上只是對方有傷亡的戰爭。這種妄想，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破產，但仍是主張預防性戰爭的宣傳的基礎。丘吉爾在他的臭名遠揚的蘭杜諾的演說中說：“今天拯救我們得以免于對共產主義的暴政完全屈服的只是美國所擁有的原子彈。”老練的虛偽和平主義者羅素爵士不能等待著進攻，他要求馬上投擲原子彈。這一關於原子戰爭的流行見解之主要的、經濟的弱點，就在於它本身不能證明為維持資本主義生產的繁榮和鎮壓工人階級的反對所必需的金錢支出和士兵征募是正當的。這就是為什麼正在日益強調其他武器（軍艦、大炮、坦克）和大量陸軍的必要性的原因。

打了兩次大戰以求祛除的軍國主義魔影現在又在行進，而且將繼續行進，如果沒有軍國主義就不能長期存在的資本主義統治

还被容許存在下去的話。軍國主義向來是和政治和文化中的反動分不開的。當將軍們開始想取得政治權力時，自由就很快地消失了。馬歇爾計劃的制定人是一個參謀總長，而戴高樂將軍成為法國獨裁者的候補人，這並不是偶然的。軍事的反動和經濟的反動是天然的同盟者。

“西 欧 联 盟”

然而我們這一時代的軍國主義不是多民族的軍國主義，甚至也不是二十世紀頭幾十年的帝國主義的軍國主義，而實質上正是美國帝國主義本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在它下面不會比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軍隊在納粹統治下有更多的獨立。它們將為美國所武裝，受美式訓練，並將在美國軍官的指揮之下行動。為了保存顏面，可能任命蒙哥馬利將軍為同盟軍的司令，而且可能把“西歐聯盟”連同殖民帝國裝扮成跟美國和蘇聯處於同等地位的第三種力量。

“無疑地是，如果西歐國家能行動一致，以它們的人口、工業能力和原料的共同資源，就能使它們在世界上有與俄國或美國相等的力量。”（“腳踏實地”，第五頁）

實際上“西歐聯盟”各國都是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為美國所控制，而在馬歇爾計劃期滿時將比在它的初期更甚。只有英國和德國是第一等的工業國家。如已經指出的，馬歇爾計劃並未規定英國重工業的任何發展[⊖]，而在允許或幫助德國工業發展的時候，也只是把它看成美國重工業的一個分支。沒有一個重工業

⊖ 實在說來，由於廢鐵進口的限制和幾乎不加掩飾的政治壓力，一個重工業的重要部門——造船業——就縮小了生產，而在其他工業部門的投資也有被削減的危險。

的基礎和軍火製造工業（“西歐聯盟”既缺這種工業所需的人力也缺它所需的機器），就不可能有獨立的軍事行動，而對殖民地的剝削不管怎樣加強，最多也不過是供應歐洲以糧食代用品和供給美國以戰略物資而已。

事實上“西歐聯盟”是歐洲的幾個有歷史的國家的民族獨立的否定。這些國家的政府寧願放棄民族獨立而不肯接受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的人民民主，認為前者的禍害較小。此外，這一聯盟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是一個不必要的和無益的姿態。在數字上，二億六千萬人團結在一起固然看來是一個巨大的力量。但是一個同盟或一個聯盟的力量永遠不能大過它的組成分子的力量，而在反動的腐敗的政府之下的歐洲國家聯合在一起只是增加它們的弱點和分歧。最重要的是，它們得不到本國人民的擁護，而當人民為事實所教育，明了了他們的政府的真正目標時，就將從事越來越有效的反抗。

馬歇爾計劃下的英國

由於英國加入馬歇爾計劃和西歐聯盟而在國內發生的影響，就是加強了英國政治中的所有反動的和壞的方面。正如保守黨發言人所趕忙指出的，英國越是和右派反共政府領導的國家聯合，就越難在英國成立社會黨的政府。在工黨政府的社會主義招牌後面，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違反着國有化，或者無寧說靠着國有化，實際上被保存着；國有化帶來了租金、利息和利潤的難以忍受的重担。停止資本擴充的政策就意味着工業不能得到必要的物質裝備以達到較高的生產水平。其結果是工作更辛苦和工作時間更長，而必需要用心理的刺激來加以掩飾。同時物價高漲引起實際工資的降低，而任何為增加工資的努力都被當作“共產黨情報局”的宣

傳而受到压制[⊖]。

英國的經濟在這些嚴緊的限制之下，已表現出不能擺脫大戰的後果而復興，而且損失了它的許多帝國收入的來源。工黨政府不去嘗試改變英國工業的整個基礎和使用英國的偉大裝備及人力來重建自己的經濟，卻採取了依賴美國“援助”的可悲政策，結果不得不作美國利益的代理人，妄圖重建整個歐洲、特別是西德的資本主義，並在全世界重新建立帝國主義的統治。工黨政府實際上使英國變成為資本主義，或者更正確些說，變成為美國資本主義的保護者。

衡量英國政治和經濟生活的標準很快已經變成了這樣，就是它適合於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政策或“西歐聯盟”的軍事化政策到什麼程度。不論誰要是懷疑這兩者之一，誰就馬上被看作是不忠誠或甚至是叛國。擴軍備戰更成為加強反動政策的借口；結果，甚至多少有些反對官方政策嫌疑的人也遭到了解雇，而且這一情況正在由軍備部門擴大到其餘的民事部門，又由後者擴大到公私企業；而現在甚至波及到了工會。

建立更多的武裝部隊的政策，必然和反對我們以前的盟國的宣傳聯在一起，而隨着時間的進展，這一宣傳越來越和我們的共同敵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宣傳難以區分了。

這意味着工黨和我們的最反動分子，一直到法西斯分子，越來越親近，後者的宣傳是工黨內閣的內政大臣所努力保護的。工黨

⊖ “降低工資以便利商品輸出的想法，只能使一國人民貧窮，以便外國人能比較便宜地買到該國的產品；最多，也不過使全國人民貧窮而使極少數商人發財；同時，這也是在能夠支付得起工資的人和靠工資收入生活的人之間的原已如此不平等的競爭中，偏袒較強的一方。”（摘自“政治經濟學”，佛蘭克林全集，波士頓，一八四七年版，第四三七頁）

的這一政策的終極目的是要達到使國內服從和向國外侵略，而且可能的話甚至要在老的戰爭還沒有被忘記之前就發動一個新的戰爭。

馬歇爾計劃的矛盾

馬歇爾計劃，正如產生它的資本主義一樣，在為各種矛盾所撕裂，認識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馬歇爾化各國的“計劃”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它們之中的每一個國家都想削減從別一國的進口而增加對別一國的出口。一個重要得多的矛盾是，同共產主義作鬥爭的願望跟逃避美國危機之蔓延到歐洲的願望是根本不相容的。西歐國家要減少進口和增加出口就得要有一個獨立自主的、能夠進行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而這是和美國的直接經濟利益不能調和的。這些矛盾的結果將是動搖和妥協。很可能的是，如果西歐的擴軍進展很快，美國壟斷集團多半要允許英國工業有較大規模的發展。

然而較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效果將為美國的投資於德日工業和促進其迅速復興所打消，因為當德日工業在不能完全立即用在軍事生產上面時，就會增加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競爭的困難。然而，終於是美國的壟斷資本的利益決定西歐的經濟和政治的性質；不管這一經濟和政治是怎樣，它總是反動的和軍國主義的。

總結起來說，馬歇爾計劃在歐洲各國，特別在英國，將產生如下的結果：對美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依賴；基本工業之受限制，投資的削減和戰後復興的停頓；在美國保護之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永存；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降臨；在軍事上準備反蘇戰爭。

這一政策在英國或美國，姑不說法國或意大利，都沒有獲得它的倡導人所希望的那種成就。厭戰的人民已表示他們敵視募兵的

运动和極右派的反动政策。政党的領袖如果更公开地宣傳反动政策，他們就愈遭到选民的反对。杜魯門的真正的政策虽然是在國內压制產業工人，和在國外备战，但是他是以“劳动者的权利和平”的政綱贏得他的大选的。全世界人民的情感，同样也是美英兩國人民的情感，是反对他們的政府和他們的經濟軍事領袖們所執行的政策全然不利的。然而，为使这一反对能打破欺騙宣傳的掩护，人民必須学会分辨自己的統治者的和平的言論和好战的行动。

三 科学所受的影响

無論是科学的現时的活动或將來的前途，都是絕對依赖于剛才討論过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發展的。一般說來，科学工作的方向和强度为一國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所決定，不过在時間上要落后些，而这一落后的距离又是每年在縮短的。政策方向的任何重要的改变，会使科学家以及执行生產或監督生產的工程师的工作型式立即發生改变；而經過一个短時間的間隔，它又改变科学發展和研究的方向。長远說來，它也影响將來的科学家的訓練。

在現时的情况下，在英國的科学利用上可以看出三个主要趨勢：第一是科学集中注意于軍事研究的趨勢；第二是忽視工業的長期發展中的問題，而着重于对直接为出口用的生產的研究的趨勢；第三是更注重对殖民地的研究。而与此对照的就是，对于与人的福利直接有关的如住宅建筑、衛生、園藝等的研究是進步得極慢的，以致在全國的科学研究工作計劃中占的位置越來越小。

这一为英國描画的圖景，在其他的資本主义國家也可以看到，不过各自帶着自己的一些特点罢了。然而在許多欧洲國家，科学是靠了極少的一点經費來維持的，經費少得除了几个卓越的学者

的工作以外，甚至科学研究能否繼續也成問題。法國对民用科学的研究及發展的支出每年大約只八百万鎊，其中一百万鎊是作基本研究之用，科学家薪水之低，使得人們不願从事这一職業。

美國科学的支配地位

此外，美國科学之拥有絕對优越的財富，对于其余資本主义國家的科学也在起着破坏的影响。这使得一些科学家，特別是有名望的和有前途的科学家都被美國的高薪水所吸引。这一趋势和欧洲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不穩結合起來，使得欧洲的最卓越的科学家大約有一半以上都相繼离开了欧洲。

在英國已經有人（例如科学人力委员会）指出，現在已感到科学家的缺乏，如果不更大規模地擴充科学教育，將來是要更尖銳地感覺到这一缺乏的。一个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在英帝國內進行地質探測需要向美國借用地質学家；英國本國所造就的地質学家，由于这一專業沒有前途并且不容易找到学用一致的工作，已在一年比一年减少。

美國对其余的資本主义世界的支配，在人类活动的領域中，或者沒有一个領域像在科学中那样清楚，而在应用科学和軍事科学中比在較旧的更基本的科学中为尤甚。值得指出的是，例如在最近一次調查中人們發覺英國科学家們所讀的科学書籍，在美國出版的比在英國出版的为多（見一九四八年英國皇家学会的情报會議报告）。

苏联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科学

苏联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科学發展是和上述情况根本相反的。在苏联，从一九一七年一直到現在都是一貫地推行一种發展科学

使之与人民的經濟的和社会的需要相適應的政策。实际說來，今天在美國、英國和法國所采取的發展科学的計劃，大都以苏联的經驗为基础，但是他們缺乏苏联所有的那种使科学研究得以与之密切联系的經濟原則和計劃。当然，苏联也在進行着曾經足以使納粹震驚的軍事科学研究，但是它不像在英國和美國那样干擾和支配民用科学的研究。甚至在战争时期，当民用科学在別國实际上趋于停頓的时候，苏联的民用科学研究也在繁荣和擴張。

在人民民主國家，科学所面臨的任务要比任何一个西方國家艰巨得多。这是由于这些國家在战前曾長期受德國的政治和文化的支配，而在战时納粹又有計劃地屠殺这些國家的一切知識分子，因而科学發展水平較低的原故。然而他們只需三年多的時間就能靠自己的英勇努力，發展了一种与建設問題相联系的科学組織和科学實踐，而且开始訓練了数以千計的新科学家來進一步提高人民的經濟和文化水平。在这些國家，如同在苏联一样，有另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未來的科学家不僅來自几乎世代相傳的知識階級、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和教师中間，而且來自人民的一切階層。甚至在有所謂“民主”傳統的英國和美國，也不是像这样的。据估計，在英國从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是真正受到大学教育的，而在美國这一比数还更小些。

为战争服务的科学

在英國和美國，对于科学的最大的和最危險的歪曲就是利用它來准备战争。这对于科学有三种坏影响，它們是互相加强的。第一，破坏越來越变成沒有軍事理由的盲目的大規模屠殺。这是和科学的整个傳統完全不合的，并且必然地既敗坏那些軍事科学研究者，而且也敗坏全体科学工作者，因为他們既然認这为当然，

就完全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并抹杀了科学的道德价值。其次，非科学界的公众一谈到科学就联想到最可怖的战争。这一切又从而加强了一般人讨厌和不信任科学及科学家的心理。

軍 事 秘 密

第二，虽然純軍事的研究，就其性質說，必須秘密地進行，但是对于这一秘密的範圍加以限制又是極端困难的。科学在战争中广泛使用的結果，就是秘密的範圍远远超过了軍事科学的領域。实在的說，如果讓負責安全的官吏們作主，科学中实际上就沒有东西不能被列入秘密的範圍，因为它如果不是已經应用在某种武器或某种裝备上，就是將來可能被应用在那上面。正如罗伯·華特生·華特爵士所指出的，地球的大小是一个秘密，因为它对于長程火箭炮的正确瞄准是必需的；依同一理由，星体的位置也可以成为秘密。为了准备新形式的化学或細菌战争，生物学中的生理学的和医学的每一方面都可能被利用。既使事情还没有進行到这一步田地，那末它已經是進行得够远的了。有許多新的科学領域只是为人们模糊地知道其存在，是不对外公开的。同时，秘密的存在和对于泄露秘密的恐懼，破坏了一國之內的尤其是國際範圍的科学家的自由交往，而完全不問他們的工作是否是秘密的。

軍事研究的負擔

第三，科学人才和物力向軍事科学研究的集中，使得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部門感到人力和物資來源的枯竭，而这两个部門正是增加人的知識和增加人对自己的环境的控制，使之能滿足对于粮食供应、生產力增加和保健諸方面的迫切需要的部門。人們还没有充分地了解，在英國，尤其是在美國，科学——文明進步的反应

灵敏的指标——怎样被濫用于战争目的。英國的財富及其人力有百分之十是使用在战争或战争准备上面的。这已經是够坏的了，但是用在科学研究和發展的全部支出又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政府所担任的全部研究又有約百分之八十用于军事研究，而主要是用于改進武器。一个有兩千八百三十六人的科学工作者隊伍（占政府所雇用的科学工作者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应用科学部門的全部科学工作者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因为这个原故脫离了建設的工作[⊖]。

按照官方的說法，在这中間，有某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如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也是屬於民用的。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說法，因为許多民用科学的研究对于军事也是有用的，而無論如何，飛機自从被發明以來，用在军事上要比用在民用上的时候多得多。把这种科学人才、装备和經驗变为民用完全是可能的。已經有人为这一目的提出过詳細的建議[⊖]。無疑地，这样做会使工業方面的科学研究速度立即大大增加，使英國真正的經濟独立提早实现若干年。

科学武器——原子彈

科学的軍事化之最坏的表现就是原子和細菌一类新武器的生產，即是麥克勞頓將軍所奇怪地称为“优質的”武器的那些武器。正是在这里，科学家們，特别是美國的科学家人們，应当考慮到他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責任問題。他們是能够組織起來，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告訴公众这些武器的性質及其应用的，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表明科学家們能履行政治的責任并享有某种程度的权力。但

⊖ 見“科学工作者”，一九四八年八月号，第二〇頁。

⊖ 同上，第二二頁。

是同样不要忘记的事实就是，原子研究的軍事化[⊖]以及國際管制原子能的不能达成协定已使科学家們的努力变成了零，并且暴露了他們的缺乏政治理解。

正如布勒克特在他的書中所指出的，李連塔尔的國際管制原子能计划在制定的时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視了政治的现实的。負責制定计划的科学家們以为他們是作了一件偉大的事情，以为他們是通过原子能發展总署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他們是驚异而痛苦地發現这种计划被政客們拿去作了一些改变，使它变成反对关于原子能的任何國際协定的最有力的論据。巴魯区计划中的条文(實質上和現在为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中美國控制的多數所通过的条文是一样的)主張視察，主張取消否決权，并認為这些条件若不履行，就不考慮銷毀原子彈的問題。如果接受这种计划，就等于接受美國政府不僅对于原子能而且也对于全世界的進攻和防禦的

⊖ “大約在六個月以前就应当報告，發展原子能的工作是接近于停頓的狀態。

那是在夏末。而那是最危急的時候。大約正在那時候成立了一年的原子能委員會開始担当起自己的巨大工作，事情開始有了進步。今天的形勢還是不很確定——這裡好些，那裡壞些——但是到處都看出有了改善。

原子能委員會現在開始推進的計劃，首先是軍備計劃。

報刊上還是在談論着原子能的現實的和可能的和平用途，但是事實是原子能委員會的金錢和努力約有百分之八十直接用于維持和增加原子彈的生產。

原子能之集中于武器的制造对于其和平的使用必然產生阻礙的影響。最直接的應用，即在放射性同位素的生產和分配方面，并不引起关于材料或工程師人才的厉害競爭。所以它的向前進展是很快的。

但是要把原子能用于非破坏的用途，确实就感到材料和人才的缺乏。其結果是，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展得很慢，以致原子能在經濟方面的重要的利用要被推迟一个世代。特别是为了節約工程師人才的使用，关于原子發電的工作大部分是放在學者們的手中。承攬原子能委員會工作的工業家們，已經不再有兴趣把太多的努力放在原子發電上。”——摘自“原子科學家公報”，一九四八年七月號，第二一三頁。

家認為這是人口过剩所引起的危險，而且非難那些會讓人增加
的保健措施。比較富于理想主義精神的科學家則希望我們集中注
意于擬訂世界國家的計劃，這一國家會合理地組織糧食生產和正
確地運用人口政策。事實是，世界的糧食不足的威脅是資本主義
經濟的直接副產物。正是對利潤的追逐，使得山上的森林被燒光，
使得平原的地力被耗竭，以致舊日的居民不得不遷徙到壞的未耕
地上，在那里連他們的家畜也只有靠吃盡所有的植物才能生存。
天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際是不可能的，而且在
資本主義被摧毀之前將永遠是不可能的。其他許多不顧及政治和
經濟的因素的好心的計劃，也是一樣地行不通。

工業中的科學研究工作

工業中的科學研究工作，在英國如同在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
一樣，主要地都是由大壟斷公司進行的[⊖]。政府對這一研究工作的
資助，雖然是在增多，但只相當于私人工業公司支出的約百分之
十五。關於國有化的工業對於研究工作將如何資助，現在說起來
還太早。對於英國今日工業中研究工作的主要批評是說，它是近
視的、不平衡的、混亂的和幾乎是完全沒有計劃的。政府的經濟政
策不僅遠沒有改善這種狀況，而且整個說來，是加強了這種狀況。
由於過分重視可以立即出口的產品生產，工業中的許多研究部
門都只去注意解決當前的問題，而放棄了系統的、長遠的、導向新

⊖ 私人公司花費在研究工作上的一般估計為三千萬鎊，其中有一千五百萬鎊是
五個大公司所花費的，其中有一個化學公司和四個飛機—汽車公司。這幾個
公司中的每個公司每年支出在研究工作上的都在一百萬鎊以上，而三百四十
六個較小的公司所支出的則只有一百七十五萬鎊，即每個公司花費在研究工
作上的不超過二萬鎊（“英國工業科學與技術研究的統計調查”，英國產業聯
合會工業研究秘書處，一九四七年七月）。

的前景的研究工作。

在工業的研究工作中，我們從來沒有過任何合理的平衡。歷史的因素，如像以科學為基礎的新工業的生長，已使研究工作集中在電力工業和化學工業中，而忽視了其他工業中的研究工作。在某些比較老的工業中，特別是在煉鋼業和棉織業中，研究工作的集中化已在某種程度上開始了，但是正是在這些工業中最難把某些研究的結果付諸應用。在更老的英國工業，如羊毛、皮革和陶器工業中的科學研究工作者，主張這些工業中的研究工作有配合展開的必要，但結果這些建議却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得到實現。

如果真是要盡力改進英國的工業，那就應當把科學的研究和技術的發展集中在最需要它們的地方，注意照顧將來的和現在的需要，而這就是意味着科學的人力的大規模重新分配。政府沒有決定這樣做，一部分固然由於它不願以任何建設性的辦法來干涉私人工業，但是主要是由於把科學的力量作一次有效的重新分配，如果不是適應着一個总的工業計劃，便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這樣的計劃是沒有的，而且也沒有制訂這樣一個計劃的意向。所謂的計劃化就是從各工業部門搜集一些指標，表明它們在現基礎上所能做的和在目前可以預見的發展趨向。這一類計劃化的特點已為斯特魯米林院士在致“曼徹斯特衛報”的一封信中簡潔地指出了（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該報）。

“按照莫里遜先生的解釋，這一新的英國的計劃化方法，不同於那種以國家的計劃為全國必須遵守的法律的舊的蘇聯方法，而是以發展的趨勢為計劃的基礎，計劃是作為對未來的預測而制定的。至於計劃的實現或不實現，將完全由有關企業的所有主自己決定。實質上這一方法完全實現了那種英國人所自誇的在口頭上有計劃和在行動上無計劃二者之間的‘調和’……在階級社會里，

就是說像在英國存在着的這種社會里，國家的計劃只是建議，比方說，計劃建議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凍結工資而且也凍結物價和利潤率。但是無疑地，就貴國所存在的狀況言，僱主們只會實現這些建議的第一部分。工人們的生活標準將下降，而僱主們的利潤則將繼續上升……對科學說來，計劃化早已變成了初步的常識；根據現代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發的發展傾向，只有一個預測能被十分無誤地‘計劃’出來，那就是這一經濟必然走向其下一次的危機。‘預測計劃’就完全不是計劃。因為它們對任何人沒有約束力，它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敗……在一個以調和為政治家的最高原則，甚至社會主義的實現都必需要有有產階級的積極同情，而計劃經濟要靠利益不同的各階級按‘自由’合作原則來共同推動的國家里，——在這樣的國家里，計劃化的條件是還不存在的。”

這一類型的計劃化的最好榜樣就是時機未熟就發表的關於經濟合作的備忘錄。姑不論它所根據的假定之不可靠，但我們必須指出它只是對英國生產的未來趨勢的一種籌劃，而且是依靠着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異常擴大的剝削。在備忘錄的總表中，有形貿易的入超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由於相信有將近三十億美元的出口增加，估計將減少十一億一千二百萬美元；無形貿易則將有不少於十八億二千七百萬美元的變化，即是由七億七千四百萬美元的虧欠轉變為十億零五千三百萬美元的盈餘。這一相對巨額的增加主要靠在一九五三年將有一億噸以上的油類產品的出產，這裡包括有“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集團的產品。因此，我們對於荷蘭在印尼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堅決的態度，是很可以理解的。

在英國國內為發展生產用的實際投資，是遠比所需要用來根本改造我們的基本工業使之符合於現代要求的那種數額為少的。

这些投資在四年內是：煤礦六億美元；鋼鐵工業十億美元；化學工業八億美元。實在，喬治·派喜和其他等人[⊖]認為這一投資計劃還不夠抵補現在工廠裝備的正常折舊（據估計每年這是四十億美元），更不能抵補在戰時所受的四百億美元的全部資本損失。

雖然在備忘錄上空口地說了一下科學的研究和發展，但很清楚的，並沒有把它當作對工業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的事情來加以重視。因此，可能發生這樣的情形，就是工業所重新添置的裝備，在它還沒有開始生產時就變得陳舊了。

工業的秘密

現在英國工業中的科學研究工作態勢（假如稱它為組織就是荒謬）是和任何種的計劃化都不相容的。為利潤來利用研究，引起了工作的重疊和秘密，其效果是和軍事秘密一樣壞，甚至还更無用些，因為大多數的假定的秘密都是許多敵對的公司所知道的。工業中科學研究工作的迅速發展意味着越來越多的知識（其中有些是根本的知識，幾乎都能導向重大的發現）被排除在科學思想的自由交換範圍之外。其次，就是被允許發表在科學技術刊物中的情報也是很不注意次序和敘述的，以致很難找出關於某一問題是否發表過某種材料，並且直接根據着它來進行研究。如果要使工業中科學研究工作的任何計劃成為現實，必須採取這樣的步驟，就是要把技術的知識匯合起來並建立一個有效地交換工業情報的機構。

如果任何利用科學的合理計劃一經決定，那就需要保證這一決定要符合全民的利益而不是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否則我們就

[⊖] 見“維斯敏斯特銀行評論”，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斯·普·參伯斯：“勞合銀行評論”，一九四九年一月。

很难劝说科学工作者忍受在转移到别的工作时所发生的一些危险和不便。

科学研究及其发展的迫切性

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加以利用固然在现在说来是够坏的，但是对将来说来或者更危险。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之下，科学研究工作也总是在时间上远远走在施工设计前面，而由施工设计到完全规模的操作之间则时间距离要小些。十五年以后的工业是取决于现在所做的基本研究工作，五年以后的工业取决于现在正进行的设计工作。像氧气使用、连续炼钢、电子仪器，将在我国生产中被采用得很慢，以致当它们为别国如苏联和美国所完全使用时，在我国将还在设计的阶段。

工业和政府中的负责人物对于这种情势是充分地认识到的，但是他们的大部分都不愿承认其明显的后果，他们宁愿阻碍那作为工业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的研究工作得到实现和应用。亨利·泰札德爵士在其对英国科学协会的致词中说：

“……依我的意见，在我国为了恢复它的工业的健全发展，首要的不是一般地扩张研究工作，尤其不是扩张政府的远离工业日常问题的研究工作。首要的是应用已知的东西。

事实是，工业中一切真正新的发展都是极少数人工作的成果。一般说来，自然科学中的知识现在积累得比它在工业中应用或能够应用的速度快得多。现在大量的知识等着被应用。任何新的发现，不论在哪个领域，多半不会像应用已知的东西那样对英国工业产生迅速而有益的影响。”

亨利爵士或者想用这些话来激起英国工业界接受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话实际是被看作对研究工作的劝阻。

說今后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是不需要和沒有用处，这种主張甚至在今后不進行發展新設計和新發明的情況下，也是不正确的。經驗，特別是战争的經驗，已經表明，現存的知識不是可以从报告中取出就立刻加以实际应用的東西。应用它时的那些情况，自然总是和最初得出它的时候的那些情况稍許不同或有时完全不同。为要充分运用已有的知識，就必须進行新研究，而这一新研究本身也只能在用于進一步的發展时才能充分發揮作用。沒有自然科学的研究和發展，工業將在技術上停頓，而且在一个短的时期內，特別是照現在的發展速度來看，它实际上將要退化。

社会的研究之代替自然科学的研究

如果官方的見解認為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会为工業帶來有直接价值的結果，那末工業的退化是一定会發生的。此外还須指出的是，代替足以導致工業設備改善的科学的的研究和發展，社会和心理的研究成了科学的最好的应用，根据这种社会和心理的研究可以進行一种宣傳，來劝說工人生產比原定的計劃为多的商品（当然一点也不影响工業中的工資和利潤）。有意思的是，長期是科学中的辛德列拉[⊖]的社会科学，只是因为它被認為可以替雇主做不花本錢的生意，就一躍而到了顯要地位。

只要不想用知識來弥縫和文飾旧日的弊端，那就可以做很多的事，甚至在短时期內把英國的工業提高到能自給的水平。現有的工業在器材和人力的使用方面都是同样的浪費，但是正是它的效能差，就使得它更容易以最少限度的努力來取得可驚的進展。如果研究工作是在適當注意到先后緩急的情况下从事解决浪費的問

[⊖] 辛德列拉是童話中的女主人公，为父母所不爱，为姊妹所欺凌，但后成为王妃。——譯者

題，生產就可以在不損害質量的條件下靠減少原料的消費而增加。

農業和醫學中的研究工作

農業和醫學中的研究工作比起工業中的研究工作做得還差。用在這兩者上面的經費（農業二百四十四萬六千八百四十鎊，醫學一百十七萬三千鎊）只占全部研究工作經費的百分之二點五和百分之一，而且只占軍事研究工作經費的百分之三點五和百分之一點五。在英國對農業和醫學研究工作的忽視不是偶然的，因為無論靠農業或醫學都賺不了大錢。在資本主義之下，政府，不管是工黨的或其他黨的，都是不願把納稅人的金錢浪費在如像公眾福利這一“空洞的”目標上的。而且，在這兩個部門內，組織的混亂和計劃的缺乏甚至比在工業中還更明顯。在農業中，土地租佃制度連同它的數以千計的資本不足的農人，使得農業不能保證科學研究成果的有效應用，而且也阻礙對下列問題做任何有組織的和總括的解決，即哪些農作物应当在英國國內種植的，而哪些農產品应当從國外輸入的。在醫學方面，雖然我們現在在行政上有一衛生總署，但是我們還沒有真正開始一個通過有適當設備的衛生中心和人民生活聯繫起來的直接的衛生研究計劃。

殖民地的科學研究工作

從大戰開始以來政府的政策是想開發殖民地的被忽視的資源，以彌補國內經濟的缺乏。這種開發必然也包括研究工作中一種新的努力在內，而在這裡，因為是在一個比較廣闊的領域工作，應當有最大的可能來配合起來解決一切的問題，如生物學的、農業的、衛生的、工業的和社會的問題。但是從一開始這就是不可能的，因為殖民地政策的性質就是以最快地掠奪資源為目的，在這一

掠夺中，土著人民所得的益处不过是成为实现这一掠夺计划的熟练工人。要充分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必须该地区的人民是这些计划的主要动力和主要受益人，如像苏联的中亚西亚的例子所表明的。

科学的利用之失败

整个说来，用在科学研究及其发展工作上的力量是不够的，而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歪曲，它甚至不能达到它的有限目标。尽管战争带来了极多经验，尽管对科学研究工作有相当大的支出，在科学工作者中间还是流行着一种绝望的情感，里面还混杂着甚至在大战以前的困难的日子中都不曾有过的这种很大的不安。科学中原来潜藏有改善人的生活的巨大可能，可惜这种能力被人滥用，而且正因为被滥用而不能得到发挥。

许多想在和平建设的任务中利用战时的教训的科学工作者，能知道怎样利用科学。他们甚至能详细地规划利用科学的组织及其进展。他们的大多数现在是在失望或抱玩世的态度。他们所拟定的计划是没有什么错误，关于钱和人的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这些计划不能用，因为它们是革命的、极权的，或者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时间上是过早的。无论怎样，这些计划已经烟消云灭了。我们现在明白，只考虑科学的潜能而不计及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是没有用的；科学工作者的善意或能力，除非是一个完全脱离了垄断资本主义，脱离了战争准备或殖民地剥削的较大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是不能有什么价值的。

资本主义永不能使科学被充分地利用、而且在其现在的危机和没落的状态中还把科学越来越用在破坏的目的上。但是这一事实不应使认识到这一状况的人承认现状，对现状漠不关心。科学

工作者們無論對自己的傳統和對自己的人民都負有考慮和規劃如何利用科學的責任，同時應充分注意到當時的不利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氣氛。科學家應在細節上和整體上認識科學的潛在能力，並堅持不渝地要求使這些能力得到利用。如果這一問題沒有充分受到重視，人家就要向我們指責，科學事實上是貢獻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的。例如，從上面所引的泰札德的致詞中就常常得出這一教訓。事實是，我國的未來繁榮和幸福，甚至大部分人民的生存都有賴於科學的合理發展和利用。要做到這點，只有靠那把科學跟人民的長遠需要聯繫起來，而不是跟資本主義危機之一時的行情變化，或者跟對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政治妥協聯繫起來的計劃化。

一個健全的科學，要求把自己和國內外的人民和民主的力量徹底聯繫起來。這意味着，主要應從工人階級的家庭（因為他們占人口的大多數）中培養未來的科學家。這意味着，教育和訓練科學家的工作要不脫離人民，而且要和生產及工會活動保持密切聯繫。最後，這意味着，要組織一種民主性的科學，使科學活動與一般經濟計劃保持聯繫。

“科學自由”是不負責任和反動

這種對科學的積極的態度也是使科學活動完全脫離社會生活的主張的解毒劑，這種主張使科學“撇開”社會，使科學從一種生動的、跟人類其他一切活動密切聯繫的體系變成為對宇宙的諧和（無寧說是不諧和）抱冷靜直觀態度的東西。然而“科學自由”的主張者們的消極的和唯心主義的說教只是他們的真實的蒙昧主義的和反動的傾向之外衣。極明顯的是，這一運動的領袖們更關心於誹謗蘇聯，或者明里暗里主張反蘇戰爭，而並不關心於保護他們本國的科學使之免于敵視科學精神的外來力量的干涉。他們只是嚴厲

抗議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用科学，說科学是內在的对真理的尋求，不应当被歪曲來服务于社会的目的。但是他們从不抱怨壟断資本的企業为私人的利潤利用科学或者國家为改善毀滅性的武器而利用科学，縱然这兩者都含有与自由探討的精神不相容的保密性。他們也不是真正关心真理本身的發現，而只是沉溺于个人的專門兴趣。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足以說明这一点，就是他們公然干涉科学出版物，要它們保持一种不僅浪費科学家們的时间，而且，还实际上阻碍他們对自己同業工作情况的了解的混乱制度。

科学工作者的态度

在英國有許多科学工作者，特別是老一輩的科学工作者，並沒有走到主張“科学自由”的地步；但是如果要他們贊成徹底改变科学方針或科学組織，他們也是同样害怕的。一般科学工作者的特点是只注意他們目前的工作，这种态度是極可了解的，因为任何种的科学工作都有它的內在的兴趣；但是这种态度，加上科学家所受的教育，就使科学家在自己的一門科学之外就变得比任何其他种的腦力劳动者还更胆怯和保守。一般科学家很容易承認事情的無望，愛發牢騷，但也总是信賴自己能混过去。当他考慮政治問題时，他就贊成一种空洞的爱国主义，即願意作他的政府以“國家利益”的名义命令他作的，但是自己永不批評或采取什么積極行动。

然而这一态度是在改变中。当战争使科学家离开他的正常業務时，已經使他們对当代的现实有更大的理解，而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战争时期之由五千人增加到近二万人，表明了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对經濟和政治問題的新的兴趣。

战后时期的問題在科学工作者看来，是更嚴重得多，而且也更難理解得多。科学工作者在充分就業和名义上报酬优厚的时候，

应当是生活得很好的，但是他也和体力劳动者一样深切地感受到物价高涨的痛苦。为了增加直接出口用的生产，他们就不能从事远大的系统研究，这使得他们工作繁忙，减弱了他们的天才和创造能力。此外，由于没有计划和指示，使得他们不能贡献出自己的才能，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最好。结果是普遍的悲观失望，和一种集中精力于当前的职业以求生活下去的倾向。科学工作者协会应当使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热诚来在自己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会员中重新培养起一种真实而普遍的目的感。

科学工作者必需关心日常的问题，但是他们或者比任何其他职业的工作者更需要关心将来。其他的职业，如像律师、神甫或医生都是一些极富因袭性的职业，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只要是相当勤勉的，他的前途是可预言的。但是科学，就其本性说，不能成为因袭性的职业。或者它进步和变化，或者它就衰落。所以科学将来怎样发展，在科学家是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的，虽然他们不见得总能意识到这一点。科学家的视野应当比较其他工作者的视野为广阔，而且他应该更能估计到科学在英国的前途，而不应该专应付一些目前的问题。

科学工作者能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如果政府继续它现在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政策，科学是得不到，而且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的。他将能认识到，英国由于资本扩充的停滞和日益从属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科学发展的前途已受到严重的损害。从而，他也可能更容易认识到，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真实利益是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密切联系着的，而且也和在英国尽早建立起一种有发展前途并能保证国家真正独立的经济之需要密切联系着的。

国际科学合作的必要

科学工作者和其他自由职业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有国际的眼光。没有一种职业，如像科学家一样，需要和国外的同业有这样多的文字上的联系和个人的接触；科学界的国际主义的傳統，是不断为科学的試驗和科学理論之每日的發展所加强的。科学工作者可以把他的工作的全部的成功寄托在他自己得不到而必須从別國的科学家那里得到的那种科学情报上。所以，被战争嚴重妨碍的各國科学家之間的联系是極应当恢复的。

但是这不止是恢复从前的事态而已。世界各地的科学在战争期間都改变得很快；在美国，如已指出的，科学已达到高度的發展，但同时它也越來越受大壟断組織和軍人的支配。在整个被占領的西欧以及在德國和奧國，科学还没有能完全恢复，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一方面是由于不穩定的、日益破產的反动政府的無所作为。这些政府的政策是根本反对利用科学，因此也是反对支持科学的。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國家和在半殖民地的印度和中國，科学正在勃兴。在这一切國家的科学家之間的联系虽然困难，但还是可以建立和擴大的。

然而，这还没有触及世界現代科学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源泉，即苏联各共和國的科学家的活动。我們知道在苏联正在進行最偉大的改造，我們也从刊物中看到这类工作的性質的偶然和片段的叙述。但是真实的和密切的接触現在还不能实现。重要的是，我們应当認識到，这是我們因英國和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而受到的惩罚之一。例如，在一九四五年苏联的科学院举行紀念的慶祝时，英美的最卓越的科学家曾受到邀請，但是他們都为政府禁止参加。此外，資本主义世界的普通的和科学的报刊对苏联科学的看待，也是促進不了与苏联科学家的联系之建立的。然而当英國的和苏联的科学家在國際的會議上和私人的拜訪上相遇的时候，由此而生

的接触是最热誠和最富成果的。

兩國科学家間的接触不能建立的主要原因是关于原子彈的問題。当关于原子彈沒有达成协定，当美國繼續儲存原子彈，而这种儲存又只能被認為是破坏苏联的时候，一切科学就为原子彈的秘密所包裹着，而一切和苏联的國際科学交往就犯了嫌疑。

尽管有这一大例外，要求全世界科学家真誠合作的运动还是在蓬勃發展着。在科学界方面，这一运动表现为旧的國際科学团体的恢复和新的國際科学团体的建立。然而更重要的是，科学家在解决更具体的任务方面，在联系着國家复兴的任务來計劃科学工作方面实行合作。世界各地的比較積極的科学家已把科学工作跟有計劃的國民經濟工作結合起來，而在沒有这样的計劃的地方，則跟建立强大的科学工作者工会組織的工作結合起來，認為这是科学家共同合作的基礎。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正是根据这种精神組織起來的。这个組織虽然还成立不久，但是在積累有关科学家的职业地位問題和科学工作的組織及計劃問題的經驗方面是作了極有价值的貢獻的。科学工作者憲章的公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階段，它为各國科学界及其跟國際科学界的联系制定了政策。在憲章中并規定了科学工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四 应当做些什么

在現時情勢中科学工作者的活动应当是怎样的性質，已可以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到。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跟本國的和全世界的

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有切身關係的。雖然他的興趣是特殊的，但是一切關心社會進步的人的目標是共同的，所以科學家不能，或者說不應該單獨地行動，而是應當和其他關心這整個情勢之不同方面的集團一齊地行動。首先，他，和其他腦力勞動者——藝術家、作家等等——一樣，有保衛世界文化使之免于現時威脅着它的危險的責任。

為和平的鬥爭

這是在波蘭伏羅茲拉夫城最近召開的國際知識界和平大會[⊖]的主題，參加的除了其他的知識分子以外，還有許多卓越的科學家。科學家必須和其他知識分子在一起，對下列兩種人進行有效的鬥爭：一種人採取宿命的態度，以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另一種人採取玩世的態度，積極地為準備立即戰爭而工作。由於原子彈和世界政治發展的密切聯繫，又由於有以上所述的那樣一種看法，即美國政府因為自己擁有原子彈就可以拿它的歐洲附庸國的人民的生命去冒險發動戰爭而自己不受懲罰，所以科學家在反對戰爭的鬥爭中的作用是特別重要的。科學家的義務就是依照着布勒克特的書的卓越榜樣，證明這一意見的謬誤和危險。

科學工作者，按照其工作的性質來說，是和其他知識分子聯結起來的；而就他們工作的結果來說，也是和生產的工人們以及全體的人民聯結起來的。科學不是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而是為一切生產服務的，科學工作者在這一服務中和工業農業企業的各部門都有細節上的接觸。他們必須在工作中和其他工人的日常活動密切聯繫起來或者發生個人的聯繫，或者是通過工會、工廠委員會或聯

⊖ 一九四八年八月召開，出席的有四十五個國家的代表。——俄文版編輯部

合生產委員會發生組織上的联系。

关于科学和技术工作者的特殊威望或重要性不应有任何幻想。有关工业的重要决定只能在得到体力劳动者所组织的大工会的拥护以后才是有效的，而且归根说来，国家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工会成员的政治智慧。然而科学家们有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来为他们的兄弟般的工会会员服务，因此也就是为本国人民的真正幸福而服务。无论科学家或工会会员都是很关心英国工业的长远计划和英国国民经济的完全独立的。他们两方面都愿意去掉国内的政治障碍，正是这些障碍阻挠为实现这一独立的任何诚实的努力；他们都愿意抗拒那种从属于美国资本主义并使英国工业潜力脱离和平和建设性的工业而从事备战的灾难性的外交政策。

在这里科学家们之能有所帮助，是因为从他们工作的性质说，他们是关心将来的，所以他们对于危险的趋势必然更敏感而且更关心长远的解决。科学家只有和整个工人阶级的运动结成联盟，才能实现为英国的科学繁荣所必需的条件和确保世界和平。

困难与反对

在从事解决这一任务时，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在我们前面的斗争是艰苦的。这里所提出的思想是和工党及保守党领袖们所勉强取得一致而又得到所有现代宣传方法帮助的思想是正相反对的。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更勤劳地工作而不要求增加工资，那末加上美国人民通过马歇尔计划所给的仁慈而无私的帮助，我们将能在一九五三年实现经济的独立，但必须能在此期间顺利地阻遏那正威胁我们的自由和对我們进行冷战的共产党“极权主义”之危险的发展。

这样，工党的辯護士們就企圖把資本主义所產生的經濟危机，归罪于力求把欧洲人民从資本主义的压迫下拯救出來的人們。基于这一分析，他們想迫使人們接受資本主义和有組織的工人之間的同盟，这一同盟是只有对后者不利的。

揭露反动势力的本來面目

我們要駁斥反共產主义的宣傳，只能用基于日常的实际經驗和引導我們更好地理解資本主义實質的論据和証明。事实是，工党已經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則；它已和國內外的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結成同盟，它寧願和他們而不願和俄國的、东欧的和远东的社会主义工人團結。然而我們必須承認，这一与反动力量的同盟和对反动思想的屈服，是逐步地不自覺地實現的，而且这一同盟的許多領袖和这些政策的大多数信从者不是自己欺騙自己就是被人欺騙，因而接受了“較小的禍害”的学說，用“保衛自由和真正民主”的詞句來安慰自己。不自覺的伪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强有力的防綫；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样一种微妙的想法，就是馬歇尔計劃的援助是美國人民願意帮助西欧甚至全世界处境不幸的國家复兴經濟的崇高而有用的表示，只要惡毒的共產党人願意讓这些國家复兴的話。实在說來，也許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民也是这样相信的。但是美國人民虽然出錢，他們对于这些錢怎样分配并不監督，因而世界上的一切反动分子，从希臘和西班牙的劊子手到馬來亞的獵首人，就有理由感謝美國人在为誰的真实利益服务这一点上的盲目性。

⊖ 社会民主主义是現代帝國主义資產階級的理論家企圖用來掩盖現在在資本主义國家占統治地位的社会政治制度之反动的反科学的本質的一个概念。

——俄文版編輯部

我們知道世界的，甚至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是不要戰爭的，這也為美國最近的大選所證明。為了繼續執行這樣的反動政策和把人民卷入戰爭，必需使他們對於用他們的名義所採取的行動的性質盲然無知。我們的義務是在消除這種無知，使人民正視國際形勢中的諸事實，而這些事實不僅包含有對於現行的政策所導向的危險的啓示，而且，甚至更重要的，還包含有關於人民有力量改變這些政策和在和平中建立較好生活方式的穩定基礎的知識。在最近的將來沒有戰爭的需要。如許多年的經驗所已指出的，只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能遏阻金融集團和軍人集團為了它們的狹隘利益而發動戰爭，那末在有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有社會主義的經濟的國家之間維持和好而互利的關係是完全可能的。當資本主義對經濟和政治的控制還保存着的時候，這能實現到什麼程度是另一問題。主要的是，我們要注意形勢的發展，看哪一種制度能促進人民的福利。如果最後證明，資本主義與和平是不相容的，那就是說，資本主義不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而和平已成為這樣的條件了。

科学为人类服务[⊖]

有史以來，人类不論在哪个时代，從來沒有像今天这样，有这末多的困苦与恐懼，而同时又有这末多的可能來追求較好的生活。而这样的貧窮和这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科学發达所引起的。今天用來制造原子彈、改良細菌武器、利用重工業于軍事目的的那些力量，同样也可以使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富裕、使人們的智力体力無限增長，而为今日所难以設想。由于最近的科学發現，对在人类所展开的現时無法实现的那些前景，甚至簡單地列举出來，也是会超出本文的篇幅的。不过指出一些利用科学的最新成就來改良人們生活狀況的基本可能，將不無益处，因为現在有許多人对人类的將來抱着宿命主义的看法，他們認為人类的命运只是战争、破坏和貧窮。所以实在應該喚起他們对科学的和平使命的注意，只要全世界人民表現坚决的意志，为这一使命而奋斗，他們就可以把和平的目标变成事实。

的确，我們已有确鑿的証据，表明各國人民在力求实现这些可能，或甚至已經实现了它們。現在全球的人口已达二十二億五千万，全球的國家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类型。第一个类型是美國、英國、西德、法國及其他几个工業化稍差的國家，人口总計三億，还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第二个类型是苏联、各人民民主國家和中

⊖ 本文發表于“保衛和平”雜誌，一九五二年，第九期。根据著者送給出版社的原文，曾將譯文加以校訂。——俄文版編輯部

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約八億。這些國家脫離了資本主義，處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各种不同階段上。雖然這些國家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不及那些有特殊地位的老的大工業國那樣高，但是它們在利用科學和技術來改造大自然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事業上，已經達到巨大成就，而且獲得成就是這樣的迅速，以致這些國家有把握很快會超過老的大工業國。最後，第三個類型是所謂落后國家，如印度、南亞、非洲和中南美大部，總計人口約十一億，占全球人口的半數。他們的生活水平和技術發展，除開稀有的例外，都比以上兩個類型的國家低很多，而且在現在條件下，它們的發展前途幾等於零，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把它們只看成原料的供給者和自己的劣等商品的消費者。但正是這些國家由於自己落后，就特別尖銳地感到需要科學的幫助，因而可以在本國應用科學的成就得到最大的利益。

當我們說到科學的應用時，當然，我們絕不是只指它在像改善食品生產的技術，發展衛生事業，興建住宅方面的實際的應用；科學的更重大的意義在於它能直接影響人們，足以提高個人以及社會集團的能力，使得人的體力和智力的發展有無限的可能。科學不僅給我們以可能來認識自然，而且也給我們以可能來控制它。當科學思想在人民中深深扎根時，任何力量都是阻擋不住他們的智力發展和在工業發展以及正確而合理的使用人力和自然資源方面的猛進的。不過科學的和技術的利益不是可以現成地送給人民的。人們必須自己來發展科學和技術，研究其最重要的問題，根據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來找尋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並尽可能來使科學和技術日臻完善。

過去以科學為基礎的西歐文明，一經和世界其他部分接觸，就起破壞和瓦解作用。西歐文明把這些國家的原有經濟和工業都加

貧窮、愚昧、困苦而簡陋的生活都是不可免的。生活的一切不好的現象都是彼此密切聯系着的，但是所有一切好現象也同樣是密切相關的！人的每一種能力都可以找到這種或那種應用。潛伏在科學中的可能，能產生最大的幸福，也能產生最大的禍害。

世界的科學家在充分認識這一切以後，越來越一致努力進行鬥爭，使他們的知識和發現為人類服務，而不是用在破壞上面，使科學是為生活而不是為死亡服務。

人員，同時就使科學家與工人農民之間的隔閡消除了。在不會再有階級的國家，即是在蘇聯，或者在那些自覺地與蘇聯走向同一目標的國家里，例如在中國，這種情況就成為可能（在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在這些國家內工人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符合，而科學家應當符合這種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隨着機械設備的完美，隨着機器的更加複雜和更加貴重，工人不僅主要地照管機器的正常工作，而且也提高到發明與改良機器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水平了。因而新的工業革命能使各地勞動人民獲得文化與社會地位的提高。機械生產的內部合理發展，就是把男女工人從機器看管人的水平提高到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水平。在蘇聯在建築工地中所採用的代替成千成萬工人勞動的最新式的巨大掘土機，是由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們使用的。這只是由於機械學的基本知識與實際經驗相結合，首先才能夠找到了最經濟的工作方法，以後研究技術的改善，以便擬定和以前不同的嶄新的生產程序；新的生產程序的產生往往使以前使用的並用以找到新工作方法的機器變成陳舊不堪了。

全世界各階級和各種族人民社會地位的改善，他們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和生活中應用科學密切聯系的，這是兩個相互不可分割的目標，是一種共同努力的兩個方面。只要是其他民族仍保持愚昧狀態，任何一個民族就不能充分參加文明的生活，不能真正推動科學前進。在世界各國的科學面前，有一些共同的任務。

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居民遭受着窮困、飢餓和疾病的痛苦。他們需要援助。但是如果只給他們以食糧，那末這種援助也沒有什麼好處，甚至可以召致災害。只有每個民族發展自己的科學知識和自己的工業和農業，才能自救。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就必須從外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從壓迫下解

放出來，不再做廉價原料的供給者和劣等商品的主顧。每個人民有權享受世界擁有富源的一份，並且需要這一份。這種權利也就是各階層人民理應受科學教育的權利以及參加發展科學的權利。

人們常說，無疑的這是一個令人嚮往的理想，但是由於各國人民的貧困與落后阻礙着它的實現，為要實現這個理想，需要幾個世紀的徹底的和合理的文化發展。這種理論始終是危險的，因為在它的基礎上隱藏着一種“劣等”種族的思想，而今天這種理論是毫無根據，已經完全被揭穿了。

現在有一些應當表現更有真正學識的出名的科學家，認為甚至是科學的慈善性的應用，例如疾病的治療，也應當加以阻止，因為這樣應用科學可以引起人口的過份的大量增加。他們認為公共衛生和教育應該小心翼翼地從美國和西歐“文明”地區漸漸地伸張出去，世界上其他地方，現在應當保持愚昧無知，應當在疾病中死亡，而靜待公共衛生和教育輪到它們的頭上。這種卑鄙無恥之徒的計劃本身就蘊藏着自己的破產的根源。正因為各殖民國家在這一世紀實行這個計劃時，都在爭先恐後過於熱烈地去推廣他們的所謂文化的恩惠，除了造成多少次的經濟危機外，更使世界陷入了兩次世界大戰。無論如何，今天想再實行這種計劃是已經過時了。殖民地各國人民受到中國的榜樣的鼓舞，再也不會接受這種計劃。他們從前就了解到這樣的發展是違反正義的，他們現在再也不相信這是不可避免的。被解放的人民獲得了土地和水流，擺脫了使他們衰弱的疾病，他們都熱情地勞動，因為每個人現在都是為自己，為自己的家屬和自己的親人工作，這樣便消除了飢餓的威脅，而工業化和科學保證他們將來在這方面得到充分的安全。

這第二個計劃的正確性已在各種不同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下實際上經過檢驗了。那末什麼阻止這個計劃到處實行呢？這一

点我們都知道，就是战争和战争的威脅。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那些把自己的經濟利益建立在巨大浪費（因为这种浪費使他們个人獲得龐大利潤）財富上的人，阻碍着人类希望的实现。

这个政策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科学。許多國家在科学研究上所作的努力十分之九是直接或間接为了軍事的目的。科学的两个最重要部分：航空学和原子能分裂差不多完全“軍事化”了。在冶金、机械制造、化学和电工業中，甚至在那些目前基本上还是出產民用產品的工業部門，科学研究的工作以及生產也都適應軍事的需要。就是医学和農学現在也有它們的“背面”——参加細菌武器的制造。

純科学退居次要地位，可是，为了有可能作出对軍事目的有用的某些理論概括，在某种程度上也推進了科学。至于專为軍事目的而發展科学研究不能認為是正当的。美國最低限度耗費了十五億美元的巨款作为這項費用，就是比較貧窮的英國也花費了一億五千二百万鎊，这种巨額款項，無疑地是可以用在“民用”目的的和推动工業、農業、公共衛生的科学研究上面的。如果这样，就可以看到世界上一个空前未有过的科学的蒸蒸日上的情况。

但是，战争不只在財政方面使科学受到損害。还有更嚴重的事情：就是保守“秘密”，减少科学工作者之間的接触机会，由于科学“軍事化”，不僅对于为軍事目的而研究的領域，而且对于整个科学界施行着政治專制和思想統制。即使接受这种制度的人認為这是不可避免的灾害，可是他們精神已中了毒。他們觉得人类只能有一个使自己墮落的永無止境的战争的前途。最容易的借口是說人类的本性原來如此，我們的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并且認為出路在于限制科学的活動範圍。像这样的想法便是推卸自己的一切責任，对原子战和細菌战的慘禍熟視無睹，否定受难者和交战对方的

一切权利和人类尊嚴。我們知道这些态度的結果是什么：我們想起了奧斯維茲和紐倫堡。

但是越來越多的科学家拒絕走这条道路，或者已經被强迫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也了解这条道路將把他們領到什么地方去，而能及时地轉过头來。他們曉得世界分成兩個陣营又使國際科学的联盟破裂。他們曉得由于限制科学家到國外旅行和各國科学家之間交流科学經驗，阻碍了科学的進步……他們認識到在保守秘密的借口下進行的科学活动和“忠誠測驗”是嚴重的威脅。他們痛惜科学被用來制造違反人道的武器。

* * *

这就是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及其在从美國到中國十三个國家中成立的分会所采取的立場。这个立場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別有意义的，是一些新成立的团体，例如英國的科学界爭取和平协会也采取这种立場。該会在一九五二年一月第一次全國大会上通过了一篇宣言，它得到很多著名的英國学者的拥护。这一宣言上特別說到：

“科学同样地能够造福，也能招禍，关于这一点，我們無疑地对于人类負有巨大的道义上的責任……”

我們科学家相信，为要消除各國間的意見分歧必須訴之于人們的理智和客觀地闡明一切事实。我們有責任号召各國人民和各國政府努力达成某种合理的与持久的協議，停止供新战争之用的毀滅性日益加强的各种武器的使用。

我們願意着重指出科学的國際性，指出这一思想上的世界共和國。世界各國的科学家是在探討自然界的秘密的共同努力下誕生的兄弟；他們也可以在改善人类命运的共同努力下團結起來。我們必須努力使所有地方都尊重科学家的公民权；而且我們的职

責是設法消除一切排斥和限制全世界科學家自由交往和交流科學經驗的一切障礙。”

不僅從前已經參加保衛和平運動的科學家，對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這樣的任務也鼓舞了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科學家。雖然日本和德國的科學家有很多的困難，但是他們也為這樣的任務鬥爭。就是在美國，贊成宣言上所表示的觀點的，也有很多科學家。最近一期美國“原子科學公報”載滿了美國最受人尊敬的科學家簽名的許多抗議書，反對因為政治關係而拒絕給科學家們簽發入境證和護照的辦法。

毫無疑義，贊成限制科學自由和科學軍事化，妨礙科學前進並阻止利用科學為人民謀福利的大多數人之所以這樣辦，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由於政治形勢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災害”。其實他們心里也許願意這種形勢改變，他們願意生活在消除了戰爭威脅的統一的世界中。但是他們不是政治家，他們認為參加任何和平運動是不可能的。不過，今天和平這個理想所感動的人民群眾愈來愈多，這在即將到來的十二月在維也納召開的大會上要表現出來，這個大會將包括一切政治黨派和政治觀點的代表，我們是可以博得這些人們的支持的。

只有保衛和平，科學才能重新完成它的真正使命，而各國人民才能重新相信科學並參加為共同幸福而努力的科學活動。

科学的退位[⊖]

不过四年以前，英國的科学协会就提出了把槍炮变为犁鋤的問題。那时候至少人們是开始在研究，科学的力量如果离开了为战争服务的崗位，应当怎样予以利用的問題。然而科学还是离开不了战争，擴軍的年代接着到來，科学是加速地軍國主义化了，在“自由”的世界里把科学应用在有益的事業上的希望是無限延期了。情勢現在已到了甚至連最忠实而正統的科学家也惶惑起來的地步。他們对現時局势的各种不同的反应，表現在如下的著作中：希尔的“科学之倫理的难题”，这是他在英國科学协会年会上的主席报告[⊖]的标题，是一篇动人的而不解决問題的文章；罗素的可悲可笑的著作“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有名的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之孙查·盖·达尔文承認人类前途暗淡和無办法的著作，即“未來的一百万年”[Ⓔ]。

在这几本討論目前問題的著作中貫穿着一個共同的思想，这就是牧师馬尔薩斯的人口論。这一学說認為人口比粮食增加得快；战争，灾荒，瘟疫是粮食不足的必然結果，这一命运的支配是多数人所逃不掉的，只有选民們，靠節欲（而現在是靠節制生育）可以

⊖ 本文为貝尔納所寫的書評，載英文“現代季刊”，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冬季号），第四四至五〇頁。

⊗ “英國促進科学协会年会”，貝尔法斯特，一九五二年九月。

Ⓒ 罗素：“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盖阿·艾侖·安文，一九五二年版。

Ⓔ 查·盖·达尔文：“未來的一百万年”，魯培特·哈特-达維斯，一九五二年版。

避免，但也是暫時的，因為他們的人數雖然減少，而一些貧窮而飢餓的人們如家兔一樣的繁殖之速，遲早也會把他們淹沒。

科學能戰勝疾病和瘟疫的這一事實也使希爾頗為不安。希爾在報告開始時述說一般科學家的老生常談，不過覺得這些常談還不支持他的立場。他的意見可以用如下的簡短的引証來表達。

他寫道：“在應用了科學的知識以後，人的境況能夠得到改善，這本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以為單靠科學的方法，而不改變社會上的道德基礎就能實現這種改良，這便是危險的幻想。納粹關於改良人種所做的試驗，如果從純粹應用生物學的观点來看，是可以說出很多理由來為它辯護的。但是我們多數的人都認為，如果不信仰道德的法則，不信仰人身的神聖不可侵犯性（而這種信仰是與科學沒有直接關係的），這種試驗便足以直接導向巨大的災禍。而且我們在下面會看到，這樣的耽心就使得我們在世界的——個最嚴重的問題上是左右為難的……

“原來，人類的一切高尚動機，一切宗教訓誡和一切醫界傳統都是主張應當減輕人的痛苦，主張把能治的病治好，把能預防的病予以預防的……

“這都是應當的，可是如果人類遵循這個原則來作的話，那就會使得人類的各種水準都降低，結果文明也將不斷地衰落。……

“誰也不敢說，不應當採取手段來戰勝這些以及其他如像霍亂一類的疾病，誰也不敢說不應當改善城鄉衛生狀況，增加醫藥供應、醫藥設備與衛生機構，但是這樣的後果就是世界每年更要多一——百萬人。由此，生物學，醫學，化學，工程學一類的科學的應用，就人道的觀點看來，完全是無可非難的，但是卻引起一個異常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要動員科學、人道精神和國家政權來解決。”

人們以為希爾作為一個生物學家，關於這一問題，一定會提出

一些社会性的和科学性的实际办法來增加粮食的生產了。然而他是提不出这样的任务的。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面对着無法解决的問題而絕望和不負責任的科学家。

“如果能預料到应用了科学所得的巨大成就，仁慈的人們今日难道不会同意最好停止这一应用，以便和其他方面的進步相輔而行，因而使人类能有計劃有秩序地發展嗎？有些人是会同意的，他們站在純生物学的立場，認為像家兔那样繁殖的人們，会像家兔那样的死亡，等到教育逐漸進步，人們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准时，自然会有此覺悟。多数人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假如現在就能确定，人口增加不为疾病所阻撓，那末，人口的压力不僅会使得土壤以及其他天然資源普遍耗竭，而且会使得國際形勢繼續緊張，以致人类文明趋于毀滅，試問，多数惻隱的、明理的人們是否会改变他們的想法呢？如果道德的原則認為我們沒有为得到好結果而做坏事的权利，那末我們难道應該做好事來达到早就知道的坏結果嗎？……”

像希尔这样一个有學問的人怎样会陷入这样可悲而又荒謬的錯誤中的呢？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只是集中在一方面，其余的方面他就不考慮，即使想到某种相反的意見，也馬上忿然地把它擯弃。科学的应用在現在的資本主义体系中是導向一个不可解决的道德难题。所以我們必須抛弃科学，或者抛弃道德，或者兩样东西都抛弃。小前提，即經濟制度，是不被重視的。或者，在抛弃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之先，是值得去尋找較好的制度的。但是在此期間大量的物質資源和科学力量是浪費在准备战争而不是用在發展農業工業上面的，“自由”世界里的掠夺性的土地制度和商品生產制度也是不会被推翻的，在此期間我們确实找不到希尔所提的难题的答案。但是希尔是絕不理会在这一方面的知識的。他所提的难题是資本主义的难题，而不是科学的难题。

* * *

初看起來，羅素在他的“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一書中是想改變新馬爾薩斯主義者所描述的絕望情景的。他預見到世界的前景中所露出一縷希望，如果大家都遵守那三個他認為完全可以做到的條件的話。這三條件是：廢止戰爭，最高權力的均衡分配，和限制人口的增加。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有賴於美國的統治世界。他認為，戰爭是完全可以消滅的。羅素寫道：“現在只存在着兩個主權國：俄國（及其僕從國）和美國（及其僕從國）。假使其中之一，無論由於在戰爭中獲勝，或由於顯明的軍事優勢而壓倒了對方，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統一的政權，使得將來的戰爭為不可能。最初，這一政權在某些地區是要憑借暴力的，但是如果是由西方的國家統治的話，暴力將儘快地讓位於同意（即被治者的同意——譯者）。一旦這一點實現，世界的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就將得到解決，科學就能變得完全服務於高尚的目的了。”

我們從羅素的書的其餘部分可以看出，他只能設想到美國的勝利，因為只有在那時候限制人口以及權力的均衡分配都會自動的進行。如果沒有這個勝利，羅素就不感到快樂，因為在他心中縈繞的就是把蘇聯看作夢魘的那種思想，這就使得他容忍一切資本主義的罪行，包括原子彈和氫彈，只要共產主義和羅素認為它所代表的一切能被摧毀的話。因為這個原因，他就不能了解他為人類設想的那種每個人“作為一個英雄，應當有機會表現創造性；作為一個普通人，應當有安全，作為‘螺絲釘’，應當有用”的美好生活能夠而且只能够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實現。他不能了解蘇聯的成就，不管合不合於他的胃口，只是千百萬人民的創造性和自覺的忘我精神所產生的結果，而且只有這樣一個社會才能奠定真正安全的基礎。

另一方面关于美國繁荣的短促性和不穩定性，他同样是盲目無知的。他看不出他長寿地生活在其中的那一个丰足的天堂之得以維持，乃是人們在兩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难以置信的苦难的代价以及占全人类三分之二人口的被压迫階級和殖民地人民不断破產的結果。他这样一个有學問的人的宣揚仁愛，痛恨殘忍(不管这种殘忍是在他几乎从沒有公开反对过的納粹德國，或者是在他想用原子彈化为灰燼的苏联)，完全是一种令人不可忍受的偽善，这种偽善固然由于他的盲目，但是他不應因此而得到寬恕。最后的說來，罗素的哲学和希尔一样，都是絕望的哲学。他的解决世界問題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暴力來維持現有的秩序，他希望資本主义制度在不受干擾的时候，会使所有的人能过幸福的和文明的生活，如像美國人今日所享受的那樣，虽然他的这种想法与我們的生活經驗完全相反。

这也是我們能料到的，就是罗素在書中沒有一个地方真是解决了他的書名“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所提出的問題。他叙述的歷史是瑣碎而不精确的。他所引証的科学的好处已是老生常談。他不了解科学如果是在一个它能被充分利用的世界，在一个自然的和有效能的社会制度的世界，就会达到不可限量的成就。

查·盖·达尔文在他的“未來的一百万年”的这本自命不凡的書中，基本上也是从同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出發的，而且他对于研究这个問題作了更嚴肅的嘗試。

* * *

這本書是一个时代和一个階級的破產申請書。查·盖·达尔文對我們証明，人类在以后的百万年，除了貧困和失望以外，不会看到別的东西，他与美國粗野的預言末日的先知威廉·福格特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說得更温和些。他利用現代全部科学的威望和器

械來指出，我們在不可逃避的自然法則之前是毫無辦法的，除非一個新的人種發生（所以他說要一百萬年），人類在實際上是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一般說來，查·蓋·達爾文先生在展望將來時，除了看到人類會周而復始地重復自己過去的錯誤，不過有一些藝術上的和（必然是無用的）科學上的光榮成就的微光照明以外，將不會有別的結果。他指出在未來百萬年的大部分時期，人口將不會比現在的超過三倍至五倍，他們過的是今天不知明天的生活，要劇烈地爭奪自然資源，因為這些是在不斷地耗竭。煤和石油是會用盡的，地利亦將因過度耕種而耗竭。大多數人民多半的時候會生活在飢餓的邊緣，將為了那剩下的不多的一點東西而互相爭奪。

查·蓋·達爾文說：“說到社會中的一些比較不幸的成員，那麼，在任何一个社會里，如果這個社會是依靠自己的真正收入而生活（將來的各社會一定都是這樣），它的生活水準一定比我們現在的生活水準低些，因為現在的社會可能利用億萬年積蓄的資源。將來一定常有飢餓的威脅，這種威脅將特別厲害地打擊每一社會中能力較差的成員，所以可以斷定，他們的工作條件一定比現在的還要惡劣得多……”

“當然也有許多例外，因為真實的能力是會得到相應的酬報的，但是，不熟練的勞動者必然是要過貧困的生活。我們現在的‘黃金時代’的最偉大勝利之一就是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方已經廢除了奴隸制度。我們很難設想，在將來須常處在飢餓邊緣的勞苦世界，這樣的勝利如何可以維持，應當擔心的是，有一部分人要常常生活在一種不管你怎樣稱呼，但是實際上是和奴隸制度沒有區別的狀態中。”

查·蓋·達爾文關於將來的事情所以這樣想是因為，雖然他

是研究生物学的，他的眼睛总是坚定不移的看着过去。在他看来，“我们是生活在黄金时代，或者是在黄金时代的末期，这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黄金时代，而我们却以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平常的时期。”他完全丧失了自己的高祖父爱拉斯麦斯·达尔文的无限的乐观主义，爱拉斯麦斯曾经同他的朋友们亦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创始人瓦特和普里斯勒一齐宣布了普遍进步时期的到来。查·盖·达尔文甚至也没有他祖父的那种对进化论的信念。他宁愿乞助于庇特和卡斯累暗淡时代的反动预言家、牧师马尔萨斯及其人口法则。实在说来，“未来的一百万年”正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修正版，外加一些棺材钉子，是借助无错误的遗传学理论钉进去的。

查·盖·达尔文，正如他以前的马尔萨斯一样，承认科学的存在，不过努力证明科学拯救不了人类。他和马尔萨斯使用同样的算术，表明现在以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每一世纪增加一倍，过两千年就要超过任何借助于科学所产生的粮食的增加，还是同从前一样，战争、瘟疫、灾荒成了唯一的遏制人口增加的因素。他在想像拯救人类的道路时，比马尔萨斯还要悲观。

查·盖·达尔文说：“达到平衡的直路就是先由自然界造成过剩的人口，再用瘟疫或灾荒来消灭他们的那种方法。马尔萨斯本人以及最近的一些作家们都提出过一些办法想使我们免除这一威胁，但是这些办法中没有一个是有说服力的。由此，在一百万年的这样一个漫长时期，人类历史的一般趋势多半还是和过去的大部分时间一样，就是人口对其生存资料的压力不断增加，结果就是多余的人活不下去。”

马尔萨斯的逻辑现在还是和它在最初发表的时候一样的简单和荒谬。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就答复了这一逻辑，这是科学的

回答，因为“……科学至少和人口进步得一样的快；人口是承繼着最后一代人的口数作比例的增加；科学是繼承着最后一代人所留下來的全部知識量再向前進展，所以在最平常的情形下它也是以几何級数增加。有什么事情科学不能实现呢？”[⊖]

对于过去一百年來科学的偉大成就有充分理解的查理斯先生，为什么和馬尔薩斯一样的短視呢？只因为他不能想像或不願理解有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里面科学將不再是如像他所称贊的印度的婆罗門和中國的士大夫那样一些少数知識分子的專利品，而是一种为全体人民用來达到他們的願望和扫除那些表面上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的方法。

当他关于未來的百万年作空想的預測时，他是完全沒有估計到那些在今天正在創造歷史的力量的。他看不見使現在世界瀕于飢餓边缘的不是土地的不足，而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資本主义对農業工人的剝削。他沒有看見，在这兩者被扫除以后，便能同时擴充耕地和更科学的使用耕地，如像在苏联和中國所發生的情形一样。苏維埃人民將在一九五七年完成的那些計劃，將使一億人獲得粮食；而那些已經通过的計劃，將要保證几億人的粮食，而这还不过是一个开始。查·盖·达尔文不了解，煤、鉄、石油的浪費不是必然伴随着科学進步而發生的，而是資本主义的愚蠢的和病态的產物，这一資本主义把資源、动能和更坏的是人的智慧，主要地用在牟利和战争上面。現在在美國和在其他資本主义工業國家，特別是在英國，所惡意地浪費了的資源，如果是依社会主义的方式用在建設方面，那么只需十年，世界上半飢餓的、不識字的和被压迫的十億人民就能过飽足的和健康的生活。过三十年他們就

⊖ 恩格斯：“國民經濟学批判大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四五頁。

能建立一种繁荣的和改造过的新文明。

但是查·盖·达尔文以及其他和他同样想的人对于这样的前途是很恐懼的。很有經驗地統治了英國兩百年的、生活舒適、聰明而有教養的少數人的優越地位會怎麼樣呢？我們的率直回答是，如果今天的西方世界是那種聰明的成果，那麼我們還需要完全是另一種的聰明。我們需要培養一些新知識分子，他們不是關心保持現狀和表示對現狀毫無辦法，而是能把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的制度來理解和找出另一條有希望的和為全體人民帶來幸福的道路。

但是對於查·盖·达尔文所以如此關懷的未來的百萬元，我們的看法是怎樣呢？我們的回答顯然是，我們如果能管未來的一百年，未來的一百萬元是會管它自己的。他認為很難解決的許多問題，如像動能和糧食的問題，都是已經解決了的。查·盖·达尔文寫道：“例如，或者也可能把草木變成人的良好食品。”實現這一點已是可能的，不過或者還不值得去這樣做，因為我們還有容易得多的獲得食物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已耕地所收穫的食物的五分之四都不是用作食物或飼料。關於動力也是同樣的情形。現在世界的動力資源是在被掠奪和浪費着的。據估計，用在企業中的動力，只有百分之二是用在有益的用途上的，但是甚至這一部分也多半是用在製造不是十分必需的零件。動能的更合理的使用將能够使比現在多一百萬倍的人類靠了太陽能的來源生活得很舒服。實際上，利用太陽能的百分之一就能在地面上每方公尺維持十口人。

實在說來，這一過程是沒有止境的。在幾百年的時期內，姑且不說一百萬年的話，人類在發現了動能的新的無限的來源以後，就可以離開地球，開始進行征服空間的頭幾個步驟。同樣，人類也不需要等一百萬年來改變自己，便能使自己大大超過於靠盲目的進

化改变的程度。人类怎样做到这一点，是有待于未来的科学决定的。根据过去和现在的事情来判断，他们能做到这点是无疑的。没有人有这样多的知识，能指出人类能力的限度。此所以查·盖·达尔文的书中细心结构的，估计得很保守的那些可能，实际上是最狂妄的幻想。这些可能，和他的马尔萨斯派朋友们的一切暗淡的预言加在一起，是只有一些得梦游病的人们还无法排遣的梦魔。现在，在人类是觉醒了，并且开始感觉到自己的集体力量的时候，没有比这样的梦魔还更难发生的。

和平是能維持的



在莫斯科全苏保衛和平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和朋友們！

我得以代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來祝賀这一次的大会，感觉是自己莫大的荣幸，因为这个大会是一致为和平而奋斗的苏联人民所召集的。科学家对于維護和平負有特殊的責任，因為他們过去的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曾帮助过战争的進行。但是那时候对科学之有害的利用还没有达到現在这样的程度，現在腐朽的資本主义把战争看成是最后的而且是最有利的投資場所。科学的研究越来越服务于战争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从事于無綫电探测、远程火箭、原子彈、有毒的放射性物質以及細菌战（这是科学之最近的墮落）的研究，虽然他們是能把他們的知識用在和平建設上的。現在，資本主义國家的科学的命运是掌握在那些仇視和平的人的手中，他們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利潤而不惜使人民痛苦和死亡。这从他們对武器的選擇就可以看出，他們所選擇的武器不是对有同样武裝的敌人進行斗争的手段，而是用以大規模地破坏和毀滅房屋、作物的武器，用以殺害妇女兒童的武器。但是正如我的朋友和同事布萊凱特教授在其关于原子彈的書中曾說过的，贏得战争勝利的不是这样的武器。摧毀法西斯德國的不是威力强大的爆炸彈和燃燒彈，而是英勇的苏联軍隊；使得日本投降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它对苏联的优越实力的認識。然而，資本家們以

为这种武器使他們能用远距离控制的方法和用按电鈕的方法来進行战争。布萊德雷將軍公开地吹嘘說，已審慎地選擇好了作为原子彈轟炸目标的苏联城市，即是曾經拯救了他人免于法西斯主义浩劫的苏联人民以毅力和热爱所建設和恢复起來的城市；布萊德雷的这种吹嘘尤其引起令人厭弃和鄙視的情緒。

这些战争挑撥者是何等仇恨而又害怕人民！但是他們知道这类進行战争的方法是得不到他們所希望的结果的。所以他們力求用大西洋公約的名义把西欧的人民卷入血泊中。

在資本主义世界各國里，科学工作者开始覺悟到，他們是怎样被利用來增加战争的慘禍。國際的抗議运动迅速地在展开。代表十五个國家的三万科学家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是由偉大的科学家与和平的战士約里奧—居里教授所領導的，他是巴黎的世界保衛和平大会的主席，及世界和平大会常設委員會的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这一組織徹底地反对使科学为战争服务。科学之被利用于軍事的目的已达到了荒誕的規模。在英國，用于科学上的全部經費的百分之六十多系供軍事目的之用。在美國，每年用在和战争直接或間接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費用在十億美元以上。但是科学軍事化的有害意义还不止此，它用在軍事方面的越多，就越擴大了保密的範圍。不僅原子能的生產而且連細菌的特性也成了秘密。甚至土地分区的面積也成了軍事秘密！

日本人的肅清危險思想的号召，在科学的各部門很快地傳播開來。美國很快就要出現这样的情形：禁止那些不公开敌視苏联的人担任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英國也將馴服地走这同一的道路。

科学如果不用于軍事目的，就被用來剝削殖民地。杜魯門在其就任總統時致國會的咨文中提出的“第四点”計劃，說到关于利

用美國科學和技術的力量來援助落后國家，變它們為美國投資的有利範圍。然而這些國家的人民指靠援助、為自己的“保護人”所給予的收入，不比美國南方各州的黑人或南美洲的工人所得的收入為多，后者所得只是美國工人工資的十分之一而已。

十分明顯，科學掌握在腐朽的資本主義的手里，是永不會被用為人民謀幸福的，而只是使得剝削增長，導致失業、危機和戰爭。無足怪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情形甚至使得科學家們自己也仇視和憎惡科學。關於純粹“客觀”科學的一類見解的復活和對於科學之有益於社會的任何實際應用的輕視，都是企圖使科學逃避自己的責任。這樣的事實是值得注意的：類似的見解阻擋不住它的保衛者不做惡毒的反蘇宣傳，而且同時還迫使他們借緘默來迴避或者公開地贊許把科學用於軍事的目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戰爭正在毒化科學。同時在科學界之外，出現了一種否定科學和以神秘主義代替它的傾向，歸根到底這種情況是很容易產生法西斯主義蒙昧主義的。在美國已經發出減少地球上人口的呼聲，從科學的觀點看來，這種呼聲只是合理化地在使用更“完善的”希特勒式的瓦斯室。你們是熟知資本主義的無意義的貪欲及其殘忍的，這種殘忍使得人在資本主義世界過的是不可忍受的生活。房屋和食物只有在人民手中時，才成為人人可享受的。但是人民對於這一點還了解得不够清楚。資本家及其社會民主黨的幫兇們是沒有前途，沒有將來的。他們硬說，文明要滅亡了，而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要滅亡。在資本主義之下，科學帶來的不是幸福而只是破壞。科學家被剝奪了自由，他們是失去了理性的主人們的奴隸。

怎樣辦呢？我在這個會議廳里、在以新的公園和建築點綴起來的莫斯科的一些街道上、在全蘇聯所進行的巨大的共產主義工程中都找到了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我在瓦維洛夫院士的演說中，在

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院長的演說中，在蘇聯的、人民民主國家和中國的代表們的所有的發言中聽到這一回答。在這裡科學已不再為資本家服務，它已成了全體人民的財產。人民應當掌握它和利用它來創造無限美好的和幸福的未來。

蘇聯的人民的強大是因為他們明智，是因為他們此時此地都在實現人類的最美好的理想。蘇維埃人民的力量不僅在於他們自己的勇敢，而且也在於他們得到全世界億萬被壓迫和被奴役人民的热誠擁護。對於在資本主義世界陷於悲觀失望的人們說來，你們是鼓舞他們克服悲觀失望的希望。

正因為如此，我能夠代表全世界為和平而奮鬥的科學家和戰士，來向以自己的英勇精神拯救了科學和保證了為人類未來謀幸福的科學的發展的偉大蘇聯人民，以及他們的偉大領袖和和平及科學的捍衛者斯大林同志致賀，我是很覺得驕傲的。

在華沙世界和平大會上的發言[⊖]

為和平而奮鬥的朋友們！

我們今天集會在這偉大的歷史的城市——華沙，是為了求得防止日益嚴重的戰爭危機的辦法。這一個大會是由設菲爾德遷移到華沙，由西方遷移到東方來的，這象徵着全世界和平運動的統一。大會的地址改變了，但是它的目標沒有改變。我們到設菲爾德去是為了告訴愛好和平的英國人民，他們不是孤立的，他們是全世界發展着的偉大的運動的一部分。現在，由於波蘭人民的覺悟和他們的招待，我們來到了華沙，英國人民的代表們和我們一起也來到了，他們回國以後，也會帶回為和平而奮鬥的團結一致的消息。

我們的目標並沒有改變。相反地，它在我們到達這裡以後，更加鞏固了。

建立在談判的基礎上的和平，還是建立在武裝的基礎上的和平？我們的工作，實質上可以歸結為在這兩個之間選擇哪一個的問題。參加大西洋公約的西方國家，過去拒絕了而且現在仍然拒絕討論有關和平的建議，直到它們認為自己必須先有足夠的實力來使得其餘的世界接受它們認為應該提出的任何條件時為止。它們對它們的人民說，“當你們的國家強盛起來時，你們才是安全

⊖ 选自“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六至二十二日在華沙舉行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俄文一九五一年版，第二六七至二七四頁。

的”。歷史教導我們，這樣的政策，不論它是否出于何種動機，總是要導向戰爭的。這個教訓我們應該記得。已經過去了幾年，從那時候起這個理論就以更粗野些的形式出現了，雖然實質上它與以前沒有什麼不同。不應該忘記，希特勒也是在和平的旗幟下發表演論，他有一個新秩序的計劃，是全世界所必須接受的。德國的雄厚實力必然就是要把這一秩序強加于全世界。只是當各國是這樣“不馴”，或這樣“愚蠢”，表示抵抗的時候，才發生了戰爭。希特勒的計劃表現得這樣殘忍和激烈，實行得這樣可怕，這一城市的破壞和波蘭人民的痛苦就是證明。

以新戰爭威脅着我們的危險，顯然，畢竟更加可怕些。參加大西洋公約各國的人民還沒有像希特勒德國的人民那樣被訓練得充滿侵略精神的這個事實，並不是緩和他們能夠發動起來的某種戰爭性質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因素。

今天在世界上保有像原子彈、放射性武器和細菌武器這樣一些毀滅性的手段，這些武器比上一次戰爭中所應用的任何武器的破壞力、毀滅性要大的多，可怕得多。而沒有任何保證，使它們將來不會被應用。

這些物質的因素雖然重要，但是參加大西洋公約各國的政府，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它們的人民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和在頗大的程度上不自覺的優越感，還是一個更嚴重的威脅。他們從自己的歷史中得出一種信念，認為他們是天生的世界統治者，認為他們負有在低級民族中維持法律和秩序的責任，認為他們有權對於那些不服從他們的人施以他們覺得必要的任何懲罰。這種信念，在越來越破壞他們的統治計劃的人民的力量之前感到深刻的恐懼，這是心虛和懷疑所引起的恐懼，因為他們在力求支配別的國家的時候，也很懷疑是否始終是正確的和公平的。

大西洋國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說,現在在世界上控制着政权的人,不能再在任意的地方失掉它了。他們認為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口应当受那少得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口統治是合理的、不可改变的。他們認為这种制度是会永恒不变的、正常的。不論在殖民地國家里或在宗主國里对这种制度的批評都咒罵为顛复性的,凡是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都斥为侵略。

不幸的是,相信这些理論的不僅是从这些理論獲得利益的人而已。确实,在英國和美國有千百萬善良的人也这样的相信,当我们如果要尋求和平的道路时,我們所應該注意的也正是这些人。有人告訴他們,他們所受到的真正的战争威脅,是來自新的苏联的帝國主义方面。你們中間很多人可能很难了解这一点。我們不会認為由于南愛爾蘭人侵略北愛爾蘭以求統一愛爾蘭时紅軍会去恢复愛爾蘭的法律和秩序,完全像美國人要恢复朝鮮的法律和秩序所做的那樣。正因为苏联不这样做,所以在西方國家統治者的心目中,苏联就是特別有危害性的國家。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概他們認為只要斯大林一下命令,全世界就不再会有人起來为自己爭取独立、自由或社会正义了。大西洋國家,特別是美國,所想强加于人的和平就是各地必須無条件地服从他們統治的和平。为了保証实现这样的和平,他們想建立由破坏性的軍备所組成的压倒优势的力量,以便在他們認為自己的統治受到威脅的那些地方和时候使用出來。在他們还没有建立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他們就不接受任何緩和國際緊張局势的建議,不管这些建議本身是如何合理,如何符合于世界各國人民的願望。反之,現在他們所最害怕和最仇視的正是这些建議的合理性。在他們看來,凡是想根据談判來实现和平的人都是他們的最惡毒的敌人。正是在座的你們和你們所代表的億萬的人們,他們認為是比最厉害的武裝力量还要

危險的。

法捷耶夫說：戰爭是在撞門。但是几天以前和平曾在英國叩過門的，而正是艾德禮却卑鄙而粗暴地對它把門砰地關上了。他們連和平的思想也害怕。他們甚至也不願他們的人民討論這個思想。他們不能承認世界上兩種制度可以共存。這就是說，實際上他們不相信在自由而和平的競賽中，他們的制度能存在下去；也就是說，他們基本上是指靠着武力來保持自己的現在地位的。他們所力圖追求的唯一目標就是戰爭。但是關於這一點，他們是很少公開談論的。相反地，他們却攻擊和平運動，認為和平運動是企圖阻止擴軍和甚至削弱西方國家。

我們反對戰爭，我們沒有任何想削弱哪一個國家的任何願望。我們只想使所有的國家強盛，使他們得以利用自己的資源來從事建設而不是從事破壞。保衛和平運動的目的是普遍的而非片面的裁軍。但是我們還須說服我們國家的人民，表明我們是誠懇的。現在他們聽到說的是，蘇聯實力的強大，而同時又聽到說這是絕對的秘密，似乎是別人無法知道的，雖然這件事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人們可能責備我們，說我們想禁止原子彈，而不觸動蘇聯的實力。這從來就不是我們的政策，而現在，我們在這一大會上已從法捷耶夫的詳盡的和權威的發言中知道了蘇聯是如何準備建議和實行真正的全面的裁軍包括原子彈和陸軍在內的裁軍。

其實，真正裁軍和使全世界回到和平狀況的可能是存在着的，對全世界各國人民已不能繼續隱瞞這點了。而實際上，在英國，在事變的影響之下，人們已開始看透政府支持無限擴軍和拒絕談判的態度。加速地準備戰爭的這一事實已破滅了人們改善生活的希望，而人民在為上次大戰出力和犧牲以後，是應當抱這樣的希望的。他們看到德國在納粹將領的領導之下重新武裝，致使他們感

覺上次的戰爭是白打了。然而最能促使英國人民覺悟戰爭的種種慘象的還是朝鮮的事件，雖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相信，而且也信任，英國政府的加入朝鮮戰爭是為了保衛聯合國，反對侵略。而現在，因為他們難于把已犯的罪行和過分的懲罰相比較，所以他們越來越難以輕信這種宣傳了。兩百年以前，英國的男女可以因偷一條手巾而被處絞刑，而且實際也被處了絞刑。當人民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政權以後，他們就會拒絕用這類的刑罰來保護財產。人們現在似乎對於像燒毀城市和鄉村，拷打和屠殺男女一類的國際“刑罰”也同等地不能容忍了。英國人民對於他們不幸加入其中做了幫凶——即使是被迫的——而干的那些獸行是憤慨的。同時他們開始害怕起後果來。他們看出戰爭由朝鮮擴大到中國，以及擴大到更遠地方的危險，那時，所有國家都要被卷入戰爭。英國人民和中國沒有任何的爭執。相反地，中國人民在終於成為本國主人以後，已經在英國人民中間獲得了深刻的同情和支援。英國人民一想到可能被卷入對中國人民的戰爭就感覺可怕。他們正開始尋思，是否有別的方法結束這一切，以擺脫那些看來必然會導向世界戰爭的步驟。

和平運動的任務在於先使各國人民相信，再通過他們來使各國政府相信：戰爭的爆發是能夠而且應當避免的。避免侵略戰爭的發動，現在看起來不應當是很困難的。為了進行侵略的戰爭，需要在人民方面進行各種準備，如我們在希特勒的德國所看到的那樣。但是今天的真正危險是侵略的戰爭可以靠狡猾的宣傳來把它偽裝成防禦的戰爭。我們的首要任務在於確立侵略的定義，或——更好些的是——揭發侵略的性質，以此來消滅這種錯覺。朝鮮戰爭使人明白了這一點。

英國和平運動的發展正應以這種對於形勢的新的了解為基

礎。我們在过去已不得不对付禁止討論和平問題的最巧妙的各种方法，也就是在任何國家都用过的方法。报刊最初是不理睬我們的运动，后來就是誹謗它。工党的官方一再禁止自己的党员或下層組織参加这一运动，假如它能够的話，那末，它也許会禁止对和平問題的任何嚴肅的討論的。現在，禁止和平大会在設菲尔德开会以后，这样的情形已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了。关于这点，已有人数众多的英國代表团代表各階級和各种職業的英國人民來参加这次大会的这一事实可为見証。英國政府在美国大資本家領導下所進行的政策是与英國人民的全部傳統相抵触的。和平运动一旦能在包圍着它的压力和成見所形成的四壁打开一个缺口，就必然能迅速地冲出去，而在爱好和平的英國人民中間展开。由于英國政府阻撓和平大会在設菲尔德开会，而大会不得不在華沙召开，这一事件所引起的对和平运动的兴趣，完全可能成为这一断然的轉变的标志。

我們大会的这一次的集会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由于我們是來自各种不同政体的國家，就得尋找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标，所以每一國家，每一組織必須找尋为和平而工作的最好方法。我們知道，在苏联、中國和在人民民主國家，提高本國人民福利的和平的生產就是对和平事業的最偉大的貢獻。此外，还做了另一貢獻，它的象征就是这次大会。当波蘭開門接納那些除了以和平願望为自己的护照以外就沒有別的护照或簽證的人时，这就是在打破有关鐵幕的惡毒神話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我們現在才知道真正鐵幕是什么：这就是反动派力圖放在西方世界的人民眼前而具有成見和蒙蔽他們的幕。假如我們把这点揭發出來，那么，那些为准备战争的政策所憑借的成見和恐懼亦將大部消滅。我們誠懇地希望，華沙只是那些为和平事業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能自

由集合的城市中的第一个城市。

我們在英國還有另一個任務。華沙的經驗鼓舞着我們所有的人。我們在回國以後應當決心說出我們所見到的和學到的。我們要準備着應付和克服我們在一開始時所可能遇到的不信任的心理。我們必須使人們了解，只有使所有國家的人民無例外地團結起來以後，真正的和平運動才能建立起來。我們將依據自己的經驗來證明這是可能的。抱有各種政治信仰的人們也應當學習在一個統一的和平運動中共同行動。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之下，不能設想有一種沒有共產黨人支持的和平運動是有效的，因為共產黨人得到全世界半數人口的擁護。但是只限于共產黨人及其擁護者的運動，無疑地也是同樣的沒有效力。這樣的單獨行動都只能使冷戰加強。共產黨人之參加和平運動是有利於社會黨人、自由黨人和保守黨人的，正如和經濟政治的見解根本不同的人們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是有利於共產黨人一樣。假如我們說——而我們也這樣說——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不同的制度是能和平共處的，那麼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要以和平運動本身的統一為出發點。

我們被委託來從事這次大會的實際工作，用一些具體的建議來表現自己的思想。我想對大會提出注意實現我們擴大和平運動願望的一項決議草案，這也是我發言的主要題目。這一決議是英國代表團所一致通過的，而且也已交付給大會的有關委員會，其全文如下：

擴大和平運動的提案

英國代表團一致通過

一、為了促進和平運動的最大限度的擴展，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除自己一般的宣言以外，必須分別向世界各地現在正為和

平，或可能为和平而斗争的各种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团体呼吁。

大会必须向它们提议，在它们和全世界和平运动的相当组织之间，根据这些组织纲领的一般原则，实行最密切的合作，但不要要求它的纲领为对方全盘接受。合作必须是在无种族、宗教和政治歧视的基础上进行，而必须保证世界和平运动的真正的国际性质。

二、为使这种合作最迅速和最有效地展开，世界和平运动及其所属的各国组织，应当运用所有自己的影响，来达到保证在每一个国家无论在国内以及国际的范围都有通信、行动及集会的最充分的自由。

这个决议的目的在打破那些至今还阻碍着运动展开的障碍，并赋予这运动以更广泛的国际性质。

凡是那些像我个人一样看到全世界和平运动从伏罗兹拉夫，一直到华沙这次伟大大会的经过的人，一定感觉到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真实的力量，而且这一力量是迅速地和顺利地生长着的。这是一个以和平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世界各民族的新的统一的力量。我们在这里的人都是朋友。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月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都得到新的朋友。我们抱着各种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男女，在这一大厅里集会，并表明我们都赞成必须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看看我们周围手里拿着和平鸽的一些雕像，让我们把这些鸽子放掉，让它们飞翔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罢！

論 裁 軍[⊖]

世界上的人們已受够了戰爭的痛苦，而且受得太够了。即使我們能忘記朝鮮的無意義的流血，我們也忘記不了戰爭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引起的影響。有如食物減少，衣服的漲價，各種有用事業，如科學研究、學校、衛生、甚至住宅建築的必要經費的被削減，這就是軍事準備的結果。最壞的是人們對較好的生活，對多少可以補償上次大戰所帶來的破壞和痛苦的那種生活，失去了希望。如果我們不破壞現有的政策，我們的前途最好就是讓擴充軍備無限期地延長下去，耗費了我們越來越多的天然的和人力的富源，使世界充滿了猜疑和仇恨，最壞的結果就是等待可怖的原子戰爭。我們現在是在經濟的危機、燃料的危機、動力的危機和勞動力的危機中。我們聽說，生活的水准是應當降低的，而同時卻又鼓勵我們勞動得更賣力氣些和時間更長一些。

現在大家都明白，這一切的貧困和失望、這種對未來的恐懼，並不是由於英國人民的任何過錯和軟弱，而完全是擴軍政策的結果。如果我們沒有英國軍備和高價的美式軍備裝備的負擔，我們能夠很好地擔負起我們自己的事業，甚至能夠實際有效的援助落

⊖ “貝納爾教授的論裁軍”小冊子系英國世界和平理事會為了向英國人民說明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目的於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斯德哥爾摩的宣言及世界和平理事會關於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的宣言全文作為這本小冊子的附錄。

——俄文版編輯部

后的各國人民。但是我們所說，重整軍備雖然使人不愉快，而它却是必須的，因為沒有它，我們就變得沒有國防，就有失掉我們所擁有的一切的危險。軍備競賽被說成是依靠實力來談判的基礎，似乎是達到和平的唯一的可靠的道路。然而二十世紀兩次大戰的經驗，看起來，應當表明，軍備的擴充實際是導向戰爭，還從來沒有導向過和平。重整軍備不會保證安全。參加過上次大戰的一切國家深受過男女老幼被殘殺，住宅、製造廠和工廠被燒毀的痛苦。而這還是用舊式武器干的；而我們知道，現在有數以百計的原子彈，其中一個就能殺死幾十萬人。

所以各國人民，不管他們的政府對他們怎麼說，都不肯盲從地走這條危險而無希望的道路，並且要求找出別的道路，即是說，在把事情做得無可挽回之前，應當盡力來尋求真實的安全，不要再有冒險和不可忍受的犧牲。

人民的這種要求，具體表現在有組織的和平運動、工會和合作社運動，通過政治活動家們所承認為社會輿論的那種普遍情感，而這些要求使和平問題成為最近在美國大選前的主要問題，迫使美國和追隨它的英國和法國第一次提出自己的裁軍方案。

軍備競賽的加速進行已使社會的輿論感到驚懼，正是社會輿論的壓力迫使杜魯門總統建議談判，以便尋求“另一條道路”。但是在安全還沒有得到保障之前，在言論還沒有為事實所証實之前，這一社會輿論的壓力是應當加強的，關於這些，和平擁護者們是應當消息靈通的。現在單是害怕戰爭，害怕其新的和最野蠻的形式的原子戰爭，已經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在時局能真正好轉以前，必須有相當多的人認識和了解到一個真正的和可行的裁軍計劃的主要特點。他們必須找出一條通向裁軍的道路來，而且這條路應當是這樣的公正、迅速和可行，以致必要時能迫使各國政府擁護

它。

这不是很容易的，整个裁軍問題已經为一些糾紛和誤会（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大多数是故意的）所纏繞，許多人因此始終看不出這問題的真相，而另一些人就感觉困惑，認為它应当由上層的人來解决，因為他們知道得最清楚。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想澄清這個問題，指出裁軍的一些軍事的和政治的癥結，以及如何予以解决。因此，在小册子中就使用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裁軍委員會的文件，委員會有鑒于現代國際緊張而不穩定的形勢研究了這些問題，并且指出了解决這些問題的基本方針。

軍备競賽的政策

然而如果把裁軍問題作为一个通常的爭端來討論，便是一个可悲的錯誤。直到現在，不管人們怎樣在談論裁軍，它还是一个沒有實現的理想。实际的情形是加速的在進行擴軍。緊張形勢和恐懼心理，使得各國人民傾向于和平和裁軍，但这种心理过去和現在都被利用來为正相反对的政策辯护，即为軍备競賽和甚至先發制人的戰爭政策辯护。我們如果不明白那些妨碍和正在妨碍着裁軍的真正原因，換言之，如果我們不理解擴軍备战政策的根源，我們是不能希望實現裁軍的。

英國政府和大西洋各國的政府所坚决奉行的政策，就是加速建立軍隊和積累軍备以取得“依靠实力來談判”的地位的政策。这一政策，如丘吉尔先生所說，是在“原子彈的可靠保护”之下实行的。这一政策力求重新武裝德國和日本，使它們在从前的法西斯和軍閥的領導下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此來尽可能地消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就。

虽然大西洋國家擴軍备战的事实十分明顯——武器在生產，

軍隊在訓練，軍事基地在建立，原子彈在儲存——可是軍備競賽的擁護者以各種各樣極不相同的理由或口實為它辯護，這些理由和口實是以它們對誰有利為轉移。主張擴軍備戰政策隊伍中的人有的想在明年就發動戰爭，假使不更早些發動戰爭，也有人想長期的進行一種“冷戰”，使兩方都武裝到牙齒，但是都害怕先進攻。

露骨的戰爭挑撥者是不多的，但是他們是有勢力而叫囂的人。屬於他們這一流的人有麥克阿瑟將軍，有美國的海軍部長馬休士，有美國總統的外交顧問杜勒斯先生，不幸，還有很多美國的很有錢、很有勢力的人。他們的態度最好是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表明。

例如麥克阿瑟將軍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在佛羅里達州美國退伍軍人團代表大會演說時宣稱：“我們的堅持不渝的目標就是保持在海上的絕對控制權，確保絕對的制空權，堅決執行我們的原子計劃，於必要時有責任使用原子武器，同時維持着有足夠數量的和有高度訓練的地面部隊，並以防禦自己領土範圍利益的地面軍事行動的主要責任加于我們的同盟國。”

馬休士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宣告說：“發動一個侵略的戰爭將使我們贏得光榮而大得人心的稱號，我們就成了第一個為和平而戰的侵略者。”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杜勒斯在底特律說：“讓自由國家為創造一個實力強大的攻擊隊伍而聯合起來，然後越來越多的依靠這個討伐力量起威嚇的作用，而越來越少的依靠地方性的防禦樞紐。

這個“暴力學校”[⊖] 不局限于在美國存在。最近幾年連英國的負責的政治活動家也越來越頻繁地響應這種論調了。

⊖ 此地作者暗指雪里丹所著喜劇“造謠學校”。這喜劇所嘲笑的是一些因無事可做而擅長造謠、誹謗等等的貴族。——俄文版編輯部

例如，布拉巴宗爵士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在英國上議院的演說中說：“當我們有原子彈的時候，俄國有的只是普通武器。……我想：大概我們現在要比四年以後強些……在適當地通知巴庫的居民撤退以後，對它的原子彈轟炸的威脅將是最令人不快的；它並不是意味着死于非命，而是意味着未來幾年的飢餓死亡。”

達夫·古柏在“每日電訊”上附和他說：“有人對我們說，奉行強硬的政策就是冒世界戰爭的危險。我們必須冒這樣的危險。”

彼得·羅伯茨在下議院詢問道：“鑒於目前極嚴重的局勢，假如北朝鮮政府拒絕這個決議，首相是否命令英國駐聯合國代表要求對北朝鮮首都……使用原子彈呢？”

自美國“柯里爾”雜誌出版了它的臭名昭著的一期專號以後，這一“明天戰爭”學校的氣焰就達到最高峰了，那期雜誌把原子戰爭描寫得慘象百出。在那期雜誌內竟有英國作家普里斯萊投稿幫腔贊成原子戰爭，這是他永恆的耻辱。這種宣傳的影響是有毒的，它使人民把戰爭看得是無足驚異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再則，戰爭是時時有爆發的危險的，可能由一個不負責的地方軍官的挑釁行動引起，這一個軍官也許是德國人或日本人，得到了某些美國反動政客們的支持。

但是更大的危險可能是政府的某種行動，它雖然不致立刻引起戰爭，却能引起一連串的措施與“反措施”，無可避免地導向新的戰爭。這幾乎和一九五〇年在朝鮮所發生的情形一樣，而現在在伊朗就有發生的危險。

依靠實力來談判

上述政策的危險性雖然很大，但是比起現在所大吹大擂地宣

布的“依靠實力來談判”的政策中所含的危險，還是不算什麼的。這一政策雖然不是公開地主張戰爭，但是卻能使戰爭絕對不可避免。而且這一政策比“現在就戰爭”的政策得到更大的和更重要的支持。布萊德雷在責備麥克阿瑟時，曾指摘主張立即戰爭的人的罪過在於想“在錯誤的時間，在錯誤的地方，對錯誤的敵人開始錯誤的戰爭”。

那些為進行“正當的戰爭”，或至少為從這一戰爭取得利益而努力的人，是高踞在大西洋國家理事會中。而且在各國政府中，在最高司令部，在有勢力的企業家中間也到處都可碰到他們，他們還更危險，因為他們不承認自己是戰爭販子，認為重整軍備只是作為談判的基礎。我們初聽這些話，當沒有揭發其真實的含義時，便以為它們是很有道理的。主張這一政策的人們並不想把他們的計劃告訴群眾，但是他們有時候通過有勢力和價錢貴的雜誌來教育自己的擁護者們，很清楚地向這些人指出自己政策的目的。

關於這一政策的第一次聲明是由丘吉爾做的，這就是他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在富爾頓的著名演說。它給我們提供了了解杜魯門主義和“冷戰”的關鍵。“我們今天在時間還許可的範圍內，所要討論的就是經常的防止戰爭，並盡量快的在各國建立自由和民主的條件。我們把眼睛閉起不看我們的困難和危險，或者靜候事態發生，或者採取姑息政策，都是不能把我們的困難和危險消除掉的。所需要的是一種解決，把這個解決拖延得越久就越困難，我們面臨的危險也就越嚴重。據我個人在戰時對我們俄國朋友和同盟者的觀察，我深信他們所欽佩的莫過於實力，所最輕視的莫過於軍力的薄弱。因此從前的均勢主義在今後是行不通的。如果我們想達成妥協，我們不能讓自己的力量受到限制來引誘別人躍躍欲試地和我們較量實力。”

演說的實質就是“為自由和民主而創造條件”。這句話的意思，如丘吉爾在別處所表明的，就是恢復一九三九年以前東歐諸國的局勢，換言之，就是以實力作后盾來提出取消人民民主制度、恢復它們以前的生活的要求。哈佛勒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的英國“觀察家報”上已把這一實力主義在今天所達到的情況溫和地作了如下的判斷：

“……假如一方比另一方占顯明的和無比的優勢，那末，弱的一方就不敢戰爭，強的一方也用不着戰爭了。恐懼和不信任的因素就會消除，至少在大約一世代的時期在一方屈辱和一方寬容的基礎上或許是能得到和平的。

‘依靠實力（即是壓倒的實力）來謀取和平’的思想是西方國家現在政策的基礎，這一政策曾提出最現實的、而為我們最近六年來已存在的和平前景。

……為達此目的，就需要經常動員西方的力量，同樣要求把俄國以外的世界上一切先進國家結合為一個政治、軍事和經濟的體系，并使這一體系將來具有超國家的屬性。這樣的超國家要具有足夠的實力，足以不顧俄國的仇視而享有安全；阻止俄國的侵略；為在歐洲亞洲解決領土而施以壓力；容忍俄國的獨立。這就是最起碼的‘保障和平的要求’。

在亞洲類似的“解決”就是使中國回到蔣介石的統治下，用武力來恢復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這一政策的致命錯誤在於以為用和平的方法可以達到目的。東歐和中國的人民現在正在建設新生活和新經濟，第一次從封建地主和外國資本家的統治之下獲得了自由。很可能的，英國有許多人喜歡東歐和中國的那種發展道路，但是他們不應當醉心於幻想；如果任何人想從外面來“解放”這些國家，這些國家的人民是不會反抗、不會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來反抗的。

凡是要求东欧各國、中國和印度支那的人民倒退的人，不管有多大的实力作后盾，要就是可耻地失敗，要就是直接導向战争。这个原因在于：“压倒的力量”并不如希特勒所想的是大炮和軍隊，甚至也不如今日某些人所想的是美元和原子彈。类似这种的任何力量都征服不了已經找到新生活方式的男女，他們既信仰这一方式，就寧准备为它死亡也不肯退回到过去無前途和無权利的时代。苏联和中國的人民在消滅苦难和無权的处境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們絕不願意退回到以前的狀況的。

希望軍备競賽能“遏止”或摧毀共產主义，并不是擴軍政策的唯一的辯護理由。大企業、特別是美國大企業的經濟利益也要求奉行这一政策。实在說來，美國的整个經濟是靠了政府每年七百億美元的訂貨方能免于危机的。其他國家，例如在法國和英國，虽然擴軍使得千百万人民生活痛苦和國家有破產危險，然而它是接受軍事訂貨公司的高額利潤的來源。为了少数人靠軍备競賽發財，多数人民就不得不忍受痛苦，而且这些少数人还要求他們支持这一政策，把它說成是絕對必需的。

“为了國防”的軍备競賽

在英國，有很多人至今誠意地拥护軍备競賽政策，并不是因為他們希望通过它來實現美國对世界的統治。他們听說而且也誠实地相信仿佛擴軍完全只是为了國防。他們为官方关于仿佛苏联拥有進攻其他國家的軍事实力的动人报告所嚇倒。他們無法查对事实，就相信了这一切，于是現在他們願意牺牲自己对較好生活的希望，而后也就願意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們認為，軍备競賽縱然使他們牺牲很大，但是在某种情況下能保障他們的安全。

我們可以相信，通過談判和裁軍能和平地解決問題。只有在我們使那些講理的人相信，談判和裁軍會比擴軍能提供更大程度的安全的情況下，這才有可能。當然，有些人是希望和甘願發動一個新的武裝干涉戰爭來摧毀蘇聯和蘇聯所代表的一切的，我們對於這些人未必能直接有所影響的。正如詹姆士·白恩漢在號召這樣的戰爭時在他的“行將到來的共產主義的失敗”一書中所公開說的一樣，“假如我要戰爭而你要和平，我們還有什麼可談呢？”

然而我們能夠而且必須警告那些想以戰爭來威嚇或甚至真發動戰爭來使資本主義在歐洲和亞洲復辟的人，他們應當三思而行，應當細心衡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和衡量一下他們所想詭詐的敵人的力量，不應當忘記不久前的歷史教訓。他們中間有些人完全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得不償失的。他們或許自己會考慮到——不消說，在美國以外的他們的大多數擁護者會同意他們——暴力摧毀共產主義的冒險是注定會失敗的，那時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將被破壞得像朝鮮那樣，即使是為了最崇高的動機，這樣做也是付的代價太高。何況，最後說來，上兩次的世界大戰都使共產主義的影響增長。

只要承認除非冒險來進行這樣一個戰爭，就得不到任何物質的或政治的利益，那麼依靠實力來談判的政策便是徒勞的。另一方面，對於那些誠實相信擴軍只是為了國防的人們，我們可以指出，希望由擴軍而產生均勢的政策所能得到的一切利益，都可靠平等國家在相互讓步的公正基礎上舉行談判來得到。裁軍便是以較少的支出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而裁軍又是實現沒有惡意的解決爭論問題的必要條件，而且也不潛伏着未來戰爭的種子。

害怕被更強有力敵人進攻的心理，固然可被利用來支持擴軍政策，其實這種心理是只能靠裁軍來克服的。這種害怕是起于不

能确定假想敌人的军事力量和意图。扩军必然增加这一害怕心理，因为它使猜疑和仇恨增大了。只有裁军，亦即必须附有监察以确保裁军条件诚实履行的裁军，加上某种形式的和平协定，才能产生安全的真正保障。只有裁军才能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如物价腾贵，建设事业及社会事业的经费削减。裁军除了对那些从制造军火中发财的人不利以外，对于一切人都是有益的。

虽然有人尽力把军备竞赛的真正性质及动机对人民隐瞒起来，而它对人民生计的直接影响是在迅速打破缄默抵制和揭露他们欺人的谎言。军备竞赛的号召是越来越困难，而相反的政策，裁军的号召却越来越受人的欢迎。

裁军的目标

对裁军问题的任何严肃的对待必须从阐明裁军的目标开始。裁军的直接的和最重要的目标是防止战争的發生。因此裁军计划必须拟定得足以使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集团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假如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永远没有那种为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所必需的军事实力或军事潜力，假如允许各大国保有的军备实力大约相等，那末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就很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就极小了。军事基地、轰炸机或原子弹的存在，比地面部队的存在，要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引起被攻击的恐惧，因此造成大得多的爆发战争的危险性。甚至保守的军事家像立德尔-哈特也承认，杜勒斯所主张的有很大攻击力的惩罚机关的建立，就等于自殺。哈特说：“很明显的，苏俄是不要战争的，因为假如它要战争的话，它就会在西方开始扩军，而它有胜利把握的时候就发动进攻。所以现在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西方国家的某些声明或行动使苏联政府觉得西方国家在它们的扩军完成以

后,就要進攻。……有適當數量的、使自己得到最好安全保障的地面掩護部隊,比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純粹報復的原子轟炸的威脅上要好。原子轟炸機是很壞的警察或邊防軍。用它來阻止進攻是不可靠的,而歸根到底必然要同時遭到不幸的危險。”在今天有人會認為用反對侵略者的共同行動是能夠防止戰爭的手段,這是舊國際聯盟所規定的“集體安全”體系的目標。許多人還相信聯合國也應當應用同樣的原則。但是這是把聯合國的整個目標錯認了。

在舊金山,聯合國憲章的起草人們已承認了舊方法的失敗,所以他們就想出一種不再依靠實力的新方法。聯合國的整個憲章是基於一個假定,就是說,所有聯合國的重要行動都要得到五大國的同意。如果他們不能同意,很明顯的,即使實力上的優勢也不能獲致爭端的解決,除非訴之戰爭。如果五大國不能一致,聯合國只變成了執行最強的或最富的國家的政策的機關;聯合國的決定就不會有道義上的價值,只能通過大戰來實現。

最好的解決仍然是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這是說,應當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放棄各種旨在避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致原則——著名的否決權——的花樣(例如“小型大會”之類),以及停止那難以掩飾的利用聯合國作美國國務院的幌子的勾當。假如各大國能同意一致行動,否決權就永遠用不着;如果它們不能,那就寧可保持不同的意見,讓問題懸而不決而不要訴之戰爭。

然而遵守聯合國的憲章的要求,與裁軍原則絕不矛盾,而是和裁軍相輔而行的。一旦各國找到了更合理的辦法來解決自己的爭論,它們也就不需要那為進行冷戰所必須的膨脹起來的和不可忍受的負擔了。甚至在聯合國的調解機構完全恢復之前,裁軍也是可以進行的。如果以為各國應當先解決一切爭端才能同意裁軍,

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那些争端的主要原因就是武装部队本身的存在。正是这些武装部队的存在既引起互相的猜疑又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作辩护或作为辩护的借口。如果军备得到缩减和调整，在沒有恐懼的气氛中其他的問題都是容易協議的。

当擴軍正在進行，嚴重的問題变得更嚴重的时候，想先解决容易的問題，是等于浪費時間。不先解决德國的問題而解决奧國的問題便是徒勞的。德國的問題首先是非軍事化的問題，是和普遍裁軍問題联系着的。

关于消除國際緊張局势方法的任何明智的考慮都是应当从裁軍开始。不能靠借口安全的保證來替擴軍辩护。如果一國是在迅速地增加軍备，或反对縮軍，这就有力地表明該國政府政策的真正目标在于進攻，或者是威脅着進攻別國。自从希特勒以來，所有侵略的國家的政府都說，它們的軍备是純粹防禦性的。这些國家的人民要求和平，但他們可能相信它們，而因为一方認為是防禦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可能認為是侵略性的。測驗一國政府的意向的真实标准并不在于它关于自己軍备的目的对本國人民說了些什么，而是在于它是否支持能达成切实的普遍的裁軍的那些計劃。

对于任何裁軍提案的第一个要求是：这一提案必須具有誠意，即是說，它应当这样來表現裁軍的意願：在別國也肯这样做的条件下迅速和相当大量的裁減軍隊，使得一年以內就有实际的結果。如上面所表明，这就必須先放弃任何想利用自己的軍备优势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別國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意圖。

由此得出对裁軍計劃的第二个要求，这就是：它必須是公正的。这是說，它不应当在裁軍的掩护之下鼓吹削弱一方和加强另一方的政策，使得在裁軍期間或裁軍完成时，會導致强者靠实力或者威脅來强迫对方接受決議。

第三，裁軍的提案必須是实际可行的。它必須十分簡單，可以很快實行，沒有那種在兩次大戰期間阻撓裁軍的無休止的講價還價。提案本身須含有足夠的保障，使得在通過以後就能圓滿實現。

誠意、公正和实际可行是對裁軍提案的三個要求，其中第一個要求是最本質的和最重要的。假使有裁軍的願望，隨時都能找到而且能很快地找到實行的手段。沒有這一願望，總是能找到理由來證明某一裁軍計劃是不公平或不实际的。裁軍的技術方面的問題，雖然是瑣細和複雜，只要有一種善意，還不难商量解決。實在說來，即使沒有善意，就裁軍問題的技術方面的某些基本路綫是已經達到了一般的同意的。關於報告軍備及就地檢查的提案，現在是大家都接受的。北大西洋集團國家在其不久以前對聯合國提出的提案中甚至同意了他們直到現在所最反對的主張，他們同意了原子彈及其他秘密武器應當歸入裁軍討論的範圍之內。

然而沒有達成協議的一些問題仍是對裁軍的任何有效措施的障礙。這包含禁止原子彈及其他各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這個重要問題。這也包含裁軍階段的次序問題，尤其是報告軍備是應當在宣言願意裁軍以前或以後的問題。如果報告是在以前，那末別國武裝實力透露的結果就會引起進一步的軍備競賽而不是裁軍。尤其是，如果像三國（美、英、法——俄文版編輯部）提案的第一次草案所提，報告過程是逐漸的和分階段來進行，把原子武器放在最後，就更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在這種場合，軍備報告本身就只是幫助軍事情報機關尋找原子彈轟炸的目標。正是像這一類的考慮使人懷疑三大國提案是否具有誠意。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曼徹斯特衛報”上說：“很顯然的，我們不能希望俄國會宣布自己的全部普通軍備，并讓其受人檢查，如果對美國原子武器的監督是放在後一階段的話。這就會對

于美國大为有利，因为它老早就在生產原子武器”。

另一方面，又有人說，要各國在還沒有确知自己的假想敌人的实力以前就同意裁軍是不公道的。它們會發覺自己处于劣勢，并且不能靠擴軍來糾正它。

假使承認這兩種論据都正当，那就可以看出，任何裁軍在實質上都是不可能的——假使一方面要求“沒有裁軍協議，就不能報告”，另一方面就会拿正相反对的要求“沒有報告就不能有裁軍協議”來回答。但是這一問題，如果是真誠的，而不是作为始終拒絕裁軍的漂亮的借口，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实际說來，事先同意一种一定的实力比例的裁軍，等軍备報告以后便照这一比例实行，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例如，可以事先决定，如果甲國發現有四百个师，就应当减为二百个师；如果有一百八十个师，就应当减为一百二十个师；同样，如果乙國有一百隊重轟炸机，应当减为五十隊；如果有六十隊，就只减为四十隊。这样，当实力薄弱的一方維持不变时，龐大到危險程度的实力就能大大削減。一般說來，裁軍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是有計劃地减少一方对于对方的軍事上的相对优势。这就可以免除一种責难說裁軍是偏袒較强的一方。实在說來，拒絕依照这种条件來裁軍的唯一理由就是想实现自己的軍事上的“压倒优势”。

禁止原子彈

然而自一九四五年以來，裁軍已不再只是士兵、大炮、坦克、飛機数量的問題。在今天，不解决原子彈問題，談裁軍計劃也是沒有用的。妨碍裁軍計劃实现的主要障碍过去和現在都是美國政府坚决拒絕对于使用原子彈的任何限制，而苏联則同样地坚决要求其絕對禁止。这里又遇到一个我們所熟知的区别，就是大西洋公約

的各國政府在原則上贊成禁止原子彈，但是在實際上一点也不肯予以实行。

我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美、英和加拿大三國領袖原子能會談公報中，看到如下的很明白的聲明：

“為求獲得最有效的方法來完全消滅原子能用于破壞性用途與促進其最廣泛的应用于工業與人道用途起見，吾人認為應由聯合國于最早可能之時間設置委員會以準備將各項建議提交聯合國組織”。

“詳言之，此委員會應制訂下列各項計劃：

……(C)消除以原子武器及其他有大規模毀滅性的主要武器作為國家的軍備。”

這同一原則最近又為美、英、法三國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向聯合國大會所提出的決議中重申：

“聯合國的首要目標在于實行限制和平衡地減縮所有的武裝力量和軍備使其適于防禦的而非侵略的水平，以及實現有效的國際管制，以確保原子武器的禁止。”

和這一主張相反，大西洋公約國家的負責政治家在這一整個時期是一直把原子彈當作可以隨時使用的武器的。例如，在朝鮮戰爭的危急關頭，杜魯門總統就有点過早地承認，使用原子武器問題“在考慮中”，這樣就不小心地透露出，原子彈應否使用，何時使用，只由他在听取前綫指揮官意見以後決定。世界輿論的攻擊制止住了他，使他當時不能這樣做，但是恫嚇仍是存在的。

事實上，原子彈轟炸始終是被看作國際政策中的合法工具，丘吉爾在一九四八年就是主張最力的一人。他說道：

“我們必須把問題提出來作一最後的解決。……西方國家如果乘着現在自己有原子能而俄國共產黨人一時還沒有它的時候，

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多半能比较容易地达到持久的解决，而且用不着流血。”

丘吉尔后来也是一直拥护这个观点的，例如，他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在伦敦市长的宴会席上的演说就说道：

“今天在我们之前的是怎样的一种国际形势呢？为可怕的武器所武装着的巨大力量，现在是隔着深渊对峙着，……没有一方愿意、而且双方都害怕越过这一深渊，但是他们都可能跌到里面，互相拖着，一直到双方都灭亡时为止。在一方面是苏俄的陆军空军及他们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僕从、代理人 and 忠实信徒。另一方面就是西方的民主国家以及它们的占极优越的资源（现在只组织起来一部分），团结在完全掌握着原子弹的美国的周围。”

但是这不仅是保守党的观点，连工党的议员伍德罗·怀特先生也是抱着这样的观点的，他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下院所作的声明说：“我们再不要谈论什么禁止原子弹了，原子弹是我们今天唯一比俄国人强的地方。”

在大西洋公约国家的虔诚的决议和真正的意愿之间是有显明的差异的，为了掩饰这点，这些国家总是打官腔，仿佛它们是愿意废除原子弹的，不过苏联不同意任何一种有效的计划。

对公众所隐瞒的，而他们还只开始觉察到的是：北大西洋国家一直到现在都是把禁止原子弹和被人错误地称为联合国计划的李连塞尔—巴鲁区的计划相联系着。这一计划主张废除原子弹应分阶段来进行：第一、建立一个原子能发展总局，以多数来通过决定，因此使其永久受美国的控制；第二，由原子能发展总局接管一切原子能的产地和工厂由它决定原子能应当在哪些地方生产并生产多少的问题。而只有当美国国会满意地认为这一切都执行得令人满意时，美国政府才考虑到公开原子秘密和销毁原子弹的贮存。依

照这个計劃，美國就会持有全世界的未來的关键工業，而且还保留着在由于某种原因計劃执行失敗时，使用自己的原子彈的权利。

任何想依自己的意思，为自己人民的利益來開發自己的資源的真正独立的國家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計劃。所以苏联政府始終拒絕了这个計劃。但是苏联政府不僅否決而已；它在一九四六年向聯合國提出了自己的計劃，后來又把这一計劃加以修正，以更为和解的形式在一九四七年重新提出。这个計劃主張在締結一个銷毀原子武器的协定时，就必须建立一个檢查和監察的机构來檢驗这些义务的有效履行的过程。

人們早已承認，巴魯区計劃是不可能实行的。我們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倫敦“泰晤士报”社論上就看到有这样的說法：“既然西方的計劃目前是不可能达到的，那末在現在要就是实行俄國的計劃，要就是沒有計劃。無疑的是，西方國家就会說，在这种情形之下，它們寧願不要監督。……”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的“泰晤士报”社論又寫道：

“人們常常以为只是由于苏联的拒絕美國計劃，才阻止了关于監督原子能獲致协定，这种想法是不公平的。事实是兩方都缺少必需的相互信任，但是如果國際監督制度有一时候能建立的話，那末它將和俄國的計劃相接近，而不是和巴魯区先生所提的办法相接近。”

而我們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的“泰晤士报”上还看到更为确定的指責：“这一空想的提案，無論美國或苏联都是难以接受的。”

正是西方國家对于巴魯区計劃的頑固坚持，破坏了任何禁止原子彈的可能性。虽然大西洋國家也宣称过，只要有更好的方案提出，他們也可以接受，它們还没有表現过一点点意向來接受那从

一开始就剥夺它们使用原子弹的可能的任何一种方案。

这种有关监督原子能的方案的争论是由于对原子能的用途发生了深刻的重大的意见分歧。为英法的政府所支持的美政府，要求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存着原子弹的贮存，保留他们得以在必要时投掷原子弹的权利。他们利用原子弹来施行政治压力。苏联政府则要求尽快地禁止使用原子弹。

在英国，人们常常说，禁止原子弹是最不公平的，因为“美国对原子弹的独占”，借用丘吉尔的说法，在抵制苏联巨大的地面军队优势上说，是必要的。这一结论始终是不道德的，因为原子弹，如像用在广岛、长崎上那样，只是在对付巨大的非军事目标上才有效力。关于战术的原子轰炸的谈论，一部分是一种梦想，以为军队一定集中得很密，可以用原子弹来消灭，一部分是一种宣传，想消除人们对于另一广岛事件的普遍的恐惧。

原子弹为美国的壟断的这种思想也是会随着时间而越来越是幻想的。人们早就知道苏联能制造而且正在制造原子弹。即使假定苏联的原子弹比美国的少，我们也不应忘记，西欧、特别是英国，要比苏联能提供得出好得多的原子弹轰炸目标。而从英国成为——又借用丘吉尔的话——“美国的主要原子弹基地”以来，英国人民如果自己也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报复，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一旦负责的军事领袖认识到，使用原子弹的结果是双方都无所得，只是最沉重的牺牲，那就有了原子弹被销毁的一些真实的希望，全世界也可以摆脱那对原子弹的可怖的恐惧了。

如下的事实也加强了这一希望，就是说，大西洋国家在长时间的反对以后，最后也承认了那始终与苏联所争论的论点：原子裁军和“协定的”裁军应当同时进行。大西洋国家这样的承认，实质上是取消了赞成保存原子弹的最后论据，因为任何严肃的裁军方案，

由于透露軍备和縮減軍备,就会消除那种故意制造出來的对于“压倒的实力从东方”進攻的恐懼,这一恐懼使得千百万誠实的和另一方面也都是爱好和平的男女,不顧他們的最好的情感願受原子彈的庇護。

一切人民对于原子彈这一可怕武器的憎惡始終將是它終結的現實力量。对于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懷疑的。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善良人民是絕對痛恨那在一剎那間燒死十几万男女和兒童,并使其他千万人民陷于長时期痛苦中的原子彈的。他們不願傾听那些为原子彈進行辯护的詳細战略論据,他們只要求禁止它。这表现在关于要求禁止原子彈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書上有五億以上人民响应签名。在像美國、英國这样的國家,很多人如果不是由于受了錯誤的認識的影响或者由于对党派效忠的关系而不能表現自己的真实感情,签名的人是会多得多的。

廣泛世界和平运动,对于原子彈以及一切其他大規模毀滅人类的“科学”手段的反对是團結一致的和不可動搖的。对于那主張首先使用原子彈的政府就是战争罪犯的宣言,美國和英國的政府表示反对,苏联和中國政府表示拥护。但是不管他們如何想保留自己大規模屠殺的最高权利,然而当英國首相渡过大西洋,告訴杜魯門總統英國人民的普遍心情以后,美國政府确实不敢冒險使用原子彈,而且現在还害怕使用。这是世界和平运动至今为止的最大勝利。必須使禁止原子彈成为禁止一切战争的开端。

裁軍的階段

在禁止原子彈以后,实行裁軍的階段問題將最难解决。假如双方都守信用和相互信任,这一問題也將不怎么困难。然而在我们这深刻的对抗和普遍的不信任的时代,真正的困难在于尋找达

到真正的相互了解的方法。最后說來，只有各國人民的和平意志会迫使其政府先進行談判，以后就進行裁軍，最后确立起和平解决爭端的有效制度。

在我寫这本小册子时候，巴黎進行的談判[⊖]只能認為是朝这方面的远非完全的預备步驟。真正必需的是大國——美國、苏联、英國、法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高級的平等的誠懇的談判。假使由于美國政府对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頑固而非法的阻撓，使这一談判不能在聯合國範圍之內实现，就必須使它在聯合國之外举行。在关于締結和平公約的宣言上簽名的近六億人民已經表示要求五大國举行这种談判，这一要求当然是符合全球絕大多數居民的願望的。無論如何，如果以为沒有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力后备的中國参加，而能有什么有价值的裁軍提案，这是一种荒謬的想法。但是大西洋三國不重視并不感覺有注意中國的必要这一事实，又一次表明他們是沒有嚴肅的裁軍意願的。

一个用來繼續冷战的最有力的宣傳武器，就是肯定說拟定公正而可行的裁軍計劃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原故，拟訂这样的裁軍計劃是对和平事業的一个貢獻。正是这一目标鼓舞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拟訂出自己的裁軍計劃。

几乎在这計劃公布之前，事变的發展就提出了同一的問題。裁軍問題实际上成了巴黎聯合國大会上的主要問題。三个主要的大西洋國家和苏联都各提出了裁軍方案。大家發表了一些演說，提出了修正案和补充；举行了一次四國的特別會議，这个會議曾在

⊖ 作者系指苏、美、英、法四國外長助理預备會議在所拟訂的四國外長會議議程。一九五一年三月五日至六月二十一日举行的这一會議由于西方國家的代表們拒絕將德國軍國主义化和美國建立軍事基地的問題列入議程而告失敗。——俄文版編輯部

报刊上有过报导。然而，所达成的协议只限于召集一个新的定名为“原子能委员会及常规军备委员会”的裁军委员会。关于禁止原子弹和分阶段报告军备的基本分歧，仍然是存在的。联合国大会这次会议工作的明显的结果只是表明了大西洋国家从没有认真地想到裁军。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观察家报”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的代表们同意会谈，主要是由于看到小国对于战争感到恐惧。无论在谈判之前或者在谈判的时候，西方国家的代表们都不怀疑在现时的国际紧张局势之下，没有任何希望强迫俄国人接受能以一种可接受的和实际可行的裁军计划的。”确实，解决一些技术困难的办法本身甚至更清楚地表明大西洋国家的真正目标是在扩军。甚至报刊很正确地只注意到大西洋同盟国家在罗马举行的谈判的意义，这一谈判所讨论的是建立西欧强大的武装部队和重建西德国防军的问题。关于围绕裁军问题的争论本身却表明了谁是赞成和谁是反对真正裁军的。不管达成裁军的程序有何结果和何等复杂，任何主张裁军的真诚提案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或不能模棱两可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提案是简而明的，它提供一个标准，使每个人都能独立地判断某一裁军提案是诚实的，还是只是装璜性的和浪费时间。从关于议程的提案中就可以明白地看出这一点：

第一，大国缔结使各国政府承担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约，在意见一致的基礎上切实地和迅速地裁减军备；

第二，对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各种军备进行全面的调查；

第三，通过视察和监督的制度来实行这些条件。

关于裁军诚意的最好证明就是看是否接受第一点。没有这样的明确的诚恳的宣言，关于裁军的其他规定或者是军事情报机关

利用調查和視察來准备進一步擴軍和战争的手段，或者最好的結果不过是無窮無盡的討論，一点也不解決問題。大西洋國家的政治家們反对把他們的宣言作這樣的解釋，但是对于他們頑強地拒絕使他們的政府担負任何約束，怎能有別種看法呢？假如美、英、法的政府真想切實裁軍和禁止原子彈，倘若苏联同样这样做，它們就应当以它們所喜的任何形式公开地說出这一点來。只要它們这样做，裁軍的工作就能真正开始。有人說，这类的公开宣言是沒有用的，但是某些國家的政府拒絕作這樣的宣言，这一事实就表明它們很明白這樣的宣言的重要性，在作了这一宣言之后它們在自己人民面前是难以背弃它的。

在越过这第一个障碍以后，在裁軍的第一階段終了以后各國到底应保留多少武裝部隊的問題，当然仍然是难得解决的。这是一个技術的和軍事的問題，和平运动是不能詳細探討它的。他們只能說，这里的指導原則应当是：軍备的大量的裁減。制止侵略或制止大規模轟炸的最好保障就是各國都最大限度地削減自己的進攻力，而不是保存那在表面上是为了防禦而实則是首先作進攻用的兵力。例如，麥克阿瑟曾宣称，台灣是美國防禦圈的一部分，虽然它离美國大陸在四千英里以上而离中國海岸則只有一百英里。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提案在原則上規定，为防禦所需要的國防手段，应参照它的人口数、國境綫長度这些条件。至于追加的提案主張也应顧及到保护交通綫，那末我們就应注意这提案有被人濫用的可能，因为用來保护商業路綫的海軍艦隊，同样可以用來对小國或經濟落后的國家施加压力。

由此就發生如下一系列的問題：容許拥有殖民地的國家应当有哪些軍备，它們为使自己的國土或甚至殖民地國土免于外來攻击所需要的那种保护，应否延伸到許可它們有权利使用武裝部隊

來压制殖民地人民的合法的自治要求。荷蘭对印度尼西亞就不允許有这样的权利。然而法國在印度支那和英國在馬來亞还在慘無人道地和徒勞地行使这一权利。

大西洋公約表明，保障防禦內部的侵略也引起軍备的需要。为这一目的而需要部隊是等于承認需要这样保护的政府，只是靠武力或武力的威脅才能維持自己的政权，在希臘和西班牙所發生的情况無疑地就是这样的。結果，靠这种手段是不能把人民鎮压下去的，而那种以为在別國也需要这种手段的恐懼心理，便是自己良心負疚的明証。善良的人是不会真相信他們的制度是不穩定而需要大軍來保衛以抵抗自己的人民的；也不会相信，如果他們的制度必須改变，那末，不能用和平的民主手段來实现。这些問題的重要性是普遍承認的，然而不能因为它们而使裁軍問題無定期地拖延下去。而在爭端总解决以前，总应当达成某种的妥协。

根据三國提案的主張，即軍备应与各國生產力保持正比例的主張，那就絕不能达成妥协的。实际上这是意味着美國統治全世界。因为，今天由于許多的歷史原因——其中不小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國在兩次大战中損失很小，却發了很大的財——，美國所生產的工業品約占資本主义世界的三分之二。假使它武裝起來，和依此比例來武裝自己的盟國，而且还能在全世界保持基地，对于美國力量的任何抵抗都是不可能的。美國有势力的人物正希望獲得这一点，当他們談論着“美國世紀”，或者更伪善地談論着“美國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負有責任”时。如果对裁軍抱着这种观点的任何情况都完全是欺騙。既然这种观点是“依靠实力來談判”的一切討論的根据，和怨恨“自由世界”（讀作：資本主义）不能实现自己軍备生產中的潜力的根据，这能有所怀疑嗎？

这里的中心問題，和有关裁軍的任何其他問題一样，是必須保

証裁軍成为达到持久解决全世界一切爭端的一个手段。达到这种解决的道路只能有一条，就是真誠地放弃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的威脅來变更現有國際形势的思想。从另一方面說，裁軍也不应当成为使世界停滯在現在这种状态中的手段。無論是財富的力量或科学的力量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席卷了全世界的要求民族独立、要求利用自己的資源的权利和依照自己的利益而發展自己的工業的运动，越來越迅速地發展起來。裁軍政策所追求的目的像今天我們在朝鮮所看到的那樣，不是用無限苦难和破坏的代价來达到，而是用和平的方法，借助于过去和現在完全浪費在擴軍上面的几十億美元的物質援助來实现这个目的。

不能要求裁軍本身來解决我們世界所存在的一切糾紛。朝鮮的戰爭必須停止，印度支那的和馬來亞的戰爭也一样。絕對不能允許德國和日本再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必須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安理会中取得它应有的地位，聯合國应当回到自己憲章的精神和条文。“冷战”必須停止，滋養着冷战的猜疑气氛必須消除。但是这些东西中沒有一样是能在可怕的緊張的局面下达到的。裁軍是走向持久和平的必須的和極不可緩的步驟。

裁軍运动的力量确实是不可抗的；人民对裁軍的要求，已迫使这一問題提到國際辯論中的首要地位。然而当实际情形是瘋狂地在進行軍备競賽和裁軍只限于空談时，我們是既达不到裁軍，也达不到和平的。在这問題上，時間對我們是不利的。日本和德國的重新武裝，东方西方貿易的窒息，在西班牙和非洲的越來越帶威脅性的行动，艾森豪威尔对于大西洋公約國家提出的加速擴軍和征募新兵的要求，这一切都証明在最近的將來有爆發战争的危險。假使人民讓事态自流地發展，假使他們因裁軍提案的表面合理（实际上却一分鐘也阻止不了軍备競賽）而袖手旁觀，那时巨禍是必然

要到來的。但是那些期待着人民会袖手旁觀的人是会大失所望的，这是世界所应引为幸运的事。在世界各國，人民由于自己日常生活的經驗漸漸理解到擴軍的意义和它所能达到的結局。他們已迫使自己的政治家談和平；他們是能及时地迫使这些政治家为和平而有所行动的。这已不再是某些政治团体或保衛和平組織所單獨关心的事情。必須利用、而且要有效地利用各种教育人民的机会和表达意見的机会，以便在还不很迟的时候，要求和保証实现裁軍和和平解决全世界的爭端。

和平是能維持的[⊖]

“共青团真理报”的讀者們問我：英國人民對於使西德重新軍國主義化採取什麼態度？

英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者重新武裝德國，是深感不安的。這一可恥的行為所引起的抗議運動，正可以和我國人民對美國干涉者在朝鮮的血腥罪行的反應相比。而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英國多數人民看來，上次的戰爭不單純是反希特勒侵略的防禦戰。這一戰爭暴露了善良的人們深刻地痛恨納粹黨人所鼓吹的一切。

英國人民很清楚地看見，尤其在德國進攻蘇聯以後，他們是為了反對最黑暗的反動勢力而戰，為了反對壟斷資本的和普魯士舊封建階級——容克——的獸性的殘暴而戰。所以說什麼“德國對大西洋防務的貢獻”的任何謊言再也欺騙不了普通的英國人了。

當罪犯克虜伯被公然釋放，而土匪沙赫特被聘為財政顧問的時候，當希特勒的將領們应邀幫助制定侵略的軍事計劃的時候，當到處都聽到建立德國空軍的無恥要求的時候——不難理解，舊的納粹的戰爭機器是在復活了。

不顧一切復活納粹主義的企圖，對於愛好自由的人民，對於在反對希特勒匪徒的戰爭中陣亡的士兵，對於經歷過艱難的生活和可怕的轟炸的婦女和兒童，都是一種厚顏無恥的嘲笑。

參預重新武裝西德政策的英國政府，是知道我國人民對這一

⊖ “共青团真理报”，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責重新武裝德國的決議。同樣的一些會議在別區也在準備舉行。雖然直到今天工黨的領袖們絕對不理這一切抗議，但他們是不能長久這樣不理的。遲早他們將不得不重視多數人的意見。

工黨領袖們當然想轉移人民對重新武裝德國問題的注意，希望反對軍國主義化的抗議自行消滅。然而，由於群眾運動的發展和英國人民提高警惕，這一策略是一定要失敗的。

英國人民因為西德建立了侵略基地而深覺憂慮。除反動分子外，誰也不會支持德國法西斯主義分子的重新武裝。英國的多數人民要求訂立和平公約。英國和世界各國擁護和平運動的任務，是在喚醒人民，使他們認識，如果他們能親手進行保衛和平的事業，他們是能達到維持和平的目的的。

我們相信英國擁護和平的人士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常会上的發言

(一九五二年七月四日)

我們大家都明白：目前的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如朝鮮停戰，德國肅清軍國主義——只是一個更深刻，更普遍的擴軍和裁軍問題的公開表現。作為和平運動的鬥士，我們曾經研究和以後必須繼續研究這個中心問題。我們的責任是使人們明白：從正在惡化的局勢和加緊進行的“冷戰”中是找得到出路的，這樣的出路就是談判和裁軍的途徑。

在過去所召開的和平大會和和平理事會會議中，我們曾考慮過關於裁軍的目標和達成裁軍的方法的一些詳細的提案。我很想追溯一下一九五〇年華沙大會的主要提案和去年和平理事會維也納會議關於這些提案的更明確規定的原則。在那裡，我們重申了我們對一個普遍的、公平的、和迅速的裁軍政策的信心，這種裁軍要在數量上將一切武裝部隊，武器和軍事工業真正減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質量上完全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和細菌武器。此外，我們還要求建立一系列檢查和監督的組織，保證在一年之內實現這個計劃，並且在這計劃的各階段中給一切參加國家以充分的安全。

但我們所做的還不僅這一些。擁護和平的活動已把世界各國（包括進行“冷戰”的國家在內）人民的盲目恐懼和空洞願望轉化為一個對裁減軍備的明確要求。這個萬眾一心的要求迫使聯合國通

过关于裁军的决议。联合国第六届大会建立了一个裁军委员会，破天荒地负责讨论裁减军备和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一般问题。因此这个委员会是能达到真正的裁军的。

我是很愿意有可能向理事会报告裁军委员会在裁减军备和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所获得的成就的，但是你们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成就是没有的，问题离解决还是同从前一样的远。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缺乏某些技术性的讨论，而是由于某些毫不隐瞒自己加紧实行扩军的大国的态度。

裁军委员会的工作所受到的讥讽恐怕不会再比“泰晤士报”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赞扬三个大西洋国家新裁军方案的社论表现得更清楚了。“在当前的局势下，很少人能够对于即使是最好的裁军计划感到超乎纯学术性的兴趣。本星期三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在纽约所提出的方案，是到目前为止最合理的，然而，这种方案也不过是像一条企图逆着时事的主流而上驶的纸船而已。这种方案是三强所提出的，而它们在本周初却签订了波恩和巴黎协定，以便恢复西德武装部队，执行它们的巨大重整军备计划。”

扩军是这些政府政策的实质，也就是它们在重走过去那些遭到悲惨失败的军国主义者旧路的现实政策。而裁军只是花言巧语，它们并不想实行，它们说道裁军，只是为了安定本国人心，使人民相信，仿佛要人民忍受的痛苦牺牲只是暂时的。它们对待扩军是认真的，而裁军就不然。我们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特别是在大西洋公约国家的和平运动中最主要的任务，是要迫使各国政府放弃这种政策。我们一定要使它们重视裁军，而放弃扩军。

这不是做不到的，甚至也不是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做到的。扩军政策正使全世界人民陷于普遍和日益增长的困苦与失望，使它们相信这些原则的正确；如果我们的运动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

是可以獲得他們的全力支持的。在英國，要对人民隱瞞要求他們所作的种种牺牲以及物价節節上漲都是直接与擴軍有关，已經是越來越困難了。到底擴軍的目的是否純粹为了防御，这一疑問已逐漸普遍。一向決定保守党和工党政策的依靠實力來支援談判的觀念，正迅速地失去人心。很多最大的工会反对擴軍政策，拥护五大國締結公約的決議說明了这一点。人民开始了解，这种借助實力來保障和平的政策，只是軍备競賽的別名；同时他們理解到在这一政策之下隱藏着一种意圖，就是說，当时机成熟时，就要發動一个新的“十字軍远征”去“解放”远至烏拉尔的欧洲，在中國則使蔣介石的“自由”政府复辟，对美国企業家們恢复“門戶开放”政策。

虽然多少年來反共的“十字軍远征”都是在美國公开鼓吹的，但是倡導十字軍远征的人却越來越歇斯底里，肆無忌憚地濫用法律和报刊來压制一切反对他們的人，这就証明这些鼓吹者們引誘人民群众的企圖是完全失敗了。

在欧洲，特別是在英國，战争的鼓吹者們是把自己的真正陰謀隱藏起來的，只是在價錢最貴的雜誌中才把它們透露出來。固然，不久以前在保守党集团中又來公开号召战争，但是基本上欧洲的战争宣傳都是假借自由的名义進行的，这当然不是帮助群众認識战争的侵略實質。这种假面具就是特別承認了人民对于發動战争政策的反抗的力量。这种反抗是不可压服的，它正在日益增長，最近的事变更把它大大的加强了。

这是因为在事实上，擴軍計劃以及由这一計劃產生的政策已經陷入嚴重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大多是計劃本身的直接后果。这些困难有些是政治性的，有些是經濟性的；由于这些困难，擴軍計劃的执行已經暫時中止，以致有全盤失敗的危險。关于由德國和日本的重整軍备所引起的政治上的困难，在这次會議上已經討論

过了：重整軍备不僅遭遇曾为納粹或日本軍國主义所蹂躪的各國人民的反抗，而且更顯明地也遭到德國及日本本國人民的反抗。但是，企圖在全世界恢复武裝力量的計劃，还是在進行中，全然不顧那些反对这种計劃的人們在憲法上的和法律上的权利。虽然如此，由于各國人民所進行的反抗，迫使軍國主义者大大地修改了既定計劃。現在他們不得不把預期在一九五二年完成的大規模擴軍計劃延迟到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了，这一軍备競賽的延迟特別重要，因为它提供可能使和平力量因結起來，一致努力來停止軍备競賽。

經濟的因素近來已經被政治的因素大大增強了。以前，我們迭次指出大西洋公約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低落，都是直接由于劳动力和物資都被用來制造武器的結果。从那时起，發生了一个更具威脅性的因素，那就是大量的失業和經濟衰落。一部分由于美國开始供售或停止供售物資所引起的物价猛烈波动，大部分由于劳动人民購買力的降低，輕工業產品，特別是紡織品找不到市場，虽然美國在擴軍上化費了巨額的款項，可是，甚至在那里也出現了典型的危机的征兆。

在英國，長期的全部就業的时代是过去了，現在几乎有五十万人沒有工作。美元危机使情况惡化，因此英國的整个經濟都受到威脅。政府正在拚命設法繼續执行軍备競賽政策，但這些因素阻滯擴軍政策的执行，而且反对这个政策的阻力正在与日俱增。工党再不能支持不顧这些后果的美國政策了。工党中某些最有势力的人物已經表示抗議，無疑地这种抗議受到極大多數英國工人及其他人民階層中很多代表人物的支持的。

类似的事件，不过帶着更尖銳的政治性，也發生在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而美國石油和鋼鐵業的大罷工，表明人們感覺到了擴

軍政策甚至在美國發生的經濟后果。人民——不僅工人，而且連企業主在內——都在尋求擺脫這種不可容忍的經濟情況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下，不僅任何改善的希望，甚至要求維持現狀的希望，都在迅速消失中。

正如順利舉行的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顯然表明的，出路在於世界貿易的恢復。但這又要求結束冷戰和停止擴軍，並且向談判和裁軍的道路前進一步。

因此，不管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如何決心繼續抵抗，可是他們再不能把真正裁軍的問題擱置下去的。裁軍將採取什麼方式，是我們應該慎重地反復研究的對象。

聯合國裁軍委員會已經開了幾個月的會，並且在最近發表了它的第一個報告書，我們可以希望它的工作將使這個問題充分明朗化了。凡是研究過委員會會議紀錄的人，都一定會承認，委員會沒有任何成就，不過在會議時有幾點是被承認了的，而這種承認至少揭露出某些國家對於這個問題的真實態度。在兩個計劃之間，一開始便存在着尖銳的區別。一項計劃，實質上是美國的，單單關心於規定透露軍備情報的各階段，把原子武器和細菌武器情報的透露放在最後階段，在此以後再進行關於裁減或限制軍備的某種談判；另一項計劃是蘇聯的，它主張應首先同意裁減軍備三分之一和在嚴格管制下禁止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然後應立即同時公布所有的武裝力量和軍備，包括原子武器在內的情形。這兩種觀點沒有能確實接近，而且也看不到有接近的可能。實際上，美國及其與國對裁軍問題的处理，正是重蹈倒霉的國聯裁軍委員會的覆轍，那就是說，調查一下軍備而已。現在美國企圖把這個原則應用到下一個徒勞無功的階段，提出這樣的一種軍備限制，掩飾住實際軍備的增加，甚至不想確實提出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問題。由於這

个計劃建議把委員會分裂为二，一个委員會研究“調查与審查”軍备数量的問題，另一个委員會負責其“調整”，于是这一程序的徒勞無益就更加顯明了。他們小心地避免使用“裁減”和“禁止”等字樣。到本年五月，連最热心支持美國政策的人也明白裁軍委員會未來的工作，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必須注意这种情形，把他們的建議看成是故意造成亟願認真裁軍的某种姿态的又一企圖。我們在三國提案中看到这个政策，提案規定限制五大國武裝力量数量的最高額，允許美國、苏联和中國各有軍隊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人，英國和法國各有軍隊七十万到八十万。在这个提案里，絲毫沒有說到裁減軍备或禁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他們第一步提議裁減軍隊人数，如果它被接受，就会有助于其他問題獲得協議。

所有以前美國、英國和法國政府的裁軍提案，正如这个最近的提案一样，其目的在使本國人民相信他們政府的“善”意，但它們却是全然失敗了。它們最近的提案應該承認是完全荒謬的。这些提案沒有受到重視，甚至連報紙上都沒有加以適当地报道。正如剛才引用的“泰晤士報”社論所指出的，大西洋各國对重整軍备所采的現实的步驟，是足以使人們深刻怀疑三國所提的任何关于裁軍的方案。現在誰也不会真的相信这些提案会被接受，就是接受的話，会被履行。不过，我們还是要很細心地研究这些提案，不僅因為它們表面上好像是明确具体的提案，而且也因為它們顯露了制訂者的許多基本意圖。

首先，西方國家的裁軍提案尽管表面上明确，其实却是异常含糊的。“武裝力量”究竟是指什么，是完全不清楚的。一个受过訓練的步兵部隊，是完全明确的、可以計算的軍隊單位，但是“武裝力量”的概念，可以几乎把任何兵种包括或不包括在內，特別是技術人員。这种用語模稜兩可的明顯意圖，乃是在于用縮減几个步兵

部隊來限制武裝力量，同時可以盡量擴充使用科學武器（如雷達、原子彈）的名義上的非軍事人員，以及擴充輔助部隊——海軍陸戰隊、基地服務人員等等的數量。即使這種蒙混是完全沒有可能，可是這種協定對大西洋集團國家的武裝力量總歸是有利，因為它們擁有大量技術武器，而部隊人員較少、特別在空軍和海軍方面是這樣。這些提案對於軍備限制根本沒有談到什麼。專為這一點辯護而所提出的理由是完全不充分的，甚至是荒謬的。例如，第六節甲項所說：“一切裁軍計劃均取決於軍隊的人員，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是和武裝力量的限制相關聯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光是限制軍隊人數，必然會相對地、甚至絕對地引起軍隊技術武器裝備的更大發展，而技術武器是由受過高級訓練的人員使用的。這是等於獎勵使用“科學武器”。

提案中提出來的數字很明顯地是為了宣傳的目的；這些數字是跟軍事和經濟的實際情況毫無關係的。英法兩國一起准有與蘇聯相等的武裝力量，而蘇聯的人口幾乎比它們多一倍。中國只准擁有與美國一樣多的軍隊，而美國人口只比中國人口三分之一稍為多些。對於日本與德國根本沒有提到。這樣的提案並不是認真提出的，因此馬立克先生認為它不能作為討論的基礎，是不足為奇的。就是原提案人也未必認為它適宜於作為討論的基礎。如果“武裝力量”的概念真是如他們所說的那樣，那就意味着美國的軍隊應裁減一半以上；如果美國政府顯然願意把自己的武裝力量裁減一半以上，那麼他們長期的和頑強的拒絕蘇聯提出的裁軍三分之一的建議，就是很奇怪的。他們所說的和他們所想的符合嗎？顯然，美國人民是不會相信這一點的，因為大西洋集團領導者們所提出的裁軍計劃，既沒有絲毫減輕，也沒有絲毫消除永遠的憂慮。假如美國政府所說的“武裝力量”只是指陸軍的話，那麼，他們是想

要人家贊許他們的慷慨行為，這種“慷慨”就在於自己不放棄任何東西却要換取其他國家的大大讓步。

然而，這些提案還有另外的一面，它明顯地表示出：企圖由西方列強提出的形式討論裁軍是徒勞的。一向特別頑強地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美國政府，輪到要討論裁軍的時候，就不得不認為它是世界大國之一。但正是美國政府竭盡全力，不許中國參加裁軍委員會的工作，因此使委員會的活動變為一場滑稽劇。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如此不公正和荒謬態度的政府，在其最初成立時是為了實現“沒有納稅人的代表就不納任何稅”的原則而奮鬥的，這是歷史的特別諷刺。事實上，任何保證裁軍的真正企圖，必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共同解決，而這一點本身，就是主張立即開始五大國談判的決定性的理由。

裁軍委員會工作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西方各國對於禁止原子武器或細菌武器頑強地拒絕同意。關於禁止原子武器，巴魯區計劃是受到委員會里的美國人和他們忠實支持者的堅決擁護的。這個計劃實質上是提議把鈾及其他放射性原素的所有權集中在一個國際管制機構，即解決原子能問題的機構。在這一機構中根本沒有一致的同意原則，如果規定某種投票規則，那末，就會像聯合國裁軍委員會一樣，以十對一的絕對多數來解決一切問題。美國代表企圖否認以下的見解，就是說美國提案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原子超級托辣斯。但是艾倫在他那本最有意義的“原子帝國主義”一書里指出，原子彈的製造是一筆大生意，而在美國，在政府的利益和私人金融資本利益之間是沒有特殊區別的。

但是美國的代表們很明了地透露了他們是怎樣了解原子能的監督的。他們所要求的監督，是直接占有（最好是借助收買的辦法）原子的儲存，而原子儲存的分配應由解決原子能問題的機構處

絕望中正在尋求擺脫這一他們已走進的死巷中的出路。我們知道，要通過談判和裁軍才能得救，但我們僅僅知道還是不夠的。擬定一個合理的計劃，準備依照它來達到裁軍，如像我們在華沙和維也納所做的，還是不夠的。我們應當這樣來提出這計劃，使得各國人民能接受它，把它作為自己的計劃來為它奮鬥。我們不是說自己已經有了一套精密的為爭取和平所必需的公式。我們不要求，並且也不能要求人民一定接受我們的辦法。我們只是應該加強這種思想，即在“冷戰”之外還有其他辦法，並且讓人民自己去尋求這個辦法。他們將必然同意我們的解決辦法，因為它是正直、公平和可行的辦法。

當我們把裁軍問題當作一種學術性的題目提出來的時候，正如我在過去所提的，雖然稍稍抽象地和表面地解決了困難而迫切的現代問題，可是我們沒有成就。現在，我們從經驗中應該知道，裁軍問題本身如果和現實的迫切問題脫節，就會是毫無意義的。裁軍問題應該從討論使用凝固汽油彈和細菌武器的朝鮮的戰爭問題出發；從討論納粹領導集團復活的西德狀況的問題出發；從分析物價上漲和紡織工業中失業增加出發。

我們需要宣傳裁軍，不是只限于裁軍本身，而是把它作為對各種具體問題的一個實際解決辦法。

我們首先需要澄清並擬定正確的裁軍原則：第一，將允許使用的武器裁減到足以消除侵略威脅的程度；第二，絕對禁止大規模屠殺的武器。這些並不需要有高深的軍事和經濟的知識，它們只需要常識和一種信心，即是相信別國人民嚮往人道主義不亞於自己國家的人民。

但是我們相信自己的觀點正確，却不能希望別人不通過討論和說服，就接受我們的意見；而這種討論和說服就是我們在我們自

己所屬的各界中必須準備和進行的。

我們作為捍衛和平運動的代表的工作，現在已不在於擬定一般的戰略計劃，這些我們已經作過了，而是研究使這些計劃在各地方執行。我們不能為了達到和平，卻從極為遙遠的近似性中因襲戰爭的藝術。一支軍隊明確地執行命令，在實行集中攻擊時，固然是優良紀律的表現，然而這樣方法的特点，是缺乏靈活性和容易予以對抗的。另外一種方法要有效得多，它讓各小部隊保持主動，不靠嚴格的計劃和沒有命令就能協同行動，這樣的方法是要求完全另外一種覺悟和另外一種紀律的。

我們在組織運動的時候，首先應當承認環繞着個別問題而統一我們行動的必要性，如斯德哥爾摩宣言中禁止原子彈的要求和在柏林通過的簽訂五大國和平公約的要求。這兩個為億萬人一致擁護的文件所產生的深刻印象，對於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團結精神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現在我們雖然保持這種團結而且富有共同工作的經驗，可是我們還應當更多注意社會各階層日常關懷和需要的事。我們的運動應當是越來越從人民群眾那里出來的，而不僅是到他們那里去。

通過決議案和召開大會固然重要，可是和平運動不是靠了這些才增長的，它主要的是靠尋求一條道路來有力地和有效地表達人民爭取和平的意志。

在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 大會上的發言[⊖]

我被邀請就大會議程的第三項“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問題”，作第一次發言。在作這一發言的時候，我感到應該避免對大會作長篇大論的講演，而只是提出幾個討論要點，以便使大會得到圓滿的結果。

我們在這裡交換意見和全面地研究目前的緊張局勢，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找出一個切实可行的辦法，促使各國的人民和他們的政府起來爭取和平與維護和平。

首先，我想指出，在這個大會上，從我們的討論里，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我們的代表對於這個主要的目的具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我們這裡，有對於公眾事業經驗豐富的社会活動家，有外交家、政治活動家，並且還有一些從前的國家領袖，他們都關心着，而且是很正確地關心着那些會給世界帶來和平的協定的具體形式。他們所想的是條約、選舉、公約及憲章的計劃。他們希望能夠指出，我們今日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只要有善意存在，如何可以解決。而正在這一點上，另外一群代表就參加進來，他們首先關心的是爭取和平的意志，而不是和平的形式。這些朴实的人們——各種宗教的傳教者、工會工作者、農民、兵士、甚至將軍——知道，和平，最後說來，是应当在人們的心里去尋找的；他

⊖ 見“新時代”，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第一期附刊。

們對於和平需要通過協商與互讓來實現，是感到不耐煩和表示懷疑的。然而這些不同的意見並不是互相對立的。它們是完全互相需要的；對於實現我們總的目的來說，兩方面都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使我們高興的是，在這個偉大的人民大會上，提出了達到一個共同目的各種不同的方法。雙方同樣都是真正的和平捍衛者，準備為和平而貢獻自己的一生，甚至必要時會為和平而犧牲。

我所以這樣說，是為了要在事前避免一些無意思的爭論和誤解。我們的辯論和結論必須把這兩種傾向都反映出來。首先，我們必須決定，我們認為哪些是獲致和平的必須條件；然後，我們要決定，我們能夠採取哪種行動，以保證這些條件的實現。這不是一個烏托邦的目的。這是一個完全可能實現的事情，而且在最近可以真正實現的，因為我們在這裡是代表着成億的人民，我們能指靠着他們的感情和行動，如果他們了解到今天的實際情況和了解到他們必須做什麼。我們的任務就是使人民達到這種了解，並決定行動的方式。

我不預備就這個任務的第一方面談很多。關於這個問題在我們的大會上已經有過充分的辯論，而且從代表們的發言里，我感到，現在非常廣泛的協議已經存在了。我們都期望停止現在正在進行的戰爭。我們都希望回到談判的途徑，尤其重要的是五大國之間的談判。我們都希望解決那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又進了一步，我們認為，我們能夠更明確地指出解決德國、奧地利以及日本這些最重要問題所能採取的辦法。我們都要求實際地、迅速地和公正地裁減軍備，廢除原子彈、氫彈、放射性毒物、細菌武器等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同時我們要求停止一切戰爭宣傳及各國人民之間的仇恨的宣傳。我們都擁護各國人民的真正獨立，不僅是擁護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而且還擁護其他在政治上及經濟上

受到压力的人民的独立。

我們要極力設法重新回到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即是回到這樣的聯合國，不僅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所有毫無理由地不許加入的國家都在里面有他自己的地位。

与解决这些政治的条件相联系着的是为了保持和巩固政治的条件所必需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条件，如恢复东方与西方的貿易和幫助落后國家。我們要力求重新恢复自由的文化交流和各國的边境开放，总之，即是鐵幕的取消及“冷战”的結束。在所有这几点都得到協議——我深信，在座的絕大多数代表都是同意这一点的——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或某一运动的結果，而是許多的、实际上是所有的运动必然地匯合起來的結果，这些运动都嚴正地提出了这样的目标：用协商而不是用死亡的办法來求得和平，因为使用武力的結果只能是死亡的和平。

然而，我还是說这僅是我們工作的开端。最困难的工作还在前面；如何扫除那些妨碍我們实现这个公平合理的、人人所想望的決議的障碍，这才是我們的真正問題，是世界上一切和平运动面对着的問題。

我們如何才能消除那些压在千万人民心头上的恐懼呢？这种恐懼驅使他們去支持冷战政策、挑起仇恨的政策、擴軍政策、压制殖民地人民的政策、实力談判的政策和用武力來強迫解決問題的政策，或者在各种情况下，不去積極反对这些政策。我們在此时此地必須找出一些反对这些政策的最好的斗争方法，而且把我們的努力如此協調起來，以致使得我們在分散之后，都各自地感覺到我們是受到我們在这里所代表的千万男女的实际行动的支持的。

首先讓我們应当討論我們現有的力量，以及如何最好地利用

它這一問題。第一，我們都知道有了一個像我在大的輪廓上已經指出了的和平綱領，我希望，這綱領會被採納到我們最後的決議里面。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武器。走向和平的道路已被規劃出來，人們對於這一點有了認識就是促使他們走上這條道路的鼓勵。現在就是這樣的情形。有人說，理想是不需要護照的，和平的理想及如何達到和平的理想，都已經極廣泛地傳播開了，並且大大地超出了一切這裡所代表的運動的範圍。我們特別高興的是，我們已經代表了這樣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傾向。這是和平精神獲得勝利的表現。

然而我們也知道，還有許多人站在和平運動的外面，並不是由於他們的信念基本上和我們的不同，而是由於他們受了某些人的勸阻和恐嚇，這些人不希望以調解代替武力來取得和平，故意使人們懷疑和分裂。

一個已經受到如此廣泛支持的綱領，在極大的程度上，可以消除這些懷疑。只要我們努力強調有關和平的足以團結我們的主要方面，而不堅持一些可以使我們分裂的見解——儘管我們是堅定而誠懇地抱定這些見解的——我們就可以把那尚未和我們在一起的千百萬人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我記得很清楚在倫敦召開的一個各種保衛和平組織的集會，會上有一位和平傾向很強的代表很嚴重地抱怨她自己是被人用假的借口騙來開會的。她說：“我們被邀到這裡來是為了討論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而你們却硬要我們和你們一致。”可是，最後我們終於取得了一致。

我希望，而且相信，同樣的情形也會在這裡出現。我希望我們在這裡所取得的協議將一直繼續到我們終於獲得了和平的時候。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就是，那個為我們所反對的政策完全破產。想借助於建立一支占絕對優勢的軍隊來迫使

对方接受和平条件的那种计划，不管它在过去及目前带来多少灾祸及穷困，事实上，这计划已在本身所承负的重担之下垮台了。那些应该在现在就对于作战已准备好的军队及军备，实际上没有准备好，而且这项准备的完成期已经延展到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或一九五六年。我们应当努力使这些准备永远不能完成。一些老牌工业国家的经济是经受不起这样的紧张的。今天甚至英国保守党的报纸都说，“我们已发觉，对于安全与支付能力两者不能同时兼顾”。

这是我们的好机会。我们可以指出，只有遵循一个和平、裁减军备和恢复世界贸易的政策，各国才能够同时保证自己的安全和支付能力。扩军政策的失败，它甚至使美国的经济都受到显著地打击，现在已经使各阶级的深思远虑的人们更靠近我们的政策了，而随着这种政策对工商业活动的影响，这个过程将愈加迅速的展开下去。

在整个扩军政策没有被取消以前，任何国家是不可能繁荣起来的。

冷战的经济政策的恶果，现在已经影响到物价的高涨和加速掠夺一切殖民地国家及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原料。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了。从这些人民的代表的发言里，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和全世界的和平斗争团结在一起了。我们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唤醒自己的人民去反对压迫殖民地奴役的新浪潮，并告诉他们，他们如果助长这一浪潮，便只是为自己在新的战争中准备更坏的命运。

但是，为了要使和平获得胜利，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要比依靠外部的有利条件大得多。我们现在，在大会的这一阶段工作中，应当讨论足以使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方法。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

希望搜集能幫助我們達到這一目的的所有切合實際的意見和建議。無疑地，某些代表會提出從政治方面來解決重要國際問題的提議，我們將根據這些提議來作出我們的決議。同樣重要的——而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關於我們和我們所代表的那些人在未來幾個月內能做些什麼工作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那些建議。

我們不應該欺騙我們自己。緊張局勢正在直接地、個別地、被千方百計地增強着。有人在製造新的恐懼，擴大某些事件來引起猜疑和分裂。

我們首要的任務，無疑地，應該是不容許這樣的情況在我們之間發生。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方法之一就是我們每個人不容忍那些足以被人利用來製造分裂的任何言行，並且用自己的一切影響，來使其他的人也不容忍這些言行。雖然我們在其他問題上可能有極分歧的意見，但讓我們決意在和平事業上永遠不要不團結。

什麼是我們緩和緊張局勢的最好而又最和平的方法呢？無疑地，最好的方法就是證明那些被認為造成緊張局勢的原因是完全站不住的。有些人為擴張軍備、進行間諜活動及破壞活動辯護，通常把這些說成是一種避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侵略的防禦。反對任何侵略的最可靠的保證，就是相信這些國家內有強大的和平力量。

我們在座各位都可以看出歐洲和亞洲的和平運動是多麼壯大。那些國家的人民經歷過戰爭，他們表示了他們對於一切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方式的憎惡。我們深信，無論是對和平滿懷熱情的人，或在这里出席的多數代表，是不會讓自己被拖入任何侵略戰爭的。希特勒費了六年的工夫來進行猛烈的軍國主義宣傳，才把已有強大的軍事傳統的德國人民拖入了這樣一個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和平運動的悲劇，在於這個運動在當

时还不普遍，并且在某些國家內，完全受到鎮压。我們必須用我們的一切方法，使这种情形不再發生。

一个有廣泛代表性的大的美國代表团能來參加我們大會的工作，和美國的人民能不歪曲地、不受阻碍地了解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意願，是很好的。从終于來到这个大会的这些誠实而勇敢的美國代表的發言看來，我們知道，美國的人民也是渴望和平的，即使那种被煞費苦心地煽动起來的歇斯底里也不能压制他們对战争的毀滅性及殘暴性的自然的憎惡。我們的任务，而且也是我們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和他們建立相互的了解，并告訴他們，还有另外一条途徑保證他們享有“生存、自由及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而同时又不会使其他國家的千百万人民陷入死亡、奴役和絕望的境地。

但是怎样可以表明和証明这点呢？事实勝于雄辯。在各种大会的決議或代表們演說里包含的是如像改善人类生活的伏尔加河、阿姆河及長江等偉大建設工程的鉄的事实。苏联的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正用他們的双手，用他們的科学家的發現，用他們的農民和工人的忘我劳动在締造和平。这就是这些國家为和平所做的实际工作。但是，如果有更多的人能親眼看到这样的工作，或知道这样的工作，它的意义还会無限地增長。任何能够用來使各族人民互相接近的方法，如各种形式的參觀、文化交流、体育比賽都可以增進我們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消除由于猜疑和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我相信，在这个大会上，一定会提出許多为了實現这一工作的建議；我們要立刻地、永远地徹底揭破那种关于鉄幕的神話。

但是，我們还應該作得更具体一点。我們都承認，世界各國賴以生存的一定条件是互相的貿易。这在目前更是正确，因为目前当經濟危机的陰影籠罩着欧洲时，而恢复并大量开展东方与西方

間貿易，無論是最近期間或更遠的將來，都是保證經濟平衡的唯一希望。莫斯科經濟會議首先指出了這條道路。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不能鬆懈，我相信，在這次大會上，我們將會找出實際的辦法，繼續其已獲成效的工作。

全世界工人階級偉大的運動——如果它能鞏固自己的團結的話——本身就是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證。即在現在，甚至在那些沒有經歷到戰爭的任何恐怖的國家的勞動人民，對和平的渴望也是和使我們不安的那些問題相聯系的。

有數百位工人階級的代表參加了這個大會。他們到這裡來集會是為了尋找一些方法來建立為和平而團結的基礎的，不管有人盡一切力量來分化他們。我希望這些努力的結果會產生一個新的運動，以加強那些已經組織起來的工人對和平的傳統的熱愛，並能制止使他們分裂、使他們去為戰爭服務的一切企圖。在這裡，關於全世界的婦女及青年，我不需多說什麼。大多數的婦女和青年都感受到過戰爭的痛苦、並且是最先受到戰爭痛苦的人，他們已經通過了他們的偉大的國際組織表現出他們能作些什麼。

不過他們對和平運動的貢獻無論怎樣大，但是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他們去做，據我知道，他們已經利用這個大會的機會來積極加強他們的活動。

最後，我要向全人類的宗教的及道德的良心呼喚，向各種宗教信仰或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們呼喚。和平運動已經証實了和平事業是超過宗派的和宗教的情感的。我看到像阿塞爾拜疆的伊斯蘭教高僧及莫斯科的大主教這兩位尊嚴的人物并肩而坐，而且我聽到他們兩位各自根據他們的堅定的信仰宣稱，他們的宗教所傳布的是和平，而不是戰爭。假如每一位傳教士和牧師都能以這樣的精神，而且用自己的行動來表達出自己的信仰，那末我們的事業

是一定会有很大進展的。我知道，在这个大会上，我們能找到宗教界渴望和平的很多見証。我們双重地欢迎这种言論，不但按其本身來說，这是双重的喜訊，而且，因为它表明高等宗教人士願意加入这一共同行动。我希望在这个會議結束的时候，他們能具体地表达出这种意願，并希望这次集会的成果会持久下去，而它的意义会日益增長。在宗教界人士及和平主义者中，曾有这样一种傾向：他們感到以內心的轉化來达到和平的精神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站在社会活动和有利于和平活动的外面的。我們所听到的甘地的信徒庫馬拉巴先生及意大利基督教和平运动的天主教組織的代表皮亞佐夫人的發言已表現出，在这次大会上这一傾向正开始在逐漸消失，而且表現出有办法來調和对和平的宗教上的与政治上的不同看法。

这里还有更多的困难和問題需要討論。但是善意無疑地是存在着的，而我相信，这一切障碍都是会被克服的。

当一切这些支持着我們的力量都具备而且當我們爭取和平及爭取緊張局势的緩和的途徑現在也趋向一致的时候，我們應該做些什么呢？这是我們現在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我們不應該分散我們的精力去詳細考慮政治上的情况，虽然这一情况是使人很感兴趣的。

我們的政策是明确的，而且在我們主席的發言里說得很清楚。我們出席會議的人都确信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們認為，一定要以協商，而不应以武力來达到和平。我們已經預見到，这种協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結果將是五大國之間締結和平公約，这样，回到聯合國憲章的条文与精神也就有了可能。必須运用我所說过的一切緩和國際緊張局势的一般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將是無結果的，如果不締結这样一个公約。但是，要达

成这一公約，就需要所有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所代表的团体及个人的全部力量，需要他們的有目的的和更積極的活动。我們大会最后几天的工作任务是：尋找实际的方法來發揮出蘊藏在人类企求和平的願望中的無限力量。这一力量，不僅在派遣我們到这里來的运动中可以找到，更可以在我們尚未接触到的千百万人民的意志中找到，因为他們和我們每个人一样，深刻地与誠实地企求和平的。

我們在國際的和全國的範圍內所實現的每一措施，都必須有地方团体和个人的千百种行动來响应。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方式，同时在这个大会上相互學習經驗。关于这一偉大的大会的意义將依据我們中的每一个人在我們自己的國家里和自己的地方上能作些什么來判断，而且也將依据我們現在在这里作为一个組織能作些什么來帮助全世界的和平保衛者來判断。

我願提出如下的意見，作为一个实际的措施：我們能不能在世界上每一个國會或議会的选举区里，与每一个國會議員，甚至与每一个候选議員發生連絡呢？讓所有的选民，用选派代表、举行集会及寫信的方法，要求他們的議員执行我們在这个大会所拥护的和平政策，要求这些議員在議會里力求达到使他們的政府接受这个政策。

我們一定要用这样的或这个大会所制訂的任何其他的方法，使全世界各國的政府支持和平事業和回到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上去。這將是这个偉大的大会閉幕之后的我們的任务。我們必須尋求各种方法將和平的信息傳送到每一个家庭中去。我們必須敦促每个人，不論男女，担負起爭取和平的工作。我們必須消除我們这个时代的可怕事件所造成的無办法的和悲觀的情感。我們必須復活人們对和平事業一定成功的信心。這將成为我們成功的尺度。

我們可以号召各國政府履行其直接的責任。但是，只有人民才能
够迫使他們去这样做。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科学与社会

作者 = 贝尔纳

页数 = 282

SS号 = 10129131

出版日期 = 1956年08月第1版

正文